

# 雪月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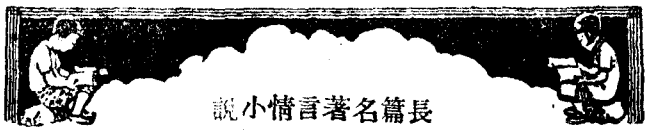
名著長篇言情小說





共

0.40



說小情言著名篇長

# 梅 月 雪

冊 一 書 全

角 貳 幣 國 售 實

費 滙 費 郵 加 酌 埠 外

民國廿六年肆月重版

分	發	行	者	全	國	大	書	局
發	行	者	達	文	書	店		
印	刷	者	達	文	書	店		
校	者	范	叔	寒				
標	點	者	湖	上	漁	隱		

者 行 發 約 特

市 中 路 馬 四 海 上

# 社 書 化 文 新

新式  
標點

# 兒女濃情傳目錄

- 第一回 岑秀才奉母避冤仇  
第二回 拆姻緣仙姊失仙踪  
第三回 小女郎生騙別家鄉  
第四回 失胞親訪舊遇賢東  
第五回 攜嬌娃外室慶生辰  
第六回 毒中毒強盜弄機關  
第七回 施巧計蠶金夫着魔  
第八回 許雪如微棒全弱質  
第九回 無情棒妬婦肆兇威  
第十回 戲嬌姿衆狂鬼欺孤  
第十一回 遇萍踪英雄雙結義  
第十二回 金蘭誼拜兩姓先塋  
第十三回 踐冥約三姓喜奇逢  
第十四回 回陽世義妹勝同胞  
第十五回 試鐵弓叔姪顯英雄  
第十六回 扣禪關菩提三指覺

- 何公子遇仙諧伉儷……………一  
病膏盲家人弄家鬼……………五  
老殺才莫責填溝壑……………一〇  
重世誼留賓報故友……………一四  
遇奸徒長江遭陷害……………一九  
詐裏詐浪婦排圈套……………二四  
設暗局俏佳人受騙……………二八  
曹偉如得意逞豪華……………三二  
送命縱嬌姿瘞荒塚……………三九  
憐弱質老封君認女……………四五  
報兇信郎舅兩傷心……………五一  
兒女情訂三椿後事……………五七  
返香魂千秋稱異事……………六二  
遇異鄉賢東成至戚……………六七  
解玉環劉蘇結秦晉……………七三  
施武勇英雄兩傾心……………七八

第十七回	灑別淚征途重氣誼	敘情腸綉閣惜分離	八四
第十八回	乍施威強徒齊授首	重聚義昆季共啣杯	九〇
第十九回	廉縣令因公留壯士	賢操江爲國舉英才	九五
第二十回	殷壯士立功辭叔孀	程察院破格重英雄	〇〇
第二十一回	識英雄海疆當險要	遇弟妹湖畔訴衷情	〇六
第二十二回	識小妹征棹解離愁	得嬌女慈幃添喜色	一二
第二十三回	華秋英急智刺淫倭	何仙姊幻形救淑女	一八
第二十四回	說兵機無心得佳偶	設險伏有志建奇功	二四
第二十五回	喜聚首最苦別離多	望音書偏歎鱗鴻杳	三〇
第二十六回	報遠信巧遇遠歸人	覓幽棲專拜幽居叟	三六
第二十七回	老道學論交成本乳	小仙娃識相別賢慧	四三
第二十八回	去炎威故里訪親知	納清涼異鄉逢骨肉	四八
第二十九回	俏嬌娃拜繼老夫人	賢能婦管數歡公子	五四
第三十回	真鐵口五星斷休咎	程操江一語解紛爭	六一
第三十一回	愛才華觀面許東床	感恩義真心虛左席	六八
第三十二回	親上親才郎求月老	喜上喜表妹作新人	七三
第三十三回	王進士挈眷爲縣令	岑秀才奉旨作中書	七九
第三十四回	報喜信默叔認重親	問病源慈幃失二豎	八六

第三十五回	試奇文才子吐心胸
第三十六回	探親知真心勸豪傑
第三十七回	試金殿犀管落珠璣
第三十八回	重義氣千里冒兇鋒
第三十九回	敘舊事岑母動慈懷
第四十回	投針芥歸路稟慈親
第四十一回	紅娘子得婿畢良姻
第四十二回	發倉廩寧海救饑民
第四十三回	奉天旨縣令擢城隍
第四十四回	貪美色狹路喪兇徒
第四十五回	重恩義客裏寄雙魚
第四十六回	岑御史遺將救吳門
第四十七回	現仙容一劍截魔頭
第四十八回	天緣合仙姥指迷途
第四十九回	渡殘喘一劍化金橋
第五十回	佛菩提慈靈普救度

論往事英雄增氣色	一九二
謁相國要語授英才	一九八
擾海疆倭寇爲狼狽	二〇四
救急難一身衝險隘	二一〇
結新知劉生顯神勇	二一六
作書函臨岐薦壯士	二二二
醜奴兒懇親求說客	二二七
糾醜類青山放响馬	二三五
設巧計夫人斬寇寇	二四一
重英豪平台試武士	二四九
展雄威御前殺二虎	二五六
劉副總統兵誅海寇	二六三
奮神勇單騎擒積寇	二七〇
惡貫盈倭奴逢殺劫	二七七
建奇功九重錫蟒玉	二八四
雪月梅封贈大團圓	二九四

新式  
標點  
兒女濃情傳

第一回 岑秀才奉母避冤仇 何公子遇仙諧伉儷

紛紛明季亂離過，正見天心洽太和。盛世雍熙崇禮樂，萬方安靜戢干戈。婦勤紡績桑麻遍，男習詩書孝友多。野老清閒無個事，拈毫編出太平歌。

世事渾如棋局，此中黑白紛爭，只須一着錯經營，便覺滿盤輸盡。禍福惟人自召，禍淫福善分明。勸君切莫使貪心，暗有鬼神鑑證。

却說爲人在世，荷天地之覆載，食國家之水土，賴父母之養育，受師傅之教誨，所以這天地國親師的大恩，自當焚頂朝夕，必須刻刻存心，思所報答。凡爲官盡忠，爲子盡孝，恤孤憐寡，濟困扶危，一切善言善行，皆可少報天地國親師的大德，庶幾不愧此生。若見義不爲，悠悠忽忽，隨波逐流，混俗和光，豈不將此生虛度？況現在的富貴利達，皆是祖父社會的遺澤，若自身再加培植，則子孫之流澤更遠。若妄作非爲，損人利己，不但上剝祖父元氣，下削子孫之蔭庇，且自身之災禍，亦所難保。故太上云：『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佛經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此乃必然之理，即聖賢之經傳，亦無非教人以孝弟忠信之事，然此中愚夫愚婦，難以解究。惟有因果之說，言者諄諄，聽者有味，無論賢愚貴賤，婦人女子，俱能通曉。可以感發善心，戒除惡念。今有一段奇文，於中千奇百怪，到頭天理昭彰，報應絲毫不爽。一一說來，可以少助勸人爲善之道。又見得天地之大，無奇不有，况情真事實，非比荒唐。靜聽始末，不但可消閒排悶，且於身心大有裨益。即作一因果觀之，亦無不可。

却說這段故事，出在明朝嘉靖年間，有一位秀士，姓岑，名秀，字玉峯，祖貫金陵建康人氏。祖父岑源道，官至九

江太守。父親岑如嵩，中過一榜，因病早世，寡母何氏，撫育成人。這岑公子年方弱冠，生得天姿俊雅，稟性純良，事母至孝。且篤行好學，十六歲上即游泮水，甚慰母心。更喜馳馬試劍，熟習韜略，嘗自謂：「大丈夫當文武兼備，豈可只效尋章摘句而已？」因此論文之暇，便以擊劍騎射爲樂。《書中第一要緊人，數語寫得才學品行，風雅智勇俱有。》家中薄有田產，只老僕岑忠、夫婦二人相依度日。祖父任九江太守時，一清如洗，宦囊蕭條。彼時有一所屬縣令侯子傑，因貪贓枉法，誣良爲盜，招解到府，被岑公審出實情，據實將該縣詳參。不料這侯子傑恃有內援，且與上台有情，反揭岑公得贓枉斷。上司欲從中袒護，又恐難平公論，只得將那人重罪改輕，含糊結案。岑公見仕途危險，且稟性不合時宜，遂告病致仕。因此侯子傑記仇甚深。及岑公致仕後，又夤緣權要，不及二年，行取進京，歷遷部郎。數年之間，出爲江南巡撫。因憶舊仇，於未到任之先，即暗差心腹來察探岑家動靜。及聞岑公已故，公子早亡，只有公孫在庠，孫兒寡婦，視若寇讐，計圖洩恨。及到任後，屢在各官面前誣說岑公當日勸他代賠官項銀八百兩，現有借券未償，指望屬官希其旨意，起釁中傷。各官中有知其細底者，惟含糊答應而已。內有一府學教授徐元啓，是岑秀的老師，平素最爲相得，聞知此事，即暗地通信與岑生，令其早爲防備，莫至臨時失措。即教他遊學遠出，以避其鋒。《虧此一遍一勸，便生出許多稀奇情事，絕妙奇文。》這岑公子亦常聽母親說及此事，不料如今正在他治下，又有代償官項之言，勢必借此起禍，孤兒寡婦可以支持，因與母親商量，不如依老師之言，暫離鄉井，遠避兇鋒，此爲上策。思量惟有母舅何式玉家居山東沂水縣之尚義村，可以往就。欲奉母親一同前往。岑夫人道：「自你父親去世，你還幼小無知，你母舅已多年不通音信，（此語包却許多情事在內。）近日不知作何光景，倘若事出意外，他鄉外省，何處存身？」岑秀道：「母親不須遠慮，兄已計及，運母舅或有他故，囊中尚可支持，暫爲賃寓他方，亦無不可。況這巡按官限期一滿，就要離任，待他去後，便可回鄉。母親但請放心。」老僕岑忠亦道：「大相公之說甚是，况他是一個炎炎赫赫的巡按，要來尋起我們的事來，如何了得！太老



爺在日執法無私，不徇情面，相交甚少；雖有幾個同年故舊，已冷淡多年，不相問切；倘有不測之事，誰來照應？還是避他的爲妙！」（數語寫出廉吏家風，又是老僕口氣。）岑夫人道：「既如此，便依你們前往，自從你外祖父母去世，我也時常紀念。你舅舅幾番要打發你前去探望，因爲你年幼，今趁此前往，得與舅舅一會，也慰了我夙願。」當下商量停妥，即遞了一張「告遊學」的呈子，一面將家中一切，託與岑忠照管，母子收拾細軟，帶了老僕婦梅氏，即日雇就船隻。岑秀只有一個親姑娘，嫁與本地鄉巡廳爲妻，姑夫已故，單生一子，名叫鄭璞，已入贅門。爲人樸實，却有些憨態，惟與岑秀兩表弟兄，最相友愛。當日晚間，前往一別。次日五鼓，即開船前往山東進發。

且說這岑秀的母舅何式玉，也是世家舊族，父親由兩榜作了一任刑廳，在江西任上，遂與岑家聯姻。後來致仕回家，不幸與夫相繼去世，家業雖然不大，尚可溫飽度日。這何式玉爲人瀟灑，疎放不羈，且生平好奇，素有豪氣。年已二十有七，名列鬻宮，因連丁兩艱，尙未婚娶。每念胞姊遠嫁金陵，姊夫已故，幾欲往探，因爲家下無人，遷延不果。又見仕途傾險，遂無進取之念。尋常惟與幾個好友往還，無非以詩酒琴劍爲樂。這一日從平日最相知的通世弟兄蔣士奇家，赴席回來，（輕伏一句爲闔家母子安頓，若不經意，却是耍着。）時已薄暮，到得書齋，已覺微醉，呼小童烹茶來吃了一杯，隨寬衣解帶，欲就安寢。忽覺背後似有行動之聲，即回頭看時，却見一素袂女郎，在後手掠鴉鬢，嫣然微笑。（媚態可掬）何生驀然看見，大吃一驚，及細看時，生得美麗動人，光豔奪目。何生素有膽識，自思此女非狐即鬼，因定一定神，問道：「你是精是鬼？請實說無妨！」女郎笑道：「請問郎君，妾如是鬼，郎君可畏懼否？」何生道：「人鬼雖殊，其情則一。倘情有所鍾，生死以之，何懼之有？且請問小娘子姓名來歷。」女郎笑道：「妾實告君，我非狐鬼，乃謫仙也。只因有遇，暫降紅塵，與郎有夙世之緣，故不避嫌疑，俯就若不見棄，且與郎君有益。」何生大喜道：「小娘子真神仙中人，今自屈來此，只恐我無福消受，縱然是鬼，亦當相戀。何況仙乎？」當時情興勃發，隨攜手並眉，與之寬衣。只覺肌膚香滑，情蕩神迷，互抱上床，極盡繾綣。何生從未入此溫

柔鄉而今真個消魂矣！因攖頸問其住居眷屬。女郎道：「仙凡交接，大約要有夙緣，方能會合；若使無緣，斷難相強。至於居住雖有，君亦難到，欲問何爲？」何生道：「聞得亦有狐屬之數，假託仙名，與人爲祟者，是何緣故？」問此語無乃唐突仙姊？女郎道：「凡屬精靈變幻惑人，亦常有之事，不足爲怪。大抵緣至而合，緣盡而散。即或其人，有夙折傷亡之處，原是其人命盡祿絕，並非若輩之祟。再或其人兇狂淫亂，故使若輩促其喪亡。如武三思輩，亦是數所使然。倘有人無故傷殘，若輩自然也有報復之道。否則與人交接，有益於人處甚多，倘其人根基本來深固，福德綿長，則若輩更可以厚福。倘若福德淺薄，卽與之因緣會合，亦不能強而益之。」何生道：「據仙姊說來，與小生固屬有緣，但恐我無福，以當將來究竟何以結局？」女郎沉吟未答，似有歛歔嘆息之意。良久乃言：「郎君此時情意雖好，其中修短有數，不能預定。所慮卽福祿淺薄，恐有中變；然此時尙早，不必過計。」何生亦不復問，兩個枕上歡娛，綢繆備至。初則宵來晝去，繼而終日不離。童僕輩亦無嫌避，皆以仙娘稱之。後來朋友輩知道，凡請見者，驚心奪目，無不以爲神仙中人。亦有願請一視，而終不與見者。何生亦不能強。惟世交蔣士奇到來，使十分敬重，教何生款待盡禮。常說：「他是端人正士，後來富貴功名，未可限量。」至於操作井臼，女紅中饋之事，無不盡美。真同伉儷，恩愛異常。兩月之間，腹已有妊，年餘卽產一女。何生甚喜，遂無他娶之念。仙姊亦云：「郎君若能矢志不移，尙當爲郎圖一後嗣。」何生亦喜而唯唯。大凡人生在世，富貴窮通，壽夭纏孤，俱有定數，非人可能逆料。假若何生矢志終不移，與這仙姊始終偕好，生子續嗣，豈不完美？總因少年性情，初時得此麗人，便如獲至寶。迨後習以爲常，便不珍重；又兼有三朋四友，口舌啾啾，有的道：「你的名門舊族，豈可不選門當戶對，正經婚娶，乃與一妖異爲偶，豈不被人笑話？」有的說：「雖然美好，終不知他來歷；日後恐難保始終。」有的說：「縱然與你生育子女，到後來人知道是妖異所生，誰肯與你聯姻婚配？」似此衆口啾啾，言三語四，把一個何生弄得沒了主意。這日因與心腹世交蔣士奇商及此事，要他定個主意。這蔣士奇是個豪邁之士，見他問及，

便道：「情之所鍾，固不能忘。但大婦爲人倫之始，原不可苟合。如今當正娶一房爲嫡，他果是仙流，必不見妬。如此則情義兩盡。」（確是正論）何生聽了，只是點頭。自此遂有另娶之念。這仙姊亦早知其意，只做不知，聽其勤作而已。（看何生非薄情之輩，但爲小梅安根，不妨略貶一二，須知作者苦心，屬詞大雅，非尋常小說蹊徑。）

却說何生有一族叔，何成年將望六，一生不務正業，惟以嫖賭爲事，以致家業蕩然。目前又無兒女，只夫妻兩口度日。何生的父親在日，亦常常周濟與他，無如到手即空，難填慾壑。及到何生手裏，雖不能如先人看顧，斗米束薪，亦屢屢照拂。自何生有了仙姊，他從不能一見，心中愧恨。如今知道何生有人勸他婚娶，這日走來說起：「城中黃員外家有一女兒，生得如花似玉，年纔二九，女工針指，無一不精，又是獨養女兒，妝奩甚是豐厚。這頭親事，我知詳悉，不可錯過。」何生因知他是個荒唐的人，難以憑信，因隨口應道：「承叔父好意，但婚姻大事，尙容打聽明白，再煩叔父爲媒。」當日就留何成酒飯而去。次日何生因往相好處探訪這頭親事，果與何成所說不差。因思若即請他作媒，恐又生別故，不若竟煩蔣兄爲媒，萬無一失。當時主意已定，即決請蔣士奇作成。那黃員外與蔣士奇又是相好，知何生是世族人家，且人物風雅，便已應許。選日行聘，擇吉婚娶。諸事已備，直到行聘前一日，何生歸家對着仙姊，欲言不語，自覺抱慚。欲待不說，事已成就；欲待說出，又恐見怪。正是：「只因自不堅情意，莫怪人多說是非。」究竟不知何生如何說出，仙姊果否允從，且聽下回分解。

月巖曰：「此回是一部大書綱領，題目必安排得寬大，後面纔做得出好文章來。如正寫岑秀才奉母避仇，却卽倒寫何生家一番起落，天時人事，實非意料中間，插出蔣士奇何成一以安頓岑姓，一以敗壞何家文心，周匝筆意圓通，毋得草率看過。」

## 第二回 拆姻緣仙姊失仙踪 病膏盲家人弄家鬼

却說何生將復娶的事，婉曲告訴仙姊，備言不得已的緣故。仙姊笑道：「這事我已盡知，從前原曾說過，數皆天定，不可預期，今郎既已另娶，正宜燕爾新婚，我若在此，恐新人疑忌，難以相安。」因將懷中女兒乳哺一飽，遞與何生道：「這是你一點骨血，轉囑新人，善爲撫育，使如妾在一般。」言畢，抽身便走。何生一把拉住道：「仙姊意欲何往？」仙姊道：「緣至而聚，緣盡而散，我早已言過，何必再問？」遂絕袂而去。轉瞬間形跡已杳。何生懷抱此女，若失魂魄，半晌方能移步，回到房中，看見遺簪剩珥，芳賦猶存，倍增慘切。但事已至此，悔亦無及。因着家童，即雇覓乳母，撫育此女。况明日又是行聘吉期，諸事匆冗，幸有蔣生常在這邊，事事照料。這何成因爲不要他做媒，心中大不快活。因想日常還要仰賴些柴米度日，不敢使氣。後來作孽在此，只得前來幫忙。到了次日，行聘過去，那邊也有回盤禮物，不必細說。擇定第三日迎娶，到第二日，女家即發妝奩過門。到了迎娶這日，自有許多親友鄰里，到來賀喜。午間親迎花轎到門，拜堂合卺已畢，款待親鄰。一部大書，以何生減略，做親起以岑生鬧熱做親止，是此書大關鍵。席散之後，回房細看，新人雖不及仙姊的容光美麗，亦有幾分姿色，動人。宵佳景不表。這黃氏亦知有奇遇之事，因向何生問其始末。何生一一細述，如今現生一女，已有三週，取名小梅。隨呼奶娘抱來觀看，却生得粉裝玉琢，酷肖其母。黃氏雖撫弄了一回，心中暗想：這終究是個怪種，大來諒無好處。隨遞與奶娘，略不經意。這何生自娶黃氏之後，看其形容動止，不及仙姊遠甚，又見他不親愛小梅，未免心中鬱鬱。（此是得病之根）且常常思想仙姊的風流蘊藉，動止隨心，便像出神的一般。黃氏初時不大理會，後來見他光景，知他想念仙姊，因將言語盤詰。何生未免把衷曲吐露。黃氏大不快意道：「你既如此貪戀妖婦，又何必另娶我來？不如早尋着他，同他一處去了的好！」何生雖不回言，心中更覺不悅。這黃氏每日妖精長，妖精短的聒噪，小梅抱在面前，也全不睬覷。一日晚間，夫妻兩個正在房中絮聒。黃氏道：「我從不曾聽見有仙人肯與凡人成親的。他不過是個妖孽，你却念念不忘，幸虧他去得早，若在身邊，只怕連性命也要送在他手裏了！如今留下這

個妖種，恐怕大來還是個禍根哩！何生尚未回答，只聽得黃氏哎呀一聲，幾乎跌倒在地，端的是被人臉上打了一掌，分明聽得有人說道：『我奉娘娘法旨，在此察聽你這賤婢，甚是不賢，我娘娘與你並無嫌隙，你何故屢惡言傷犯小姐？雖非你養，他是何郎一點骨血，你視同膜外，全無一些恩義，情實可惡！以後好好照管我小姐，便罷。倘生歹心，教你性命不保！』說得透徹，黃氏既不親愛小梅，自應極其挫折，得此一段安頓小梅，無事，文心婉妙無比。黃氏明明聽得對面說話，眼中却不見形影，何生亦大駭異，正欲動問，已覺杳然。黃氏臉上被這一掌，打得紅腫了半邊，嚇得魂魄俱失，半晌不能言語。何生過意不去，將他摟在懷中，再三撫慰。自以後，黃氏再不敢提起妖精二字。女兒雖不十分鍾愛，亦不敢以陰毒相加。荏苒流光，不覺又過了數載。誰知何生命中無子，黃氏也竟無喜信。小梅已是九歲，聰慧過人，四五歲上，父親教他讀書寫字，過目了然。女紅針指之類，一看即會，有如夙習。何生珍愛過於掌珠，更有一樁奇異，凡與何生往來親友，一見面就知他的賢愚貧賤壽夭窮通，屢屢向父親指說：某人可以親近，某人只宜疎遠，且常愁父親壽數不永，并乏後嗣，母親又不得見面，時時暗中零涕不已。（可傷）

却說人生修短，自有定數。這何生到三十六歲上，忽然抱病，日漸沉重，延醫服藥，總不見效。這小梅天性孝順，十來歲的女兒，竟與大人無異，見父親病重，日夜服侍，衣不解帶。黃員外夫妻也來看望，朋友中惟蔣士奇無日不至，請來各處名醫調治，吃上藥去，如石投水，毫無功效。淹纏枕席，數月有餘。惟小梅日夜飲泣，不離左右。何生懨懨一息，自知病入膏肓，諒難醫治，思想此身不曾做得一些事業，又與仙姊半途分拆，未能接續宗嗣，只有胞姊一人，又遠絕音信，族中又無可託之人。黃氏年少未生，諒不能守。女兒伶仃孤苦，沒奈何想到此處，肝腸寸斷，一手摟住小梅，哽咽不能出聲……半晌，說得一聲：『苦了……我兒了！』長嘆一聲，便淹然而逝。小梅哭得昏暈在地。黃氏也號哭了一場，便收淚料理衣衾等事（只一也字，一便字，即寫出情之真偽）。此時何成因見

姪子病重，也日日在此相幫照料。幸喜棺木是蔣士奇早已爲他備就，不致臨時慌促。這何成早有覬覦之心，今見姪子已死，黃氏年少，家中無主，他就是當家起來，事事專主而行。此種人正復不少。黃員外夫婦自女婿痛時常來看望，後來見病勢沉重，黃媪就在此住下，幫女兒照管。今見女婿已死，家中無人，又見這何成事事專主，素知他是個無行之人，諒來沒有出豁。暗與女兒商量：「你青春年少，又無子嗣，守亦無益，不如早爲之計。」黃氏亦早懷別抱，琵琶的念頭，聽了母親的說話，恨不得即時改嫁。只爲人生耳目難掩，且挨過斷七，再作道理。因暗將細軟之物，陸續運回。小梅縱然眼見，亦不敢作聲。前娘後母之人，讀之傷心慘目。這何成已看眼裏，肚內尋思：我的老婆兒又是個病廢之人，不能前來照管。倘黃家母女將財物細軟席捲去了，我又無稽查，豈不是糟鼻子不吃酒，枉耽着虛名了！此時正在熱喪，難以開口，又不能捉他破綻，只得隱忍不言。此時與黃氏改嫁之心，同是一般着急。挨到首七，就開吊。素常往來的親朋鄰里，都來吊唁，少不得做些佛事，并款待親隣。過了二七，就擇日出殯，葬在祖塋，諸事草草完結。一路寫來，都是敗落景象，令人讀之氣索。惟小梅日夜哭泣，甚是狼狽，孑然孤弱，痛癢誰關？時光迅速，已至終七。這日黃員外備了一席，到來燒紙。何成就將他留下，坐談。問何成就開口道：「我姪兒不幸身亡，又無子嗣，姪婦正在青春，相守亦非常計。如今遺下這個女兒，到大來雖別家之人，也還要與他留個地步，不知親家意下如何？」黃員外未及回答，這黃媪早從裏邊出來，說道：「（婦人心腸煞是可畏。）親家說得甚是有理，我女兒年少，又不曾生育，縱要守節，亦無倚靠的人。方纔你老人家所說要與你孫女留個地步，倒像我們有甚麼欺心的意思？但是我家陪嫁妝奩，仍當取去。其餘是何家的物件，一些不動，你老人家點收明白，好與你孫女作地步。兩老口也好相依過日，豈不兩便？」何成道：「這話雖如此說，但裏邊的箱籠物件，不是我老拙多須要檢點個明白，是你們陪嫁之物，聽憑取去。其餘絲毫不得拿動，俱要留與這姪孫女過活的。」黃媪笑道：「此笑笑得可惡，明是暗中運去，笑你尚在睡夢中也。」說得極是，如今就

請進去檢點檢點，大家釋疑。」當下何成進去點看，也知細軟早已運去，却沒有對證稽查，難以爭執。看來不過剩得些尋常首飾，散碎銀兩并衣穿等件。看罷只說得一聲：「我家姪兒難道只留下這點東西不成？」（久蓄吞併之心，只一句寫盡。）黃氏便接聲道：「你姪兒本無遺種，自從病起至今，這請醫服藥，衣衾棺槨，開喪發殯，待人請客，也不知用去了多少銀錢？這都是你老人家親眼看見，難道是假的？」黃媪又接口道：「你老人家不信，連我女兒的箱子，都打開來看一看，省得疑心。」何成明知看亦無益，便開口道：「這也不必。」此時在何成的意思，不若教他今日就搬了出去，省得另日又多一番周折。這黃員外亦有此意，却一時不好出口。倒是黃媪說道：「今日既已說明，省得另日又要過目，不如就搬了出去，到覺兩便。」何成聽說，正中心懷，便道：「親母說得甚是爽利，到是這般的好。」當下就吩咐黃宅帶來的家人，將應搬之物，盡行搬去。晚間叫了兩乘小轎到來，黃氏不免向靈前號哭了幾聲。（不免二字與前也便二字同妙，在寫出毫無一點情義。）又在頭上拔下兩枝簪子，遞與小梅做個記念。此時小梅如天打雷驚一般，啞口無言，只是悲泣。黃氏遂拜辭何成，同黃媪上轎去了。黃員外亦作別歸家。（兩家一時割絕。）這黃氏後來再醮了浮浪子弟，把妝奩所有，弄得罄盡，嘔氣而亡。（此無夫妻情義之報）自不必說。却說這何成自黃氏搬去，就如拔了眼中釘，甚是快活。就把他病老婆兒搬來同住，將房中所有，盡行搜檢在身邊，把些言語哄騙小梅。這小梅雖然年幼，心中却十分明白。但事勢如此，亦無可如何。常對鏡看見自己，目前氣色不好，獨自悲泣而已。這何成手頭有了些東西，舊時毛病復發，不是嫖蕩娼，便是去尋熟賭。你想這有限的東西，如何禁得他揮霍？及銀錢用盡，便將首飾衣服變賣。後來連傢伙物件也漸漸變賣盡了。就思量要變賣地土，原來何氏所遺地土不及兩頃，先將契券質銀錢標賭，後來就找賣與人。本來值十兩一畝的地，不過賣得個七折銀錢到手，仍在賭場妓館中撒酒而去。日往月來，不覺又是三個月頭，將家中所有，弄了個罄盡。此時小梅年已十三，看見這般光景，雖在何成面前，勸過多少，猶如耳邊風，全不理睬。不及半

年，把房屋也變賣了，另租了一間小屋，搬去居住。這病老婆又死了，買棺盛殮之外，一無所有。再過兩個月，看看弄得衣食不周，就思量到小梅身上來了，正是：「飽暖不禁淫念起，飢寒便覺盜心萌。」不知何成如何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月巖曰：「能透徹世情，纔是真文人；亦惟是真文人，方能透徹世情。如此回敘何生夫婦駱絮一段，敘黃氏改嫁一段，敘何成吞併一段，簡切中又帶細緻，腐儒如何寫得出？敘將賣小梅，先將何氏家業逐樣消脫一節，就想到小梅身上；敘事之妙，逼真龍門。」

### 第三回 小女郎生騙別家鄉 老殺才冥責填溝壑

却說這小梅見何成這般光景，忍氣吞聲，苦楚萬狀。何成見小梅哭泣，自己覺得慚愧。（喪良心人，若曉得慚愧，便當回心。他却因慚愧，更起不良，真是天良盡絕。）因思不如把與人家做了養媳，離了眼睛，到也清淨。又想富戶人家，不要養媳的。若把與窮人小家，又無些指望。不若賣與大戶人家，做了婢妾，倒還有些道路。（無良之人，初念未至極惡，追轉一念，便有天堂地獄之分。）主意已定，就託人打聽。適會其巧，有一個浙江王孝廉進京會試，中了進士，回來打從山東經過，因家中有個女兒，留心要買一個伶俐丫環服侍。這沂水縣知縣是他舉人同年至交，因便道來拜，就留在賓館中住下。因主人有了買了丫頭的口風，他跟隨的家人都已知道。這王進士意中以為山東地方，雖有賣的丫頭，但恐沒有清秀人物，欲往蘇揚去買，以此也不十分在意。這日往縣中赴席，回館天已旁晚。他老人家裏說有個姓何的有個姪孫女，因不能度日，情愿將他出賣。說道人物生得甚好。王進士道：「明日且叫他來看一看，再說。」家人答應，就與何成說知。這何成在路上就想了一個詭計，到家哄騙小梅說道：「過兩日就是清明節了，你該收拾收拾，到你父親墳上去燒張紙，也是你一點孝心。明日又是觀音菴婦



女們勝會，我與你順便同去隨喜隨喜；那裏都有素齋款待的，你早些起來梳洗。」小梅道：「爹爹墳上理應去燒紙，觀音會上我是不去的。」何成道：「你不知這觀音菴菩薩最靈，又且好個去處，燒香的婦女們不知有多少，那一個不去祈禱，真真有求必應。你也去祈禱祈禱，自身消災延壽也好。」小梅只是不應。一宿無話。當晚何成已想到這妮子一去必然相中，拚着出脫一乘轎錢，擡了他去，省得叫他走路作難。算計定了，次日一早就叫了一乘小轎到來，逼着小梅梳洗。又叫他穿件青布衣服，罩了舊孝衫，只說到墳上燒紙，騙得小梅上轎。這時轎夫已是何成與他說明白的，一直竟擡到賓館前歇下。何成便去與那老人家說知，進去通報。正值王進士在廳前閒步，聽說是領了頭來相看的，就吩咐着他進來。家人傳出這何成就叫小梅下轎，小梅看時，並不是甚麼觀音菴，倒像個大戶人家的宅第。又見何成與那管家模樣的人在那裏鬼頭賊腦的說話，心中早已知道不好。便對何成道：「這是甚麼去處，叫我到來作甚麼？」何成此際諒難再瞞，只得實說道：「這是王老爺的客館，他家有個小姐要你做個陪伴的人，一生吃着不盡，省得在家忒飢受餓。不是我忍心相棄，實是過活不來，恐怕苦壞了你，故此尋這個好去處，安頓你。是我一片好心。」一面說着，一面就拉他進去。這小梅到此，竟然面色蠟黃，牙縫裏半個字也迸不出來。到得廳前，王進士一見，心中喜甚。遂吩咐家人問他要多少身價。何成就對他老人家道：「我也是名器人家，只因窮苦難度，不得已將他出賣，只要老爺另眼擡舉，就是他的造化，我連亦可放心。煩你老人家在老爺面前幫襯幫襯，若得五十兩銀子，也就可得了結。」這老人家替他回了此話，王進士笑道：「這十來歲的女子，那裏就值這許多銀子？念他是個窮苦之人，給他二十兩銀子，多了不要。」這何成又再三訴苦求添，方應許了三十兩銀子。原來何成已預先約下官媒，寫就了身契，當時只填了銀數，押了花押，人價兩相交割。此非何成做事決絕，乃作者之周緻，若臨時叫官媒寫身契，豈不要費半日工夫，令小梅哭死也。此時小梅知是騙他出來賣身，已經成交，又惱又苦，放聲大哭，昏暈在地。那何成已是得了銀子，開發媒人轎夫，一

直去了。王進士見小梅哭到在地，卽叫老家人王朴慢慢扶他起來。王朴道：「你如今有了好處，不要啼哭了！我家老爺夫人小姐待人都是最好的，你到府中決不難爲你。包管受用不盡，省得跟着他忍饑受餓的過日子。」這王進士也見他不像個小家模樣，因問道：「你家中還有何人祖父在日作何生理？」小梅見問，帶哭說道：「我的祖父，也是做官的。父親是個秀才。」遂將家事一一訴說了一遍。王進士道：「據你說來，也是個舊家子女，我自然另眼看待你。你那叔祖卽是個無行之人，跟着他終無好處。幸喜賣在我家，倘把你賣到個不尷不尬的去處，又當如何？你從此放心，再不要啼哭！」小梅聽了這番言語，又看見這進士面貌是個仁厚的人，纔住了哭聲。王進士又吩咐老家人與他做些衣服添換。不日辭了沂水縣令，就安頓小梅坐在行李車上，起身回家。原來這王進士諱翼，表字雲翔，祖貫浙江湖州府德清縣人，家在碧浪湖村居住。離府不遠，是個極清幽的去處。夫人華氏原是江南舊家，因父親任湖郡別駕，時與王家對下這門親事。夫妻同庚，四十只生一女，小字月娥。年方十四，生得姿容秀媚，聰慧過人。夫妻甚是鍾愛。室中雖非巨富，却也豐富有餘。此番中了進士回來，却是富貴兩全的了。這且按下。（此段敍王進士家世，却是正筆，既爲月娥出色，又爲華秋英一影。）

却說何成得了賣小梅的身價，回到家中，覺得孤悽冷落，不免再到賭場中熱鬧熱鬧。誰知賭運不好，又輸去了幾兩。心中懊悔。這日還家，已是一更時分，開鎖進門，到裏邊上床就睡。轉側間見一個青衣人手持鐵索，喝道：「陡出此人，如行平地，忽見奇峯怪石，那得不驚。」姑娘叫拿你去回話。」不由分說，鎖住項頸，牽了就走。脚不點地，來到一個去處，但見松杉交翠，水遶山環。當中一條石子嵌成道路，過了一座白石小橋，望一所巍峨甲第，高聳雲表。到得門首，只見一個長髯使者，喝叫帶住。卽轉身進去通報。不一時，只聽得裏面有人傳呼：「着將何成帶進。」這何成心驚膽戰，不知是何所在。被幾個青衣人扭到丹墀，跪着，偷眼望見殿上挂着一顆斗大明珠，光耀如晝。有十餘個侍女宮妝打扮，簇擁着當中一位金冠霞披的仙女，不知是何仙聖。只聽得那女仙喝道：

「你這廝一生貪花愛賭，作孽多端；鬼域居心，全無人氣！你那兄嫂姪兒，待你的情意不薄，你怎麼趁你姪子一死，骨肉未寒，就逼姪媳改嫁？將他所遺產業財花費罄盡？又將他伶仃孤女，騙賣與人作婢？似你這等人面獸心，說來令人髮指！我已深知，不必更問。」喝令青衣人：「將這廝綑綁，先打一百背花！」下面一聲答應，將何成衣服剝去，綑綁手脚，兩個青衣人各執一條虎筋鞭，從背上對打下來，痛徹心骨。何成已知這女仙就是小梅的母親，無得強辯，只是喊叫：「娘，娘饒了狗命！」直打至三十鞭，上面喝叫：「放起！」女仙道：「鞭背不足以蔽其辜，可與我將這廝投落油鍋裏去！」須臾見階下油鼎鼎沸，四個青衣人各執着托天叉，將他叉起，往油鍋裏一丟。這何成大叫一聲，忽然驚覺，正是二更時分，便覺渾身發燒，脊背上紅腫起來，疼痛異常，叫號之聽不絕。及至天明，原來脊背上生出一個大背疽來。（喪心人看樣）又無人看覷，左鄰有個莫老者，聽得叫號，過意不去，走來看視。見他合臥在床，脊上赤腫如盤，料是背疽，因說道：「你怎麼就生出這個大毒來？須請個醫生來看治纔好！」何成自知性命難保，亦不回答，將手在頭邊摸出那包賭剩的身價來，尚有二十來兩，遞與這莫老，只說得一聲：「求你替我買口棺材埋葬了，便感恩不盡。」莫老人接了銀包，明曉得是賣小梅的身價，估量買棺盛殮，以及埋葬，尚還有餘，不若請個醫生來與他看治看治，倘若醫得好時，也是一樁好事。（何成得托此翁却算死得僥倖）便道：「你且放心，我先去與你請個醫生來治一治，倘有不測，這棺衾殯葬的事，都是我與你料理便了。」何成點了點頭，這莫老人果然去請了個外科先生，跟着一個背藥箱的到來。一看便道：「這是個背疽，須先用圍藥把四面圍住，使毒氣不致散漫，內用攻托之藥調治，但急切不能見效。」莫老道：「就煩先生一治該多少藥資，即常奉上。」這先生應允，便開了藥箱，取出圍藥道：「須用鷄子清調和，敷在四圍。」又撮了一服煎藥，交與莫老：「如法煎服。我明日再來看視。」說畢作辭而去。莫老送了他二百文開箱錢，遂與他如法調治。先將圍藥敷好，又煎藥與他吃了。這何成只是哀呼狂喊不止。到晚來與他帶上門，回家去叫了個小廝過來，在外邊

打個地鋪，與他看門。（此翁難得）誰知這何成，已是命斷祿絕，號叫到半夜裏，已嗚呼哀哉了。那小廝睡到天亮起來，不聽得聲音，走進裏邊一看，却見直挺死在床上。慌忙跑回去通知莫老人，幸虧這莫老人是個忠厚長者，知他親族無人，因會同街坊鄰舍，一力與他買棺收殮，擡在義塚地上埋了。還謝了醫生五錢銀子，所餘不多，又與他做了個羹飯，買些紙錢燒了。就請同事隣舍吃了一鍾方散。此事若遇了個沒良心的人，就將銀子藏下，弄條草席捲去埋了，也是有的。這就是戀賭貪嫖不成材的結果。（嫖賭人請看樣）此話敘過不提。何式，一分人家從此完結。如今且說這岑公子自那日奉了母親水陸行程，將及半月有餘，這日到了沂水縣地方，就問到尚義村來。正是：「那堪狹路逢仇敵，難得他鄉遇故知。」不知岑夫人母子到來作何着落，且聽下回分解。

文章原非一途，要在各極其妙。此回前半於瑣碎中敘得潔淨可愛。後半陡接一步，如陰雨數日，忽見晴天。如行黑暗，忽然開朗，筆墨淋漓，無奇不備。一結愈見其妙。予本一多情人，今讀此結句，真欲淚下。因綴一絕云：「莫問何家事，休題尚義村。寒風吹老樹，夜雨泣孤魂。」

#### 第四回 失胞親訪舊遇賢東 重世誼留賓報故友

却說這尚義村，共有二三百戶人家，凡有名目者，一問便知。岑公子車輛到了村口，便下車來向一老年人揖問道：「這村中何宅在那裏居住？乞爲指示。」那老者道：「這村中有兩三家姓何的，不知你問的是那一家？」岑公子道：「是何式王家。」旁邊有一少年冷笑了一聲道：「這何式王家已斷根了，你問他怎的？」岑秀聽得吃了一驚，正要動問，這少年是何緣故，這老者便道：「你這相公聲音好像江南人，這何式玉想是令親了。」岑秀道：「正是家母舅，但不知如今怎樣光景？」老者嘆氣道：「你令母舅已去世了，好幾年，如今家中沒有人了。」

「岑秀聽得驚問道：『如今他住宅在那裏？』」老者道：『他宅子久已屬別人了。』這何氏夫人在車中分明聽得此話，不覺淚落如雨。岑秀又問道：『但不知這裏還有他的親族麼？』老者道：『他家別無親戚，只有一個族中叔子，去年也死了，你要知他家的細底，只有前面那高大牆門有棋杆的蔣宅，是與你令親最相知的，只去問他家就知始末。』岑秀謝過老者，即向車邊來稟知母親，岑夫人帶淚道：『我已聽得了，如今在這路途，又無個棲身之處，我知道你外祖父在日與這本村中蔣公是垂髮之交，自幼同進學，後來都出去做官，他公子與舅舅又是同窗弟兄，我們小時候都是通家往來的，他公子的面貌，我還認得，方纔那老人家所說蔣姓，莫非就是他家。』岑秀可再去問聲他家，可是做過淮安二府的麼？』岑秀復去問那老者，果然就是這蔣家。岑夫人道：『既他家如今我們在這客邊，進退兩難，不如竟去投宿，或者有個棲身之處，再作商量。』岑秀遵命，就隨車輛步行，進得村來，到了蔣家門首，停住車輛。岑氏整頓衣冠，走進牆門，只見一個老兒在門凳上打盹，岑秀上前拍了他一下，這老兒醒來看道：『你這小相公是那裏來的？』岑公子道：『從江南來的，你家少爺可在家麼？』那老兒道：『我家只有一個大爺，沒有甚麼少爺。』岑秀笑道：『就是大爺，可在家麼？』那老兒道：『我家大爺今早約了一班朋友去打獵去了，不知到多會纔回來，你問他怎麼？』岑秀聽說心中想道：『如此不湊巧？』又問道：『你大爺既不在家中，還有何人？』老兒道：『還有個老奶奶大娘子在家。』岑秀道：『可有小相公麼？』老兒道：『有個小相公在學堂裏讀書。』又問：『有幾歲了？』老兒道：『有八九歲了。』岑秀聽了，到車邊一一說與母親知道。岑夫人道：『他家老奶奶，我自小相隨大的，為人極好，你去叫他通報，我們姓岑從江南來探親的就是了。』岑公子依命去與那老兒說知，那老兒見有女眷在車中，就依言往裏去通報，不一時看見裏面走出一個僕婦，同一個大丫頭來問道：『老奶奶問說，可是這裏何式玉大爺的姊妹麼？』岑公子道：『正是。』那丫頭即轉身進去，沒多時，只見裏邊走出一位六十上下的老婆婆來，一手扶着丫頭，背後一位中年婦人，一個十六七歲

的齊整女子跟着出來。(此在岑秀眼中看出寫來如畫)口中只叫：「有請！」岑公子即到門外，同梅嫗攙扶母親下車，進得門來，這老婆婆已迎到儀門口。(只此便見親親情誼)岑夫人一見，認得正是蔣家嬌子。多年不見，整髮斑白。岑夫人道：「嬌嬌可還認得我麼？」老婆婆道：「啲囉！怎麼不認得我？記得送你出門時，你只得二十來歲，你如今已是半老的人了！」一面說着話，就拉了岑夫人的手，同到廳上。岑夫人問道：「這兩位想就是大娘子母女了？」老婆婆道：「這個是媳婦，這個是老身內姪的女兒，因他下來歲上沒了父母，就在我身邊過活的。」岑夫人道：「原是蘇家的姑娘。」因指着岑秀道：「這是你老人家的姪孫兒了！」老婆婆道：「好個小相公！當下岑夫人就請老婆婆坐了拜見。老婆婆道：「啲囉！我又變不到腰，不能回禮了！只得常禮罷。」岑夫人不肯，一定要磕下頭去。老婆婆叫媳婦攔住，只受了兩禮。然後與大娘子平磕了頭。隨叫岑公子過來拜見，因自己將老婆婆攙住，叫公子叩了四叩，起來又與蔣大嫗叩見。蔣大娘子要還禮，岑夫人一把攙住，也受了兩禮。老婆婆叫內姪孫女與岑夫人磕頭。岑夫人也還了兩禮，又與岑公子平見了禮。然後梅嫗與僕丫頭們彼此叩見過了。婆媳二人讓岑夫人坐下。岑公子侍立母側。蔣婆婆道：「小相公，你且去把車上行李檢點明白，叫小廝元兒先搬卸在東廂房內。」又吩咐老人家叫車夫在耳房裏歇息，款待酒飯，牲口牽在後槽喂養。明日打發他起身。一面吩咐丫頭看茶，端正便飯。就請岑夫人到裏邊上房相敘。(逐件吩咐停妥，是司馬夫人氣象，不是鄉村老嫗行爲)岑夫人看見老婆婆還是當年一般親熱，心中纔得放懷，遂一同到內室來坐下。老婆婆便道：「你多年沒有音信，老身時常記念。自你父母亡後，你兄弟雖娶過兩個弟婦，只生得一個女兒，又不在了。不想他少年夭折，說來真是可傷。你可惜來遲了幾年，不得相見了！」岑夫人滿眼垂淚道：「總因天南地北，不幸良人早逝，遺此一子，年紀幼小，不能前來探望，以致多年不通音信。不料我兄弟遭此不幸，不知何故，竟致家產盡絕。」說到此處，淚落如雨。老婆婆道：「你且免愁煩，但是你母子此番到來，一定別有事故。」(要緊當箇)

岑夫人就將避仇原委說了一遍……「如今身在客途，進退兩難，因想這啗只有嬌嬌與母親一般，自小相隨的，故竟到來，看望嬌嬌，又好問兄弟家中的事故。」老婆婆道：「說來話長，且慢慢的講。」此時日已西墜，只見一個小學生從外邊進來，蔣大娘子道：「這是小兒放學回來。」叫：「過來與岑大姆磕頭！」岑夫人看這小學生，生得十分清秀，因問：「你今年幾歲了？」「是屬龍的。」岑夫人笑道：「好個伶俐的學生，我明日送你兩件東西頑耍。」這邊丫頭已端上飯來，蔣大娘子就叫兒子去外邊請你岑家大哥進來，一同吃飯。這小學生往外就跑。（寫出小兒靈性，亦宜分外觀熱。）不一刻，早把岑公子拉到後邊，蔣婆婆又對岑夫人道：「今日你大兄不在家，慌促中便飯，不要見怪。」岑夫人道：「嬌嬌說那裏話，只是倒來攪擾。」婆媳二人，就陪他母子用過了飯，一同坐下敘談。此時已是上燈時候，只見外邊報道：「大爺回來了。」岑夫人正站起身來，只聽得外邊一直大笑進來道：「何家大姐姐，想是從雲端裏送將下來了。」（如見其人，如聞其聲，似此賢主人，令人那得不傾倒。）及一見面，彼此俱驚容顏非昔。蔣士奇已長了長鬚，若不說明，一時尚難認識。原來蔣士奇與何家姊弟，自小至長，通家往來，時時見面的，如今隔了二十年來，自然面顏非昔。當時一見過了禮，蔣士奇道：「大姊同令郎不遠千里而來，定有事故。」岑夫人就將避仇探親的原委，又備細說了一遍。因道：「若不是老嬌嬌賢母子這裏，真是舉目無親了。」蔣士奇道：「大姊放心，這是夢想不到你們來的，我母親時常記念你，只因我家下無人，不能遠出探望。可惜何家兄弟，壯年夭折，實出意外。其中情節甚多，一言難盡。料得路途辛苦，且歇息幾天，慢慢再說。」又看着岑秀道：「我看世姪青年俊秀，使添練長途，將來定能克紹書香！」岑夫人道：「他今年十七歲，已進過學了。」蔣士奇道：「可喜可喜！將來雲程萬里，正未可量。」岑夫人道：「他年幼無知，還要尊長教誨，纔是不要如此說。」蔣士奇道：「這也是實話，我這東邊書房，頗覺清淨，大姊是知道的。如今裏邊又添蓋了三間，若不嫌簡褻，大姊賢姪，可在內居住。裏邊書籍頗多，又不妨大姪的誦讀。後邊側門，貼近裏上房，清茶淡飯，

俱可在此同餐。若大姊嫌不便，就着丫頭送過去用，亦可。」原來蔣士奇也有個胞姊，比岑夫人只小一歲，若在時已有四十二歲了。幼時與岑夫人同學針指，如親姊妹一般，極相親愛。自岑夫人出嫁後，不及一年，得病而死。岑夫人却是知道的。如今這老婆婆見了岑夫人如見女兒一般，十分親熱。便道：「你大姊姊且在我房安歇幾時，我要與他敘敘舊話。」親嬸姪女，未必如此親愛。村名尚義，豈獨爲蔣家耶？」小相公在東書房，恐怕冷靜，可叫元兒在那裏伺候，要茶要水，俱可到裏邊來取。」蔣士奇聽母親說了，當時就叫小廝家人，將行李俱搬在東書房後間，又叫小廝丫頭們，在那邊安排牀帳，收拾被鋪完備。遂叫元兒打着燈籠，先同岑公子到書房來觀看。果然見裏邊圖書滿架，庭前花木扶疎，後面隔着一個大園子，另是三間住屋，甚是清雅。牀帳椅桌，件件齊備。側邊有一小門，即通着上房院子。岑秀感激不盡道：「途路難人，蒙老叔大人骨肉之愛，不知將來何以爲報。」蔣士奇道：「我與你舅舅三世通家，情同至戚。今日到來，實是難得。以後再莫說這客話。賢姪可安心在此讀書，等仇人離任，便可回鄉，以圖青紫。」坐談之間，岑秀又問起母親的事。故蔣士奇遂將何生遇仙姊起，及生女小梅，又另娶黃氏，以至病亡，遭何成敗壞緣由，細細說了一遍。後來因我有事往省城去了，月餘回來，誰知他竟將你表妹騙出去，賣與了湘、浙、江、過、路的新科進士，聞說姓王，得了他三十兩銀子。回來次日，就生了個大背疽，叫號了一日一夜，被毒氣攻心死了，也算是目前的報應。」岑秀聽了始末，甚是慘傷。又問：「我這表妹，叔父自然是見過的，不知有幾歲了？」蔣士奇道：「你表妹雖只得十二三歲，聰慧過人，能識人賢愚貴賤，且生得十分秀麗。可惜如今不知下落。」說話之間，蔣老夫人婆媳同了岑夫人，從後邊轉到書房中觀看。岑夫人道：「我記得從前沒有這三間內室的。」蔣士奇道：「正是，皆因上房邊隣着空園，不大謹慎，因此添蓋了這三間。」岑夫人見房中事事齊備，感謝不已。又坐談了半刻。蔣士奇道：「賢母子路途辛苦，請早些安息。」吩咐元兒在書房中小心伺候，又吩咐丫頭掌燈，叫大娘子送岑夫人到老母房中去了。這老婆婆原與內姪孫女同房，有兩張床鋪。如



今岑夫人來了，却好一房居住。蔣士奇前後照料已畢，然後自己回房歇息。次日清晨起來，便問岑公子所議車價。岑公子正要自己給發，蔣士奇道：「不必如此計較，我如數給發他去便了。」當日內外設席，與他母子接風洗塵，都不必細說。岑夫人夜來已聽蔣婆婆細說何家始末根由，甚是傷感不已。（寫得筆筆淋漓，妙在夜來二字傳神之技。）自此岑夫人母子在蔣家居住，如同至親一般，並無半點客氣相待。岑公子朝夕誦讀，甚是適意。這小學生却與岑公子有緣，偏要在書房與岑公子同睡。岑公子早晚教他讀書寫字，甚是聰明，自放學回來，便在書房一刻不離。蔣大娘亦甚歡喜。裏面蘇小姐因自小沒了母親，又拜岑夫人做了乾娘，十分親愛。（作書要如在山陰道，令人應接不暇，如此回寫罷岑秀母子下文便接寫許繡父女，如一山纔過，又見一山，不得不將岑秀母子二人一一安頓停妥，使讀者放心樂意，又去遊一異境也。）原來這蔣士奇父親做過一任淮安司馬，雖是書香世家，他却中了武舉，生得八尺五六身材，熊腰虎臂，闊面長鬚，河目海口，兩臂有千鈞之力，精通武藝，曉暢兵機。只爲老母年高，家務難卸，因不思進取，日逐飛蒼走黃，馳射擊劍爲樂，接待親朋，極重肝膽義氣。後來知岑公子也能騎射擊劍，氣味相投，常常講些兵機戰策，叔姪十分敬愛。這正是「此日習成文武藝，他年貸與我國家。」畢竟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僕一生多情，凡遇親友，惟恐相待之薄，貽人物議，初不計親友之與我何如。此非自譽，性實如此。觀此一回，寫得蔣士奇極其慷慨，極其親熱，世有如此人，那得不教人仰慕。作此書者，真有關於世道人心，文章之巧，又其餘事耳。篇中敍賣小梅時，若使蔣公家當時一見相阻，又何妨周濟，何成數金，竟將小梅接到家中，認爲己女，今補敍不在家中，固是生出後面許多絕妙文章，然亦是文心細膩，無微不至。

## 第五回 攜嬌娃外室慶生辰 遇奸徒長江遭陷害

話分兩頭，不提岑公子母子安居蔣家。且說江南六合縣荻浦地方，是個臨江去處，有一老秀才姓許名繡字俊卿，原是書香舊家，妻房金氏已經病故。年已五十有六，並無子嗣，只生一女。因生他前一夜，夫妻夢見下了一庭香雪，因此取名雪姐，年方十五，生得輕盈窈窕，美慧異常。父親開館訓蒙，他也自小隨學。一經誦讀，過目不忘。（此是書中要緊女郎，寫得十分出色。）許俊卿因中年喪偶，家業淡薄，也就不思再娶，只望招個女婿，養老終身。原有個老家人殷勤，還是祖父手裏的人，到俊卿時，已是三輩幫家料理，勤練老成，因此當做親人看待。（是與殷勇占身分處。）已經病故，留下老婦林氏，就是女兒乳母。自金氏亡後，就像母女一般相伴過日。他有一子名叫殷勇，自小膂力過人，且生得魁梧，狀貌剛猛，非常却是抑強扶弱，慣抱不平。（寫殷勇是個好漢子，相貌性情，都有如從網上活跳出來。）俊卿因自己無子，原有意承繼他為子，也曾在他母子面前說過，却因林姬現在稱呼不便，是以蹉跎未就。雪姐自小就與他兄妹相稱，及到了十四五歲上，俊卿一來為家計淡薄，二來看他不像個讀書本的樣子，惟恐他在家惹事，因他有個胞叔殷儉，向在京口開張雜貨生意，却是個謹厚的人，因此就叫跟他叔子在外邊習學生理，將來好為度日之計。這殷勇雖然猛烈異常，却天性至孝，一年也五七次回家，帶些東西來看望母親雪姐。這許俊卿岳家就在觀音門外居住，只隔二十來里，江面若遇順風，片時可到。（灰線草蛇，失事之根由在此，却是正筆，不是間筆。）岳父金公已故，只有岳母并妻舅金振玉夫妻兩口。這金振玉也是舊族人家，他有一堂叔金璉，是個一榜候選知縣，却在城裏居住。金振玉家只靠幾畝祖父留下田產過日。其時是岳母的七十整壽，（此是失雪姐母女之因。）許俊卿備了幾樣壽禮，預先一日，留下林嫂看家，他同了女兒雇船渡江，來與岳母拜壽。船到了岸，俊卿攜了壽禮，同女兒緩步行來，不上半里路，就到了金家。金振玉正在門首，看見姊夫同甥女到來，心中甚喜，遂迎上前來，一同到家，直進內堂。這金婆婆見了女婿，同着外孫女來與他拜壽，歡喜之至。父女先見過了常禮，然後把壽禮呈上。金振玉道：「姊夫來了，就是何必又費禮物？」俊卿道：

「岳母古稀大壽，不過聊表孝敬之意。自己至親，諒不嫌棄。」當下收過了禮，擺上現成酒餚款待。俊卿就借花獻上，滿斟一杯，請岳母上坐，先磕頭煖壽。金振玉不肯坐，一手接了酒杯，雪姐在旁邊攙扶住了。金振玉陪着姊夫叩了四叩起來，郎舅們又見過了禮，然後雪姐與外祖母叩了壽，又與舅舅舅母叩過，方纔就坐。這金大娘子見過禮，就往裏面料理去了。這裏至親相敘，飲酒中間，不過敘些家常事務。金振玉道：「明日未免有些親友鄰里來拜壽，姊夫正好與我陪待陪待。」當下郎舅二人先吃了飯，就同到外面來商辦明日之事。這裏邊金大娘子就出來陪雪姐吃飯。對雪姐笑道：「外甥女幾時不見，竟長成了，好像個美人兒。明朝須要選才貌雙全的郎君，纔配得過。」把個雪姐羞得要不得。老婆婆道：「正是呢，須要尋個書香舊族，有才有貌，又要品行得纔好。我這個外孫女兒，是不肯輕許人的。」（親戚家常話，却有兩妙處：遠映岑公子，近接曹二府。）大家說說笑笑，容易到晚，又吃了晚酒。俊卿就在外邊客間安歇。雪姐與外祖母同睡，一宿無話。次日大家一早起來，就有廚司進門，盥手畢，堂前燒香點燭，家中先拜了壽，就料理待客酒席。當日也有好些拜壽的親友鄰里，俊卿一一代爲收發禮帖，接送陪待，整整忙了一日。直到起更時，纔得散席。裏邊也有幾個拜壽的女眷們見了雪姐，無不稱贊，也到晚間纔散。他叔子金璉，因不在家，差老人家送了一分大乾禮來，也留酒飯，留下早打發去了，又過了一宵。次日許俊卿因家中無人，用過早飯，就道：「與女兒說：『外婆婆諒來不肯放你就回去的，你且在這裏住下，我先回去，過幾日再來領你。』」老婆婆還要留女婿再住一天，俊卿道：「家中只有那老媽子在家，諸事不便，況且有了這幾個學生，不便長放館的。」當下作辭起身。金振玉也款留不住，就送到江邊，適遇使船，俊卿作別上船。正值順風，不及半時已到家了。轉眼間，不覺又過了十餘日。這日許俊卿記念女兒，因自己有事不得過江，打發林嫂去接女兒回來。這林媽媽平時常往來的，就搭着使船，前往金家。金家婆媳又留住了兩天。這日金振玉原要自己送甥女過江，適因他叔子打發家人來請去說話，他一者原叫家中再留甥女住幾天，二者知林嫂是常



文錢就是了。不許再搭別人。」（早知搭了別人，倒得保全性命。）你去買了茶，就來開船。江七口中答應，就往船中取了一把瓦茶壺，又往艙板下摸了一個包兒，上岸去了。原來這金媽住居離江頭不遠，只轉得一個灣，却是個小去處，不比得大碼頭，人多眼衆，況且天色甚早，岸邊並無一人。當時林媽同雪姐先下了船，坐不多時，見船家一手提着茶壺，一手拿一個荷葉包兒，托着十幾個熱饅頭，下船來道：「老媽媽與這位小姐起身得早，到荻浦有二十來里路，恐一時風大不便，到得遲了，因買幾個饅頭來，肚裏飢了好當點心。」林媽道：「這到算得是，若我們吃了，還你錢就是了。」江七道：「媽媽莫說還錢，這兩個點心我還請得起，這壺茶是現泡的松蘿茶，艙板上有茶鍾，可趁熱吃一杯。」（這東西自然該熱吃。）一邊說話，一邊解纜，慢慢的把船盪開，兩眼瞧着艙中問道：「你老人家尊姓，我一時却忘記了，好像時常在這裏往來的？」林媽答道：「便是，我姓殷，這個是荻浦許相公的姑娘，這裏金相公是我多熟識，時常叫我的船往來的。」一面說話，這林媽見饅頭尙是熱的，且早起是許相公的姑娘，這裏金相公我多熟識，時常叫我的船往來的。」一面說話，這林媽見饅頭尙是熱的，且早起所吃點心不多，見有熱茶，就取茶鍾篩了一鍾與雪姐道：「你趁熱點心再吃兩個，省得停會肚飢，冷了不好吃。」雪姐道：「乾娘也吃兩個，一總還他錢就是了。」當下不合兩人各吃了三個饅頭，兩鍾熱茶，不及片時，便都頭旋眼眩，一齊倒在艙裏。這江七瞧見倒了，便把船頭掉轉，一直往上流頭搖了去。原來江七看見他兩個來雇船時，就起不良，他船中藏有迷人之藥，方纔進艙取茶壺時，就將此藥拿去，暗放入茶壺內，將他兩個放翻，就要搖回家去。因此用往上流頭，搖到黃天蕩裏來，却是個茫茫蕩蕩，四圍望不見崖岸的去處。心下想道：「這注實是他自己尋上門的，若留下這老婆子，便多妨礙，不若結果了他，這小女子不怕他不跟我上路。」（算計惡極，若果留一林媽，便省許多筆墨，不可不知。）算計已定，遂進艙來，將林媽輕輕提起，四顧無人，往江心裏一拋，撲落一聲，已無影響。便將船一直搖往中洋村家裏來，已離荻浦有百十里遠近。正是：「陽間失却嬌娃伴，地下新

添冤鬼魂。但人心雖如此險惡，恐天理未必相容，畢竟不知雪姐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前回寫一蔣士奇爲朋友中添多少顏色，增多少義氣。此回敘許金兩家，又是一種親親情誼，都是家常話，情分語，我何幸連日得讀此兩回書，却令胸中鬱抑盡釋，其敘雪姐失事，於有意無意間，隱隱躍躍，一路寫去，真敘事妙品。至寫尤氏悍妒，却爲雪姐保全，俱極意經營處。

### 第六回 毒中毒強盜弄機關 詐章詐浪婦排圈套

却說那雪姐昏暈了兩三個時辰，漸漸甦醒，開眼看時，不見林媼，自身却倒在艙內，大吃一驚，掙起身來，見船尚在江心裏搖着，急問道：「我的乾娘往那裏去了？」（此一聲問得着急，聲淚俱落。）這江七且不答應，把船撐到偏僻去處。（第一個偏僻去處。）停住棹道：「你還說你乾娘，險些兒大家的性命多出脫了！你還不知？」雪姐急問道：「爲着何來？」江七道：「方才起了大風暴，你那乾娘扶住船舷咳嗽，不想一個失手，已翻落江裏去了，風狂浪大，連我的性命也難保，那裏還撈得他來？如今把船直打到這裏，離荻浦已遠，今朝諒不能到，幸虧離我家不遠，今日且搖到我家裏去，暫過一夜，明日送你回家便了。」（第一個送你回家。）雪姐聽說，嚇得目瞪口呆，半晌作聲不得，眼淚如線條一般掛下。（想到此境界，真是難過，即男子漢，亦要嚇煞，何況一女子。）心中思想，方纔吃了兩個饅頭，如何便昏睡倒了？我曾看見書上有蒙汗藥迷人之事，必定是了！我看這船家一定是個兇徒，明明把我乾娘謀害了，如今我是個孤身女子，況在這叫天不應的所在，與他爭執，不但枉然，還恐也遭他毒手，我如今拚着一死，看他如何做？（聰明女子，見識不同。）因叫道：「駕長哥，如今天色尚早，若從下水放船，還好得到得荻浦，你送我到家，自然重重謝你。」江七道：「這船被天風暴打過，天蕩來，不翻船便是天大的造化，這裏離荻浦已有百十多里，今日那裏還到得及？日頭已是向西，不到一二十里路，就要晚了。那時再

弄得前不巴村，後不着店，倘再發起風暴來，越發不好了！這裏離我家不遠，前面就是我家，還有老娘嫂子在，你放心暫過一夜，明日一早送你回家就是了。（第二個送你回家）雪姐聽得暗忖道：「諒來強他不過，他既是這等說，且到他家，看是如何光景。」（雪姐乃一聰明女子，只有送你回家一句，騙得他住。）因說道：「只是打攪你家不便。」江七道：「怠慢莫怪。」一面說話，一面加力搖船，約有十多里的光景，看到了一個小村落。天已傍晚，這江七把船灣在一小港汊幽僻去處。（第二個幽僻去處）說道：「你略坐坐，我到家裏叫我老娘來接你。」說着竟去了。（江七若使領雪姐回家，雪姐未必肯跟他同走，又一同到家，不便說話，故說叫老娘來接你，雖是好處，便是他好處。）這雪姐坐在船中，如同天打雷驚一般，想起今早外婆再三留阻，原不該執意回來，就是要回，也該等我舅舅同來纔是，如何這般托大，可憐我乾娘不知如何喪命，父親在家不知如何盼望，我此身看來也凶多吉少！想到此處，不覺放聲大哭。（筆勢左顧右盼，七折八曲，須一氣讀下方見其妙。）且腹中飢餓，竟昏暈在船。却說這江七因常幹此不良之事，故在這冷僻去處居住。家中還有個娘，和第五個哥哥。就地滾江瀾夫婦兩口同住。那江二江四江六，又各自住開。這就地滾妻子郎賽花，却有一身好本事，慣使連珠鐵彈弓，百發百中，又使得好雙刀，舞弄起來，數十人近他不得。專會幫着漢子做這沒本錢的生意，又生得一張利口，騙人家婦女們的財物，如探囊取物，却有一樣好處，雖然作惡，却立誓不害婦女，不犯淫戒，管得漢子頗緊。（郎賽花是書中有名人物，不得不將他本領再敘一番，後來得全軀出海，應是不犯淫邪之報。）這江七一到家裏，便將這謀騙勾當，一一與他娘并哥嫂說明。大家商量須要如此如此，方出脫得乾淨。（此處且不說明妙妙）計議已定，這江瀾便同他老婆一直來到船邊，看見雪姐倒在艙，郎氏即便下艙，扶他起來道：「許姑娘不要哭了，你不會翻船，逃得性命，便是天大造化，我家小叔拚命送你到這裏，如今便脫了力，困在牀上，勸彈不得，你快些同到我家吃些東西，諒來肚裏也飢餓了。」江瀾也道：「姑娘到我家中權過一夜，明早就送你回家，再不

要啼哭了。」（第三個送你回家）這雪姐看見有個女人同來，且聽他們一口一聲說：「明早送回家去。」心下少安，只得勉強起身開口道：「只是打攪你們不便。」郎氏道：「說那裏話？這大江中起了風暴來，打壞船隻，死的人也不少，像姑娘難中逃得性命，後來還要享大福哩！」（口氣有曹二府在，却說得好聽。）口中說着，便攙扶了雪姐上岸，細看郎氏時好個模樣，因攙扶着慢慢行來，不及里許，便看見一帶草房，此時已是黃昏時候，到得草房，見一個老婆子立在門口道：「好個有福的姑娘！今日受了驚了。」雪姐進得門來，只得與婆媳萬福道：「倒來打攪。」那老婆子道：「這大江中遭風失浪，是常有的事，我的兒子想是靠姑娘的福，不會翻船，只算是姑娘救了我兒子一般。可惜了那位老媽媽了！」（真是說得好聽。）因道：「只是這荒村中沒有甚麼東西敬客，只好將就用些家常茶飯充飢。姑娘不要見怪。」一邊說着話，不多時點上燈來，郎氏從內取出幾碟素菜，一壺酒擺在桌上，請雪姐吃。雪姐見他婆媳兩個如此相待，且腹中甚是飢餓，只得坐下，欲待吃時，又想起吃饅頭的光景，不敢就吃。（寫雪姐總是聰明女子。）這老婆子看見自己斟了一鍾道：「這是村中淡酒，雖不中吃，姑娘少飲一杯兒何妨？」說着自己先吃乾了，雪姐看見方才吃了一杯，那郎氏又端出一瓦盆熱飯來，雪姐道：「酒是不能吃，竟擾飯罷。」郎氏就盛過一碗飯來與雪姐道：「姑娘想必肚裏餓了。」雪姐接過來只吃了一碗，就不用了。老婆子就叫媳婦收過傢伙道：「諒來姑娘吃不慣這粗飯。」雪姐道：「好說。」當下老婆子就扯了雪姐到他臥房裏來，只聽得隔壁沉吟之聲不絕，老婆子道：「我兒子因是駛傷了力，在那裏叫喚哩！」（明日便是江五搖船，預先放開江七。）少刻見郎氏拿進一壺茶來，婆媳兩個又問了些雪姐來去緣由的話。（此是要緊問的。）已是起更時分，郎氏道：「姑娘今日辛苦，早些睡罷。」叫聲安置，就出去了。這婆子就關上了門，叫雪姐安寢。雪姐只得在婆子牀上，和衣而睡，心中想起他乾娘，暗暗泣哭不止。那裏睡得着，將到了五更時分，倒反睡熟了。及至醒來，日已大高，連忙起來，想起夜間無一些動靜，心中半信半疑，莫不果是遭了風暴，看他



們却不像有甚麼歹心。又見他婆媳進來叫：「洗面梳頭，請吃過早飯，好送姑娘回家。」（第四個送回家）雪姐此時方才覺有些放懷，只是想起乾娘心頭，便如小鹿亂撞。當下草草梳洗畢，見郎氏端出飯來，到放心吃了一餐。這老婆子道：「我見姑娘獨自一個不放心，就叫我媳婦送你回家。」（第五個送回家）他順便去探望一個親戚，却是一舉兩便。雪姐聽說甚喜，反謝了又謝。這郎氏就扶了雪姐出門，叫他漢子一同到江邊來下船。那老婆子送了幾步就轉去。郎氏道：「我家小叔兒昨日駛傷了力，這時節還不起來哩。」雪姐道：「真是有累他了！」說話時已到了灣船處，所郎氏扶雪姐下艙坐定。見江五就解纜把船開出江來，從下流頭放去。（此在雪姐目中留心之處）心中甚喜，行了有二三十里光景，望見一個村落，江五把船往這村落裏，來到了一個幽僻去處（第三個幽僻處），把船繫住，便對雪姐道：「我有個姨娘在這村裏住，順便來望他一望，他前日有信說要我送他到儀徵去望親戚，不知他去不去，若是去的，倒是順路，又好作伴。」一面說着，就上岸去了。郎氏道：「快去望他一望，只說我陪姑娘在這裏，不得同去，轉來時，去望他。他若要往儀徵，就催他快些，下船好趕早到。」（說得若不經意，正是詞令妙品）江五一邊答應，就大踏步去了。雪姐雖聽見他們的說話，却見這灣船之處，冷僻無人，望那村落人家尚遠，心下狐疑，便問郎氏道：「你們親眷離這裏有多少路？」郎氏指着道：「就在望得見的這村裏住，多不過二三里路就來的。」兩個說着話，約莫等了有個把時辰，遠遠望見江五同了一個婦人到來，將近時看那婦人不過三十以上四十以下年紀，且是生得嬌模嬌樣，你道這婦人是何等樣人，當時有幾個風月子弟，造一個小曲兒，單說他的伎倆道：

幾年還未老，帶着多般俏。小年風月不饒人，金蓮夜夜顛而倒。一使計謀人莫料，弄口舌如簧巧。能爲

纏綿慣作「馬泊六」，腰邊有貨不愁貧。甜酸滋味多嘗到。

來這婦

姓孫，綽號叫蜜罐兒，少年時也算得一個出色的粉頭，到了三十以外，就做了賣花婆，專慣在大

戶人家走動，騙得婦女們個個歡喜，做媒做保，大注賺錢；與那些風月子弟，牽線帶馬，着緊時還與他應急。他與江五弟兄，原有相交，凡弄來不明不白的財物，大半化在他身上。這儀徵曹二府，襲監生，俱是他走熟的門戶。少年時都是有首尾的。因此江五勾他來同幹這注買賣，已是串通明白，假認他做姨娘，下船來先與郎氏假做了幾句寒溫道：「怎麼不上來走走？」郎氏道：「我們原要送了這姑娘回家轉來再到姨娘家的。」（第六個送回家）孫氏便向雪姐道：「方才我外甥說起姑娘遭風的話，幸喜保全性命，只可惜了你那乾娘。」雪姐聽了，又流下淚來。孫氏道：「姑娘不要傷悲，方才我外甥說起你娘舅金家與我的親戚家也是乾親戚，時常往來的。這裏到儀徵不遠，我們到那裏，不妨煩我們親戚就近仍送你到母舅家去。」（第七個送回家）也脫了我外甥的干係，再叫你母舅送你回家去，也是一般的。」（第八個送回家）雪姐道：「我父親在家懸望，今朝一定要趕回家的，何必再到母舅家去？」一面說話，船已早開。將到末牌時候，已至儀徵。進了口子，這船灣灣曲曲，搖到一個冷靜漢子裏來。（第四個幽僻去處）不知是何去處，正是纔逢肆惡行兇輩，又遇懷奸蓄詐人。畢竟不知雪姐如何結局，且聽下回分解。

寫強盜真是強盜，寫浪婦真是浪婦。如今強盜浪婦不少，世上人却宜仔細。騙雪姐處，只有一許送他回家一語。一看江五弟兄說話，老婆子說話，郎氏說話，孫氏說話，同是一樣口氣，却是各人身分真寫生妙手。篇中敝出幾個「送你回去」，真是騙煞雪姐。幾個「幽僻去處」，真是嚇煞雪姐。

## 第七回 施巧計蠶金夫着魔 設暗局俏佳人受騙

却說江五把船灣灣曲曲搖到個冷靜去處，有一家臨水後門，孫氏叫把船灣定，說道：「不知我親家在家不在家，你們略等一等，恐怕他還要接你們上去會會哩。」郎氏道：「我們是不好上去的，姨娘進去與我們說聲

間候若是留姨娘住下，我們就好開船，等回來時再接你罷。」孫氏道：「莫說這話，況且許姑娘說起來都是有親戚的，難得到了這裏，豈有不會一會就肯放你們去的？」（一說一答，句句都是要穩雪姐留地步的話，真是生花之舌。）一邊說話，就開後門進去了。原來這家就是龔監生家後門，是孫氏走熟的路，他家男女大小，都是認識的。有個大丫頭，巧兒，見了孫氏，便笑嬉嬉道：「你來得正好，那曹二府正在前頭罵你哩！純是空靈之筆。」他說這幾日就要起身，你不與他上緊尋個好女子，候急得緊，你先去應應他的急罷！」孫氏笑道：「怪浪貨！不要油嘴明日我與你尋一個大傢伙的，包管你受用不盡。」兩個正在鬥嘴，見龔大娘子出來，看見孫氏，便道：「孫嫂兒今日想是又尋了個人來了？」孫氏道：「正是今朝與他尋了個上得畫兒的人來，只是價兒大，不知成不成。」（妙是媒婆聲口。）龔大娘子道：「他今日到這裏來，坐了好些時了，你快去見他去。」孫氏道：「我爲他這事，來回走了個不耐煩，今朝却來得湊巧，想必有些成意了。」一邊說着，就往那邊書房裏來。原來這日曹偉如正來與龔監生商量娶妾赴任之事，欲邀龔監生同往任所，龔監生辭以家務所絆，不能偕往。正在商議，看見孫氏走來，曹偉如道：「好人兒，只顧自己鬆爽受用，全不顧人家着急。四五天不見個影兒，我如今起身不遠，你到底尋的人怎麼了？」孫氏笑道：「這番不用着急，包管你今朝一箭就上垛，只是你有了新的，就要忘記了舊的了。」龔監生笑道：「照你這說，有了人，連你也帶了去罷！」孫氏瞅了一眼，笑道：「老囑蛆，不要油嘴，且說正話。如今這個女子，是他寡居的晚娘，要將他出脫，想賺一注大銀子。這女子的美貌，是不必說，只是有些執性，如今騙他出來，只說是探望親戚，並不敢提起賣他的話，恐他尋死覓活，弄出事來。如今只要騙他上來，相中了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立張賣身文契，叫他娘打個花押，便兩下撒開，却遲緩不得。那時節，只要你安頓得好，儘着你受用，只不要惹老尤的醋罐子用出來，就造化了。」（此段是賣雪姐正文，乃是江七母子兄嫂商謀之計，又看孫氏心中算計已定，不覺口中一氣說出，其捷如刀，其快如風，話語極其爽截，轉折極其清楚，却將孫氏對

兩人說話，聲口，眼光不定，活畫出來，真是寫生妙手。曹偉如未及回答，曩監生接口道：「媒婆口，姨子嘴，說便說得好聽，只怕你兩片皮翻騰，搗不大老實，須見了面，才信得過。」孫氏又瞅了他一眼道：「跋花子，老娘的話不信，還信誰的？」（一路將浪婦身分寫得有趣）曹偉如笑道：「如今在那裏？」孫氏道：「他娘兒兩個現在船中，如今只要先騙他女兒上來，他有個嫡親娘舅住在觀音門外，叫做甚麼金振玉，只說你這裏與金家也是親戚，才好騙他上來，須與曩大娘說明緣由，款待着他，待你看中了，便須如此如此，將他灌醉，隨即與他娘講定身價，買倒割斷後，我與他娘開船去了，便是你家的人，怕他飛上天去？」（只怕要入地去）曩監生道：「且看了人，再作商量。」當時就往裏邊來，與他娘子說明緣由，吩咐巧兒到船上去請姑娘上來，去了一回，巧兒轉來說道：「他只催着要開船，不肯上來。」孫氏聽了，便同巧兒一同再到船中對雪姐說道：「這是你母舅親戚家，做人最好，方才說起他家大娘子一定要會，日後也好往來，況且天色尚早，會一會也不多耽擱的。」郎氏道：「姨娘上了上去，會一會就下來開船。」孫氏道：「只怕還要請你上去哩！」（一片空靈真好到口）郎氏道：「我是不好上去的。」孫氏說着話，就同巧兒扶了雪姐上岸，進了後門，早有曩監生娘子接着道：「果然好一位姑娘，一定是有福氣的。」一面就領進一座門來，雪姐看時，却是一個花園，裏邊花木扶疎，亭台樓閣，打從一座小樓經過，微聽得上面似有人言語。（先插此句，後文便不突然）却打從樓後轉出園來，又是一個院落，幾間畫室，再進了一重門，就是內室。當下曩娘子就讓雪姐到上房內來，雪姐看見是個體面人家，也就放心。當時向曩大娘子見過了禮，小丫頭送上茶來吃，雪姐一心只想回家，也不暇問長問短，就要作辭起身。曩娘子道：「你全家母舅與我們這裏是至好的親家，今日姑娘是難得到來的，若空去了，明日見你母舅一定要說我們的不是了。」孫氏接口道：「況且天已過午，早間吃了飯，這回也肚飢了，就在這裏吃了便飯，起身也不遲。明日見了你母舅，面上也好看。若真正趕不及，姑娘就在這裏住下，明日須這裏就近送你到母舅家，也是一般。」說

話時龔娘子就吩咐了頭快些收拾便飯。『快字妙是恐雪姐就要起身。』雪姐看見如此相待，又聽說是母親的親家，正好告訴他遭風的情節。（若果然說出原由，則詭計立敗，但恐曹二府色眼已迷，且有蜜罐兒主謀，桃陵卽知道實情，亦必將計就計，豈肯當面放過？）况腹內又飢，便道：『只是攪擾不當。』（白食可容易吃耶？）龔娘子道：『將來正要往來，姑娘莫怪簡慢。』敘話之間，雪姐正待將前後情節告訴出來，也是事不當敗，却見巧兒進來，對龔大娘子道：『相公請娘子說話。』龔娘子對孫氏道：『與我暫陪一陪，我去就來。』說着就去了。這裏孫氏陪着雪姐說了些龔大娘子做人最好最愛親熱的閒話。不多一時，龔娘子進來，此時龔監生已將曹二府十分看中，便叫如何相待的情由說知了。只見巧兒來說道：『飯已待熟，恐姑娘們肚飢，請先吃起酒來罷。』龔娘子道：『也好，竟搬到這裏來吃罷。』當下讓雪姐坐了客位，孫氏對面，大娘子主位相陪。巧兒僕婦端上酒來，大娘子道：『匆匆便飯，待慢莫怪。』雪姐道：『甚是攪擾，只恐船上久等不便。』大娘子道：『請他們不肯來，已另送酒飯到船上去了。』當下就親遞過一杯酒來，雪姐起身接過，就回奉了一杯，然後坐下飲酒。凡是兩邊開口說話，都是孫氏接口支吾開了，只是殷勤勸酒。大娘子與孫氏也陪着飲了兩杯。原來這酒叫做千日醉，到口香甜，入腹易醉。雪姐不知，只道是好意，又當不過兩人再三相勸，已是飲了四五杯。大娘子嫌酒冷，隨叫換上熱酒來。（可疑）當不過孫氏又強勸了兩杯，便有些頭重腳輕。大娘子見雪姐已醉，便道：『寡酒不好再勸（夠了）叫丫頭盛飯來吃。』雪姐此時已覺支持不住，勉強吃不到幾口飯，就放下碗，連身子倒在椅上，早已動彈不得了。孫氏龔大娘子丟個色眼，一同扶他進房裏來說道：『姑娘想是空心酒容易醉，且在我床上略睡一睡就醒了。』當下將他扶在床上，雪姐已經昏昏沉沉的睡去了。（自大娘子出來進去之後，一路寫至換熱酒勸飲醉眠，總不露一些緣故，而讀者眼中無不知是吃了迷藥，空靈之筆，真是「黃絹幼婦」）原來這孫氏與龔曹二人預先定計，叫二人先藏在花園樓上，這樓四面都有紗窗，故領雪姐從樓下週轉一遭，已被他二人

看了個仔細。這曹偉如見雪姐果就美貌異常，滿心歡喜，只不知要多少身價。因孫氏說是瞞着他賣身的，故不來衝破。及雪姐進去後，他兩個也就從側門轉到前邊書房去了。却說這孫氏見雪姐睡倒，就急急往前書房來，對曹偉如說道：『看得如何？』曹偉如道：『人物是看得不知他娘要多少身價？』孫氏道：『他娘原要把他騙到蘇州去賣與大財主，口裏要想賣五百兩銀子哩。我再三勸他說你往蘇州去，人生路不熟，那個去處？且莫說房錢飯錢盤費是貴的，還有一種托空駕橋，託人局騙，紮火圍強占的人，見你是外來寡婦，只怕連你拐騙了去，還不知道哩。不如在這裏我與你尋個好主兒，出脫了，又省了盤費，豈不便宜？』如今事不宜遲，你既看了意，還他個數目，讓我好去對他娘說，省得這女子醒來，又多費一番口舌。』曹偉如已是心裏愛極，又見他說得爽利，一口就還了二百五十兩銀子。孫氏搖頭道：『這一半的數目，難與他開口。』龔監生道：『據你說該與他多少？』孫氏道：『至少得與他四百兩銀子纔要。』曹偉如道：『你想要在這裏面分他一半的意思了？』孫氏道：『一分行貨一分錢，這樣一個出色的女子，到蘇州去遇着個心愛的大老官，怕不賣他千兩銀子？』曹偉如道：『不要浪嘴，銀子是現成的，只要你說妥了，當時成交。我還要謝你個不亦樂乎。』這孫氏笑着，就往船裏來，與江五夫婦說明訂定了二百五十兩銀子，若多做出來是我的媒錢。江五道：『我們只得三百兩，其餘做出來的都是你的謝禮也罷。』孫氏道：『我也不知費了多少口舌，纔騙得他吃酒吃飯，如今已醉倒了，趁此時成交了，大家就好撇開，只是你們得了三百兩，太吃虧了我。』江五笑道：『我權做了你半日的外甥，難道你還便宜？』孫氏笑着，復上來與曹偉如道：『他執意要五百兩，我再三講到四百，上是斷不肯再少的了。你若應允，可卽發起銀子來，立刻回到船中去寫契成交，一割兩斷，豈不爽截？』曹偉如道：『恐怕他家還有人出來說話，又恐他婦道家過後懊悔起來便怎樣？』（此必無之事，却是不可少之文。）孫氏咄的一聲道：『他家並沒有，有一個人，只有這個晚娘，同他素不相合，決意騙他出脫了，還要另尋頭路哩。成交後，面也不敢再見的了。還

有甚麼懊悔就是我也就要離了他的眼睛，我再教你個法兒，這裏斷留他住不得。如今成交了，趁他未醒，窩他到你自己的船裏，且慢回去，將他安插在個僻靜處，不叫他見人，到你起程時帶了他走，豈不全美，免得他在這裏醒來吃驚吃怪，連累龔娘子淘氣。（婦人有此伶牙俐齒，男人安得不墜其術中。）這一席話，說得曹偉如滿心奇癢，笑道：「我的乖乖，看你不出，倒有這許多賊智！」孫氏笑道：「聽了老娘萬無一失，你放快些，不要耽擱了。」曹偉如即喚跟來的老人家曹旺道：「你速往自己銀號內取兌端正的銀子四百兩，另封二十兩，即速取來應用。老人家答應去了。原來這龔曹兩家相去不過二里多路，後門俱通水道，故可朝暮往來，凡有商謀，俱在龔家落脚。當下曹偉如挽龔監生帶了紙筆，同孫氏俱到船上來。這郎氏知是到來成交，假作愁泣之狀，問道：「不知那一位是曹老爺？」孫氏指道：「此位就是。如今話已講明了，須要你立做賣女文契。」郎氏對曹偉如道：「妾身因孤貧難度，不得已將女兒出賣，雖不是親生，也是我撫養了一場，只要老爺另眼相看，便是他造化了我一個女流，又不識字，悉憑老爺怎樣立個文契就是了。」龔監生道：「如此說，我與你代寫一契，你親手畫了押，也是一般。」郎氏應允，龔監生就問郎氏姓名，孫氏代答道：「他是許門張氏六合縣人，是個寡居家中，並無親族，女兒是前娘生的，叫做雪姐，今年十五歲了。」龔監生聽着，就頃刻寫成了一張文契，念與郎氏聽了一遍。郎氏道：「有累官人寫着甚好。」孫氏道：「他也是一位財主官人，不要你一個錢謝禮，你親手來畫了花押就是了。」郎氏假作羞澀道：「我不會拿筆（却會弄彈可發一笑）一發請官人代畫了罷。」龔監生道：「這却使不得，你只在名氏下畫上一畫，直上一直就是了。」郎氏只得依着畫了個大十字。孫氏是媒人，也在名氏下畫了個十字，將契與曹偉如收了。恰好老人家將銀取到，當面一封一封交付清白，共是八大封。曹偉如道：「這銀子天平秤上兌准的，是不消看得，另外二十兩是謝媒人的。」孫氏又對郎氏道：「這船駕長難爲他送你來，你也要給他數兩銀子，今日天色尚早，我就送你回家去，省得你獨自一個在船上不放心。」郎氏道：「多謝你費心，到

家還要另謝你。」孫氏笑對曹偉如道：「這樣成交，連中人的酒水不會費你老人家一文，也太便宜了！我方才所說的話，須要趁早安頓，不要等他醒來吃驚打怪，連累他大娘子淘氣。」曹偉如點着頭，就與龔監生轉身去了。（一路寫孫氏細針密線，無不周到，然非浪婦機深，却是作者心細。）這孫氏便催江五開船，重到孫氏處，把銀子分了兩大封與他。（浪婦一時發財）還與他送到家裏。江五趁此兩個還敝了一敝舊，纔轉來與老婆載了這三百兩銀子回家；此事且按下不表。却說曹偉如轉身與龔監生商量道：「這個女子醒來，知他晚娘把他賈了，定要哭吵起來，豈不帶累嫂子淘氣？多有不便，當如何計較？」龔監生不慌不忙，說出這個計較來……正是：「欲爲惜玉憐香事，須避爭風吃醋人。」不知雪姐如何中計，且聽下回分解。

遊戲成文，原非此書正例，然寫來何其妙也。如孫氏說話，句句是浪婦聲口，句句是媒人聲口，純是遊戲空靈之筆，真如海外奇器，鬼斧神工。騙雪姐如並騙龔曹兩人，妙在又婉轉，又剪截，並無一些痕迹。孫氏當是古今神驅。

## 第八回 許雪姐徼倖全弱質 曹偉如得意逞豪華

却說這龔監生對曹偉如道：「那女子醒來時吵鬧，却還是小事，萬一你令正曉得了，說這件事都是我挑唆你做的，吵到我這裏來，倒是一樁大費氣的事。方纔蜜罐兒所說的話，甚是有理，不若趁他未醒，將他移往東莊上去安頓了那去處，且是僻靜，叫他那老管家婆媳婦如此如此，鮮衣美食，哄騙着他，一個小女子，有甚麼見識待他到歡喜的時節，慢慢把真話與他說了，只要你溫存婉款，晚間用些軟柔工夫，一上了手，便停妥了。況你後日起程時，跟隨人等有幾號大船，將他安放在家人媳婦船上，到他岸時，也帶在家人媳婦車上，在路上觀使時，慢慢與令正婉曲說明，他見事已成，就在途中也不便發作。（只怕未必）不過在兩下受些委曲，也說不得了。」



（委曲自然該受，只怕巴不到受委曲地步。）若如今帶了他回家去，令正決有一場大吵鬧，這女子也即不樂從，徒然費氣。况上任吉期吵吵鬧鬧，未免不雅，你道如何？」曹偉如道：「此着甚好，我這曹旺是最得力知心腹的，他兒子媳婦都要跟我到任上去的，如今且把曹旺將他送到東莊上去暫住兩日，那裏却無人攪擾，只有他婆媳并一個小孩子居住看守，待我起身的那日，着他兒媳同他從小船送到大船上來，如今斷不可與賤內知道，且到路上看景生情，再作道理。」（是怕老婆口氣）龔監生道：「這算計是極妥當的了。」當下就叫過老人家來，吩咐了許多哄騙他的話，他自己一隻小坐船原在後門停泊，把被褥涼蓆安放停當。此時雪姐正在龔娘子房裏沉沉睡熟，龔監生吩咐家中僕婦丫頭輕輕將他抱到船上，用被褥襪蓋好了。老人家慢慢的開船搖往東莊去了。（雪姐自離家至此已四換去處了。）曹偉如亦再三作謝，正要託故往東莊上來，却見家中一小廝跑來說：「奶奶立等說話。」曹偉如不敢停留，只得作辭回家去了。（寫曹偉如不即下船，同往東莊原欲回來，在老婆面前託故再往，此番雪姐得保全弱質，全虧這尤氏一呼不放，真是萬分僥倖。）且說這雪姐一來是嬌花嫩蕊，二來是受怕耽驚，又兼昨日一夜未曾安睡，今朝被孫氏將灌子那幾鍾酒，以致醉得人事不知。原來這東莊相去不過三四里，水路不及一時，這船早搖到東莊門口。看雪姐時正昏睡不醒，那老人家先上來與老婆兒媳婦備細說明白了，只怕主人今晚要到這裏來過夜，因叫他婆媳兩個先到書房將鋪蓋整理停當，然後同到船上，仍將雪姐輕輕帶了進來，這裏面書房原是曹偉如往來居住的，每日打掃潔淨，牀帳被褥件件現成，遂將雪姐安放睡下，老人家叫先泡一壺濃茶，待他醒來好吃。（體貼主人果然得力）這老婆子笑對他媳婦說道：「可惜這樣一個花朵般的女子，今夜怎了？」他媳婦道：「這也是命犯所遭。」（這婆媳真是憐香惜玉）却說雪姐一覺直睡到交二更時分，纔醒轉來，尙自頭旋目眩，睜眼看見房中點着燈火，自身睡在牀上，一時又掙扎不起來。（是酒醒時光景）只見一個有年紀的婦人，在燈下補綴，因問道：「這是那裏？我爲何睡在此？」

問你是何人？」老婆子道：「姑娘且放心安睡。（二更不到原可放心）因你睡在龔大娘等房裏不便，故爾將你送到我這裏來的。」當下他媳婦就送進一杯熱茶來，扶雪姐吃了。雪姐道：「怎麼竟醉得如此昏沉，真真誤事不淺！」又問那孫媽媽在那裏？老婆子隨口答應道：「他早已睡去了。」雪姐此事恍恍惚惚，如同做夢一般。（是將醒時記憶光景）心中還道是在龔家，却不見他家娘子，并那丫頭僕婦。問了幾次，他婆媳只是含糊答應，只推夜已深了，請安睡。明日再說，勸他寬衣，只是不肯，仍復和衣睡下。老婆子與他放下帳子，叫聲安置，同他媳婦拿了燈火出來，將門帶上去了。雪姐此際雖然疑疑惑惑，却看光景都是些老實婦女相伴，並無男人形跡，心下少安。想道：「我吃得幾杯酒，怎麼就如此不省人事，難道又是吃饅頭的樣子？」因思身上無事，又想他家是體面人家，諒無歹意。左思右想了一回，覺得頭暈目眩，身子十分疲乏，便朦朦的又睡去。又直到次日早晨醒來，他媳婦早送進臉湯，并一副齊整的梳具，放在桌上。雪姐慌忙起來，一面梳洗，就問孫媽媽爲何不來？那個船裏他等了一夜，煩你們領我去辭了大娘，就好開船。（一意想坐船回家，豈知纔離虎穴，又入狼窩。）只見那老婆子領了個小孩子笑着進來道：「姑娘不必性急，那孫媽媽同你娘有要緊的事，一時等你不醒，他們昨日就開船去了，說這裏是至親，與自己家裏一般，叫你暫住一日，明日他們就轉來接你回去，他們去時，曾說若等不及，請姑娘在這裏住兩日，就叫我們這裏着人送你回家。（第九個送你回家）也是一般，叫你不要心焦。（婆子口中是騙雪姐送他回娘家去，雪姐心中却認是送他回自己家去，相左處，却又相合，若不說出，同你娘二字，却是泯然無跡。）雪姐聽說吃了大驚，呆了半晌道：「我並沒有甚麼「娘」，同來只有個船家嫂子，送我回家路上，順便搭了這個孫媽來，是船家的姨娘，說到這裏來望親戚，怎麼他們竟去了，豈不奇怪？我今朝一定要回家的，豈肯住在這裏？」（到此時方一氣說出，然只說得後半節，却不曾說出前半節。）那老婆子見雪姐的話語不對，知道是被人拐騙出來的，也就含糊答應道：「我說的是龔大娘因姑娘睡着不好驚動，那孫媽有要緊

事因先打發他走了，好留姑娘再住兩日；他們如今是去了，這裏一時沒人送你，且寬心住兩日，他們不來，叫我家老頭兒送你回家也可。（第十個送你回家）且不要心焦。」雪姐道：「你家大姑娘怎麼也不見來？」（這大姑娘却不是那大姑娘）老婆子道：「我家大姑娘這兩日要起身，忙得緊，沒工夫到這裏來，只叫我們在這裏伺候，你不見他也罷。」（此話雙關，却借襲大娘說的是尤大娘，真真絕妙文章）雪姐又問道：「你方纔分明說甚麼同你『娘』有要緊事，這是怎麼說？」老婆子道：「我說的正是襲大娘，他有要緊事，顧不得來。那孫媽媽也有要緊事，只得先去了，並無別故。」這雪姐問來問去，總不明白。因見他只有婆媳兩個伺候，並無男人往來，想道：或者那孫媽媽子有要緊事，坐了他的船去了，轉來再到這裏送我回去，也未可知。（還想回家真是可憐）思想了一回，他媳婦又送進茶點心來，少刻又是早飯，收拾得甚是精潔，吃過了飯，老婆子領他四處觀玩，見房屋甚是幽雅，也有花園亭榭，曲徑迴廊，花木陰森，假山重疊，却並無人居住。心下展轉狐疑，莫非是他家別院，或者大娘子懶得接待。因房內不便，故送我這裏來暫住，也是好意，不然為何如此十分好待？只是他家既有此事，何不即叫人送我回家，豈不兩便？如今我已在外三日，父親在家不知如何懸望，我乾娘又不知死活如何，是不知被船家害死，猶望有人撈救之意。想到此處，不由的心中發急，眼中落淚，他婆媳兩個只是好言勸慰，不覺一住三日，此時雪姐已將拜壽遺風情由從頭說出（此時前後說明）他婆媳暗地唾舌與他叫苦，方知是被人拐騙來的，一發不敢吐露實情，只是含糊到底。這一日雪姐一早起來問他婆媳道：「算來是第五日了。」那船既不來，你大娘又有事，你原說叫你老人家送我回去，如何只管挨着（癡想可憐）我住在這裏，如坐針氈，一刻也是難過，今日一定要煩你老人家送我回去的。」說話間，只見一個老頭兒進來道：「恭喜姑娘，今日叫我媳婦送你往大船上起身了。」（前江家婆有此語，今曹家僕亦有此語，前是用計，此是含糊）雪姐只道是送他回家，又聽說叫他媳婦送去，心中甚喜。原來這媳婦是曹旺的兒子曹義的老婆，是要同他漢子跟隨主

人上任去的，行李物件，早已收拾，搬上船了。看看他阿公來接，隨請雪姐一同下船。雪姐辭了老婆子，又託他上覆襲大娘子不及當面拜辭道謝。老婆子笑着答應了，他媳婦領了他兒子保兒，扶雪姐一同出門來，下了一隻小船。老頭把船搖出港汊，到了大河，有十餘里光景。到了個大船邊，停住，老頭兒叫他媳婦道：「你扶姑娘上了大船好走，這小船不大穩當。」說話時，那大船裏也走出兩個婦人，一同攙扶着雪姐上了大船。到得船內，見有兩三個婦人，丫頭在內，還有兩個五六歲的孩子。雪姐對他媳婦道：「送我回去，何必坐這樣大船？」那些婦女也有是老人家預先開會的，見雪姐上船來，都道：「果然好一位姑娘。」因說：「我們這船還有事情，要往別處轉一轉，纔得送你回家哩。」（第十一個送你回家）雪姐道：「阿呀，我是要立刻回家的，你們要往別處轉一轉，纔如何隨得你們？」媳婦們道：「不遠，總是順路，請姑娘放心，不過一二日就好到家了。」雪姐再問時，總是含糊答應，一面送茶來吃了，就端出早飯來讓雪姐在官船自用。吃飯之間，船上鳴金開船。雪姐此時滿腹疑心，却是身不由主，原來這曹二府自買了雪姐，已不得就要到東莊上來取樂一番。不料這尤氏知道他有娶妾之意，防範甚嚴，那裏肯放他在外邊歇宿？（點出上半題目，置了美妾，憑你任忙不得不先取一樂，得此一阻，大殺風景。）又兼兩三日內就要起程赴任，親友送行餞別，忙不開交。因此倒保全了雪姐無事。（找尾一層，真是筆無餘墨。）這日起程，共有數號坐船，好不熱鬧。碼頭上諸親友送行代餞的紛紛不一，把曹二府灌得大醉，纔放開船。（是這豪華氣象）這家人媳婦的船直在後面，尾着官船同走，雪姐毫不知覺，這曹二府的意中原欲於路觀尤氏喜歡的時節，便把這件事說知，求他應允。（怕老婆的其實可憐）不料尤氏如今要放出做夫人的身段來，一發厲顏厲色，呼大罵，小曹偉如那裏還敢開口。這雪姐在船上，被這班丫頭媳婦窩盤住了，也有推說風水不便的，也有說船大難行的，七張八嘴，只是奉承雪姐。雪姐也無可如何。幸喜船上有了雪姐，這些家人心斷一個不許上船，都是些婦女作伴。雪姐昏昏悶悶，不覺過了幾日。每日只聽鳴金開船，此時已疑到幾分厭。欲待變

臉發作，又想在這船中，有何益處？且看他們個個勤伺候，及再四盤問，無非說不過遲早些，總要送姑娘回家的話。（此是總結送你回家一筆）雪姐真是無可奈何，似此連挨過了十來日，這日却到了台莊地方，便要乘船登陸，雇齊車輛驕馬，各船上就要搬運行李。雪姐的船去官船不過一箭之地，看見有人下船搬動物件，且見這些婦女們擠眉擠眼，雪姐十分忍耐不過。（可知前已有七八分）道：「你們這些人到底是甚麼緣故，哄騙我到這裏來？說明白了送我回去，便能不然，就同你們拚命也說不得了。」那些婦女都不敢作聲，又恐雪姐吵鬧起來，被官船上知道，甚是着急。又想到了這裏，要棄船坐車，那裏再支吾得去？那曹義媳婦道：「姑娘且不必焦燥，待我們到晚上慢慢說與你聽。」雪姐發急道：「有話便快些說來，何用到晚？」正是：「人情變幻真難測，禍福須臾那得知。」畢竟不知這媳婦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書是極難做的題目，何也？雪姐是一個讀書識字聰明女郎，非蠢才者可比。自坐江七之船，一直騙到台莊，已有十餘天之久，安得不露破綻？若出俗手，必定使曹偉如竟去東莊弄破，不但無此直率之文，而後面又安能生出許多奇異境界，快人心目耶？故作者握管時便拿定一個送你回家四字，又並不令一男子見面，所以雪姐雖疑，却疑不到這個地步，直至台莊，已騙到水窮山盡，然後纔說出真情，替雪姐想來，却似做了一場大夢。看篇中敘諸婦女對答之話，半真半假，不即不離，若近若遠，真是絕妙文章，非細心人不能着想，我說鏡湖亦一神騙，非耶？

## 第九回 無情棒妬婦肆兇威 送命縲嬌姿痊荒塚

却說雪姐當下逼着這媳婦要他說個明白，（着一逼字是再不能忍矣）媳婦道：「這時人多忙亂，那得功夫？已忍了許多的日子，那在這半日？」雪姐再四問他，總是不說。只見衆婦女忙忙亂亂，收拾物件。幾個人三番

五次下船搬取上岸。婦女亂了半日，箱籠什物，都已起發去了，只有被蓋等未搬。原來上面車輛馬，俱已齊備。明日就要上岸。雪姐看這光景，十分詫異，心如火發，那裏等得到。晚三催四促，要這媳婦說話。真是再耐不得。寫得雪姐着急，情況逼真。這曹義媳婦恐怕日裏人多，說出緣由，吵嚷起來，大為不便，却遲遲延延，挨到了黃昏時候，端上晚酒來。雪姐着惱，用手一推，幾乎把盤碗傾潑。因道：「誰耐煩吃酒，你快些說，端的是何緣故？」這媳婦一面陪笑，斟酒勸着雪姐，口中欲說不說，半吞半吐。雪姐喝道：「你快些說來，不然就先與你拚了這命！」（可知主意已定）這媳婦自付這件事終不能瞞過世，少不得明朝要知道的，不若與他說明白了，他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女子，只要待他好，有什麼不從？因將孫媒婆說與老爺做小夫人的話，一五一十告訴出來。又道：「我家老爺現任知府，此番上任去，你就是二夫人了。如今老爺身邊還沒有公子，倘若你日後生了公子，這鳳冠霞帔，怕不是你的？呼奴使婢，受用不盡，我們那一個不是伺候你的？」這雪姐不聽使罷，聽了時，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氣塞胸膛，一交跌倒，在船艙裏，半晌纔還過氣來，放聲大哭。幾番要跳河心，被衆婦女再四勸住。此時已是定更時分，却說這官船上，尤氏聽得有女子哭聲，便叫隨身的丫頭查問（來了）這些丫頭知道此事，都與他捏把汗。此時曹偉如却在親友船上，說話聽得哭聲，一分着急（放開曹偉如好筆法）這尤氏看見這般情形（是看出丫頭們情形）一發動疑，便叫那曹義過來問道：「這是那裏的女子啼哭，你快去查來！」曹義答道：「想是別家船上吵鬧。」（想是妙）尤氏道：「胡說！這聲音分明像我們船上，你快去與我查來，若有欺瞞，叫你這奴才先死！」（是太太面孔果然利害）這曹義嚇得不敢作聲，退出船頭，要過船來報與主人知道。誰知早已聽見，嚇得沒了主意（怕得可憐）有幾個同上任的親友，也無法可施。又聽得尤氏打發丫頭出來，叫曹義媳婦過船來說話。一霎時滿船碌亂起來（真是利害）少刻曹義媳婦到來，尤氏便大聲喝問道：「獅子發吼，真是怕人！你船上甚麼女子在那裏啼哭，快對我說。這媳婦那裏敢隱瞞（畫出尤氏兇惡面孔）只得將那始終情由從直

說山尤氏聽了，登時把那一張搽脂抹粉的嬌容，變做夜叉模樣（更深夜靜，讀至此處，連我也害怕起來。）道：「罷了罷了！（如聞其聲）這天殺的瞞我做得好事！你們竟敢通同作弊！」說着把曹義媳婦臉上一大個巴掌，幾乎跌倒（恐曹偉如也定經過幾次矣）——道：「你這賤人，何不早告訴我？你漢子還敢說是別家船上吵鬧，叫他明朝不要慌。」喝叫丫頭僕婦快去與我揪那小賤人過來。曹偉如在隔船聽得，只是叫苦。這曹義媳婦挨了這一掌，見勢頭不好，轉身就走出艙來，從小船渡過自家船上，見雪姐正在那裏跌交打滾的哭着，媳婦上前扶起道：「不要哭了，累我吃了一頓好的，如今大奶奶叫你過船去說話哩。」這雪姐那裏理他，只是哭個不住。這些婦女都來勸道：「醜媳婦少不得要見公婆面，你去見了大奶奶，將你的苦楚好細細告訴他一遍，我家老爺是怕奶奶的，或者大奶奶聽了，竟肯送你回去也未可知。」（這句話却說進雪姐耳中）雪姐聽了這話，纔住了哭，想道：如今已落了他們的圈套，或者苦求得他送我回去，也不可定。不然拚着一死罷了。（雪姐此時不得不作此想）當時只得勉強拭淚，隨着那媳婦從跳板上走過官船上來，頭髮已是散亂了，到得官艙燈下，看那個婦人抹着一臉脂粉，坐下官艙當中，好像夜叉羅刹一般（燈下看來其實怕人）兩邊站着三四個蠢大丫頭，手裏都拿着鬼棒。雪姐又不曉得這磕頭的禮數，且鬚散頭髮涕淚交流，未及開口。這尤氏却早看見是個齊整女子，心中一發大怒，便喝道：「略看得的丫頭，尚着不容，何況齊整女子，想來伺候他的，都是妖精鬼怪。」我這上任的官船，誰許你在此撒潑？且問你與那殺才偷過幾次了？」（兩次發急，自然要問出這混帳話來，若料想果有沾染，必不如是。）這雪姐不知頭腦，便道：「都是你們局騙我來，還問我做甚麼？」這尤氏聽了大怒道：「這小賤人好生無禮，誰局騙你來，敢在我面前頂嘴。」喝令：「丫頭們與我着實打這小賤人。」這幾個蠢丫頭是伺候慣的，吩咐叫打，不敢不從。更一齊上來把雪姐揪翻，渾身亂打，打得不着實。這尤氏還自己奪了一根短棒，在雪姐身上打了有十幾下（可恨可恨可憐）這雪姐嬌姿嫩質，怎當得起這無情毒棒。況且是氣寒胸膛，

早已不能動彈了。(可憐可憐)這尤氏看見不响動了，方纔住手，還咬着牙齒，恨恨的叫丫頭與我把那天殺的叫來。這曹諱如在隔船聽見，那裏敢出口氣兒。(烏龜兒模樣)只好暗地跌脚，替雪姐叫苦。後來聽見打得不像樣了，只得叫他內姪過船來解勸。他內姪過來，也遭尤氏大罵了一頓道：「小畜生，連你也瞞得我密不通風。」內姪道：「其實連我也不知，今晚吵起來，方才知道。如今是姑爹的上任喜事，況且這裏也是鄰近境界，如此吵鬧，隣船聽見也不雅相。」又看見這雪姐倒在艙中，便又道：「倘或這女子死了，又是一樁不吉利的事！姑娘既不容他明日打發他去了，也算行了一件好事，何必自己如此動氣。氣壞了身子，倒了當不得。」(說得婉款其實中意)尤氏聽了這話，方才叫丫頭與我把這小賤人快拉出去。三四個丫頭并曹義媳婦方敢來攙扶雪姐。見雪姐喉嚨哽哽咽咽了兩聲，吐出了一口痰沫，才甦醒過來。(畫雪姐狠狠畫也畫不出)尤氏道：「這小賤人倒會粧死。」拿起棍子還要想打他幾下。(奸狠淫婦)幸被他內姪勸住，這三四個婦女早把雪姐扛出艙來。(可憐)同曹義幫着抱落小船上來，已是奄奄一息。將他睡下，用被蓋好，又沖了一盞姜湯來漫漫灌下，漸漸聽得聲息，喉嚨內咳咽不已。婦女們又勸了一回，此時已是二更將盡，大家各自安歇。明日一朝還要上車。當夜這曹二府也不敢過船，就在這邊親友船上歇了。尤氏被內姪再三相勸，方纔安息。却說雪姐到了半夜，渾身疼痛，轉側不得。睜眼看時，只見那一盞殘燈半明半滅。(最悽慘是此等時候)婦女們都酣酣睡熟，隣舟亦悄悄無聲。心中思想，父母生我愛如珍寶，誰知我今日受此慘毒。我乾娘也是爲我被賊子害死無疑！此種冤仇，何日得報。可憐父親與外婆家那裏知道我遭此陷害。此時不知如何找尋，想到傷心，連哭也哭不出來。(言之傷心，讀之酸鼻)作者無端撰此等文字，妙者又無端批此等批語，令讀者又無端落這些眼淚。作者批者，同惡相濟，害死有情人不少，不知是功是過。請問之雪姐。(哽哽咽咽)了一會，又想這惡婦斷不饒我，若不被他打死，必有他變他費了一大宗銀子，豈肯白白干休。倘再將我轉賣到做不尷不尬的去處，或是將我配與下人，那時就求死不得。



了（想得極是非聰明女子，再算計不到這個地位。）不如趁早尋個自盡，到不辱沒了父母的身體（是有學問人語）主意定了，不如投水的乾淨。正欲轉動，聽見曹義媳婦醒了，叫道：「姑娘你還沒睡着麼？可要茶水吃麼？」雪姐道：「難爲你挂心，我不要甚麼湯水，只是渾身疼痛，動彈不得，煩你扶我，便一便才好。」這媳婦起來，服侍雪姐便了，又與他渾身輕輕撫摩了一回。（這媳婦頗好）此時也有兩個媳婦醒來，大家唧唧噥噥的，又勸解了一番。已是四更時候，再過一回，聽得隔船漸漸有人說話。（妙筆傳神，全在無筆墨處，非筆墨也。）到得打過五更，大家都已醒來，只聽得曹義在隔船上說道：「大家早些起來梳洗梳洗，今日有一百二十里大路，纔到宿頭，須要早些起身。」衆婦女聽說，就都起來，後面梢婆燒水，大家淨面梳頭，收拾被鋪。惟雪姐不能動彈，虧曹義媳婦與他把頭髮挽好，衣裳原未曾脫，同一個媳婦輕輕抱他在一個褥子上臥下。這裏大家收拾停當，東方漸白，就有家人們下來搬取鋪蓋上岸裝車，人聲嘈雜。（從晚寫至天明，逼真客途情景，非久於作客者不能道隻字。）亂了一回，原爲曹二府與尤氏都坐的是四人轎，家丁引馬先發。這尤氏起身時，還吩咐把雪姐撒下，不許帶去。又是他內姪勸解，說到了衙門打發他未遲，如今是打得半死的人，丟在這裏如何使得？尤氏雖然依允，還是懷恨未消。這裏家人們車輛牲口隨後進發，雪姐虧這媳婦們和褥子抱他在車後靠着，與他鋪蓋好了。曹義媳婦是主人，陪着曹義吩咐叫他一路小心服侍。可憐雪姐從未坐過這車輛，又兼天氣炎熱，一路上顛得頭暈眼花，渾身不能忍。（憐之極）這一日只吃了兩口粥湯，到晚住了沂州地方，看了兩座大客店。這晚曹偉如還不敢與尤氏見面，恐他吵嚷起來，失了官禮。這雪姐是媳婦們拖他下車，進了店房睡下。只是叮嚀不已，連話也沒力氣說了。曹義媳婦再三勸他，只吃了一碗稀粥湯。曹二府暗令曹義買了一劑止痛活血的藥，交與他媳婦煎好，用酒調和與他吃。這雪姐想道：「這莫非惡婦害我的毒藥，吃了到好（妙想妙想，不然如何還肯吃藥）竟側起頭來一飲而盡。衆婦女們又安慰了他一回，各人纔睡。這雪姐吃下藥去，不見動靜，想道：我又

不想活。吃這藥做甚麼。當夜因有曹義媳婦在房同睡，不得其便。次日清晨又起身前進。這日住在沂州縣地方。那知雪姐早已懷着自盡的念頭，是晚到了店內，勉強吃了酒兩杯飯一碗。媳婦們都在跟前未睡。有的勸他道：「姑娘既到了這裏，也由不得自己的性兒，明日到了衙門，與大奶奶陪個小心，奉承得他歡喜，他也不好再難爲你了。這叫做在他矮簷下，怎敢不低頭。」有的道：「我家老爺做人是好的，只要他疼你，你就受些兒屈氣也罷了。」有的道：「總然到明朝大奶奶十分不肯容留，少不得老爺要你尋個好處安頓你，他有這樣人材，怕你不得好處麼？」曹義媳婦道：「明朝等他們勸得大奶奶依了，姑娘只要小心些，諸事順從着他，他不好難爲你的。但願與老爺生得一個公子，那時誰不奉承莫說穿不盡吃不盡的受用，這鳳冠霞帔，還是你穿戴的了。」七張八嘴勸了個不已。雪姐強笑道：「難得你們好意，這般看顧我，日後當圖報答。昨日我吃了藥，今日身子覺得好些。」這是雪姐騙人。你們大家連日辛苦，都請早些安歇了罷。」衆婦女見他如此說，便都放心，各自安歇去了。原來這客店上房却是裏外兩間，那曹義媳婦就在外間歇了，雪姐亦假安睡。挨到三更時分，見桌上盞殘燈，光小如豆，雪姐挨着疼痛，輕輕起來，把燈剔了一剔，聽衆人時，俱酣酣睡熟。他悲悲切切，哽咽了一會，將一方白綾首帕，把青絲包住，褲帶裙腰衣衫鈕扣，一一拴束停當。原來他進房時早已留心看那住房屋梁，亦不甚高，就解下身上一條絲緞，接了一條汗巾，輕輕端過一張木椅，挨着疼痛，勉強掙上椅子，將緞兒穿梁過去，兩頭接好，打了一個牛膝箍兒，安放好了，嗚嗚咽咽，叫聲：「我的親娘，孩兒來與你作伴了。」又叫一聲：「我的爹爹，孩兒今日長別你了！」又叫一聲：「我的乾娘，想你陰靈不遠，仍好與你做一處了。」當下遂用手分開圈兒，將頭套入，把身子往半邊一側，早離了木椅，兩脚登空，可憐一個俊俏佳人，頃刻魂歸地下。（前面許多送你回家，不想却送在這裏，可傷可嘆。）正是：「鬼卽是人，人卽鬼。陰陽人鬼本無殊。」不知雪姐能救得否，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是一筆寫雪姐自江五設騙以至台莊，何止萬言，筆筆哄騙，露尾藏頭，無一爽利語，殊覺悶人。及至被曹義媳婦說破，如山腰瀑布，千回百折，直到總匯處，纔傾江倒海而下，令讀者亦受驚不小。方知文章擒縱之法，妙不可言。看他寫雪姐純是聰明，純是柔媚，純是正氣，自受棒至死，無一筆不好，真是通身氣力，都使出來。

## 第十回 戲嬌姿衆狂鬼欺孤 憐弱質老封君認女

却說這曹義媳婦却緊貼雪姐外間安歇，終比別人留心，睡了一覺醒來，便叫道：「姑娘睡熟了麼？」叫了兩聲，不應，想是睡熟，不去驚動。又睡了一回，已交更鼓時分，總不聽得房裏聲響，往門縫裏看時，裏面燈已滅了。不放心，因起來披了衣服，套了鞋子，推開門摸進房來，口中輕輕的叫着姑娘。摸到他床上來，誰知暗中被木椅碰了一跌，爬起來却摸着雪姐兩隻小腳兒懸空挂着，嚇了一跳，喊叫起來。驚得兩廂衆婦女一齊都醒，只聽得曹義媳婦口裏亂叫：「不不好了！姑姑姑娘死了！快快拿燈來！」衆媳婦聽見「姑娘吊死」都害怕，不敢起來。裏面曹義媳婦着急，磕磕碰碰摸到外間，摸着了門，連忙開了口裏亂喊：「你們快快些拿拿燈來！」（一連五個摸字，寫得情景逼真。）那衆婦人也有在牀上幫着喊得一片聲響：「妙在牀上幫着喊是怕鬼不敢起來。」那外邊曹義等驚醒，聽得內裏吵嚷，急忙起來，拿着燈火入內問道：「你吵鬧甚麼？」衆婦女在兩廂房見曹義拿燈進來，纔敢從被窩裏伸出頭來。（妙絕妙絕）只見他媳婦倚着門框兒在那裏發抖，口裏打達達兒道：「姑娘吊死了……」曹義聽了着急，連忙走進房去看時，見雪姐懸梁高吊，口裏只叫：「得怎了！怎了！」忙叫他媳婦進來，相幫解救。他媳婦只是抖，不敢進來。曹義着急，只得踏上椅子，拔出身邊小刀，一手抱住雪姐，一手將縊索割斷。（錯了，大凡吊死縊索一經割斷，斷斷不能救，看官們不可不知。）雙手抱將下來，放在牀上將項

上絲縑解下，已是直挺挺的，渾身冰冷，斷氣久矣。此時衆婦女已走起來，亂穿衣服，忙做一團。也有害怕發抖的，也有憐他落淚的，也有呪罵尤氏的（寫衆婦女神情，口角都妙）。這回鬧得隔壁官店，俱已知道。大家起來，聽說已是不能救了。曹二府只是頓足嘆氣，吩咐不許聲張。那尤氏聽得雪姐死了一百個，只當得五十雙（妙語解頤）。買條蘆蓆，擔去埋了，就是何必這般大驚小怪。此時天將黎明，曹二府與親友商量，就叫曹義同店主人去買一口兒成棺木，又與了店主人幾兩銀子，叫他掃除房屋（是）留下曹義，叫他收拾盛殮（是）又留下一副名帖，惟恐地方有生事之人，即往本縣稟究（是）。這店主街坊知他是個現任分府，且又得了他的銀子，落得做人情，誰來管他閒事。這曹二府已先自起程前進（出脫了五百兩，又受了一場大氣，始終不曾沾身，懼內娶妾，請看模樣）。曹義就央店主人家婦女到來，與雪姐整理頭髮，穿着衣服，原來曹二府買了雪姐，就叫了幾個裁縫，與他連夜做了幾件衣裙，到任時穿，俱交與曹義媳婦，如今都與他穿在身上，就將他所有被褥裝裹停當，這些來看的婦女們，見雪姐面色如生，都說好一個齊整姑娘，可憐如此死了！多有與他陪眼淚的。及裝釘好了，曹義又買了些金銀紙鏤，雇人抬出北關外義塚地上，揀了高阜處，與一高塚相近埋葬停妥（爲鬼封君伏筆）。這曹義到做了一個送喪之人，陪了許多眼淚（好曹義）。事畢，已是向午時分，隨謝別了店主人，飛馬去赴前草。這事敘過不表（曹二府從此不知下落，只是便宜了尤氏，不會有個報應）。

却說那許俊卿自從打發林媼過江去接女兒，第二日却值殷勇回來，看望他母親，又等到第三日還不見回來，想必是金家留住，正想明日打發殷勇過江去接，到第四日，却見金振玉一日到來謝壽，即說昨日甥女早飯也沒吃，只吃了兩個點心，執意要回來，連外婆也留他不住，因我有事，不曾親送他回來。許俊卿吃驚道：「他何曾回來？我今朝正要叫勇兒去接，怎麼說昨日就回來了？」金振玉失驚道：「他昨日一早同他乾娘回來的，這却奇怪了！」因想道：「昨日江上平風靜浪，諒無他慮，却是何緣故？」許俊卿着急道：「事出意外，不宜遲延。我與

大舅快些吃了便飯大家沿江分頭去找尋，必定有個來蹤去跡。」金振玉呆着想道：「這沿江一帶，又無親戚去處，豈不先寄個信回來的？總現今不知去處，這事看來定然多凶少吉。」許俊卿道：「我只有這個女兒，倘有不測，我這老性命也休了！」金振玉道：「姊丈且免愁煩，但願無事，我們吃了飯，作速去招尋要緊。」說話之間，殷勇却從外回來，與金振玉拜揖了，因說起這事，殷勇跌脚道：「舅舅不知，如今這長江裏歹人甚多，倘有不測，如何是好？」許俊卿道：「他們只是兩個空身婦女，難道青天白日怕強盜打劫了他不成？」金振玉道：「般嫂雖可保無事，只怕外甥女身上多有不利！」許俊卿聽了，一發着急，當下大家同吃了早飯，即分路去招尋。殷勇當時却從上水一路招尋去了，這裏郎舅一往下水，一往沿江村落碼頭，去招尋不題。再說這陰陽神鬼之道，人所共知，其中變化莫測之事，雖云罕見，亦何地無之？聖人不肯語怪語神，是惟恐世人相惑，然並不曾說個沒有。故云：「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又云：「敬鬼神而遠之。」是明明說有鬼神，不可褻媚。如先賢邵康節祭祀不廢，其資程伊川坐臥不對塑像，他如麗娘再世，倩女還魂，田三叟活唐宮人於百年，鄭婉娥配生夫婦於隔世，確鑿之事，不可枚舉。昔人作無鬼論，却白日與鬼坐談，而不知此乃拘癡迂儒，徒爲鬼所笑耳。但鬼之一道，却有差別，不可概論。其中因忠義節烈而死者，化而爲神，狂蠱橫逆而死者，化而爲厲，至抱屈含冤，無辜而死者，有雪姐在內。往往顯形着跡，不可勝數。至於罪惡深重，如忤逆不孝，欺民賣國，十惡不赦之徒，其魂在內，必爲鬼拘神責。地獄之設，正爲此輩，若壽數已盡，安然而死者，其魂魄無所拘束，飄飄蕩蕩，猶如夢寢一般。故昔人有云：「黃泉若遇舊相識，只當飄流在異鄉。」此言實切至理。凡爲人在世，勸大衆多結些良緣，多行些好事，切不可輕易與人爲仇。不但在時見面爲難，即死後遇着，也是個皺眉之事，要曉得這陰間陽世人鬼相聚，總是一般。（先把人鬼一道說個透徹，下文好生出稀奇絕妙之文。）且說這雪姐不合理於義塚，這所在原都是些無主孤魂，五方雜處，賢愚不等。（奇極妙極）這雪姐一點貞魂不散，隨至其處，却見也是個村莊一般，有許多人家，那房屋也有

草舍瓦房，參差不等；（奇情奇想却是至理）那男女也有老少強弱，往來不一。看見雪姐到這裏，各歡喜聚集，攔來動問來歷。內中有那善良男婦爲之感歎，却就有幾個狂且不端之徒，看見雪姐生得美麗，又是異鄉孤弱，以爲可欺，遂把言語勾挑戲謔。雪姐見此光景，忍氣吞聲，閉門不理。誰知夜間這般惡少敲門打戶，也有穢言褻語的；也有恃強逞橫的，竟無寧息。雪姐杜門忍氣，想道：我直如此苦命，生前遭此慘毒，遇這宗人，死後又遭此輩欺凌，如何防禦？聞得陰司有閻羅管轄，難道這裏竟無冥官職掌，聽憑這些兒徒欺凌良懦？正在恐懼之際，忽聞嚶嚶難聲。此輩纔紛紛散去。這日正在愁苦，忽見一位儀容端麗的娘子到來。雪姐甚喜，即請上坐，就下拜見，問姓氏居住。那娘子笑而不答。雪姐又將自身孤苦，被這些惡少欺侮的事涕泣告訴。這娘子道：「你且放心，這間原有一劉封君，是個誠厚長者，是衆所欽敬之人。前日他往慈雲庵聽點石禪師講經，不日就回來，你可往告訴，自然保你安居清靜。况你陽壽未終，皆因你前世與那尤氏有夙冤相報，故遭此慘亡。那曹二府前身有欠江七江五等之債，未還，故今生受其局騙，今填還此報，冤結已解。那江七將你乾娘謀害，到頭自有報應。（借說因果是作者婆心）日後你父女相逢，福祿未艾，但是終身持誦大悲神呪，便永無災厄相侵。」雪姐聽言，知是菩薩降臨，指點即跪求教誦。這娘子卽口授數遍。雪姐已是了然，遂拜倒在地道：「不知娘娘是何仙聖，弟子情願常侍左右，以領慈訓。」娘子微笑道：「我住居甚遠，你安得相從？將來你與我兒同堂共室，便知端的。」因向袖中取出一粒丹丸道：「這是我在南海求來的，雪姐吞下，可去你周身痛苦，又可保你房舍不壞。」說畢飄然而去。雪姐正要挽留，只見一道金光倏然不見。心下又驚又喜，感得菩薩降臨，指點我的言語，一一記得。但不知這劉封君却是何人？說他不日就回，諒有下落。且吞丹之後，這週身痛苦，忽然而愈。因望空拜謝。從此一意虔誠，記誦大悲神呪。（是有根行人）便覺暗室生光，以前那幾個惡少，遠遠看見，似以畏懼之狀。（筆致連環無微不至）雪姐心中甚喜，到夜分時，有那隣近婦女來邀他同去觀看道場，享受此馨香齋供。（此又是一等無奇不備）雪

姐口中不住持誦神呪。這些同行婦女，都覺幽室之中，忽生光彩。（子嘗聞大悲呪與白衣呪，凡虔誦不輟者，無不靈驗。顯着讀者不可以爲小說中語而忽之。）因問雪姐：「姑娘所誦是何經典，有此靈驗？」雪姐道：「此是觀音菩薩神呪，虔誠口誦，永無災厄。」衆婦女都要拜求傳授。雪姐道：「這是大善功德，你們若能虔誠拜誦，便可出此幽途，超生善果。」因向衆婦女逐句教道。衆婦女歡喜無量，自此雪姐却爲衆所欽敬，且不時受他們的供養，却也歡喜。（纔做得一侍弟子，便收了許多弟子，如何不歡喜？可見善人是樂得做的。）這一日正與衆婦女一處持誦，忽見衆人向西指：「劉公公回來了。」（緊接正文，筆勢不斷。）雪姐抬頭一看，見一位老者鬚髮蒼白，高巾闊服，曳杖而來，到得眼前，看見雪姐，便問道：「這位可是許家寡姑娘麼？」雪姐見問，到吃了一驚，應道：「正是不敢，請問公公可是劉老封君麼？」老者笑道：「我與你正是緊隣，且請到寓中敘話。」雪姐就跟着老者出來，卻就在自己隔壁幾間房屋，雖不宏壯，却也潔淨。家中原有一個老僕伺候，進到中堂，雪姐就下拜道：「念奴孤弱無依，幸得依傍公宅，望乞垂慈覆庇，庶不致爲匪人欺侮。」說着流下淚來。老者忙扶起道：「我昨日在慈雲庵中遇一仙姥，說起小姐始末，都已盡知，并說老夫流寓無幾，不日有三小兒到來搬取回里，小姐亦可再生，一同到寒家，說你與舅兒有婚姻之好，直待辛壬相交才了你終身大事。這是仙姥之言，日後必有下落。日前囑我看顧，但你是一個孤身女子，怕往來多有不便。」雪姐道：「公公若不嫌異鄉孤弱，情願拜爲義父，朝夕侍奉。」劉公大喜道：「如此甚好。」雪姐就請劉公端坐，重復恭恭敬敬拜了八拜。劉公受了四禮，從此卽爲父女相稱。雪姐亦將前日遇一仙姥到來指示的話說了一遍。劉公道：「如此說我在慈雲庵遇見的就是這位仙姥了。我與你同回之期不遠，且自靜待。」原來陰間與陽世一般，亦可雇覓僕婢伺候。當下劉公吩咐老僕雇一使女服侍小姐。這劉公只有三子，並無女兒。今朝雪姐爲女親愛過於所生，雪姐亦盡心孝敬，甚是相安。只是時時總想念生身之父，與他乾娘，暗自悲泣。因記仙姥之言，說與父親有重逢之日，與他外甥有姻緣之分，正不知在

於何時？諒仙聖之言，決無虛謬。想到此處，又不覺暗自歡喜。劉公又常與他說及自己家世，并寄寓此間的原委，因此雪姐盡知劉公家中一切備細。無事之時，便焚香誦呪，以消晨夕。這鄉近人家男婦，知劉公認雪姐做了女兒，都來喜稱賀，免不得也要設杯酬答。總與人世一般。這都不在話下。原來這劉公名芳，字德遠，祖貫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氏。年已望六，媽媽葉氏同庚，實德。生有三子，只因這年同次子的丈人陸公合夥前往山東販買繭，想不到沂水地方染患時疫而逝。陸公與他備辦衣衾棺木，原欲搬移回里，只因那時江浙一帶倭寇作亂，道路難行，因此只得將棺木暫瘞於北門義塚，插留標木爲記。又恐後人損壞，復於棺上留一磚塊，上勒吉水劉公之柩，以便識認。原俟置貨回里，通知劉家再回來搬柩。不料其時倭寇猖獗，江浙一帶道路梗塞，商旅不通。直挨至次年春間，回里，隨往報知劉家，將所置貨物除去棺衾等費，開單照收，分晰明白。原來這劉公未出門之先，一年長子劉雲字宇章，已領鄉薦，次年進京會試，又中了第三十六名進士，分發吏部學習觀政。到八月內選授山西平陽府曲沃縣知縣。正逢聖上誕生皇子覃恩，凡內外大小文武官員，俱得申請封誥。劉雲因在京爲父母援請了誥命，一面差人搬接家眷。那知劉公已歿（爲天下孝子傷心），雖不能受享於生前，亦得被榮於泉壤。以此地下俱稱他爲劉老封君。次子劉霖字潤蒼，是個誠敬之人，只經營生理，照料家務。三子劉電字漢昭，年方十九，生得堂堂一表，膽勇過人，慷慨仗義，卽於是年入了武學，掄鎗擊劍，技藝絕倫。（數語寫劉電又是一種筆法，我如見其人）俱在家奉母，惟劉電尙未婚娶。這年十月間，京差到來，請得誥命回來，合家歡喜。誰知到了次年二月間，陸公回家報此凶信，這劉孺人與兩子傷心悲痛，挂孝招魂，是不必說。劉電急欲往搬父柩，隨與二兄相商，措置盤費，伊邀陸公同往山東。不料陸公因路途辛苦，又爲倭寇作亂，受了驚恐，回家得病，日重一日。至五月中身故，以致耽延時日。劉電前已問明陸公知道瘞棺處所，外有標木，內有泐碑記認，遂不避炎暑，拜辭老母，只孀單身雇船，由水路順流而下，前往山東進發。不止一日，過了鄱陽湖出湖口，走長江，這日行船到了一個臨江



大村鎮，正待上岸買些食物，只見那市梢頭沙灘上有許多人圍繞在那裏，又聽得哭聲如雷（奇哉此何人也）劉電即叫停舟，上岸看時，只見衆人圍看一個年老婦人屍首，內有一人號啕痛哭。劉電近前看時，只見這人生得七尺以上身材，二十上下年紀，熊腰虎背，燕領豹頭，一貌堂堂，雖然布草衣冠，却是雞羣鶴立。劉電詳看此人，知是個豪傑。（殷勇狀貌，却從劉電眼中說出，此是行文順借之法。）又見他哭得傷慟，遂上前拱手相問（不得不問）正是：「天涯一面成知己，豈是悠悠行路心？」不知劉生所見端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前半絕妙一篇鬼文章，筆法縱橫，如奇峯怪石，從天際飛來。蘇公若使逢當世，應作朝朝說鬼人。後半寫劉公家世情節，是文章追敘之法，筆致簡潔，另是一種氣色，可見文人胸中無物不有。

## 第十一回 遇萍蹤英雄雙結義 報凶信郎舅兩傷心

却說當日劉電見那慟哭的青年狀貌非常，遂分開衆人問道：「老兄尊姓大名？這死者却是何人？如此悲慟！」那人見問，住了哭，看見劉電氣宇軒昂，丰神俊偉，便叉手說道：「在下姓殷名勇，家住荻浦，這是我老母，數日前同小妹渡江探親，未回，及至從親戚回來，竟不知去向，因此分頭招尋，不意遭此慘變，如今小妹尚無下落，諒來必無生理。」一邊說着，又大哭起來。劉電道：「可傷可傷！這也是天數難逃，如今幸得尋着令堂尊尸，急須買棺成殮，免得暴露，然後再去招尋令妹下落。」（極是要緊之事）殷勇道：「正是，只因去家尚遠，所帶盤費不多，只好權爲掩蓋，到家備辦棺衾，前來成殮，苦不能分身看守。」說畢，流淚不已。（情事逼真）劉電道：「且免傷悲，此事容易商量。且同到小舟少敘。」（胸中已有成見）因挽了殷勇的手（英雄識英雄，一見便十分親熱）同下船來。殷勇便問：「客長尊姓大名？家鄉何處？今欲何往？」劉電道：「小弟姓劉名電，字漢昭，祖籍江西吉水人氏，亦與老兄同病相憐，只因上年老父往山東貿易，病故在沂水地方，今特前往搬取靈柩。（寫二人事跡相

類，意氣相投，爲結義立案。所帶盤費雖不甚多，尙可少爲分贈，以助棺木之費。老兄幸勿嫌賤。」殷勇道：「且住，在下雖在客途，遭此慘變，去家不遠，尙可竭力措辦，卽不能分身看守母尸，尙可雇人自代。客長千里往返，正須多帶盤費，以備不敷，豈可分贈？我斷不敢領。」（亦是至情並無假意。）劉電道：「弟自有處，老兄不必代爲過慮。」因向包裹裏取出白銀十五兩（丈夫重意氣何用錢力爲）遞與殷勇道：「因在客途不過稍爲相助，幸勿見怪。」殷勇見他慷慨仗義，出於至誠，料他是個少年豪傑，不是尋常之輩，因不好推却，便接受道：「萍水相逢，極承高誼。（八字寫劉電今我亦感激不盡）當圖後報。今爲老母之事，敢不拜謝！」就倒身叩拜。劉電卽攙住道：「些微小事，何足掛齒！我看老兄堂堂一表，凜凜一軀，必非風塵久困之輩，不知現今作何事業？」（情義深急欲一問）殷勇道：「在孤身一窮漢耳，依旁叔父在西門京口橋做些小本經營，不過爲糊口之計。倘日後少有生機，定當闢報大德。」劉電道：「小事不勞注意，只是這小本經營，豈是吾兄安身之計？現今江浙兩省制憲，爲倭寇時常出沒海濱，肆行屠毒，沿海州郡多被劫掠，已經奏聞請招募勇壯，以備倭患，現今奉旨准行。（爲此一事便生出後來許多絕妙文章）老兄何不前往投充，以圖上進之階？」（寫劉電極愛殷勇，故有此深談，雖是寫劉電義氣，却兼表殷勇人品出色也。）殷勇在下道：「久有此意，只因老母在堂，不敢遠離，如今遭此變故，子然一身，歸去卽當稟明叔父，前往投充。」劉電執着殷勇的手道：「此正志士立功之秋，不可錯過機會！英雄得意語，壯士落魄感慨語，炎涼都有。」弟今日欲與老兄結爲異姓弟兄，日後甘苦相共，不知老兄意下若何？」（寫劉電深受殷勇似愁當面失却，故急欲結拜，拉住一手，不敢思之令人失笑。若宰相得能如此愛賢，便是第一賢宰相，此并寫出好劉電也。）殷勇道：「在下寒微，怎敢相攀？」（是血性語，不是謙虛）劉電道：「我輩結交豈肯落世俗套，一言爲定，生死不移，何必謙讓？」（人口頭語，不知何故我亦墮淚）殷勇道：「既蒙不棄，卽當從命。」劉電大喜（安得不喜）各敘年庚。劉電却長殷勇三月，合當稱兄，兩人就在船中對天八拜，各矢丹

誠「倘若負心，有如此日！」（抵過無數誓詞，所謂脫盡俗套，也想桃園結義時，亦是如此。）拜畢起來，殷勇復與劉電拜了四拜，劉電受了兩拜，當下即以兄弟相稱（遂心快意）便道：「賢弟，此時天色尚未晌午，可能速上岸備辦棺衾之事，倘有不敷，兄當一力完備。」（却好兄弟）因取一條單被，令殷勇將老母尸首蓋住。（是）愚兄在此看守。（何等情意，令人感激）今日且不開船，與吾弟相聚一宵，明日早行。殷勇應諾，即上岸到鎮市上來，原來此地是個臨江大鎮，水陸馬頭各色貨物俱備，殷勇就盡其所有，買了一口漆端正的現成棺木，并棉布衣裙，被褥首飾等物（周到）又買了一幅三牲等件到來，交與船家整治，又負了些蘆蓆竹杆，雇人搭了個小小棚廠，以蔽天日。（是）這些岸上人家，都知此事，見這過客如此仗義，也都前來相幫動作，不一時將棚廠搭就，把棺木抬入其中。殷勇即將母尸抱放棺蓋之上，又雇了兩個老婆子來將母尸濕衣盡行更換，整理頭髮，將手帕包好，先將棺內鋪墊完好，自將母尸抱入，止不住又放聲大哭了一場。然後蓋棺釘好，這沿江里許，却有一座古圓覺寺，旁邊空地甚多，這岸邊居住的人都道：「這寺旁空地多有棺木寄放，我們同去對住持說聲，就在那裏揀個高阜些的所在寄放，日後好來搬取。」（安頓棺木是要緊事，却出於衆人之口極妙肖也。）殷勇道：「多承列位指教。」因即同衆人來同住持說明，隨即將棺木抬往，揀了一塊高阜之地，下面用磚石攔起，然後把棺木放穩當，回到船上，取了三牲酒飯，并金銀紙錠到棺前祭奠，又不禁大哭一場。劉電亦同形拜奠畢，（殷母得英雄拜奠，亦當含笑！）焚化了冥鏹，然後拜謝了衆人，即將三牲送與衆人拿去。（完結衆人無筆不到）一同歸舟，已是傍晚時分。（可見已是大半日）劉電先叫船家買了酒肴在船，向殷勇道：「今日日本不當勸吾弟飲酒食肉，但大丈夫處世，須知反經從權，保重此身，以爲日後大用，倘有進步，自可光及九泉，不必抱此小節。今日吾弟兄幸聚，且共飲數杯，少解愁苦。」原來這日殷勇竟不曾吃得午飯，此時事畢，方覺腹中飢餓，便道：「兄長之情，生死感激，我亦感激，何況殷勇？」當下兩人對飲，各訴心胸，十分敬愛，直談到半夜後，纔各就寢，俱和衣而睡。殷

勇說道：「這江中近日多有歹人出沒，且聞有沿江盜賊之徒，暗通倭線，以此往來客商，甚是耽險。兄長本領，固然不懼，還須小心，隱防纔是。」劉電口中答應道：「是！」已覺酒多，便漸漸睡熟。這般勇因常在江湖上行走，諸事當心，翻來覆去，竟不敢睡着。看看挨至東方漸白，正值順風，船家起來，即欲開船。此時劉電已醒起來，對般勇道：「愚兄所言之事，賢弟急須進步，不可失此機會。倘有好音，務寄一信與我，以免天涯懸念。」因各說明居住。（此亦臨別常語，我讀之亦欲墮淚何也？）般勇道：「又囑哥哥孤身此去作客，於路千萬留心保重，我算計哥哥往返程途，不過兩月，便可搬取伯父靈柩回來，必由水路，弟至期當在儀徵口專候哥哥。」劉電道：「兄弟不必，你只去幹你的正務，倘有意料不及之事，可到吉水來相就。」（真好兄弟，不必有此事，不可無此語，不必全此小信，有誤大事。）因又交了十來兩銀子與般勇道：「此可與老母暫作一磚，檣，以免風雨之侵。」（情意交深，無微不至。）般勇含淚拜受。（劉電取出十來兩銀子，是隨手取出，不知多少，約莫是十來兩耳。般勇此時實無推辭之理，只有含淚受之而已，總是寫豪傑惟重義氣，不以錢財爲重也。）當下兩人洒淚而別。（丈夫有淚不輕彈，此何故洒淚？殊不知一是感激實深，一是五中不捨，是兩人不得不齊洒淚也。）且不說劉電挂帆前進，卻說般勇立在沙灘上，直望不見劉電的船隻，方纔轉步。（真有如此情況）心中自想：我何幸結識得這個英雄兄長，也不枉爲人在世，從此當努力自圖，以報知己。當日就在鎮上買了磚瓦石灰，雇匠人做了一個磚屋，又過了幾天，次日星飛回來，渡過對江，到荻浦報與許公得知。原來這許俊卿自從那日三人分頭招尋，只不知般勇去向，他郎舅兩人一連尋了數日，並無一些影響，無可如何。這許俊卿回到家中，孤單獨自，連學也不教了，只是哭不住聲，幾欲自尋死路。虧得緊鄰周大再三相勸道：「這事尚凶吉未定，還須往各處貼字尋訪，自有下落。若你先自輕生，日後尋了姑娘回來，豈不失誤？」（勸得有理）許俊卿聽了，纔息了此念。這金振玉亦恐姊丈獨居，若苦生出的別事來，因母子相商，將許俊卿接到家中同住。這金老婆婆想他外孫女兒亦晝夜啼哭不止。（真的

親戚)却不知殷勇已尋着他母親尸首的緣故。(緊接前文)這日殷勇急忙趕回荻浦來報信,却見家中大門鎖着,即問隣居方知往金家去了。因即渡江往金家來報。道日郎舅二人正在納悶。忽見殷勇回來,便問:「可有消息?」殷勇便將在某處尋着母尸,又怎的遇着劉兄助棺權厝的事,從頭說了一遍:「只不知妹子下落,看來定是多凶少吉了!」許俊卿聽說,捶胸大哭道:「這倒是我父女帶累你母親,遭此慘變了!」金振玉也懊恨不已。裏邊婆婆俱各悲傷。殷勇道:「大家且不必啼哭,我想妹子未必便死。」許公問道:「這是何緣故?」殷勇道:「如今只尋着我母親的尸首,不見妹子蹤跡,看來必是被歹人拐騙,將我母親謀害。(情事宛然被他一口道出,可見英雄定有見識)這是須在沿江兩縣,遞一報呈求官出差捕緝,總然不濟,倘日後事發,也有一個底案,可以報仇。」許公道:「你這話說得極是。」當下就做了兩張報呈,即交殷勇往六合上元兩縣投遞。恰都准了狀詞,出差捕緝。纔回來說與他郎舅二人知道。當時許公對殷勇說道:「不料你母親慘變我女兒,又無蹤跡,我已孤身,一向只有你自小相隨,就如親人一般,不可因你母親不在了,就不來覲我。」(傷心語讀之淚落)殷勇見話,甚是傷感道:「說那裏話,我自小賴你老人家撫養成成人,就是父母一般,自當終身奉養,豈敢負心。」金振玉就接口道:「我看你人材膽氣,必當發達,何不今日竟拜認了父子,也不斷了數十年的恩義!」許公道:「我已孤窮一老,雖久有此意,只恐他不肯。」殷勇便道:「我只恐你老人家嫌我粗鹵,若如此情願拜在膝下。」許公道:「但只是你父母只生你一人,又無兄弟,你的叔父也只得一子,又難過繼。如今你既肯認我爲父,得慰我目前晚景,也就好,却不必改姓,使你父母泉下不安。」殷勇應諾,當下就請許公上坐,口稱:「父親。」四雙八拜。許公却立受了十分欣慰。這是金婆婆媳俱在面前,殷勇一一拜過,即改口以外婆甥舅相稱,盡皆歡喜。金婆婆對許俊卿道:「你承繼了這個兒子,老來也有了靠旁,日後還要享他的厚福哩!」當下殷勇又說起劉勸他從戎的話,明日即要稟辭前往。許公道:「你有此人才膽量,豈可埋沒將來,若博得一官半職,也與先人爭

氣，不柱了今日一番父子之情。」當日金振玉就收拾了一桌酒席，一來是賀他父子之喜，二來就與殷勇餞行。此日大家都把愁腸暫放了。父子甥舅同席敘話了半夜纔睡。次日殷勇即拜辭了父親母舅，又進內拜辭了金母婆媳，他郎舅二人早已設湊了十數兩銀子，與他爲發裝之用。當時同送他到江邊搭船往京口去了。這邊兩縣准了狀詞，出差嚴緝，反賠了些差錢酒飯，究竟沒有下落，却成了一宗疑案。這許俊卿住在金家不及兩月，却值金振玉的堂叔必顯選授了江西南安府大庾縣知縣，家中只有一個十來歲的公子，要去赴任，一切無人料理，特來接姪子一家們同往，并請老姑爺到任所教兒子讀書，兼理書札等件。（安頓許公爲雪姐住在劉家之故）他郎舅二人因失女之後，合家愁悶，求籤問卜，四路尋訪，終無影響，已無計可施。今見叔父來接郎舅相商，不若趁此機會，一來好沿途尋訪女兒消息，二來免得在家納悶，因此大家備辦起程。金振玉家事託與他內姪朱英管理，許俊卿亦將自己房屋託與緊隣周老人居住管理，將可帶之物收拾以去，其餘粗細傢伙一概留下。兩家相隨，金必顯擇日起程，赴大庾縣上任去了。且說劉電自與殷勇別後，一路無話，兼程趕赴沂水縣來。這時正值七月中元時候，於路見家家祭掃，不禁觸目傷心，垂淚不已。（好筆）當日就在北關旅店住了，即與店主人家說知搬柩情由，煩他預覓了幾個村漢，各備鐵鋤，到明日往義塚處起柩。正是：「旅夜悲傷難入夢，異鄉飄泊爲何人。」（岑將躍躍欲出）不知明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我嘗思銀錢何物耶？吃不得，穿不得，而世人狠心相爭，以衣食俱從此出也。遂致有父母不齒，親戚畏懼，幾欲哭盡天下後世人，甚至少有施於人，便沾沾德色；少有求不遂，便恨恨不休；本不舍，却說的是慷慨話；本奸詐百出，却說的是正氣；坑人害人，總由此物。昔人有云：「由來世事金能語，說到人情劍欲鳴。」亦是痛恨此輩也。篇中寫劉電重視豪傑，輕視銀錢，何處復有此人，真欲令人想煞。寫殷勇筆筆從劉電有識殷勇眼中寫殷勇至十二分。

第十二回 金蘭誼拜兩姓先塋 兒女情許三椿後事

且不說劉電這邊僱覓人夫起柩之事，且說岑公子與母親安居蔣宅，甚是相得，不覺寒暑又更。有時却值七月，中元沂水風俗，到此時家家都要掃松祭祀。岑夫人因與蔣君說知，要往祖塋祭掃。蔣士奇道：「大姊不說，我已早爲預備。况我兩家墳塋相去不遠，明日中元之節，已吩咐備辦兩副祭禮，便可一同前往。」岑夫人又備了兩副祭禮，香燭冥資，俱預爲齊備。先一日，蔣士奇卽着家人前往打掃祠堂莊院，到十五日早晨，大家吃過了早飯，蔣老夫人與岑夫人同坐了一輛車子，帶着僕婦，蔣大娘子與小相公蘇小姐坐一輛車子，帶着了頭。蔣士奇與岑公子俱騎牲口，隨車而行。原來兩家墳塋相去不遠，離村不過十餘里之遙，順路先到了何氏墳塋。岑夫人們下了車子，認得是自己的祖塋，因對蔣言道：「怎不先到佳塋上去？」蔣士奇道：「我已備了總個一般。」岑夫人道：「是。」蔣士奇遂指着這何生的新塚道：「這裏我已着人添過幾回土了。」岑夫人止不住流淚道謝。因將祭品列在當中祭台上，點起香燭。岑公子隨着母親先拜奠過。因蔣老夫人要來行禮，岑夫人再三攙住，只行了個常禮。蔣士奇夫婦先後展拜。岑夫人母子俱在旁邊回拜。然後小相公表姊弟一同拜畢，焚化紙錢。岑夫人大哭了一場，隨將祭過桌席，收拾先抬往莊院裏去整治。大家一同上車，又往蔣氏墳塋裏來。一般祭奠，話休絮煩。到祭畢，一同步行往莊院裏來。却離墳塋不遠，就是一座祠堂，旁邊便是莊院，四圍是蔣家的田地，每到收割莊稼之時，蔣士奇就在莊院內居住照料。這莊院裏客廳書房內室花園，俱收拾得甚是幽雅，床帳廚灶等無不齊備。（不善讀者說，此處都用閒文，殊不知後面有許多用處，都要在此安頓，並非泛筆。）當時大家進了莊院，處處遊玩。蔣士奇吩咐廚下整理兩席，裏邊蔣老夫人婆媳蘇小姐陪岑夫人一席，外邊蔣士奇父子與岑

公子一席，又留下一整席作回盤祭祀。其餘散與家人佃戶同用。及上下用過午飯，收拾完畢。日色漸已過西。此時七月中旬，雖已立秋，尚在伏內。這日天氣十分炎熱，且喜莊院四圍俱有桑榆槐柳清陰交加，妙絕納涼所在。蔣士奇就要在莊院內住下。因吩咐整理車輛，送了兩眷們小相公回家。自己留岑公子同在莊院住下。當時吩咐家人燒湯澡後，看日色已將西墜，兩人又在花園中飲了一大壺涼酒，走到莊前四圍閒玩。但見蒼烟暮靄，鴉雀投林，牧唱樵歌，相和歸去（四句寫晚景如畫）。散步之間，東方早已湧出一輪皓月。此時微風習習，暑氣全消。蔣士奇與岑公子一邊閒話，信步而行。看見前面不遠，一座極茂盛的松林（如行圖畫中）就緩步到來，不覺已走了三四里路。到得林間，就依松靠石坐定。蔣士奇已微有醉意，便覺胸中有一個英雄之氣，勃不可遏。（從來英雄，每於酒後，露出圭角。）因對岑公子道：「大丈夫處世，也須要轟轟烈烈做一場事業，方不虛此一生！若依靠了先人遺下的這幾畝田園，雖死牖下，豈不是與草木同朽？我雖然中了這個武舉，年已望四，況如今重文輕武，那九邊將帥，不知費了多少汗血辛勤，當不得一毫閃失，便爲那科道言官文章論劾，把從前功業一筆都勾，還要回籍聽勘。若朝無內援，便至身家不保。因此我不思進步，又兼母老子幼，量也幹不出什麼事業，但不甘作此田舍翁終身耳（洒落英雄無數眼淚）。賢姪抱經濟學問，將來定要做一番驚天動地之事，不但與先人爭氣，在我輩亦有榮矣。日後得志，不可避棄了故人。」岑秀道：「老叔何出此言？小姪母子，若無老叔大人垂庇，便要流離道路，莫說小姪母子感銘五中，卽兩家先人亦感激於地下。只恐小姪非劣陋，不能仰副老叔的期望。倘邀福庇，得有寸進，生死不敢有忘大德。如今老叔正在強壯之年，叔祖母精神矍鑠，小弟兄氣宇不凡，老叔正可努力前程，豈可作此退閒之想？後年正是會試之期，老叔當圖進取，小姪至期，當耑聽佳捷。」蔣士奇道：「賢姪不知，如今分宜父子當國，又兼有鄧趙輩爲爪牙，是非顛倒，曲直不分。夏曾楊沈之流，徒濺碧壺，血真堪髮，必得一蓋世偉人，方能掃除奸佞，整頓朝綱，與普天下忠良吐此一口怨氣！」（是豪傑胸襟）岑秀道：「物極



則反，將來自然有肩當大任的人出來補天浴日（四字奇文）不過在遲早間耳！兩人說話之間，那一輪明月已飛上碧霄，照得大地如銀，流光若水（絕妙好詞隨手拈出，須知已是更深時候）二人又談論了半響，只覺身體有些困倦起來，慌忙間見一老蒼頭從樹林中出來（奇絕覺紙上便有鬼氣）上前道：「家主請兩位爺敘話。」蔣士奇道：「你家主人是誰住在何處？」老蒼頭道：「就在面前不遠，有要緊事相商，特着老奴奉邀，即請移步。」蔣士奇亦不復問，就與岑公子不知不覺，隨着這老蒼頭信步而往。約莫行了有一二里之遙，看見前面是一個大村落，樹林中微微有幾點燈光射出，進得村來，四下俱有房屋，茅簷草舍儘多。那蒼頭引着二人轉了兩個灣兒（一片鬼境界寫得幽遠荒僻）到了一座莊門，見門外立着一個老者，鬚髮蒼白，幅巾道袍，手執着一根竹杖，生得面目清奇。見蔣岑二人到來，遂迎上前道：「僻居蝸處，有屈高賢降臨，真是春生幽谷（一幽字畫出鬼室來）一面說話，就拱揖二人進門，到得草堂，見高燒銀燭（怪哉！非鬼火耶？還嘗見有女鬼請客一事，相訂不許動鉦鏡大器，至則燒燭滿堂，女客從簾內視唱，並無筵席，所餉戲者，不過湯園掛麵而已。及戲中偶鳴鉦一聲，不覺萬形俱滅，共在幽林叢葬之間，惟古塚纍纍，視東方將曙，衆驚駭一嘔所食，皆青泥蚯虱而已。今鬼封君請客，應不如是。）施禮坐下。蔣士奇便問：「老丈尊姓高名？住居咫尺，竟有失瞻拜！」老者道：「老夫姓劉，名芳字德遠，原籍江西吉水縣人氏，僑寓此地，已有年餘。今值此良夜，知二位頗饒清興，且抱負不凡，鄙人聞之，質深欽仰。老夫曾遇異人，少知玄理（非點石與仙姊耶？）知二位皆樑棟之材，必爲廊廟之用。老夫幽獨之質，不揣冒昧，敢預託葭莩之好，將來好看看高賢，作蒼生霖雨，則老朽亦叨光被多多矣。」蔣士奇拱手道：「未輩不過蓬茅下士，幸忝微名，安望騰達，承老丈過譽，實切慚愧！」老者道：「不然，邇來東南半壁，遭倭寇蹂躪，人民受其塗毒，將來正待高賢爲東南屏障，奠安百萬生靈，幸努力前進，勿生退步。老夫當拭目待之！」叔姪二人連稱「不敢。」蔣士奇因問：「老丈僑居此地，不知府上還有何人？」劉公道：「家中尚有老妻，長子劉雲，忝登兩榜，選授

晉省曲沃縣令，次子劉霖拙守家園，三子劉電，弱冠未婚，頗具膽略。明日見時，尙冀青盼。將來俱在二位高賢樹蔭之下，念老朽預期拜託，幸勿遐棄。因明日三小兒到來，搬取老夫旋里，南北迢遙，相逢難再，今屈高賢降臨，尙有三事奉託，未知肯俯諾否？」叔姪二人齊聲應道：「承老丈不棄，凡有見教，敢不竭力奉命。」劉公欠身道：「固知高賢千金一諾，與尋常行路之心，不啻霄壤。」因拱手道：「老朽寄寓此間，曾螟蛉一女，年將反笄，才德工容，頗稱全備。明日小兒前來搬取老夫，此女亦當同返。但道途差別，（是相隔陰陽）不得爲預託高賢，以釋疑惑。因目視岑公子對蔣公道：「百年之好，固已前定，但刻下未敢使言，因將來尙有他待，小女亦不宜預占此籌，有妨親疎之道。尙須待字數年，到姻緣會合之時，還祈台翁作一月老，不但成此百年之好，且成一千秋佳話也。」此是一事。」再知台翁有一令表姪女，年亦及笄，與老夫第三子當有夙緣，幸祈勿棄結此朱陳，則老朽與台翁又成至戚，更沐榮施。（此是二事）再者小兒到此，尙在迷途，務懇二位同相指示，庶不使他茫然無措。（此是三事）小女本當明日相見，將來總成姻眷，不妨先叫出來拜識尊顏，當下吩咐使女請小姐出來，不一時只見裏面兩個使女擁着一位未及笄的女郎，踽踽而出。（幻境耶？真現耶？使我讀此，亦不知是夢是醒）蔣士奇立起身來看時，果然好一位小姐，美麗輕盈，容光四射。（絕妙美人贊語）因說道：「不敢起動，只以常禮相見。」這岑公子却在蔣公後面定睛觀看，真是一個絕色佳人，他輕盈蓮步，走到下邊。劉公道：「且遵命只行常禮。」那女郎便望上深深福了四福。蔣公叔姪還了禮，便請尊便。那女郎復向岑公子迴眸一視，微哂而入。（攝魂勾魄，在此八字。覺此臨去秋波那一轉，更勝一層。）此時蔣士奇與岑秀恍惚惚，雖聽了劉公這一片言語，究竟茫然無着，因道：「老丈之言，自當從命，但恐有不到之處，幸勿見罪。」劉公道：「適纔都是老朽肺腑之言，且事有定緣，明日卽見，只望台翁重此然諾，勿虛老朽今夕之言。」（講了許多說話，終是牽枝帶葉，含糊糊，非青天白日對答可比。要知到此境界，似夢非夢之中，確有此種情況，正是作者格物之筆。）當下又叫老蒼頭移開桌

席擺出果餌數盤，清酒一壺。劉公執杯在手道：「塵土之物，不敢奉勸。此從淨土得來，聊敬一樽，庶不虛此良晤。」蔣公與岑公子謙讓就坐。劉公親自各奉一杯，然後自斟一杯相陪。二人飲之，覺芳香清冽，色味俱佳，與家醪迥異。（非湯糲掛麵可比一笑。）數杯之後，似覺微醺。蔣公遂與岑公子起身謝別。劉公道：「卑栖斗室，亦不敢久屈台光。」因扶杖送出門外，即將所執之杖，插於門旁。（好認色。）與蔣岑二人道：「此即老朽住處，以杖爲記。明日幸祈台駕過此，小兒到來即乞指示，小女千金重託，幸勿相訝。」蔣岑二人應諾，遂相揖而別。轉瞬之間，不見老者房屋村落，俱無，惟有幾株疏柳，一片荆榛，在星光月影之下，繪出一片迷離，是見鬼後景况。肌粟寒生，其相驚訝。蔣士奇道：「我們莫非是夢？」岑公子道：「分明與老叔在此，何曾是夢？」蔣公道：「審視依稀，認得此處是叢葬之所，且見塚旁有一枝野竹，因風飄動，因對岑公子道：「你看這一枝野竹，豈不是那老者所執之杖？」（絕妙指點）岑秀道：「果然大是奇事，難道我們竟然幽室中與鬼談坐了半夜不成？」蔣公道：「陰陽之原不足爲怪，人鬼自來有，只是這老者如此靈異，所說之事，再三囑託，必非無因。况他分明說是江西籍貫，僑寓在此，必定是客死於此，這是他埋葬之所，又說他三子劉電，明日到來搬他回籍，要我們與他指點處所，這是分分明明，的說話來，朝必有下落，我們明日必須到此看個動靜，方纔所飲酒，尙覺芳香滿口，難道地下也有此美醞？」岑公子道：「那老者說是從淨土得來，必非塵垢之物，可知我們且回到莊中，再作理會。」因此兩人又將此地識認了一回。蔣士奇恐有錯，又扳了一條大柳枝，插於地上，然後看着方向，取路回莊。此時已是參橫月落，夜色深沉，正走間，只見前面有人聲燈火，遠遠而來，却不知是何緣故。正是：「大抵乾坤皆夢幻，莫驚人事隔陰陽。」不知那來者又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是一篇奇妙新鮮文字，湯若士撰杜麗娘還魂奇傳，其前先有與柳生夢合一節，未免失真，安得如雪姐一番苦操磨煉出來，却勝麗娘行藏多矣。至劉封君相託之事，又是一種迷離恍惚氣象，曾記有鬼和尙

能嗅人之文章氣味，以辨優劣，若使嗅此當是一派鬼氣。前半寫蔣岑忠義激烈，直從血性流出。然非忠義人，不能道隻字。

## 第十三回

踐冥約三姓喜奇逢

返香魂千秋稱異事

却說蔣公與岑公子見面而有人聲燈火吆喝而來，蔣士奇道：「這一定是我找尋我們的了。」當下喝問了一聲，果是那些燈火隊裏回應了一聲，迎將上來。却是家人同佃戶等到三更，天氣不見主人回來，四下找尋不見，因此又叫了兩三個佃戶執着燈火提棒，大家商量只有這北郭是一條野路常有迷失之人，因此就從這裏找來。聽得吆喝之聲，恰好迎着因道：「夜靜更深怎麼大爺同大相公從這條僻路裏走來？」蔣公隨口答道：「貪看月色，信步到此，正要回來，却好你們碰到。」衆人道：「這條路荒僻得緊，若遇陰雨時，人就不敢行走。往往有見神見鬼，迷失道路的。」蔣公笑道：「這還是人膽小之故。」當下大家一同回莊，約有五六里遠，近到得莊中，吩咐家人取一大壺酒，并幾碟果品小菜，到書房中來，我與大相公再飲一杯，你們也取幾壺酒吃了好睡。不必伺候，家人取了酒果到書房擺下，然後大家各去飲酒安歇不題。蔣公與岑公子一邊飲酒，因說：「那老者形容言語，歷歷分明，那個女子，說是他螟蛉義子，意中已深，於你却又不肯言說，要待數年之後，囑我爲媒，方成百年之好，若果與賢姪有姻緣之分，則此女必當再世還魂，現今陰陽相隔，此話實不可解。怎麼又知道我有個表姪女與他第三子有姻緣之分？若說是假，言猶在耳，若說是真，尚無影響，究竟不知是真是幻？」（總是猜疑不敢全信）岑公子道：「且莫管是真是幻，我同老叔明日竟到那個所在去探看動靜，拚着一日功夫，或者果有其人到來搬柩，亦未可知。況看那老來容貌端方，言詞誠實，必非虛幻。且說他長子劉雲現在曲沃知縣，一發鑿鑿有據，明日一查，便知真假。又說那女郎明日必當相見，這是還魂無疑。（我知岑生所重在此所信亦在此）

若是果眞，倒是一件創古奇事。這老者雖然是鬼，如此靈異，却也不是尋常之鬼了！但所說老叔與小姪日後功名之事，在老叔固無可限，只於小姪却斷不敢作此妄想，此眞所謂聽說鬼話耳。」（却是自謙，其實自負）蔣公笑道：「不然，且到明日若果無影響，則此一事盡成夢中幻境。若果有下落，又何嘗不可憑信？」兩人說話之間，酒已用盡，此時夜氣清涼，遂各就寢。這岑公子因暗想那所見女郎，真是絕色佳人，若果能得此佳偶，也不枉爲在世，只可惜是鏡花水月，恐終是夢。（少年人豈有見美色而不好者，第恐無美色可好耳）想了一回，方纔睡着。且說這蔣士奇睡去，朦朦朧朧似夢非夢，見他父親攜杖而來，吩咐道：「那劉丈與我往來甚厚，對你所言並無虛謬。玉馨得配劉生，可稱佳偶，姻緣前定，無可改移，不可當面錯過，切記切記！」說畢，扶杖而去。蔣士奇正欲上前拉住父親問話，忽被地下一滑，跌了一交，醒來却是一夢，大自驚異。正欲起來說與岑公子得知，却見他睡熟，不好驚動。因想這事果然奇怪，父親所說，又與劉老之言相附，不料陰陽間隔，竟有如此靈異。（到此時自然該信，却還是恍惚之筆）因想玉馨姪女我原有此意，與岑公子結姻，現在一處未便開口，欲待其歸時議及。（未必不在岑公子意中，亦未必不在岑夫人意中，不料他却另有這段姻緣，幸我未曾出口，可見事皆前定，非人力可能。但不知這劉電是怎樣人物，（必然之想）諒明日必有下落。左思右想，不能成寐。到了交五鼓時，纔沉沉睡去。且不說二人安睡，却說那劉封君自送岑蔣二人去後，回身與雪姐道：「我已將汝兄妹兩人之事，盡託蔣公周旋，他是人中英傑，一諾千金，必不負我所託。况我日前又與他令尊相會，也曾諄託他了，事已萬安。那岑公子汝已見過，才貌雙全，日後功名顯達，眞堪與你爲配。况赤繩繫足，總然遠隔天涯，亦無變易。但遲早自有定數，難以相強，歸與汝母言之，靜待閨中，不必他議。明日汝三兄到來，正是你回陽之日，見你三兄，不須迴避，將我繼汝之事，一一與他說知，且有蔣岑二位約見，他無不信的。汝今可往己室等候，明日必當先發汝塚。」雪姐含淚道：「蒙恩父慈庇，真是白骨再生，只是從此陰陽間隔，不能再侍膝下，心實難捨。」劉公笑道：「汝他日恩榮濟

美之時，夫妻同至墓前澆奠一杯，爲父欣慰不淺。雪姐聽說垂淚叩別，尚依依不捨，忽聞鷄鳴屋屋，劉公催促再三，雪姐纔含淚而歸。從此父女二人，已是陰陽相隔。人問繼拜父女有如此情義否？再說蔣士奇與岑公子安睡書房，此時初秋天氣，日長夜短，及一覺醒來，天已大亮。叔姪一同起來，梳洗畢，蔣士奇道：「我昨夜又得一奇夢，正要與你說，因見你睡熟，不好驚動。」岑公子道：「不知老叔又得何奇夢？」蔣士奇道：「說來正奇怪。」因將先父夢中吩咐的話說了一遍：「你道奇也不奇？」岑公子道：「既叔祖如此顯靈，又與劉公所言符合，這件事使真實無疑了。今日小姪與老叔吃了早飯，即往彼處一探動靜，不可遲誤。」蔣士奇道：「天氣炎熱，何不先着人往彼處探看，倘有消息，即回來通報，然後我們再去如何？」（此非蔣公故重却是作者緩筆取勢）岑公子道：「老叔所說雖是若依小姪愚見，還是先去等候的爲是。若果有新人到來，便可與他指示，說明原委。」一來信我們果有此一段幽顯奇逢，二來也見我們這一番真實情義，况午前天氣尚不至十分酷熱，且好往樹林中乘涼歇息，老叔以爲何如？」岑公子意中却是爲雪姐着急安肯不去。蔣公大喜道：「不差，我們吃過早飯就去。只帶一個家人，攜一壺好茶解渴，倘有動靜，便可着他回來，叫人助力。」當下吩咐快些收拾早飯，并着預備一桌盛席，省得臨時備辦不及。敘話之間，飯已端正。叔姪用畢，隨帶了一個家人，攜了一壺泡茶，緩步向叢葬處來。尋到了昨夜所經之處，果見一株野竹在上下兩塚相旁之間，所插柳枝，亦在審視不差。但看兩塚相去不遠，却不知那一塚是劉公之塚，正在議論，見日色甚大，此處雖有幾株野樹，却不能遮陰。蔣公指道：「我們且到那邊樹林中去暫憩。」二人因同到林間席地而坐，吃茶閒話。看看等到巳牌時分，只見遠遠從南道上來了一行五七人，手中各荷鑿鋤等物，却向叢葬處而來。原來這叢葬處，周圍約有三十餘畝寬大（是備義葬）四圍墳塚疊疊，高低不一，却見那一行人正從這去處來。蔣士奇喜道：「這不是來了？」大家站起來觀看，只見那些人左盤右旋，周圍尋覓。他叔姪二人所憩樹林相離不遠，看得分明。蔣公對岑公子道：「你看那素衣冠的魁

梧少年一定是劉公之子。」岑公子道：「是他無疑，我們須上前相見，與他指引。」遂一同迎將上來，遠觀未盡，近觀分明。見這少年生得面如滿月，唇若塗硃，兩道修眉，若聚山川秀氣，一雙河目，似分秋水澄清，七尺上下身材，二十以來年紀，縞素衣巾，手執桿棒腰掛七星，聲音清越，氣宇軒昂。（劉電人品久從蔣岑眼中看出）蔣士奇暗喜，果然好一表人物。見他率領一行五六人，正到那裏各處審視。蔣士奇止不住上前拱手道：「尊駕莫非是吉水縣劉三兄來此搬取先尊靈柩的麼？」（此二十一字當作一氣讀出，真令劉電聞之驚怪。）那少年也正見二人來得有意，方欲動問，聽見叫出自己姓氏來歷，倒吃了一驚。連忙迎上前來深深打了一恭道：「尊台何以預知晚生姓氏來歷？」蔣士奇回了禮，便道：「此事說來話長，且又奇異，但此處非長談之所，且請完了正事，屈到敝莊慢慢相敘。」劉電看二人時一個英雄出衆，天表亭亭，一個瀟灑不凡，丰姿濯濯。（蔣岑人品又從劉電眼中看出此等文秀之句，真不可多得。）因又與岑公子對揖畢，便拱手請問：「二位上姓高名，稱呼名分先嚴之塚，想二位必知所在？」蔣公道：「弟姓蔣名英字士奇，就在此村居住。」又指岑公子道：「這是世姪姓岑名秀字玉峯，祖貫金陵，客遊於此。所說先尊的墳塚，我兩人昨夜方纔知道，故今日特地到此相候。果見尊駕到來。」劉電驚訝道：「這一發奇了！先父寄葬於此，也是兩個年頭，何以老丈昨夜纔知？怎麼又知晚生今日到來？更是奇怪，望乞明示！」蔣士奇道：「且慢，我與兄且到那裏觀看，還有個斟酌之處。」因攜着劉電一同到這野竹處來。蔣公指道：「此處便是，但這兩塚相連，却知不那一處是令先尊之塚？」劉電一發不知，因道：「去年老父同舍親陸公在貴鄉作客，老父因病而亡，舍親即將老父之柩寄葬於此，後來舍親回家，又爲倭寇所阻，耽遲道途，直到今春纔到舍下通知，原說外有木標爲記，內有磚塊勒名。晚生原欲挽舍親同來，不料舍親回家不久，亦得病而亡。因此晚生只得獨自前來搬柩，誰知竟尋不着木標形跡。今日得遇老丈岑兄，實出萬幸。但老丈既有所知，還祈老丈與岑兄斟酌的是。」（是遠來不知頭路語）蔣公與岑公子道：「總在這兩塚之間，却如

何分別？」岑公子道：「依小姪愚見，只怕昨夜所見女女郎，莫非也是此處。如今不妨將兩塚俱發，即有差訛，則此處俱依無主之塚，有何妨礙？」蔣公笑道：「此言甚善。」因對劉電道：「此竹與下塚較近，且土色又比上塚更新（正是雪姐新幽處）先先尊癢此不久諒必就是此塚，且試發不妨。」劉電又聽得岑秀說出甚麼「所見女郎」真是摸頭不着，此時亦無可如何，只得叫這些個雇來的土工一齊動手，先將下塚起發。不到四尺來深，早見棺木，遂將四圍黃土掀開，見棺木尚鮮明完好。劉電四下尋覓，並無勒名磚塊，心下懷疑着急。因向蔣公道：「從前舍親原說有標木石磚爲記，今既無標木，又無石磚，難以憑信，却當如何？」蔣士奇未及回答，這些土工內有兩個有年紀的道：「這個義塚地內，常有他親人到來啓棺，只要認得方向，就沒有了記認，便依着方向亂掘起來。上春頭也是一個外路客人，到這裏也起他叔子的棺材，起了五六塚，纔得起着。這起勸了的，仍然與他掩蓋好，做個羹飯燒些紙錢，就無妨了。」（既有土工同來，不可無此陪筆。）蔣公道：「如此說且將此棺與他掩蓋那上面的塚，必是無疑了。」（又縱一筆，要知還魂再世，是一絕無僅有之事，若直筆寫出，豈是妙手文章。）衆人正欲掀土掩蓋，只聽得棺內呻吟之聲，叫道：「你們不須掩蓋，快些開了棺木，放我出來。」（奇人奇事，有此奇筆寫出）衆人聽見，驚得個個縮頭吐舌，滿身毛孔都直豎起來。那岑公子不禁笑逐顏開，便對蔣公道：「老叔這是所見女郎無疑了！快些開棺，便見分曉。」劉電不知其中緣故，只是作聲不得。蔣公笑道：「這棺中却是令妹再生，不必驚怪。開了此棺，令先尊之棺自見。」（作怪煞，此時劉電如墮雲霧中，真是茫自無措。）當即吩咐衆人：「你們可將這棺木四圍輕輕撬開，不可大驚小怪！」劉電聽說，愈增驚愕。這衆人見蔣公說話有因，都懷着好奇喜異的心腸，且要看這棺裏面的光景，都道總然是個活鬼。青天白日，有許多人，怕他做甚，遂一齊動手（寫衆人是衆人的心口）將棺蓋起出，掀起蓋來，却見裏邊一女女郎側身而臥，面色如生。轉瞬之間，已掉過身來，慢慢坐起。秋波開視，看見蔣公，便開口道：「昨宵已拜識尊顏。」又看劉電道：「這必是劉家三哥了。」當時



劉電與衆人俱大爲駭異。惟蔣公與岑公子歡喜無已。因對劉電道：「三兄不須驚訝，此事一言難盡，少刻便知。」隨即吩咐同來家人，即速回莊備兩輛太平車來應用，又吩咐如此如此，不可有誤。家人答應，如飛而去。正是：「莫驚千里成奇遇，須信三生有定緣。」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夏夏乎陳言之務去，文公所以起八代之衰，可見作文皆忌陳腐，篇中諸語，寫來極其新穎，如未經人道者，真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看他發塚之時，生出許多議論，開棺之際，盡出衆人情形，總不肯作一直筆，筆筆頓住，筆筆轉換，讀此奇文，當滿飲一大白。

#### 第十四回 回陽世義妹勝同胞 遇異鄉賢東成至戚

却說蔣士奇當下吩咐家人，即速回莊備太平車兩輛，一輛內鋪墊坐褥涼蓆，即着一莊家婦女到來陪侍小姐；一輛搬劉公靈柩，家人答應去了。因對衆人道：「你們不須驚怪，這再世還魂的事，從古甚多，不足爲奇。」此時雪姐已慢慢扶出柩來，先與蔣公道：「此處不敢爲禮，且到叔叔府上再爲叩謝。」又對劉電道：「三哥不必驚訝，小妹代兄侍奉父親，陰間陽世，總是一般父親，盼望三哥，已知今日必到，再世相逢，亦是定數。這上邊就是父親墳塚，便可速起，其中緣故，三哥只請同蔣叔叔與岑公子便知。」劉電見事出非常，又茫然不解，只得漫爲答應。蔣士奇已吩咐土工將上塚起發，不到四尺餘深，便見一具漆棺，掀開旁土，果見頭邊有一塊方磚，淨土看時，上湧「吉水劉公之柩」六字。劉電此時驚喜交集，喜者已得父親棺木，驚者不知道女郎還魂來歷，又見蔣公與岑生十分歡喜，料其中必有原委。因向雪姐道：「小姐稱我爲兄，諒必有故。」雪姐道：「小妹在地下侍奉父親，一如人世，即三哥家事，我已悉知，豈得無故？」劉電聽了復問蔣公道：「老丈既知其詳，請先言大概。」劉電此時真是急得沒設法處。蔣公道：「不必性急，待到敝莊慢慢再敘。」此時已將棺木起出土來，劉電不

禁撫棺大慟。將公再三勸止。劉電見棺木時，却還堅固，尚無傷損。此時衆人七張八嘴的道：「我們只耳聞說古來有還魂的事，那得眼兒不想今日竟眼見這樣的奇事！正是千載難逢！」又說：「這個姑娘且是生得齊整，日後只怕還要享大福哩！我們聽得當初有個甚麼杜麗娘還魂的故事，想來也與今日一般。」大家互相談論不已。（此段說評，確是鄉間愚人嘈雜口氣，却不可少。）劉電又細看這女郎口中，有影毫無所異，且舉止幽閑，容質端麗，聲音嬌朗，話語有源，諒無怪異；只不知是何來歷。當下日色正午，頗覺炎熱。蔣士奇正欲讓雪姐、劉電同往樹林中少息，却遠遠見二輛車子，如飛而來。蔣士奇對劉電道：「此去小莊不遠，屈到那裏慢慢再敘。」因向這幾個土工道：「你們工錢可到我莊上去取。」劉電道：「他們六人已言定每人工錢三百，昨已給發過一千，尚該找錢八百，叫他們同我到下處去取便了。」蔣公道：「不必尊寓，諒在北園旅店，想隻身到此來，必多帶行李。只要說知這家姓名，即叫小价前往搬取，必無疎失，不必兄台自往，我們便可同往小莊敘話。」又對衆土工道：「這具空棺尚無傷損，你們辛苦一場，即與了你們拿去變價均分。內中衾褥等物，一并相送，該找工錢八百，即到我莊上去取。」衆人聽說甚喜，都道：「費得這半日工夫，各人到賺了數百文錢鈔，這口棺木極少也賣他五、七兩銀子，均分。」大家歡喜。蔣公吩咐即將劉公靈柩擡在一輛車上安放停穩，又叫這莊戶婦人扶小姐上車，吩咐同靈車慢慢而行，不許顛動。劉電見蔣公爲人豪達，作事敏捷，十分欽敬感佩，且急欲問知緣故，無暇到寓，因道：「承老丈高誼，敬當從命，但恐靈柩無處安放。」蔣公道：「已有措置，不勞費心。」劉電因說知店家姓名，并交出鎖房鑰匙，這些微行李俱在客房一宿房金，所該無幾，并衆工人的找頭錢，下處俱有，即煩算价到彼給錢，他們衆人不必同往貴莊了。」蔣士奇道：「甚好。」當下這些土工就將原帶來的繩索把空棺網好，四個人攙着，跟隨蔣宅家人回到北園，搬取劉生行李，找錢來了。（車輛靈柩土工家人都去了。）蔣公與岑生相邀，劉電一同步行往莊上來。（蔣岑劉三人也去了，方纔義塚地上聚集多人，大驚小怪，一場熱鬧，此時只剩兩個空

穴幾堆黃土而已。到得莊前，見婦女們已扶雪姐下了車，一同入莊裏去了。靈車在莊前停着，蔣士奇吩咐莊戶們在祠堂東房內設放兩條大板櫈，將靈柩抬在居中，又吩咐家人叫婦女們先與小姐飲姜湯開胃。當下劉電先在莊前倒身拜謝，蔣公扶起與岑公子相讓同進莊來。到了廳上，劉電重復與蔣公行禮。禮畢，因向蔣公道：「晚生到此實是茫然，若無老丈與岑兄指引，竟至束手無策。敢問老丈何以預知其詳，乞即見教。」蔣士奇笑道：「姻緣姻緣，事非偶然。此事說來，却是一樁創古罕聞的奇事。昨日因中元掃墓，即同岑賢姪住此納涼。晚間閒去郊原，貪看月色，到一茂林中少坐，忽見一蒼頭出來，傳說主人相邀敘話。我二人却不知不覺，隨着前往。到了一個所在，茅村屋宇宛然，見一蒼顏老者，年約六旬，狀貌清奇，長髯蒼白，邀入一室，燒燭敘話。也與人世無異。及動問姓氏，云：「是江西吉水人氏，姓劉名芳字德遠，僑寓於此，已有年餘，並道及二位令兄名字，因說尊駕明日到來，搬取回里，恐不認識住居，託為指引，并呼令妹出見，說是過繼之女，明日亦當同歸，恐道路差別，預為相託，照料。」此語聽時未解其意，今日想來，應着令妹回生幽明異路之說了。并另有商託之事，却一半明白，一半含糊。（此是岑劉二人姻事，一是即成，一是有待。）彼時我二人竟不覺有陰陽之隔，又承留飲美酒，可見地下風光不減人世，及相送出門時，將手中竹杖植於門旁，說：「以此為記。」轉眼之間，我二人却在星光月露之下，人跡房屋俱無，恍惚若夢。審視其處，却是叢葬之所。那所植之杖，便是那枝野竹。及回到莊來，已是三鼓時分。因此不敢負約，今早即到彼處相候。果遇三兄到來，所言一一相符，豈非創古奇聞，一大快事！」劉電聽說這番情節，神情飛越，大為悲感，道：「老丈為先嚴所敬仰，不以陰陽之隔，諄諄重託，此親親之誼，更加百倍。我與岑兄同輩，若不嫌鄙劣，從此敬當以叔姪相稱。老叔想不見棄。」（寫劉電一隻識英雄俊眼，急欲親近蔣岑，恐少遲便當面錯過，今得與蔣公成了叔姪，則岑生便居然兄弟，此與殷勇結拜是同一一般親賢若渴心胸。）蔣公道：「只恐不當。」（蔣公相愛之心已十分知足。）正敘間，雪姐却從後面梳洗畢，出到廳前來向蔣公拜謝，又謝過岑

公子，然後與劉電以兄妹之禮相見。蔣士奇正要動問地下緣由，即讓坐於側，電下首。雪姐檢柩道：「自分幽埋塵土，不料重觀天光，此皆老大人恩及九泉，老父感激不盡。從此存歿均感，戴德不朽。」蔣士奇道：「此皆令尊公靈顯，因以成事，何德之有？請問小姐家居姓氏，當時如何埋玉在此？」雪姐垂淚道：「此事言之傷心。」因將住居姓氏，并如何隨父往外家拜壽，如何同乾娘回家，如何遭船戶用迷藥將乾娘謀害，如何勾連媒婆賣至曹府，如何哄騙上船赴任，如何至起岸時吐露真情，如何被惡婦得知毒施捶楚，如何至此處旅店中捐軀自盡，又如何至地下爲匪鬼欺凌，如何得遇仙姥指點授藥，保全身體，并教相投老父，因蒙父親不棄，收留爲女，朝夕侍奉，并將家中母親與二位兄嫂一一與我說知。父親在地下已受了字章大哥誥命之榮，因此衆皆欽敬，都稱爲劉老封君。預知三哥今日到來，搬取恐無處尋覓，故昨宵相邀老叔與岑公子拜託指示，還有拜託之事，老叔盡知，不須再說。」把這前後緣由細細說了一遍。大家方知有這許多緣故在內，共相驚歎不已。劉電道：「如此說，真是我義妹了！且請問妹子的乾娘是何姓氏？」雪姐道：「姓殷娘，家林氏。」劉電驚喜道：「這乾娘的兒子，可叫殷勇麼？」雪姐驚問道：「正是三哥如何得知？」劉電道：「這又是一樁奇事。」蔣公道：「却是爲何？」劉電道：「小姪因搬柩前來，沿江順流而下，這日到了一個臨江大鎮，遇見一人，姓殷名勇，說他母親同一小妹探親不回，分頭尋找，却在彼處尋着母尸，號天大慟。那時小姪上岸問知緣由，却與妹子所說一般。小姪見他路途莫措，遂分贈棺寶權厝江東，我看他儀表非俗，即與他結爲異姓骨肉。如此說，這死者是義妹乾娘無疑了。」又是一段敘述，三段都是大起大落之筆。雪姐聽了，傷心墮淚道：「我乾娘果被賊人害了性命，此仇何日得報？家中生父又不知爲我如何痛苦。」到此處不禁放聲大哭起來。劉電勸道：「這是大數，妹子且免傷悲。即如今日妹子死而復生，也是定數，豈人力可爲？明日愚兄順道送妹子回南，便可與老伯相會。這兇徒既有姓氏來歷，便可稟官拿獲，以報此仇。」蔣公道：「此乃小事，不幸之中大幸，且免傷悲。」雪姐拭淚道：「三哥所遇的殷勇，

正是我乾娘的親子，自幼我父親因無子息，原欲過繼他承祧宗祀。只因乾娘現在，稱呼不便，因此未曾舉行。小妹自小與他兄妹相稱，爲人極善，最重義氣，慣抱不平。父親見家計淡薄，回叫他在叔父處習學生理，不想又遇見三哥，結爲兄弟，實是難得。只可憐我乾娘反爲我累他死得好苦！說畢，悲泣不勝。劉電道：「般家兄弟，堂堂一表，膽勇過人，愚兄再四勸他投充武勇，從戎効力，他已允從，將來必然發達，未可限量。」大家敘話間，家人已將劉電行李搬到，除去找給房錢工值之外，所餘之物，點視不差。劉電道：「却是有勞，再當相謝。」家人又稟道：「如今北關上都知道有這件奇事，明朝只怕有許外婦女們要來看小姐哩。」蔣公道：「這原是一件奇事，婦女們來看，有何妨？」此時日已正午，家人稟道：「飯已完備。」蔣公道：「今日已預備粗飯一桌，先與尊公權爲祭奠，然後同享祭餘。」劉電不勝感激道：「老叔雲天高誼，存歿均沾。」蔣公道：「小事何煩掛齒。」當即吩咐家人主尸，將祭桌抬往劉公柩前擺供端正，點上香燭，一同前往祠堂。先是蔣公與岑公子上下肩，一同拜奠。劉電兄妹在旁涕泣叩謝，然後兄妹拜奠畢，不禁痛哭了一場，焚化冥資。劉電遂與雲姐另拈一炷，同到蔣公祠堂中來吊拜。蔣公阻之不住，爲陪他兄妹行禮畢，然後一同到莊上來。蔣士奇對劉電道：「令尊棺木雖無傷損，但水陸長途常須搬動，倘於路有失，反爲不美。依愚見，竟在這裏用堅固木料，做一只薄外柩，則途中便萬無一失。」劉電道：「老叔所見極是，只是又要累老叔費心。」蔣公道：「這却不費甚事。」當下雲姐自有婦女接到裏邊陪侍，這外面客位，安放桌席，讓劉電在左，岑秀對面，蔣公主位相陪。家人斟上酒來，劉電舉杯謝道：「天涯萍跡，幸得遇老叔如此周備，卽骨肉至親，亦不過如此。不知他日何以爲報。」蔣公道：「論今日之事，果是一段奇聞，千秋佳話，將來與二位老賢姪親親之誼，正未有艾。今日幸聚，大事已完，夜須寬飲一杯，以解道途勞苦。明日屈到舍下安息幾時，正好細談衷曲，且尙有正事相商。」劉電道：「小姪因搬父柩，星夜前來，老母在家，日夜懸望，因不敢久停，今蒙老叔如此恩誼，小姪亦不忍遽別，只是明日先要懇煩老叔覓一作柩材料，并懇老叔

即僱匠人一做。蔣士奇道：「此事甚奇，材料現有，明日即可動工。老姪總欲急歸，亦須屈留十天半月，一來尚有相商事情（總爲親事一節）二來亦可少盡地主情誼。」劉電道：「明日自當同小妹登堂拜謝，請問尊府還有甚人離此多遠？」蔣公道：「不過十餘里地面，舍下還有老母拙婦，一個小兒，尚在幼齡。」又問：「岑兄府居金陵，在城在鄉？」幾時到此？」岑公子亦將住居并同老母避仇到此緣由說了一遍。劉電道：「原來老伯母也在此間，明日一併跪拜。」大家一邊敘話，飲酒，彼此情意相投，各帶微醺，飯畢，蔣公即邀到花園內一坐亭子上納涼。這亭側山石玲瓏，四圍叢篁交翠，忽作閒筆寫景，此書慣擅此長，然實非寫景，乃寫主人之情也。大家倚欄坐下，家人送茶來吃過。劉電對岑秀道：「弟從江南一路來，聞人說那侯巡按狼戾自用，聲名甚是不好，但明歲鄉場，兄亦當回南應試。」岑秀道：「正是，只爲此人未去，尙在躊躇未定。」劉電道：「此是進取之階，豈可錯過？總然此人爲仇，但亦不能禁止入場之事。」登黃榜，他其奈我何？」蔣公道：「我也正如此勸他。」因問劉電道：「老賢姪青春多少？」英偉卓立，將來必當大任。」劉電道：「小姪年纔十九，雖僥倖武學，技藝荒疎，正要求老叔指教。」蔣公笑道：「功名之念，頗不置懷，但見獵心喜，閒時不過借此消遣，改日正要看賢姪妙技。」因問：「字章令兄，此時諒已丁艱回里了？」劉電道：「小姪出門時，本地文書已是早發，况得信後，卽先揣差前去計開，諒已早到。但知縣衙門錢穀交代，恐一時不能動身，正不知歸與未歸。」此時三人各敘家常，談文論武，聲聲不倦。岑秀看劉電胸襟磊落，是個英雄豪俠，劉電見岑秀言論恢宏，是個俊逸儒流，二人交相敬羨。蔣公見他們情投意合，氣誼甚殷，因道：「我看二位賢姪，青年卓犖，一文一武，將來萬里雲程不可限量，予何幸得此你們，既如此敬意，亦不必效世俗常情，只要肝膽相照，從此竟結爲兄弟，何如？」兩人一齊起身拱手道：「老叔大人，卽是主盟，日後倘有負心，卽如此日！」當下敘齒，劉電長岑秀一年，應當爲兄，自此二人卽以兄弟相稱，加倍敬愛。蔣公大喜，猶如取了得意門生一般。復命取酒在竹亭小酌，此時日已沉西，月光早上，三人暢敘直到夜深人靜，纔

回房安息。蔣士奇當下吩咐家人，明日一早如此如此，不可有誤。正是：「今番幸會，增添無限情懷；他日重逢，做出許多事業。」不知蔣公吩咐家人是何說話，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敘起塚返魂，一則人多口衆，心口不一，最難落筆。如蔣岑、劉三人各有心事，蔣公是要看劉電人物，岑秀是注意在雪姐再生，劉電只是要尋得父柩，及至雪姐還魂，蔣岑與雪姐心下各自明白，惟劉電茫然不知頭緒，寫得衆人情景宛然，真是作家高手。及到莊上三番敘述，各極其妙。蔣公一段妙在詳細，雪姐一段妙在悲婉，劉生一段妙在直截，如玉積薪德，婦姑奕棋，着着分明，着着模糊，筆意參差，文心錯落，非尋常小說所得窺其籀籀。蔣公對岑劉道：「不以效世俗常情。」真是豪傑語。父子慈子孝，兄弟恭夫，婦相和，朋友相信，此常情也。言清行濁，口是心非，皆世俗常情也。而拘於世俗，則不可。蔣公以此規戒，真英雄真豪傑，那得不令人嚴敬。

## 第十五回

試鐵弓叔姪顯英雄

解玉環劉蘇結秦晉

却說蔣士奇叫家人吩咐道：「你明日五鼓，即騎牲口回去，先稟知老太太，隨即將轎車備好，着大丫頭到來，好陪侍小姐回去，可多取幾件衣飾來，與小姐更換。並着廚下明日備兩桌酒席伺候，再多備一牲口來騎坐，不可有誤。」（前云如此如此，却逐件吩咐明白）家人答應，自去理會。又吩咐佃戶將所存木樁木一株，明早須即去叫匠人來解開作橛，因對劉電道：「此木性堅質輕，便於道路，但用漆恐不能即乾，只可權用桐油灰補到府後再爲整理。」劉電稱謝不盡。此時已覺夜涼露重，家人收拾杯盤，三人就在花園竹月軒安寢。雪姐自有莊婦相陪在內室安歇，一宿無話。次日叔姪們早起盥洗畢，同去前廳見兩個匠人來到鑿板。蔣公吩咐依着櫃木式樣，做一外槲，有二寸淨板，板好，須留着正頭，做成抽替縫道，將槲木推入，然後合筍。匠人道：「這不須吩咐。」

我們知道。」劉電見蔣公如此用心，感激無已。當日纔吃過早飯，家中已將車馬備到。那大丫頭碧蓮聽得說這還魂的事，巴不得要先來一看，下了車，捧着個衣包，急急忙忙到後邊來，見了雪姐稱贊道：「好個齊整女子！只說我家蘇姑娘齊整，原來還有一般齊整如他的！」（只言雪姐比玉馨齊整而且玉馨之齊整目見）因對雪姐道：「恭喜姑娘，就起家奶奶大娘娘先叫上福姑娘說趁上半日早涼，請姑娘就起身。」把帶來的衣包打開道：「請姑娘揀稱體的更換了。」又動手與雪姐將幾件首飾插戴好了。雪姐道：「有勞。」因問：「你家奶奶今年多大年紀了？」碧蓮道：「我記得老奶奶大前年做六十歲，如今想是六十三歲了。還有個大娘娘與大爺是同年，有三十八九歲了。還有個蘇姑娘是大爺的表姪女兒，同姑娘倒像姐妹一般的齊整。」極贊玉馨又是極愛雪姐活畫出一快嘴的丫頭。如今還有一位岑夫人是去年來的，說是老奶奶的乾女兒。」雪姐笑道：「只問得一位老奶奶，他偏把一家人都說出來安得不笑？」還有何人？」碧蓮道：「還有一個八九歲的小相公兒。」當下雪姐更換了衣服，當不得這丫頭催促得緊，因謝別了莊戶家婦女，碧蓮扶着雪姐，婦女們一同送出廳來。蔣公道：「小姐請上車，先走一步，我們隨後回來。」雪姐道：「到了府上，再叩謝老叔。」當時婦女們攙扶着雪姐，同丫頭上了車先走。這裏蔣公吩咐管莊家人監看木匠造櫛，後日我們同來觀看該多少工錢，就給發與他，一做完就去叫油漆匠來灰補。又對匠人道：「只要用心做得好，格外有酒資相謝。」匠人道：「不消大爺費心，包管如意。」蔣公料理畢，就與劉岑弟兄一同騎牲口回來。沿路見男婦們往來絡繹，有在那車上看過了雪姐，就轉來的，也有不曾看見，跟着往村裏來的。原來這件事不但尚義村閩動，即鄉間婦女，來看看者紛紛不斷，只等雪姐車子一到，這些婦女們便揭起車簾，擠擁觀看。及雪姐下了車，早有內眷出來相接。那些遠近婦女們，也一齊擁進來觀看，如何攔擋得住，都道：「好個標緻姑娘！」（此時雪姐真是被人看煞）雪姐到了後堂，先與蔣老夫人拜見過，又拜見了岑夫人蔣大娘子，又與蘇小姐表姊弟見過了禮，同衆婦女萬福了，大家相讓



坐下（此時恐沒有這許多椅子定然都有立着看的了）蔣老夫人就問：「姑娘今年十幾歲了？」雪姐道：「今年十六歲了。」此時大家都要問雪姐的始末根由，并地下的光景，還魂的情節。雪姐因見人多，只好將大概對答。這時來看的婦女一隊去了一隊進來，七張八嘴，問長道短，沒一個不稱讚嘆息。都道：「真是一件稀奇罕有的事！」外邊蔣公與劉岑弟兄早已到家，劉電重與蔣公叩謝。當下原要進內堂來拜見，因為這些婦女們打攪不了，隊進隊出，幾乎把客位都擠滿，因此大家只得在前書房暫待。被他們整整噪了半日，纔漸漸散去。已是晌午時分了。（可是這半日熱鬧不開，只老夫人問得一句年紀，下面就七張八嘴的問話，豈能一一對答，只可略言大概。當時情事，宛然非妙筆不夠寫出。）蔣士奇因先進內堂來把劉公冥中相託之事，并劉公子起樞雪姐再生幾段情節一一稟知老母。老婆婆道：「這是千載奇逢之事，既然是他令尊顯靈相託，必然與玉兒是前定姻緣，自當應許。只不知這劉相公人品如何？」蔣士奇道：「一表非凡，如今已與兒叔姪相稱，又與岑家大姪結爲兄弟，便都是子姪輩，少刻進來拜見，大家都不須迴避。」說畢，就起身出來。雪姐還要拜謝蔣公老婆婆道：「已經見過，再不消了。」當下蔣士奇纔出外面，劉電就要進來拜見。岑公子隨相陪一同進來，到了內堂，那時只有蘇小姐要避去，原來雪姐有意正要使他二人一見，就一把拉住道：「這是我三哥，姊姊見見不妨。」蔣士奇便對老母道：「這是劉家三公子與岑家大姪同輩，都是親誼，見禮不妨。」老夫人道：「如此說，只行常禮罷。」劉電不肯，叫岑公子扶住了，倒身拜了四拜。蔣士奇攙起因對岑夫人道：「大姊與弟婦竟一同見了禮罷。」因此劉電口稱伯母，嬌娘望上總拜了四拜。岑夫人與蔣大娘子俱受了兩禮。然後與蘇小姐表姊弟二人深深四指行畢禮。劉電對老夫人道：「再小姪兄妹們接老叔大德，垂庇，又在府上吵擾，不但舉家戴德，即先人亦當於地下感激不淺。」老婆婆道：「將來就是親戚，凡有簡慢之處，不要見怪。」劉電連稱不敢。一面遂告辭出來。這老太太見劉電人品軒昂，心下甚喜。時已過午，酒早已齊備，裏面內眷們陪了雪姐同坐一席，外邊讓劉電坐了。

客位，岑秀對席，小相公即坐在岑二公子肩下。蔣公主位相陪，正是酒逢知己，話不嫌煩，大家直飲到日色將西，方纔散席。就回到內書房來散坐。劉電見四壁琳琅，圖書滿架，陪襯鐵胎弓，見得不是糾糾一派。果是世家體統，又見架上有良弓數張，內有一張描金細畫的鐵胎弓，上着虎筋弦，未曾解放。劉電道：「這弓自然是老叔常開的了？」蔣十奇恐劉電力不能勝，故意道：「功夫久荒，難以開動。」劉電因問：「不知有多少力？」蔣公道：「約有八九石力！」劉電終是少年豪氣，卽道：「老叔既有此弓，豈有不能開動之理？」隨將弓取下道：「小姪八石之弓，也曾試過，恐此不止八石，若試不開，老叔莫笑。」蔣公道：「賢姪且試一試。」當下劉電將弓弦兜住，略扯了一扯，然後使出那三尖六靠的身法，兩臂連力，將弓扯得如滿月一般。蔣十奇大喜道：「不知賢姪有如此神力，可敬可敬。」劉電將弓雙手送與蔣公道：「小姪粗疎，還求老叔指教。」蔣十奇接過弓來道：「賢姪功夫已到，何必過謙？」便也把弓扯了個滿。劉電亦深深佩服。蔣公對劉電道：「尚有一張硬弓，比此更多幾力，已拿去修整，明日取來再請一試。」岑公子接口道：「三哥神力，非老叔則無雙矣。」因對蔣公道：「婚姻一事，必須岑秀起意，似預先關會者。」老叔何不把這件正事，與三哥說明了？」劉電急問：「何事？」蔣公道：「此事本欲煩岑賢姪轉致，今既提起，亦不妨面言。方纔賢姪進內所見與令妹並肩的，係表姪女，本姓蘇氏，年纔十八，自小在老母身邊撫養成，人論其德容與令妹可相伯仲，愚意欲與賢姪結朱陳之好，就煩岑家賢姪爲媒，賢姪諒不推却？」劉電欠身道：「承老叔大人不棄寒微，小姪敢不從命，只是現今多有未便。」蔣公道：「爲何？」劉電道：「現有孝服在身，不忍議及婚事。」一來未稟母命，不敢擅專；二來身在客途，毫無聘物；三來還求老叔見諒。」蔣公道：「賢姪所言雖是，但此時只要一證定，又不卽諧花燭，與孝道何礙？卽明日令堂知道，諒亦樂從。至於聘物更爲小事，大丈夫處世，一言九鼎，何必計此？」（英雄作事，無不爽快，真可謂天下無難事。）岑公子便道：「三哥却不知這婚事，也是老伯顯靈，再三諄懇老叔成全的，只問令妹使知端的。三哥豈可不遵？」劉電聽說，

便不敢再推，即將腰帶所繫羊脂玉帶環二枚取下一枚，雙手奉與蔣公道：「客中並無他物，聊以此環爲聘小姪回家，稟過老母，俟服滿當來親迎。」蔣公大喜，接過玉環道：「此卽千金之重了。」劉三又向岑秀深深一揖道：「月下冰間，卽借重賢弟。」岑秀道：「敬當如命。」劉電又問道：「前日老叔所言，先嚴所託，一半明言，一半含隱，不知又是何故？」蔣公笑道：「此事也當說明了，前者令尊所託三事，其一是與賢姪指引處所，其二卽爲賢姪婚姻，這第三事却是說令妹與岑家賢姪亦有姻緣之分，但其中話語含隱，却像個尙須耽待，目前不宜訂定的意思，正不知是何緣故，但既有定緣，終當成就，况令妹年纔十六，卽耽待兩年，亦不爲遲，賢姪南回，見了許文，當爲一言訂定，取了庚帖，便無改移了！令堂面前亦當稟明，不必更爲他議。」劉電道：「此一事老叔不言，小姪亦有此意。」因對岑秀道：「愚兄見過許文，卽當成全報命，况愚兄服滿後，必先到賢弟處，那時自當與吾弟完成美事。」蔣公道：「所言極是，你二人却互爲郎舅，又互作冰人，更加親熱了。」因起身道：「我當進內與老母說知。」遂一直到內堂來，此時裏邊席已早散，多在上房敘話。蔣士奇因對老母將結婚之事一一稟知，老夫人道：「方才許姑娘已在這裏說起，只是路途遙遠，我一時如何割捨，須要說過先當贅在此間，過一二年，再作歸計。」（自小養大的嬌娃，豈能一時捨其遠嫁外省？此是帖理之常妙，在寫來確是老婆婆口氣。）蔣士奇道：「這事亦易爲商量。」因將玉環一枝交與老母道：「這是他的聘物。」又對岑夫人道：「許小姐與大姪的這段姻事，劉公子已一力承當，他去見過許文，訂定後，卽有書來通知，諒無不成之理。」岑夫人道：「此事雖是劉公諄託，然而終有陰陽之隔，且不知許公允與不允？况如今又有劉老夫人在堂，亦可作主，事難預定，且待三公子書來，纔得定局，若果是姻緣，卽遲一兩年，亦有何妨？」蔣公道：「大姊所見極是。」說畢，就出外邊來，將老母所言與劉三說知。劉電道：「小姪自當稟知老母，諒來無不從命。」且說這裏邊都知道蘇姑娘與劉公子結了姻，這些丫頭僕婦都到上房來與老太太們叩過喜，又來與蘇小姐道喜，都說這劉公子的人臉真正是一位出

色的新郎！你一言，我一語，說得蘇小姐臉上紅了白，白了紅，十分羞澀。然兩下都已見面，心中却是暗喜。原來雪姐與蘇小姐身材不差上下，這更換的衣服都是蘇小姐的，那碧蓮丫頭看看雪姐，笑道：「許姑娘同我家姑娘身材齊整，都是一般，這衣服鞋腳，竟好合穿得的。」雪姐對玉馨道：「這衣服都是姐姐的，與小妹身材却是一般。」蘇小姐道：「只是粗衣飾，不中姐姐穿戴。」岑夫人道：「你們兩個真像姊妹，如今又成了至親，這許姑娘小你兩歲，以後竟以妹子相稱，却不要客氣了。」碧蓮又指着岑夫人插嘴對雪姐道：「我們姑娘是他老人家的乾閨女，如今你們做了姊妹，少不得也是他老人家的乾女兒了。」雪姐道：「這個自然。」蔣大娘子亦笑道：「你這丫頭偏會多嘴。」老夫人道：「是多嘴，却也有意思。」時已黃昏，當晚內外用過晚酒，劉電就在書房後間另設一榻，與岑公子同房裏邊。雪姐就在老婆婆房中與蘇小姐同榻。岑夫人見雪姐嬌美溫柔，一口一聲叫着「娘」，心中歡愛不盡。雪姐又與蘇小姐取笑道：「你如今是我的姐姐，他日又要改叫嫂嫂了。」蘇小姐也笑道：「你如今是我小姑，日後還是我的弟媳婦了。」（悄新秀媚如出利口）大家說說笑笑，直到交三鼓時，纔睡。正是：樂對新知嫌夜短，細談往事喜更長。竟畢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文章之妙，通乎鬼神，總緣心細，故不可方物。寫蔣公筆筆愷擊，筆筆細膩，筆筆豪爽；不如此，幾不成爲蔣公。何以使劉岑敬服。寫尚義村男婦看雪姐一段，見得還魂是件奇事，真鏡花水月之文。蘇劉結姻一段，若出俗筆，必先提出劉封君作主，大家都以鬼語爲憑，豈不笑煞，且亦無此印板文字，看他全用蔣公作主，絕不說起劉公囑託之語，只是劉電一問蔣公一答，岑秀一表，俱是輕輕帶過，筆法高妙，食煙火人何處揣摩。

## 第十六回

插禪關菩提三指覺

施武勇英雄兩傾心

却說次日蔣士奇又備聚親酒席，內外歡聚了一天。晚間劉電對蔣公道：「明日外柳諒可做就，還請老叔出

同往一看。」（聚親後應當改其稱呼）蔣公道：「明日趁早涼就去，我們就在莊上多住幾天，比家中涼爽。」劉電道：「小姪恐家中老母懸望，歸心如箭，能夠早起身一天更好。」蔣公道：「賢姪孝思甚切，我亦不敢久留，只等外槩灰布乾燥，即以此爲期便了。」是晚一宿無話。次日早起，蔣士奇與老母說知，叫家人喚幾個裁縫來與劉電兄妹製備衣服行李，開出一個清單，吩咐家人蔣貴僉買趕辦。料理已畢，用過早飯，遂同劉岑兩弟兄，騎牲口，帶了小使元兒，往莊上來。這日匠人正值完工，大家同到祠堂看時，見做得甚好。遂叫家人給發匠人工錢，格外給與酒資去訖。恰好油漆匠已來，就吩咐用整布周圍灰補，多用油料，不許草率。仍着家人監管。說畢同到莊院。蔣士奇見天色正早，因對二人道：「離此不遠，有一慈雲庵，庵中有一位點石禪師，道高德重，年逾九旬，往往知道過去未來之事，因一向無暇，久不往訪，今日趁此閒暇，同二位賢姪前去一訪，消此長日何如？」自遇劉封君以及雪姐還魂以來，紛紛亂亂時多塵勞俗冗，絕無閒暇，不謂有此一篇清閒幽逸之文，醒入眼界。」二人歡喜道：「如此道德高僧，正當往訪。」蔣士奇道：「此去不過十來里遠近，一路都有松杉蔽日，儘可緩步。只帶小使同去，却不累贅。再封一香金送他，就在那裏擾了他的素齋，盡此一日之長，省得回來吃午飯。」弟兄二人齊道：「最好。」當下叔姪三人，帶了小童元兒，緩步望慈雲庵路上來。此時已是已牌時分，日色雖大，一路却有松柏稀翠，古樹交陰，不覺炎熱。約走了五六里路，見前面却是從遠山拖下來的一帶高岡，滿岡都是合抱不交的大樹，（句法亦有遠山拖來之勢，讀之如身在其中，山陰道士，不過如是。）岡下一帶清流縵繞，下得岡來，過了一座小橋，遠遠見一座翠森森的茂林。蔣士奇指道：「那林間便是慈雲庵了。」（寫清景如畫）大家一路緩步閒談，覺微風習習，炎氣漸消。蔣公道：「開得宋時此地，却是一片戎馬紛爭之地，終際此昇平盛世，只見牧唱樵歌，古今雖異，山水依然，倘得於此優遊令老，頗亦不惡。」岑公子道：「聖明在上，老叔正當進取功名，以圖報效，且俟功成名就，然後歸來，遂此林泉之樂未遲。」劉電道：「老叔岳具如此英雄膽略，自當建立功名，豈可埋沒？」

小姪不才，尚思進步，何況老叔岳健翮已修，一舉即可雲程萬里。」蔣公笑道：「我期望二位賢姪，正復如是。」說話之間，不覺已至谷口，進得谷來，兩下松篁密蔭，日色全遮，一帶石子砌成的曲徑，徑側溪流清澈，直引到麻門首來。遙觀野寺松篁裏，直到門前溪徑水流一句，正是爲慈雲庵寫景。是一座小小山門，上有「慈雲庵」三字匾額，進得山門，便是彌勒佛像，轉過背後，却是韋馱尊者，穿出來却是一座小橋，橋下水聲漱玉，是從前溪轉過來的。過得小橋，一條莓苔石徑，兩下松柏交加，早有一個知客僧出來相接見了，蔣公道：「老檀越有好事，時不到此了？」蔣公道：「正是，只因俗冗，少來瞻仰。」知客就讓三人先到正殿上來，却見上面只供一尊古佛，四下旛蓋繽紛，沈檀香霧，禮佛畢，引入內客堂裏來。知客便問：「蔣公這二位居士，貴姓高名，從那裏來，好像是江南聲口？」蔣公道：「正是。」因指劉電道：「這是江西劉三公子，這是江南岑大公子，都是舍親，今特來隨喜的。」知客道：「原來都是遠方貴客。」遂送過茶來。岑公子見四壁有五十三參畫像，并蓮池大師的詩偈，大家看了一回，用過茶，只見一個小侍者來請道：「禪師請三位到方丈說話。」三人就起身，隨着侍者到方丈那裏來。這點石禪師扶着一根龍頭藤杖，在門首佇迎，他弟兄二人，看這禪師生得骨格清癯，形容蒼古，雪髮盈頭，霜眉覆目。（活畫出一位高年有道禪師行樂圖）不須問偈談禪，已識道高德重。三人進了方丈，合掌施禮畢，敘次而坐。侍者送過一道松子茶來，用過。禪師笑道：「今日何幸得三位大善知識到來？」蔣公便道：「這是弟子兩個親舍。」都代通了名籍。因慕老禪師道行，特來忝謁，要求指示迷途。」那禪師閉目凝神了一回道：「二位前程遠大，分內所有，何幸却得同事一方？只是岑居士有小人爲祟，尙費一番周折，然亦不過青蠅之玷，無甚妨礙。」劉電恭身問道：「弟子扶先嚴靈柩回里，沿途可有障礙？弟自山西解任奔喪，目下可否平安到家？求老禪師指示。」禪師道：「劉居士純自孝格，一路自有吉神擁護，不須過慮。令兄歸途，雖有一極大驚恐，幸遇救星，亦無妨事。」（預伏殷勇在內）蔣士奇道：「弟子不思仕進，得旁禪師發明蒙心於愿足矣。」禪師搖頭：「老

檀越根蒂雖深，却非閒散之人。時來相逼，不由自主。」又向蔣公合掌道：「劉封君所託三事，老檀越已成其二。這一事雖遲時日，必竟要待老檀越完成，不負異途之託，可敬可敬。」三人聞言驚訝道：「老禪師竟是活佛了！」禪師笑道：「陰陽一理，不足爲怪。此是老僧饒舌耳。」劉岑二人又問：「弟子們壽緣結局如何，尙求指示？」禪師道：「如日之升，不必計此。但存一好生之心，又何愁不永享大壽？」真是仁人之言，其利溥矣。」數年後三位與老僧尙有一會之緣，彼時自然明白也。」說畢，垂眉閉目，寂然不言。（不愧禪師，今有學得幾句經，便據叢林登高座，受十分供養，妄自尊大，安得遇此禪師，當頭棒喝？）三人也不敢再問，少刻知客來說：「聊備粗齋，請到客堂過午，莫嫌簡裝。」蔣士奇道：「正要領此清芬。」就同到客堂飽餐了一頓，知客又引往各處散步遊玩。但見那碧陰徑繞苔痕，滿清韻林和鳥語多。大家揀一松陰石上，清茶閒話。到此境界，真覺五內清涼，塵襟盡滌。（不但身其境者所然，卽讀者至此，亦覺儻然塵外。）直到日色漸西，遂與知客送了香金，同到方丈，謝別禪師。這禪師拄杖只送出方丈門首，便道：「不得遠送了！」三人合掌作辭。那知客直送出山門而別。大家於路上說：「這禪師竟是一尊羅漢，凡可惜不得常求指示。」岑公子說道：「我們數年後尙有一會之緣，那時這老禪師却是百歲以外之人了。」蔣公道：「他既知過去未來，必非虛話。」此時趁着晚涼，一路說笑，回到莊來，已是月光滿野。（是十九夜的月色，記得否？）蔣公吩咐燒湯沐浴後，仍將酒果擺在竹亭看月，酒至微醺，蔣公問劉電道：「賢姪諸般武藝，諒俱精妙。」劉電道：「雖從師習學，恐只可演樣，難以臨陣。」蔣公道：「我這募兵器俱有，不知賢姪精於那一件？」劉電道：「俱曾習過，但短兵相接，莫過於劍。臨陣交鋒，莫過於鎗。其餘兵器，總不外乎此。」蔣公道：「真是慣家，必定崑精於此，我正欲觀賢姪技。」劉電道：「正要求老叔岳指點，只是長者面前，不敢放肆。」蔣公道：「這是分內應當操習之事，何妨一演？」便叫家人將兵器架抬放在箭廳前。原來蔣公有一口雙股劍，却是鑄鐵煉成，松紋燦爛，光射日月。（看這寫劍正是極意寫二人筆法）其餘刀架俱是平

常演習的，件件精工。這劉電原有帶來防身的一口寶劍，却是祖上遺留舊物，真是斫堅截鐵，鋒利異常。當下一齊取出。此時萬里無雲，月光如晝。再表一句月光，不但爲劍愈加精彩，即舞劍之人，亦添豪意。遂一同出竹亭，到比箭廳來，却是一座小小廠廳，面前一塊平地，約有數畝寬闊。這時莊客佃戶聚集許多人，到來觀看。好有興，可惜不曾同往一觀。蔣士奇遂將雙股劍遞與劉電看道：「此劍何如？」劉電接過，抽出鞘來，寒光凜凜，月下看來，分外精彩。贊道：「真好劍！」蔣公亦將劉電的劍抽看時，見刃長二尺四寸，按二十四氣，盤列八卦背，嵌七點金星，上有古定二字。見光華奪目。蔣公道：「此乃古劍，係干將莫邪之儔，就請一試。」劉電再三謙讓，先請老叔岳賜教。蔣公不肯占先，一定要看劉電劍法。岑公子亦道：「老叔吩咐兄長，不必過謙。」劉電只得告過罪，將衣幅撩起，右手捧劍，放開脚步，先演幾個解數，慢慢使開身法，把平生劍術，施展出來。只見一片寒光罩體，無半點滲漏。蔣士奇看到神妙處，不禁鼓掌大笑道：「真得劍家祕術！」劉電舞罷，因對蔣公道：「還求指教。」蔣公道：「予亦嘗留心於此也，曾見過幾人劍法，不外婺休一派，總不及賢姪高妙。我當遠退三舍。」劉電道：「老叔岳過於謙抑，還求賜教。」蔣公因將雙劍鋒掣出鞘，道：「只恐多時不試，未免荒疎。」因將雙劍望空一擲，使身法，用雙手接住，展開上三下四，左五右六的解數，使得如星飛電掣，兩道寒光，射得行人眼花撩亂。劉電亦看得出神，稱贊不迭。蔣士奇擊罷，笑道：「賢姪休笑。」劉電道：「老叔岳神術，小姪萬不及一。」當下蔣公對岑公子道：「賢姪亦可試擊一番。」劉電道：「原來賢弟亦精於此。」岑秀道：「雖承老叔指教，然薑門弄斧，殊覺可醜。」蔣士奇因對劉電道：「岑賢姪從前所學，却是浙浙一派，近日改學少林，已是精熟，即試一擊何妨？」岑秀道：「破綻頗多，未免見笑。」說畢，遂在架上另取一劍，撩衣起舞，盡平生所學，進退疾徐，頗得其妙。舞到分際，如一道白虹，纏繞身體。當時若無蔣劉在前，却也可稱獨步。岑秀舞罷道：「俱是雷門佈鼓。」劉電道：「有文事者，必有武藝，吾弟可稱文武全才矣。」蔣公又問劉電道：「賢姪鎗法是那一派傳授？」劉電道：「雖說是少



林一派，恐未必付其真祕！老叔岳諒必盡其神妙。」蔣公道：「只恐未必，但所習總是一派，如今同賢姪試演幾路何如？」劉電道：「實欲請教，恐不敢與老叔丈交手。」蔣公道：「操演武藝，這有何妨？」因在架上取下兩枝鐵心鑽竹的蛇矛來，將鋒刃用毡片裹住，各執一杆在手。劉電道：「凡疎漏處，求老叔岳不吝教誨。」蔣公道：「彼此較正纔是。」當下兩人走離有百步遠，近使開解數，如兩條銀龍，翻江攪海一般，衆人不敢相近，都擁到廳上來觀看。（兩人鎗法利害，都從旁人寫出妙絕。）真如滿空亂舞梨花，遍體紛飛瑞雪。看得衆人禁口吞聲，覺得害怕起來。當時兩下交手，有一二十回合，蔣公止住道：「已盡知賢姪妙藝，不必更試了。」岑公子雖不知其中神妙，然看到此處，想那臨陣交鋒，亦不過如此。衆人俱伸嘴咋舌道：「我們也曾見過大爺與人比過幾回鎗，却從沒有今日這般利害。」蔣士奇執着劉電的手道：「賢姪技勇如此，取功名如拾芥矣。」又道：「武當一派，稱爲「內家」，然終不及少林「外家」之妙。况張三峯之後，其藝傳於東南，如今已漸失其祕。」劉電道：「如今黎林中尚有得其真傳者。」便向岑秀道：「賢弟想亦善於此。」岑秀搖頭道：「從未習學。」蔣士奇因見月色倍明，便道：「我們何不較射飲酒，不中者飲一巨觥（絕妙酒令）。」岑秀對劉電道：「老叔妙技，弟常得領教，却未見兄長妙手，一發請教。」蔣公道：「岑賢姪亦頗善射。」劉電道：「一定是神妙的了。」此時家人見說，本早已將箭靶安放那靶子上，兩邊掛着兩盞小小紅燈。搬出幾張弓來，輕重不等，隨意取用。當下廳上已擺下酒果，三人各取了一張弓，三枝響箭，劉電再三不肯占先。蔣士奇因纏步離靶，有六七十步遠，近搭箭開弓，找得如滿月一般，喝聲：「着！」只聽呼的一聲，正中紅心。大家齊聲喝彩。一連三箭，並無落空。劉電亦射了三箭，俱中紅心。無不喝彩。原來岑公子未精騎射，又經蔣公指點，雖不能開張硬弓，却頗精射法。因對劉電道：「小弟竟飲三觥，免得出醜。」劉電道：「何必過謙？」蔣士奇道：「這禮樂射御，原是文人應習之事，射以觀德，何必定以貫革爲強？」（此是蔣公周旋岑秀不能開硬射遠之說。）岑賢姪弓力稍輕，不能射遠。因叫家人將箭靶移近二十餘步，岑

公子說聲見笑，搭上箭，扯滿弓，覷得親切，呼的一箭，亦中紅心。蔣公與劉電道：「賢弟好！復發二箭，亦無虛發。」公子道：「偶爾中的，真是見笑大方。」劉電道：「賢弟亦精於射矣！」當下又各射了數箭，總不落空。旁邊衆人都道：「若是這般射法，射到天明，也沒有酒吃了。」蔣士奇大笑道：「却說得是！」因吩咐將兵器弓箭都收拾了，仍取酒到竹亭上來共飲。原來叔姪三人酒量俱宏，彼此談論武藝，講究兵法，不覺飲到月轉亭西，露涼風冷，纔回書房安歇。正是：「不辭相對連宵話，用惜將歸千里懷。」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看前半令人有愴然出世之想，後半又令人有翻然入世之思，讀之便如親聞點石禪談，親見蔣劉較藝。筆如畫功，各肖其物，是何等力量！

## 第十七回 灑別淚征途重氣誼 敘情腸繡閣惜分離

却說蔣士奇次日起來，同劉岑二人到祠堂中，看匠人灰補纔完，不得乾燥，未下桐油。叔姪們在莊中無非演武談文，以消永晷，不覺又過了數日，油氣漸乾。蔣士奇因見劉電歸心甚急，到二十六日一同歸家，商議起身之事。蔣士奇算計必須僱兩輛大車，一輛裝收靈柩，一輛與他兄妹同坐。但長途間雖然兄妹無嫌，必得一婦人相伴纔好。蔣士奇真是無微不至，似此賢主人何處去覓？劉電意中亦念及此事，雖爲兄妹，水陸長途，非一朝半日可到，畢竟得一老年婦人作伴纔妥。兩人如出一意，却不知蔣公早已躊躇此事，這日進內與老母相商。蔣大娘子道：「不如叫大丫頭送去。」老婆婆道：「碧蓮粗蠢，途中服侍儘可去得，但都是個閨女，終究不便，必得有年紀的陪伴纔好。」岑夫人道：「我這老僕婦閒住在此，不若叫他送了雪姑娘回去，就近先叫他回家甚好。」蔣士奇道：「此論最好，且到大姐回時，我這裏另着人服侍。」當下計議已定，出來與劉電說知。劉電道：「最好我送了妹子回去，就煩許伯轉送這梅嫂回家是極便的了。」岑夫人叫梅氏送雪姐，其妙有三省得僱

人往回不便一也。同是鄉梓，生人不如熟人二也。後日雪姐住在劉家，有梅氏在彼，藕斷絲連，完姻時又好作一伴送之人三也。我不知文生於情，還是情生於文，令人歎想不已也。此時家中已叫裁工與雪姐做了一套上蓋衣裙，又做了兩套途中更換布素衣服，又與了梅氏一套綢子裙襖，又與劉電做了一套布素衣服，並兩付被褥行囊，俱已齊備。車已僱就，擇定八月初一日起程。裏面內眷們俱有送雪姐衣飾，併賞梅氏物件。岑夫人與了雪姐一枝鳳釵，兩個金戒指。（寫岑夫人愛雪姐儼然一婆媳）又吩咐梅氏到家時，將我們離家後光景備細寫一字，僱人送來，免我懸望。蘇小姐亦送了雪姐幾樣衣飾，並鞋腳等件。姊妹們依依不捨，整夜說話，說到分離就哭泣起來。連岑夫人也陪了許多別淚。這七月却是個小月，到了二十八日，劉電自備了兩付祭禮，前往祠堂拜祭蔣氏宗親，並父親靈柩，將祭物都給了莊戶家眷。劉電禮數周到，豈可以騎射士目之。二十九日早，蔣士奇即吩咐將一輛車子打到祠堂，將靈柩裝載停當。到初一日黑早，從西門外到南園，與家眷車一齊起身。（安放得極妥，不然靈車家眷同行多有不便。）這日內外俱有餞行酒席，說不盡許多留連惜別的情況。席散後，蔣士奇取出白銀三十兩，送劉電以為路途費用。格外十兩一封，以為奠敬。劉電道：「舟車之費小姪自備，但長者之賜，實不敢辭。」岑公子亦送奠敬十兩，劉電俱拜受了。因向岑秀道：「賢弟功名大事，不可錯過。此人明年秋間，亦當滿去任，不足介意。愚兄服滿後，即到賢弟家相訪。」（義重情深，只此一句）蔣士奇又再三囑託，見過許公即與我一信。劉電應諾。此時諸事齊備，蔣士奇道：「今先着家人送二位賢姪到莊上住宿，明日早晨，即送靈車由西門外轉到南園，我在家料理內眷車子起身，在南園取齊，庶不兩邊耽誤。」劉電道：「老叔丈見得極是，小姪亦是這般想，省得兩下照料不便。此時日已過西，劉電先在廳前洒淚叩謝蔣公道：「丈夫非無淚，偏洒別辭時，可知惟真英雄，是真有情人。」老叔丈如天恩誼，不知何日得報萬一。」蔣公道：「已成至感，何必挂齒。」又與岑公子叩謝後，就同到內堂叩辭了內眷出來，蔣士奇遂吩咐家人同騎牲口送二位相公到莊院過

宿，預將靈車收拾穩當。只等雞鳴時，就要起程。家人答應，騎牲口跟隨劉岑二位，投莊上來。這夜他兄弟二人，敘了一夜的話，不曾安寢。到得雞聲再唱，就料理起程。劉公子賞了家人佃戶兩個封子，將及黎明，秋風瑟瑟，衣袂涼生。二句抵得唐人送行詩數首。弟兄二人同家人各騎牲口，跟着靈車，取路往南關來。且說這邊蔣士奇家中，將一切行李物件，料理周到，都安放在一處。又吩咐蔣貴先到南關，連夜備桌，便飯伺候。這夜裏內眷們陪着雪姐，敘話。雪姐對蔣老婆婆道：「可憐再世之人，得蒙老婆婆與娘們待如骨肉，此恩此德，生死不忘。今日拜別後，不知何日再得會面，想起來怎不傷感。」說着淚如蠶珠而下。蔣老夫人婆媳都道：「難得你如此多情，依戀定是有緣，自然日後還得聚會。」蔣大娘子道：「雪姑娘日後榮貴了，不要忘記我們，須要當至親往來纔好。」雪姐垂頭道：「媳婦說那裏話，這番恩德，生死難忘，縱任天南地北，也要到來探望，再不敢一刻忘情的。」岑夫人見雪姐如此依戀情深，想起膝下並無女兒親熱，也是流淚不止。傷心無限事，盡在不言中。正是此時情况。因想那劉封君的話，若果應驗，得他做了媳婦，也不枉了此番恩義。這雪姐也是一般心事。見岑夫人如此悲感，因道：「兒自幼失母，若得在娘身邊侍奉，也不枉再世爲人。」岑夫人道：「若得你這樣一個媳婦，終身也心滿意足，只不知日後緣分如何，卽或不能如願，但得做一親戚往來也好。」雪姐道：「娘請放心，想地下恩父所言，必有應驗，總然海角天涯，十年廿載，兒已天志不移，回去稟知生父，也再無不允之理。」說畢，流淚不止。岑夫人聽了道：「但願如此。」雪姐心堅意定，深信劉封君之話。這一夜大家說一回哭一回，竟不曾安歇。及聽得雞聲再唱，大家又用了些點心，將及黎明，車輛俱已裝載停當。雪姐含淚，一一拜辭。又請蔣公拜謝梅岑也都磕頭謝過了。原來蘇小姐同小相公一定要送雪姐到關，因備了一輛轎車兒，姊妹好同坐去。此時因小相公睡熟，不去喚他，只碧蓮服侍同去。這時蔣老婆婆同內眷并這些丫頭僕婦，跟隨直送出大門外來。梅氏先坐上了馬車，看雪姐洒淚與蘇小姐上了轎車，碧蓮相隨跟着火車緩緩出村去了。老婆使們直到看不見了車輛。

方纔轉身對岑夫人道：「好個有情意的姑娘！又齊整！又溫柔！又伶俐！與我這玉馨兒正是一對！這幾日倒叫我老人家陪了他們許多眼淚！」岑夫人道：「古人道：『人生最苦是離別。』真個不差！聽他姊妹兩人說話，倒是人心酸！」蔣大娘子道：「倘若日後再得聚會，正是一場大快樂的事！我看他兩姐妹你恩我愛，一刻不離，就定同胞姐妹也沒這般親熱！」岑夫人道：「真是難得！大娘子還不知他們兩個已哭了好兩夜了，今朝送去，一定還要哭一場，纔得分手！」蔣老婆婆道：「看來總是前世有緣，日後還得聚會，也不可不知。」（送別後內眷們一番話說，真句句人情，字字親切，像是內眷們口氣，讀者如耳內親聞其語。）且不說內眷們一番敘話，却說蔣士奇自料理車輛，起身後，就騎牲口，一路照管往南門來。到了一座大客店門首，蔣貴接着，將車子打進店來。這關廂婦女們，因昨晚蔣貴到店備飯，傳言開去，都知到來的就是這「還魂女子」，等得身轎進門，都來看觀。左鄰右舍，鬧動多少婦女，擁擠不開。（爲「還魂」一回，宣作結穴，須知不是閒筆泛寫。）因看見却是兩位姑娘一般齊整，及至開口，方纔知道，這江南語音的就是。不說衆婦女問長問短，却說蔣公即着家人，至關口探看靈車到來，且在路口暫停一時，請二位相公到店用飯。家人去不多時，引着劉岑弟兒到店，此時飯已端正，蔣士奇道：「賢姪水陸長途，諸凡謹慎，我不能遠遠，只在此間祖道一杯，略壯行色！」劉電道：「老叔丈無微不至，小姪戴德甚深，不敢言謝！」當下蔣公與岑公子各送了三杯酒，須臾用飯畢，蔣公吩咐先請小姐上車。原來裏邊許多婦女，簇擁着觀看。姊妹兩個，連話也不能說一句，惟有含淚相對。（此時此地情景逼真。）蘇小姐真梅嫂勸雲姐略用了酒飯聽得外邊飯畢，來請起身，只得含淚一同出來。蘇小姐拉着雪姐的手道：「妹妹，途中保重到了家後，必寄封信來要緊！」（佳人出苦語，更加傷心，我先爲之哽咽。）雪姐道：「姐姐不須悲傷，日後再得相會，回家拜上老婆婆，並兩位娘說：『我生死不忘大德！』」說着兩行淚落如雨。蘇小姐必要着梅嫂與丫頭扶雪姐上了大車，又叫丫頭攙扶梅嫂上了車，然後無奈同碧蓮上了轎車，一同出店。這些婦女們看車輛出了門，纔分

頭散去。這邊蔣公與岑公子同劉電步行出關，家人拉着牲口，同行到得關外。見那靈車已在大路等候，叔姪三人又同行了數箭遠近，來到個三岔去處，便須分路。劉電叫住車輛，便在大路旁撲身拜謝，請蔣公與岑公子上了牲口，自己纔跨上車輛，洒淚而別。蔣公看着車已去遠，方吩咐蔣貴去算還店費，自與岑公子同着蘇小姐轎車回家。這邊劉電護送靈車，就這免不得黃昏宿店，鷄唱登程，話分兩頭。（送劉電兄妹起身一篇文字，不厭纏綿細緻，惟有情人方說得出有情話，想鏡湖下筆時，亦當英雄氣短，兒女情長。）

却說那殷勇自從在金家拜辭繼父金公起身，回至京口，便要辭別叔嬭，前投充武勇。到得門口，看見嬭娘方氏獨坐在鋪面內，見殷勇回來，身上穿着孝服，吃了一驚，便問：「姪兒爲何穿着孝服？」殷勇流淚道：「我母不在了。」方氏大驚道：「是幾時沒的？爲何竟不通知我們一信？」殷勇便將母親於某日同雲娘渡江，怎麼不問，又怎麼分頭找尋，尋到某處，怎麼只見母親尸身，雲妹尚無着落，又怎麼買棺權厝某處，後來到金家報信，又怎樣拜繼了的話，從頭說了一遍，不禁淚如泉湧。方氏聽說，呆了半晌，便哭道：「姆姆年紀比我大得幾歲，不想遭此慘變，可憐可憐，怪不得你去了這好幾日。」徐叔叔自你去的第二日，就生病起來，如今臥床不起，望得你好苦。你兄弟纔去取藥去了，連鋪面也沒人照管。」殷勇聽說，急問：「叔叔是何病症，請誰人醫治？還不妨事麼？」方氏道：「請的是何先生醫治，吃了幾下藥，總不見轉願。因盼望你甚緊，不想你又遭此大變。」殷勇道：「叔叔既有病在身，我母親亡故的話，嬭娘切莫要提起，且待叔叔病好，再說不遲。我且到樓上看看叔叔，再處。」說畢，進內換了一件青布青海，便上樓來。原來這殷儉開的是個雜貨鋪面，年過半百，只有一個兒子，名叫殷富，年方十七，却是個少年樸實的人，雖讀過幾年書，不能通達。筆下只會寫寫賬目，到十五歲上就辭了學堂，幫着父親照管店中生理。這外邊買賣發貨，許多賬目，都是殷勇經手。他老兩口又都是老實的人，把殷勇當如親生一般。當下殷勇上樓來看叔叔，正值殷儉睡醒，翻轉身來，見了殷勇，便道：「你怎去了這些時？叫我好生盼望。」殷勇道：「

真爲那邊有事，因爲耽擱了幾天，不知叔叔因何得病？一般儉道：「我不知何故，胸口脹悶，頭目眩暈，吃藥也不見效，渾身疼痛，連牀也起不來，外邊有幾處要緊的賬目，正等你來好去討要討要。」（真是經營人口氣，病在床中，無有不記念要緊賬目者。）一般勇道：「是叔叔且放心，這幾處賬目都是容易討的。」（善於寬慰病人。）待叔叔病好了，姪兒便好出門。一般儉又問：「你親母康健麼？」一般勇忍淚點頭道：「健。」（這一個「健」字要連血淚並出來。）因坐在床邊說了一回話道：「叔叔且安心調養，諸事不要掛懷，姪兒去取藥來。」說畢便下樓來，却見嬌娘兩淚汪汪與兄弟正在廚房說他母親身故的事，一般勇道：「怪不得哥哥去了好些時，可憐姆姆死了，我們一些也不知却又死的苦惱。」方氏聽了，兒子這句話，待要哭出聲來，（好妯娌真是難得。）一般勇急止住道：「嬌娘且莫悲傷，叔父現在病中，若聽見了一定煩惱，倘在加起病來，反爲不美。嬌娘兄弟千萬不要提起，且待叔叔好了，再說不遲。」方氏見姪子如此說，只得忍住不哭道：「像姆姆這樣好人，偏偏死的這等苦惱，叫人想起怎不傷心？」因將藥煎好，一般勇便送上樓來。這般儉見姪子回來便放了心，吃下藥去，就安然睡去。自然日漸輕鬆。母子兄弟且各放心。惟一般勇有事在懷，這投充武勇的話，又不敢一時提起，兄弟二人每日只是小心服侍，過了幾天，便可起床行走。這一日一般勇不在樓上，方氏不合將姆姆溺水身死緣由，一口說出。這般儉聽了號叫一聽，忽然暈倒在地。正是一鳥鴉喜鵲同鳴，吉兆凶音未保。不知一般儉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真是千古絕唱。此回純是一篇惜別文章，看他將各人神情聲口，筆筆寫出，幾一字一淚，一句一淚，矣能不令人叫絕。末後一般勇回家一段，寫得叔姪弟兄十分親愛，人有如於文者也。

第十八回 乍施威強徒齊授首 重聚義昆季共御杯

却說這殷儉是久病纏好的人，身體弱虛，聽得說嫂子溺水身死，號哭了一聲，不覺暈倒在地。方氏着急，連叫：「殷勇！你們快些上來！」這殷勇在樓下聽得上面喊叫，又聽樓板上一聲震響，吃了一驚，叫兄弟管着鋪面，連忙跑上樓來，見叔父跌倒在樓板上，殷勇驚問：「怎麼會跌倒了？」方氏哭道：「只爲說了你母親的話，哭了一聲，就暈倒了。」殷勇着急，連忙將叔子輕輕扶起，口中叫喚半晌，纔聽得喉嚨口哽咽轉來，哭道：「我的可憐的嫂嫂！你辛苦了一生，也不會安享得一日，我先前原要接他回家，他只爲有雪姑娘在彼，不捨得拋撇，不想如今遭這樣慘變，連雪姑娘也不知死活存亡！」說罷又哭。殷勇只得含淚解勸，因慢慢扶着叔子，仍然睡下。殷儉又問如今棺木停在何處，怎麼不回家來商量。殷勇因將遇劉電結義贈金，買棺權厝在臨江寺側的話，細說了一遍。殷儉道：「難得這個人如此仗義，日後當圖報答。」殷勇道：「姪兒原不肯受他的，因見他義氣深真，出於至誠，因此受了他的厚禮。看他却是個豪傑，將來必當發達。今番往山東搬他父親靈柩，往返不過月餘，仍須由水路回家。姪兒原欲往儀徵口去等候，再會他一會，他又再三阻我，又勸姪兒去投充勇壯，掙個功名，正要與叔父說知。」（如此說知也是自己功名心切）殷儉道：「論你膂力，打仗儘可去得，若做得一邦事業出來，也與祖宗爭氣。只是我已衰邁，你兄弟年輕，不能頂立，外邊賬目都是你經手，將來等我略健些，你兄弟同你出去，把各處賬目清算清算。過後便好叫兄弟前去取討。」殷勇道：「叔父所說極是，近日聽得沿海地方倭寇又來，乘間劫掠（先爲下文打掠作一引）江浙兩省制撫操江已經會同奏聞，現今奉旨招募勇壯，民人間有材技者，俱許投充考試，合用者即註冊報部，分派地方看守，有功之日，即行陞賞，比勇丁不同。姪兒侍奉叔父好了，先與兄弟往各處算清了賬目，便去借此圖個出身，若得見用，分在沿江一帶防守，再討得一附近地方，便可常通音信，倘或



機倖得個微名，也不枉了此生。」（壯健語讀之氣壯）方氏聽了道：「聽說那倭寇利害得緊，這一刀一鎗的事，也不要輕看了姪兒雖然壯健，我兩老口終是放心不下，况你爹娘只生得你一個，豈可冒險做事？不如還是做生意的安穩。」說着眼淚汪汪。（如此嬌娘何異生母）殷勇看見嬌娘如此，就不敢再說。殷儉道：「且待我病好了，再作商量。如今這棺木暫寄江邊，也非常事，擇日搬到墳塋，做個佛事，好與他兩老口合葬。」殷勇道：「姪兒也是這般主意，且待叔父康健了，再理會。」光陰迅速，又過了十來日，殷儉病已痊好。殷勇計算回家，已將一月。若與兄弟出門討賬往來，也得半月。且喜正在沿江一帶去，去儀徵不遠，却與劉家兄長歸期相近，不若稟知叔父前往，倘得相會，豈不一舉兩得？（自見劉電後一日不忘豪傑存心，令人敬愛）計算已定，即將這事稟明叔父。殷儉道：「那劉公子歸期却是算不定的，只是同你兄弟出去討賬，也是一件要緊事，算明白了，即便回家，還要到蘇州去買貨，却不可在外面耽擱，免得我懸望。」（殷儉不願姪子去投充心事，此數語可見）殷勇應諾。到次日早起，帶了賬目，隨身盤費，應用之物，同兄弟稟辭出門。先渡江到青山一帶村鎮（亦寫臨江村鎮一引）店家來算賬，大概路遠的一日，只到得一處路近的一日，便可到兩三處。兄算清了賬，便與店家三面對明，叫兄弟認識，以便下次到來取討。（此數語是卸却殷勇正文，却莫認着閑筆）內中也有清還的，也有還一半的，也有未還的，各處不等。話休絮煩，却說這日到了涼山地方，却是個臨江大村鎮，交易的店家甚多。他兄弟二人就在一個常往來周家住下。到次日就近往各店家去算賬，當晚回到周家，主人管待晚酒後，兄弟一處安歇。這晚殷勇翻來覆去，再睡不着。到了三更時分，腹中作痛，要出外去登廁。（救劉電如此寫出並無痕跡）原來這周家後門臨着江汊，這些客船到晚都灣在套汊內過夜。這夜也有十來號大船灣住。殷勇兄弟宿處就在後邊，本是走熟的路。這夜月色甚明（閑筆却是正筆）殷勇出後門去登了廁，正要轉身，只見那邊有十數個火把吹風呼哨而來，到一隻大船邊，霎時間呼號吶喊，只聽得喊道：「你那個敢出來，可先叫他吃刀！」（奇文湧出，自只

見起四十六字，當作一句讀，勿得讀斷。殷勇知是強盜打劫，因想近日聽說沿江盜賊甚多，却不料竟敢如此猖獗，倘把他得了手，將來這客船誰敢在這裏停泊，豈不壞了這鎮上的買賣（想得極是）？又想起母親妹子身死不明，正好拿住這廝們出氣（誰人謀害，要拿誰出氣，此真是張冠李戴）。然江六早已死在刀下，可謂天理昭彰，降應不爽。主意定了，急回身到床頭邊，取了一柄防身八稜水磨渾鐵鋼，殷富醒來問道：「哥哥做甚麼？」殷勇道：「兄弟莫響，我去去就來。」說畢要走，殷富一把拉住道：「哥哥半夜三更往那裏去？」殷勇道：「兄弟莫聲張，江邊有強盜打劫客船，我去救他一救。若拿住幾個強盜，好與你姆姆出氣。」（極沒理的話，却是極有理。）殷富道：「強盜人多，哥哥莫去管別人的事。」殷勇道：「兄弟，你只開了後門等候，不要聲響。竊這幾個鼠賊，也不在我心上。」一邊說着，就將衣服拴紮停當，大踏步出了後門，竟奔向那火把叢裏去。這邊殷富無奈起來，穿好衣服，走到後門首一望，見那裏一大叢火把，人聲喧嚷，嚇得站在後門邊，只是發抖。且說殷勇一直搶來，大聲喝道：「一邊搶，一邊喝，活畫殷勇勢頭利害。」甚麼鼠賊，敢在這裏行劫？這一聲就如雷吼一般，說時遲，那時快，原來這夥強盜有四五個上船，劫奪着兩個盜船頭接物。七八個在岸上助威，都是大刀闊斧，藍布纏頭，青紅塗面，不防殷勇飛身一縱，竟上船頭，手起一鋼，早把一個連肩夾脊打下水去（第一個落水）飛起右腳，又是一個倒栽蔥落水（第二個落水）岸上一夥見勢頭兇惡，不敢上前。却在招呼船內的出來，又被殷勇攔槍門截住，喝道：「該死的賊，放下東西，饒你狗命！」這艙內有一個身長力大的少年強盜，手執鋼刀，搶出來抵敵。却好殷勇左腳飛起，將刀踢落，照頭一鋼，蓋將下來。那賊一閃，却將左膀打折。「呵呀！」一聲，倒在艙內。（第三個倒在艙內）那兩個見勢頭不好，正要往後梢逃走，又被殷勇鑽進艙來，將一個照背脊上一鋼，口吐鮮血，打倒在艙（第四個打倒在艙內）那一個從後梢跳上岸來（大造化）招呼衆盜，棄了物件，吹滅火把，都逃散了。殷勇看時，見艙內三個人赤條條像餛飩一般，網着官艙底下一個人躲在被內發抖，艙中箱籠俱已打開，衣服物件

打得紛亂。那個折臂的強盜，正待掙起，却被殷勇一脚踏住，隨將那三個網住的人解放，即將解下繩子，把這兩個打倒的強盜捆住。（所謂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官船內那客官已是嚇得動彈不得，及看見拿住了強盜，纔漸漸住了抖，開口道：「多感壯士搭救。」那三個解放的人忙將衣服遞與了主人，然後各尋衣服穿上，對着殷勇磕頭道：「謝！」這梢工水手，方敢鑽出頭來。殷勇即吩咐外面還有兩個打下水去的一發捉住，不要被他逃走了。這些水手聽說纔大了膽出來，看時正見一個剛纔要上岸來，却被水手一齊動手，將篙鈎扎住衣服，拖到船拿住。那一個却不見。這時家人們見岸上強盜拋棄的物件都上岸去拾回，那些鄰幫客船初時見強盜打劫，誰敢出頭，這時見強盜已散，大家都出來問看。知道拿住了三個強盜，都道這位客人真是英雄好漢，不但救了這船客人，連我們衆船上都得保全，感激不盡。這時岸上人家一齊驚起，殷富同了周家店主也都到來，內中就有保正鄉地道：（寫隣船人等岸上人家周家店主保正鄉地事後一齊都來出頭，庸人真是可笑。）多感這位客人拿住了這三個強盜，替我們除了地方大害，不然這裏搶劫了客船，連累我們干係不小，明日送到當官，少不得連那些逃走的都要招出來。客人還有官賞重謝。」殷勇道：「我也是一時路見不平，誰想甚麼酬謝。」衆人道：「客官不知，這時官府大張告示，凡有拿獲江洋大盜一名，官給賞銀一百兩，拿住積賊一名，官給賞銀五十兩。這是奉上司明文，准開銷的。客人若是不肯受賞，豈不便宜了別人，況與我們地方上除了這個大害，受恩不淺，我們還糾公分重謝。」殷勇道：「不必，你們明日解這強盜到官，只說是你們地方上除了這個了。」衆人道：「客人莫說笑話，這事誰人不知，況現有強盜對質，冒功請賞，我們吃罪不起。」只見船內這位客官出來道：「這是兄台慷慨，却斷然使不得，且莫說官長一定要見兄台就是弟亦不肯放兄去了。」因問：「你們衆位，誰是本地地方當官的人（出言便是居位的口氣）？」內中保正鄉約地方總甲齊應道：「我們就是。」那客官道：「這三個大盜，交付與你們，我着一個家人執我名帖，從衆位連夜解往本縣，好究出他夥黨，即刻往拿。」

倘若遲了，恐四下逃散。我同這位客長，明早一同到縣就是了。」這時衆人纔知這船內是個丁艱回籍的官府，都道：「只求老爺留住這位客人，我們連夜就去，早在縣前伺候。」當下這客官取了一個名帖，着一個家人，同衆連夜前往。殷勇又吩咐把三個強盜各加一條繩索，綁縛牢固，你們多去幾人，各帶防身器械，以防路上劫奪。衆人道：「客官見的極是。」殷勇又問那捆臂的強盜：「你這斷叫甚麼名字？」那盜道：「小人姓張，排行第三，人都叫我小張三。那一個叫牛頭孫二。這落水的叫水老鼠毛八，我們都是被人引誘來的，只求老爺們在官府面前開恩超釋。」殷勇笑道：「其實得意，諒你這堆鼠賊，如何敢大膽行劫！」說時，便被官船上請去。當時岸上已約齊了二三十人，各執器械，同着家人擁簇着這三個大盜，連夜解往江浦縣去了。此時殷富已知哥子被官船上留住，便放心隨衆散回安歇。（要知方纔鬧動一鎮之人，此時纔各自分頭散去。）這客官發付衆人已散，隨請殷勇同進艙來，倒身叩謝，動問姓名。殷勇見這客官是江西口音，又是丁艱官府，且與劉電面貌相似，因一手攙住道：「在下姓殷名勇，就在這客店居住，今爲討帳到此，適遇強徒，一時相救，敢勞致謝，且請問尊兄，可是吉水劉字章從曲沃丁艱回籍的？」劉雲聽得叫出自己姓名，大驚道：「兄台何得知小弟姓名來歷？」殷勇大笑道：「事非偶然，我此來雖爲取討賬目，却原要在沿江等候三哥相會，不想先遇着尊兄。」劉雲道：「原來三弟也與兄台相識？」殷勇道：「不但相識，且承他不棄，結爲異姓弟兄，今往山東搬取老伯靈柩，計算此時必當過此。」劉雲道：「不知兄台與三弟在那裏相會，如何結義，請告其詳。」殷勇遂將幾時在某處相逢，結拜的緣由細說了一遍。劉雲大喜道：「惺惺惜惺惺，好漢識好漢，我三弟果有眼力，如今我與你也是生死弟兄了。」重磕了頭，吩咐：「即將現成酒菜，取來我與四爺且暢飲一杯。」（又當酬勞，又當壓驚。）殷勇道：「最好這些家人水手，沒一個不心中感激，俱謹謹伺候。」殷勇見劉雲如此相待，亦甚歡喜。因問：「大兄在任幾時聞音，如何此時纔到這裏？」劉雲因將交代遲延的緣故說知：「祇不知三弟曾否過去？」殷勇道：「弟算來七月初與三

哥相會，如今已是月餘，只恐已經過去，況現在又有了此事，多分不能相會。」劉雲燈下看殷勇相貌堂堂，姿風凜凜，（燈下看美人分外出色）心下甚喜，問道：「我看賢弟如此英雄，屈在商賈，豈不可惜？何不圖取功名，如倭寇作亂，江浙兩省奉旨招募勇壯，以賢弟英雄壯貌，若往應募，定當首推。明日我同你去見了這裏縣尊，不怕他不中文舉薦，不但保全他地方責任，又叫他得了薦賢名望，他也受惠不小。」殷勇道：「日前三哥也是這般勸我，因為叔孀年高，只有一個兄弟，年纔十七，此番與他同出來，交清帳目，便欲稟辭前去。惟恐叔孀不允，正在踟躕。」劉雲道：「大丈夫當顯親揚名，不宜錯過機會。」二人飲酒談心，不覺東方將白，正是：「吉凶遭遇皆天定，名利相催豈偶然？」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我嘗謂凡心愛之人，無論親朋戚友奴僕，日逐相守，寸步不離，是第一快活事。卽如一心愛之物，任是細微，亦必時時玩弄，惟恐稍有損壞。然最是一不好事，一到離別損壞時，生出無數悲涼感慨，反不如不聚首不玩弄的爲妙。天下有情人，定不河漢斯言！今看殷勇之於劉電，時刻不忘，是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者！真令人仰慕不已！其敘救劉雲一段，開合離奇，頓挫變幻，又令人眼花繚亂，不定筆力宏深，莫測端倪。

### 第十九回 廉縣令因公留壯士 賢操江爲國舉英才

却說劉雲見殷勇豪傑氣概，心中甚喜，一力勸他圖取功名。兩人杯酒談心，情投意合。正是：「歡娛夜短不覺雞聲三唱，天漸黎明。」劉雲卽着家人在鎮上僱兩乘小轎，好同往縣中。殷勇道：「我須去與兄弟說一聲再走。」劉雲道：「何不就請到船上來？（真情分語，非是應酬）」殷勇道：「他初次出門，年輕未諳，且叫他在店家暫住。」說畢，上岸回到周家，見殷富正要上船來接。殷勇道：「兄弟不知原來這船上客官，却是我結義的哥哥劉電的胞兄，他從任上了艱回家，不想在這裏遇着兄弟，可在此暫住兩日，我同他到縣中走一遭，就回來的。」殷富道：

「哥哥去去就回，省得父親在家盼望。」這時周店主也來道：「到恭喜般大哥，幹了這樁大事，我們合鎮的人無不感激。還要公分相謝。」殷勇道：「煩周大哥轉致衆位，不必費心，我不過是偶然相救，豈望酬謝？却不想如今到絆住了身子，兄弟在此還要打攪一天。明日一並相謝。」周主人道：「正要奉酬，怎說打攪二字？」當下殷勇別了店主來到船上，轎已僱就，劉雲取了一套衣服與殷勇更換道：「賢弟見了縣尊，只說我與你是兩姨表弟兄就是了。」（此是劉雲恐縣尊以常人相待之意）殷勇笑諾就一同起身赴縣。船中留一個家人看守，一個雇牲口相隨同往。行到半路，早見一個公差迎來到得轎邊，看見劉雲模樣，便問：「轎中可是劉老爺？」跟隨家人答道：「正是！」那人連忙走到轎前打一跪，賈帖稟道：「本官差役請老爺到署說話。」劉雲伸手道：「起來！有勞你追走一程！我們正要去看你老爺。」因吩咐轎夫緩緩而行，便於問話。這來役道：「小的已見過老爺，還要去邀那拿盜的客人到縣，本官要見面問話，並留他暫住，候詳明上司支庫銀旌賞。」劉雲道：「如此說，你不須遠去，後面轎內就是拿盜之人。」來役道：「却是造化，小的省走了許多路。」劉雲因問：「你老爺貴姓是那裏人氏？這事如何辦理？」來役答道：「本官是浙江杭州府仁和縣人，兩榜出身，清廉正直。（此四字出於衙役口中，定口碑載道可知。）這地方盜賊是本官第一嚴緊的。昨夜五更聽得通報，即刻坐堂審了口供，將三個強盜收監，即差四班頭役去拿夥黨，因差小的來請老爺。」劉雲道：「難得你老爺如此用心。」來役說：「不瞞老爺，說如今這沿江地方盜賊甚多，鄰縣也曾有人拿獲了盜賊的，及解到衙門，多被官府冒了功去，因此人心不服。小的本官却不是那樣人，是最秉公的。」一路說着話，已進了縣城，將到衙前，這來役先跑去通名，進得頭門，儀門早開，轎子進了儀門，早聽得裏邊點響，這成縣尊已迎出堂來。兩人即便下轎。成公見他二人一般素服，遂一同打恭，讓進內衙。劉雲先與成公敘過同寅禮，即指着殷勇道：「這是舍表弟，因契闊多年，驟難認識。及敘起，方知。不料在此處相逢，又救了弟一場大禍。」成公道：「昨夜鄉地等來報，只說是一位過路客商，不想却是

令表弟一發難得。』隨施禮就坐。成公道：『般兄才勇過人，自然是武庫名賢了。』劉雲道：『舍表弟以家計之累，隨叔貿易，未能進取功名。』成公道：『般兄豪傑之士，豈可久屈商賈？此時正是用人之際，以如此膽勇，何愁不建功立業？今與弟境除此大害，自當一力保舉。只恐般兄不屑小就，但建功立業，也須由是而升。』因對劉雲道：『小弟昨夜接着尊札，即刻問供，已將同夥招出，尚有逃脫者十名。內有幾名籍隸鄰封，據那小張三供招，是鄰境甚麼青草蛇江六糾合來的，因連夜備了移文差役，即刻前往知會協同拿捉，限兩日內回話。在本境的，限今日午堂帶到，倘不能齊獲，當先將現在盜犯定擬招解。今欲先具一通稟聲明事主，並拿盜之人，不能久候。緣由，然後由府招解上去。此是立決之犯，一天內便可先結。敢屈二位在敝署相敘數天，俟招解轉時，方可尊便。不然上台若要見二位，小弟亦不敢擅主。』劉雲道：『老寅翁所見周詳，敢不從命。舍表弟倘蒙薦舉，自當報效。』

三人茶罷，就請到書房早飯。飯畢彼此談論江晉兩省的民風土俗。閒敘間，見外面一地方一來報昨夜被打落水身死，不知姓名盜犯一名，尸首現今飄起。成公即細問般勇昨夜如何拿捉情形，明日好敘親供附卷。般勇道：『昨夜聞聲往救，見船上岸上共有十數個強盜，明火執仗，因縱身上船，鋼打脚踢，兩盜下水。當就水中拿住一個。這一個不知死活，只須押着一盜前去看驗，明白回話。』當日將及午時，又拿到逸盜四名，洪三、李標、馬大金積四名。少刻典史回來稟明，驗得該盜肩脊打折，落水身死。據小張三認識，係是青草蛇江六。當下成公即刻坐堂審問，四盜供招劃一，着牢固監禁。隨取具岸鄰證見鄉地人等，實係強盜具結；只等鄰封人犯拿到，即押招解。又吩咐地方將江六尸首掩埋亂塚，發放舉退堂，與劉雲敘述。劉雲見成公辦事英決，甚為欽敬。午飯後即欲告敘回船等候。成公執意不肯道：『天各一方，幸得相敘，正欲借此領教數天，豈可言別？且有事相商，往返亦覺不便。』劉雲見成公如此用情，因吩咐昨夜來的這個家人回船看守，并吩咐：『勿到店中，去與二相公用，家人領命而去。』此時成公即取出稟稿，請劉雲觀看，上面先敘獲盜情由，後面極敘般勇人品膽勇，并仰體各憲愛惜。

人材至意，不敢不敍功保舉，并聲明事主不能等候，因取親供附卷代質，俟拿獲鄰境逸盜，即日招解緣由，備細詳述。劉雲看罷道：「簡切詳明，不必添改一字。舍表弟承老寅翁抬愛，倘得進步，不但身受者終身感戴，即弟亦拜惠不淺。」成公道：「這也是因公起見，非弟私意。」是夜賓主三人飲酒談心，情甚相洽。到了次日一早，（此是到縣第二日）將各憲稟帖先發，是晚差往鄰封人役俱回，帶有回文。成公拆開看，却是移覆盜犯江六係是孤身，並無妻小，又無一定住居，現今在逃。（此是鄰封不知江六被打落水身死之故）其餘逸盜，因江六未獲，不知姓名住址，無從查拿，俟拿獲江六到案，即嚴刑究出同夥，拿另解云云。原來這江六就是謀害殷勇母親的混江鯨江七的哥子（照應前文果報凜凜可畏；後來江七在軍亦被殷勇生擒，天理昭彰，絲毫却不爽。）他弟兄幾個都是盜賊，先防事發株連，故四散分居，蹤跡莫定。且又勾連倭寇趙天王，暗吃「海俸」一作內地奸細，一發肆惡無忌，却不知道天理難容，這江六已先喪在殷勇鐵鋼之下，那江二江四早已去投奔汪直，做了頭目，他娘已死。這江五江七知道江六事發，恐有連累，帶了郎氏三人，扮作洋客，連夜投奔倭首趙天王去了，這是後話。慢提。（趁筆收拾江氏一門，爲後文助惡之根。）當時成公看了回文，對劉雲道：「眼見江六已死，無從追究。」劉雲道：「死了江六，却是那幾個的造化。」當晚成公吩咐刑書照供敍稿，以上船者爲首，岸上爲從，首盜江六已死勿論，又與劉殷二人各敍一紙親供附卷，連夜備成文案。次日早堂（是第三日）遴選幹役二十名，委典史押解這七名大盜，赴應天府來。原來由縣到省，水陸只有數十里，半日便到，且不說這裏成公款待劉殷二位，且說該典史押解這衆盜到府，當晚收監。這府尊已見過通稟，備知細底。即於次日早堂（是第四日）復審各盜口供，與原詳書一當，即備文轉解按察司衙門，并一面申報巡道。且說這南直操江察院，原與總制同駐應天省城，其時因倭寇肆擾太倉蘇松一帶地方，制憲請旨移駐蘇城，經理省城，自有操江駐節。這操江察院姓程，雙名宏達，原籍河南，係現任東閣大學士之程公之子，爲官風厲品望非常。這日看了江浦縣的通稟，因想這一人能擒



盜，必有非常悍勇，因即令簽牌行縣：「飭知事主，既係丁艱職官，取有親供，不必到案。該員表親殷勇，着即日送轅驗看，毋違。」這日成公接着憲牌，知是大憲美意，不敢怠慢，隨差家人送殷勇到省。其時正值由府轉解到司，遂先在司前聽候。這日臬司晚堂審理此案，先叫一千鄰證鄉地保等問過情形，即傳殷勇問。這臬憲見了殷勇，一表人才，心下甚喜，因問了這日盜始末情由，笑道：「原來你就是本省人，如何與劉知縣又是表親？」殷勇回道：「原是兩姨兄弟，只因隔了省分，雖知道他在山西做官，却多年不會，一時不能認識，及至說起方知。」臬憲道：「這也難得。」因獎賞了幾句道：「此番送你到院，必有遭際。」殷勇謝了出來，隨帶各劫盜逐一問供，俱與原詳無異，發下收監。次日（是第五日）由「司」解「院」，這是院差衙門非同小可。三通吹打，放炮開門。官吏人等，整肅伺候。聽得裏邊排衙點鼓升座，巡捕官傳出先帶鄰證地保等問了出來，隨傳殷勇進去。程公在座看殷勇時，生得七尺以上身材，二十上下年紀，豹頭燕頤，一貌堂堂，心中大喜。暗想：若非此人，那得力獲數盜，因和顏霽色，細細問了一番。殷勇聲如洪鐘，朗朗答應。程公道：「雖與劉知縣是姨表弟，兄，但你籍隸丹徒，本院如今保舉你做一個把總，俟有功之日，再行陞賞，你意下如何？」殷勇叩謝道：「這是大老爺恩典栽培，怎敢有違？」程公道：「你且在此暫候，俟本院移會制憲，公同用錄。」殷勇稟道：「蒙大老爺宏恩，即當在此伺候，只爲家中有年老叔孀，不知此事，求大老爺給假半月，回家稟明，即到轅伺候。」程公道：「這却應當，准你半月，不可過限。」又道：「我且等候本院給你一角牌文，帶回江浦縣，在該縣庫中，取給官賞銀三百兩，務獲解報。」一面關移總制首盜小張三馬大等逐一推問，悉照原供無異，即日發回臬司，仍飭各縣緝密捕緝逸盜五名不提。且說這殷勇出來，地鄰人等都來道喜。少刻這些傳宜巡捕聽准於公項報銷。殷勇稟道：「已蒙大老爺洪恩超拔，不敢再領賞銀，乞留縣庫，另賞有功。」程公道：「這是你分內應得，正好拿去辦理軍裝，不必推却。」殷勇叩謝了出來，只聽裏面雷聲一般，喝帶事旂牌等官，都來認識殷勇，各各道喜，甚是鬧熱。過了一會，只見內巡捕費了公文，

一角出來交給殷勇，帶回江浦縣，當堂開拆。殷勇謝過差官，領了牌文，隨同一行人等，回江浦縣來。此時成公的家人早已趕回縣衙通報一切，次日辰牌時分（是第六日）殷勇到了縣前，人役即忙通報，成公直接出堂來，十分歡喜，攜手而進。正是：「一朝龍虎風雲會，方顯英雄志量高。」不知殷勇如何回家，且聽下回分解。

鏡湖原是老幕，開辦理大案，所保全者甚多。老年積有三郎君，都聰穎過人，可云爲善之報。篇中簡切詳明，是他本領。由縣至操江，寫得諸人無一不好，俱爲殷勇出色。劉雲認殷勇做舍親，附記一笑話。有甲乙同行，凡遇顯者，甲便趨避，乙問其故，答：「係舍親，恐致不便。」屢次皆然。乙已鄙厭，過來一丐者，乙便拱揖問好。甲驚問其由，亦答係舍親。甲云：「你何以認丐者作親？」答云：「好的都被你占去了呢。」令劉雲之認殷勇，其乙甲之流與非耶？一笑。

## 第二十四回 殷壯士立功辭叔嬸 程察院破格重英雄

却說成公接進殷勇到書房與劉雲相見，殷勇遂拜謝成公舉薦。成公道：「以兄的本領，誰不青眼？昨日家人回家，知大憲深加獎賞，將來萬里雲程，從此發軔，但願得與兄共事一方，弟亦叨庇不淺。」因着家人取出元寶八錠，對殷勇道：「此三百金是官項，這一金是弟少伸薄敬，望乞笑納。」（清官那得百金贈人，想是俸金所積耳一笑）殷勇道：「大憲雖然要踐前言，實非治晚本意，懇將此項留賞有功，這盛情亦斷不敢領。」成公笑道：「這是官給開報之項，並非私物，若殷兄不受，難道叫弟乾沒入己不成？殷兄竟不須推讓，這百金原不足言酬，不過表微意，若是見却弟反增愧醜耳。」劉雲見他二人彼此推讓，因對殷勇道：「聞吾弟領有憲檄，若果係官給成寅翁亦決不肯存留，吾弟竟從直收下。」因對成公道：「老寅翁的盛情，舍表弟自然斷不敢領的了。」殷勇因在懷中取出察院公文，遞與成公觀看。成公道：「弟已早知不必觀看，明日即當照牌串覆。」殷勇見如此

說只得將銀收下。成公不由分說，將自己的兩錠一并交與劉雲家人收去。殷勇見情不可却，只得拜謝。成公大喜道：「兄台既有限期，不敢久留，今日草酌，盡此一日之歡，即當送行。明早起程回府，數日後再圖相聚。」當日三人談心酌飲，情意交孚。成公道：「我三人藉隸三省，又都連界，你二位雖是至親，却多年不會，一期相聚，緣分不小。將來或得與二位同事一方，這也未可預定。今日我三人當效桃園故事，結一患難之交，以爲何如？」劉雲道：「弟實有此意，恐老寅翁有所不屑之意，今既蒙不棄，實獲我心！」因各敘年齒，成公三十有八，大劉雲四歲，做了長兄。殷勇不必說是三弟了。成公道：「我們結義赤心如一，不必效世俗的獻祝，明晨對天八拜，倘有負心，神人共殛！」（此數語抵過無數盟言）劉殷二人大喜道：「兄長所言極是。」當日共飲至二更後方散。次日凌晨起來，盥洗畢，在庭前設案，焚起一爐沉檀，三人對天結拜畢，就如親弟兄一般，再無半點客套。殷勇對成公道：「弟有一事，今當稟知大哥。」成公道：「有何事故？」殷勇遂將母妹被溺情由說知，今小妹尚無下落，已在六合上元兩縣具呈懇緝，至今並無踪跡，務懇大哥於拿獲盜犯之中，留心查問，但得兇徒下落，生死啣感不盡。」（此是殷勇終天抱恨之事，安得不提）成公道：「原來吾弟有這件傷心之事，只是當時不知船戶姓名，若是遭風被溺，令妹豈有無下落之理，其中必有緣故。愚兄當隨時察訪，倘有消息，當即通知。」是日早飯後，殷勇即拜別起身。成公道：「我却不留賢弟，你須速去，速來，不要過限，有負上台好意。我留住二弟在此，候你到來，送你見了上台，有了着落地方，好叫他放心回去。」（寫出真好弟兄十分關切）劉雲見說，也就不忍言別。（爲遇劉電作地）因對殷勇道：「吾弟速回，倘得早到，幾天更好。」殷勇道：「上台雖准假半月，我計程不出十天，便可到此。但有一小事，尚須兄長爲我措辦。」成公道：「何事？」殷勇道：「明日去見大院，不便如此裝束，必得製幾件合式的衣服，小弟家中一時不能措辦，須曉兄長這裏能與我一做。」成公笑對劉電道：「早是我兩個計算及此，如今現叫裁工製工作，五七日內便好齊全，賢弟只管放心來，寺包管合式。」殷勇道：「二位兄長真是無

微不照。」當時家人過來回說：「牲口都已齊備了。」劉雲即叫家人將行李取出，殷勇對成公道：「長兄與我留下一半打換碎銀，以便將來衙門一切使用，弟只帶回一半便了。」當下別了成劉二兄，家人跟隨上馬，（正是昨日今朝大不同）不及一個時辰，到了涼山周店，與兄弟殷富說了備細。大家歡喜，就要作辭。店主起身回家。這周店主還要邀鎖上人家酬謝餞行，殷勇道：「極承盛情，我已心領，如今係是官身，立有限期，不敢遲誤，將來我兄弟到府時，諸凡仰仗照管，就感激不盡了。」店主道：「這個不消吩咐，明朝若老兄恭喜到這裏來做官，我們就叨庇不淺。」當下一同收拾行李。店主必要留住午飯，并管帶成公家人。殷勇賞了他幾兩銀子，又雇了一人拉着這匹空馬，跟送家丁回縣不提。（心細如髮一絲不亂）他兄弟二人辭謝了周店主，叫了一隻快船，迅速趕行，至次日午前已到京口，回家同拜見了叔孀。此時殷儉亦已強壯，看見他弟兄回來，兩老口歡喜道：「你們怎麼就去了這好幾日？」殷勇即將前事一一稟說。殷儉大喜道：「我們這裏前日也聽得傳言，有這件事。」（可知前日驚天動地遠近傳言）却說是個過路客人拿住了強盜解官領賞，原來就是你從前原說要去投充壯勇，立取功名，如今却不要投充，已遂了你的志願，將來若再有個陞遷，也與你父母爭氣不小。」殷勇在行囊內取出四個元寶，交與叔孀收用。又將眼目一一指對清楚。殷儉道：「你如今在本省做了官，又與那縣裏老爺結拜了弟兄，你兄弟出去，再沒有人敢欺侮他了。但是這宗銀子，你還要到衙門使用，還須做幾件衣服，如何不帶去，反留在家裏攔着？如今你也正該婚娶的時候，我雖一向留心，總不曾尋着一個門當戶對的，這番你去查了地方，即便寄信回來，一面與你打聽一頭好親事，好送到任去與你完姻。」（先爲華秋英作一引）殷勇道：「衙門使用，姪兒自有衣冠等件，已承兩位義兄與我製辦。婚姻事，叔叔且慢慢料理，不必性急，還不知將來是何光景，且待姪兒有了地方，再作理會。只是此時不能就待，明日就要拜別起身。母親棺木暫厝江寺，不能前去祭奠。雖然沒有風雨侵淋，還得叔父或兄弟常去看看。」殷儉道：「這個不須你掛念，你去後，我就親自

去代你禱告禱告，也叫你母親在地下歡喜。」（痴人妙語，極是痴情，却極是情理。）當日親丁四口，歡天喜地，敘了半日的話，吃了半夜的酒，纔各安歇。次日早晨，一家兒起來收拾，吃了早飯，殷勇拜別叔嫂，就要起身。方氏千叮萬囑：「姪兒有了地方，卽速寄個信來，免得我兩老口懸念。」殷勇應諾。當下僱人挑了行李，殷富隨送到大碼頭，雇了一個便船。殷勇又吩咐了兄弟些家常要緊的話，分手而別。不說殷富回家，且說殷勇開船，却值風色不順，又是上水。（水是平步青雲，却言風不順，却是作者之婆心，勸世人不可因順境自盈。）當晚歇了青山，次日傍晚，纔到江浦口，上岸到了客店過宿。次日早，雇牲口駝了行李，取路投江浦縣來。這日到得縣中，已是旁午時候，值堂吏往宅門傳報，纔開了煖閣請進。却是成公堂姪成友德，迎接到了書房中。因說：「家叔奉委與六合縣踏勘地界去了。」劉二叔亦於昨晚回舟，照料說：「今日午間必回家，叔吩咐小姪說：若殷叔到來，諸凡俱已齊備，已派定家人成信跟隨上省，待殷叔恭喜得了地方，纔着他回來報信，不必等待家叔回來。」殷叔今日見過劉二叔，明日便好上省。」殷勇道：「最好，只是要你叔父過於費心了。」成友德道：「冠服等件俱製就，因叫家人搬出請試一試，身材不知可合式麼？」當下殷勇看見各色冠服袍帶，俱係新製，身材亦甚合式，心下甚喜。究竟不知用了多少價值，老叔諒必知道，就與我在存銀內扣除罷。」成友德笑道：「家叔說過，殷叔所存銀兩俱換成一兩一錠的，並有些碎銀好零星使用，到時一并交付。這袍服家叔沒有帳，只說到日後再說。」當時卽將銀兩一併交明。」殷勇却不好再說扣除的話，遂將物件逐一收拾停當，到了午飯後，劉雲纔到，見了殷勇道：「賢弟果然來得恁快。」殷勇道：「幸喜叔嫂無恙，因得早來。」劉雲道：「昨日大哥已說過不必等候，賢弟明日就好到省，待你到了着實地方，我也就好放心起身了。」當日成友德備了一桌齊整酒席，晚間與殷叔餞行。兄弟叔姪同飲至二更後方罷。劉雲仍與殷勇在書房安歇。劉雲道：「兄弟初入官場，諸凡須要謹慎，此去若分防在這個要緊處，須晝夜提防，不可少懈。那倭奴肆橫已極，官兵多有畏怯，且聞內地有奸細暗通線索，（有江七弟兄

在內)此事深爲可慮;兄弟到那裏,當審時度勢,千萬不可恃勇,輕率親隨伴當,也要察他邪正,恩威並用纔是。武官雖無牧民之責,但朝廷設兵,原以衛民,賢弟須要文武和衷,戢兵安民爲要。」(劉雲一篇誥誠,真是武弁藥石,讀者不可視爲閒文而忽之也。)

殷勇一一領諾。劉雲又道:「此去分發地方,尙不知繁簡遠近,一應川度不比州縣官有人分應,必須自己部署。若是得功保題,還要一切使用,我已留下幾兩銀子在成大哥處,要時只顧到這裏來取用。倘或不敷,成大哥自能設湊。」

殷勇道:「哥哥也太爲兄弟用心了,前程之事,正如黑漆,不知將來如何光景?只據這個微末前程,要得多少用度?况兄弟又無家小,一人一口,有這二百金,亦儘可過日。兄長亦有限的宦囊,我會聽三哥說家中伯母已逾六旬,弟無多餘的田產盡數帶回,以供甘旨纔是。况如今兄長回去,又非往時可比。外邊應酬須增數倍,正恐用度不給,何必爲哥躊躇到此?」(此亦英雄肝膽相照之話,並非好謙之詞。)

劉雲道:「兄弟所言雖是,但愚兄素常省儉,不濫交結,此番回去,除開弔行殯事,畢閉門謝客,甘旨之供,儘足有餘。若說這點宦囊,若無賢弟,莫說罄盡無存,連性命亦難存保。今日我與你既成骨肉兄弟,也不說這報德不報德的話,但也要叫爲兄的心上過得去纔好。况我所分無多,只有三百金存此,所備日後陞遷之用,倘有不敷,成大哥自湊辦,倘他日弟有餘,爲兄的多用你些,也何妨?」

殷勇聽了,也不敢再辭。因道:「三哥此時諒已過去了,兄長回去,代弟與伯母請安,并三哥說知,不能等候的緣故。」

二人直敘到五更時,略睡了片時,已是天明。殷勇纔待起身,成友德已推門進來道:「二位老叔昨夜說到幾時纔睡?我如今來催殷叔叔起身了。」

殷勇笑道:「昨夜睡時已交五鼓了。」

當時二人一齊起來,盥洗後早飯已齊。飯畢,成友德道:「牲口船隻俱已齊備,成信跟隨三叔到省伺候,恭喜得了地方,着他卽速回來通報好送劉叔叔起身。」

殷勇道:「承賢叔叔十分相愛,我也不敢套謝,令叔回來時,與我致意不及而辭了。」

成友德又道:「劉二叔有三百銀子在此,殷叔叔帶去不帶去?」

殷勇道:「存留在此,要用時來取。」

當時辭謝了成友德,又與劉雲拜別,只爲義重情深,不禁英雄淚落。

當下俱從宅門送出大堂，看着殷勇上了馬，家人成信牽馬搭上行李跟隨去了。按下劉成叔這邊，且說殷勇這日傍晚適進了省城，成信即引到成公素常所寓的公館，住下。次日一早換了冠服，備了手本履歷，先往兩司副總衙門稟到，後即赴察院。此時二鼓已過，殷勇到巡捕廳來與值日巡捕官施禮畢，即煩傳稟。原來程公早已吩咐該巡捕如殷勇到時，不拘早晚隨時傳稟。（大憲能如此愛賢，何愁英雄不至？）因此那官兒不敢遲誤，即刻傳梆通報。少刻裏面吩咐出來，院爺着他進去。殷勇即進了宅門，與堂官施禮畢，即隨緩步進來。過了一帶穿堂，就是二堂，左側東角門內，便是書廳。那堂官即殷勇進了東角門，早見程公在書廳門口站立，見了殷勇，滿面推下笑來。殷勇趨進廳門，即行參叩。程公受了兩叩，後即用手扶起道：「這是私見，不必如此！限你半月，爲何十天就到？」殷勇稟道：「大老爺格外鴻恩，敢不仰體？因家中叔孀無恙，稟過後即來復命。」程公道：「前日江浦縣申文到來，三百兩官銀已全給你了麼？」殷勇道：「這是大老爺恩施，本縣已照數全給，格外又送了百金盤費。」程公笑道：「他是個清官縣令，竟有百金贈你，也算破格。（上司亦知清廉，成公人品可思。）但是他地方有此汪洋大盜，拿獲不着，參罰也就不小了。前日我將你移會了制憲回文轉來，要討你去差遣，委用你隨處俱可立功，明日我與你一角公文，高中另有書函薦你，你去投見，必有重用。但你初歷宦途，諸凡必須謹慎，不可自恃勇力，臨事急躁，須知彼知己，計出萬全，這憲制性情最急，御下最嚴，應對之間，須要檢點，作事須要三思，切忌不可任性。（寫程公破格相待，十分關切。）」殷勇叩謝道：「老爺天高地厚之恩，訓誨金言，當銘心腑。」程公吩咐堂官陪他酒飯道：「今日有了公文，你速前往，不必再來稟辭。」這是程公格外恩寵，這堂官見上面如此看待，也就與殷勇諸事周旋，告辭後代稟謝了殷勇，即辭謝了堂官，出到官廳。這些轅門上的官兒也分外恭敬。（人情大抵皆然）不一時，值堂官費着一角公文出來，外火票一張，與殷勇道：「大老爺吩咐你即日起身，這火票恐於路遲誤，因給你在本汛支應塘馬二匹，逐汛更替，計四日可到蘇城，叫你不必再稟辭了。」殷勇接了火

票，不敢遲延。卽謝別衆官，回寓。着成信費了火票，到坐汛守府處掛號，支領營馬，一面收拾行李，俟馬到卽刻起身，無分星夜兼程而進。正是：「欲將忠義酬恩憲，寧忍蒸藜遭逆倭。」不知殷勇此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前半寫殷勇令人有「生子當如孫仲謀」之歎，後半寫程公又令人有「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之思。

## 第二十一回 識英雄海疆當險要 遇弟妹湖畔訴衷情

却說段勇敢程公知遇之恩，不敢遲延，晝夜兼行，逐塘更換馬匹，有了操江火票，並無阻滯。第三日傍晚，卽到了蘇省，就在制憲衙門左近覓一寓所住下，整頓冠服。此時並未曾受職，只以武士裝束收拾一切停當，只等次日投文參見。且說這總制黃公諱炯表字憲南北直順天府人氏，爲人端正，不喜阿諛，只是性情剛愎，御下大嚴，未免多尤招怨。由都御史總制江南與操江程公寅好甚篤，惟見侯巡按行止乖張，大不快意，幾番欲動彈章，却是程公再三勸阻。中間爲岑公子一映，若果參去，豈非快事？說他特有內援，况限滿卽去，且不必與他計較。因此黃總制只得忍耐。那侯子傑也知道黃公氣色不足於己，遂推故往廬鳳淮揚一帶巡視去了。後因倭奴作亂，程黃二公商議連名具疏，請將總制移駐蘇城，彈壓並請招募民間勇壯，計陞賞等情，奏聞奉旨交閣部會議。後蒙議覆，大概云：「倭寇連年肆擾各處，沿海地方不能寧謐，必得非常之人，鞭除此寇，恐民間有智勇足備者，僻居草野，不能上答，實爲可惜。自古立賢無方，可否着山東浙江粵閩沿海各省，督撫操江衙門，准其招募勇壯，另立一營，交與各該督撫總管理，果有英材，計功優敘，並請頒給總督總制衙門空頭劄付各五十道，自守備以下將弁，許便宜使用。凡巡撫操江衙門招募者，仍宜送總督總制衙門驗實給劄分發委用。如無督憲兼理者，許該巡撫操江按名造冊報部給劄委用。俱不得濫行填補。倘有冒功徇私，弊察出將各該管官照徇律革職。」



如此則抱負者不致沉埋，濫冒者亦可杜絕，庶真才迭出，積寇殲除，伏乞聖恩俯准。」云云。奉旨依議。這却大半是內閣程公之力。凡沿海各省督撫制操衙門俱照例遵行。內中雖也遴選了幾個真實的本領人，却也便宜了許多純袴子弟。（想純袴子弟俱多，上句是陪筆耳。）這操江是分節巡狩衙門，因許一例招募，見有投充之人，驗看的實填了姓名，籍貫年貌，清冊，仍宜會制憲復驗，然後結劄分發委用。這殷勇是程公心上最得意的人，原要自己委用，不意黃總制爲倭奴猖獗，巴不得要招幾個膽勇出衆的人，以收指臂之效。今看見程公移文書札上說得殷勇智勇膽量十分出衆，如何不喜？因必欲向程公討來親驗委用。程公亦爲公事起見，不好推辭，只得將殷勇送至。又吩咐他許多要話，還恐制臺不肯重委，又寫了一封切實書函保舉。你想一個白身人得這大憲垂青，又兼自己本領出衆，那怕不成就了功名？（自敝黃總制出身，至此從正文外倒插而入，既補敝黃總之實好，招募之始末，殷勇之遭際，又使岑公子候巡按兩邊映帶而出，不至冷落絕妙文章，筆頭有舌。）這閒話慢表。

且說殷勇到了次日早晨，整頓衣冠，拿了察院公文，竟到轅門上來。此時尙未三鼓，見有許多文武官員伺候。稟見殷勇，尋着了巡捕官施禮，敲了來歷，那巡捕見是操江衙門到來投文的，不敢輕慢，道：「台兄且在這裏少坐，待各官稟見後，與你投文。這忙亂之際，恐有差誤。」（這官兒也甚仔細。）殷勇道謝了，就在巡捕廳內坐候。少刻只聽三通鼓樂已畢，放炮開門，大小文武官員照例稟見。先是司道大員，到後堂會話出來，然後府、廳、州、縣、副參、游、守等官稟見。此時因倭寇肆擾，軍務倥傯，也有傳進說話的，也有不見的，紛紛不一。直候到巳牌以後，各官纔散。殷勇即將公文煩巡捕官遞進，未及片時，只聽得裏面吩咐值堂官着來差進見。殷勇即跟着內巡捕打從角門進去，到得二堂，只見上面虎皮交椅上坐着黃總制，生得面如滿月，一部長髯，星袍玉帶，甚是威嚴。殷勇上前參見畢，起來躬身站在一旁。黃總制見了殷勇這一表人物，先自歡喜。且又有程公保舉之書，已有心重用，因問了一遍當日獲盜情節。殷勇不慌不忙，朗朗的對答。原來劉憲自招募以來，投充者不少，大約其中有一半是

情分薦舉的，不過射得幾枝箭，使得幾路刀棍，不是人材有限，便是氣力平常。爲國選才，何須薦舉情分？此非短於黃公，只爲要襯出殷勇人才一倍耳。並無出色人物。今日見了殷勇，真才實學，如何不喜？暗想：若非此人，如何能力敵羣盜，磨量勇力，不問可知。因道：「這裏現今沿海一帶地方，倭寇出沒無常，肆行劫掠，本院招募日久，並無一個捍禦之材。如今都憲舉薦你，有十分本領，現在有一個最要緊的去處，委你去把守，你敢去了麼？」殷勇跪稟道：「大老爺不棄鄙力，施恩委用，愿竭力報效，豈敢有違鈞旨？」黃總制大喜道：「有才長者，必有膽量。」隨令值堂官吏，取一道空頭劄付，富案填了殷勇姓名、籍貫、年貌，給與殷勇道：「本院如今且填你做一個把總，却委你去署瀏河守備的事。這是太倉崇明等處最要緊的海口，那倭寇時常出沒的去處，你須用心把守，若有功勞，即行陞賞。」又命庫內取一副盔甲賞他。殷勇一併叩謝，纔側身出來。未及數步，黃總制又叫上去，吩咐道：「那個海口，非同小可，從前往往失事。可知被倭奴劫掠已非一次。你去須要不分晝夜，上緊隄防，你本管遊擊駐紮太倉，也是個要地，恐倉卒有事，一時救應不及，我與你令箭一枝，倘有緊急，一面飛報本院，一面許你在本營各汛調兵接應，若有疎虞，不但你自身軍法不貸，且辜負都憲與本院重委之意，你須刻刻在心，勉圖上進。我看你議仗，臂力膽勇俱有，但你初登仕版，這弓馬武藝，未必精熟，若只恃勇力，便非爲將之道。你須上緊演武藝，講究戰陣，不可一刻苟安。」殷勇叩謝道：「大老爺恩訓，當刻刻在心。」黃公隨取給令箭一枝，着卽刻起身赴瀏河防守，替回那防守備，別有差委，俟平靜之日，再去做你本營遊擊不遲。」寫黃總制另是一番氣象，性急威嚴，閱之自見。且一見殷勇，卽委重任，知人之鑒，迥出非常。殷勇領了令箭，卽叩辭出來。所賜盔甲，已有入搬送寓所。因復到巡捕廳來辭謝，這些轅門上都守千總把總等來道喜。不一時，值堂官費出一張委牌，帶封套交與殷勇，係委署瀏河守備印務，着卽刻起身無語。衆官道：「這是大老爺格外的恩典，老寅兄不要輕看了。」殷勇謝別衆官，回到寓所。當下就有同寅官薦來伺候的人，殷勇俱各留下。見上台如此垂青，又聞瀏河地方

緊要，不敢少留，當即吩咐成信道：「我這邊的事，你已盡知，可即日回縣報與兩位老爺知道。我也不及寫書，因取了四錠小銀與他作盤費。」成信當下叩謝去了。殷勇就着從人收拾衣甲頭盔行李，有了制憲令箭，便即日馳汎前往瀏河署事不提。且說成公自公出回署，知殷勇已經上省，因與劉雲道：「三弟此去，不日即有好音到來。」至第二日却得了總制要去的消息，又聞給塘馬星夜前往，二人知此必因倭寇緊急之故。到時即有差委。只不知是何去處，算來總不出十天，即有定局。原來成信也星夜趕回，到第九日午後，已回到縣，進書房來回稟了前後話。二人大喜。劉雲又賞了他二兩銀子，因即與成公道：「三弟蒙兩位上台刮目，將來未可限量。只不知那瀏河地方，却是一個最險要的去處，從前原只有一把總防守，後來因兩番失事，纔改了守備，添兵彈壓。以三弟的本領鎮守，定當從此立功顯達。」劉雲道：「若論他的膽量，實人所不及。所慮者是恐少年恃勇，急躁從事。」（一個是深信語，一個是關切語，都是好哥哥）兄長須隨時探聽，頻寄音信，免弟掛念。弟明日就拜辭起身。」成公道：「賢弟爲先人大事，已經耽擱有日，愚兄亦不敢再留。明日早飯後即送賢弟起身。三弟那邊，我自理會，倘有要事，當差相聞。」當晚弟兄二人，直敘飲到更餘，一同安寢。成公又吩咐家人連夜備席，次日凌晨起來盥洗後，即擺上席來，成公叔姪各敬了劉雲三杯，又共飲過數巡。劉雲道：「此番別過兄長，後會未知何日？彼此須常通信息，以慰相思。」成公道：「這不用說，若有要務，便當專差，尋常信息，只用官封寄到吉水縣，著轉寄與賢弟。但須賢弟先在本縣關會他一聲。」當下忽忽席畢，劉雲已封了四兩銀子，賞了書房伺候的家人，格外二兩賞了廚役。成公却命姪子賈出二十四兩一封募儀來道：「我也不送賢弟的程儀，這是我與老伯靈前一觴之敬。」劉雲不敢推辭，叩謝領了。外邊職事人役俱已吩咐齊備。成公必要親送到船，劉雲阻擋不住，別了友德，一同上轎起身。已牌時到涼山，成公到船上又坐談了一回道：「賢弟途中保重，到家後即與我一音。」劉雲應諾，只爲情深不禁洒淚。劉雲隨送成公上了轎，看着道從去了，下船轉身進艙，就吩咐鳴金開船，一路無話。不止

一日到了九江府，進鄱陽湖口。這日適遇大風驟雨，白浪掀天，大小客船何止數十號，都收在套汶內避風。這風自辰牌時候發起，直到未末申初纔漸漸矮下來。已是開船不得。原來這日劉電的靈柩船，亦在其內。你道爲何如此湊巧？（若非風浪之阻，幾成咫尺天涯，可知人生會合俱有定數。）原來劉電自八月初一日在尚義村起程，中秋前兩日到揚州雇了一隻大船，中艙安放靈柩，後面官艙留與雪姐梅嫂劉電住在前艙安歇。因要送雪姐回家，故不走儀徵，竟出荻浦。這日來到，把船泊在碼頭。劉電上岸來訪問到許公家裏，如何門上鎖，因問着間壁周老人，這老把許俊卿如何沒了姑娘，幾次要尋短見，後來他舅子如何接了他回去同住，不多時因他舅子的叔父選了江西大庾縣知縣，舉家同到任上去的話，與劉電說了一遍。劉電聽了，暗想如此不湊巧，今既不得相會許公，也就不提起送雪姐回家的事。（若一說起，周老人必要到船上見雪姐，雪姐亦必在周家一會，便生出多少嘍囉，只一不提，却省了無數冗筆。）遂別了周老人，回船一一與雪姐說知。雪姐聞言十分傷感，因道：「父親與母舅都挈家而去，無處可住，從前恩父原與我說當同三哥回家，今日果然應驗。」劉電道：「如今妹子且安心同我回去，到家後當即專人送書往大庾縣去通知許伯，便相會。只是從此回家路途尙遠，還得梅嫂作伴同去纔好。且到岑賢弟家再作計較。」梅氏道：「我到家與老頭兒說一聲，自然要送姑娘同去的。」劉電道：「甚麼？」當下就叫開船，放到觀音門來訪問岑公子家，到得門前，見大門上封皮封鎖，吃了一驚，往間隣居，說自岑公子與老夫人去後，不多時被候巡接說他祖父做官時負欠他官銀八百兩未還，把他老家人岑忠逐出，將房屋官封變買。到如今雖沒人敢買，已是無人居住了。又問岑忠下落，這鄰人說他搬了傢伙箱籠出來，氣出一場大病，虧得他兄弟來搬他回湖州碧浪湖村家裏養病去了。劉電聽了這個信息，兩下都無着落，心下好生動氣。待要寄信往山東這途路上下無可托之人，看這隣居又是個少年人，難以相托，若不寄信，又恐蔣公與岑弟懸望，左右思維，因想那個周老人是許公重託他的，却是個至誠長者，不若託他寄信，諒無差謬。主意定

了，即辭別鄰居，回到船中，把這事說與梅嫂雪妹得知。梅氏聽了，一分氣苦，因想如今到途路之中，若到湖州，路途又遠，況這雪姑娘是老夫人再三託我陪伴的，豈有半途拋下之理？因道：「三相公也不用心焦，到如今只要寄封信到山東去，免得那裏記掛，我情愿陪伴姑娘到吉水，待日後姑娘恭喜了，我再陪送姑娘回來，豈不是好？」劉電聽說大喜道：「梅嫂說得極是。」當下即在舟中，將兩家情事備細寫了一封書，封固停當，叫把船仍放回荻浦來。幸喜相去只有二十來里，江面一時便到，遂秤了二兩銀子，和書函包好，一直送到周老人家裏來。周老人一見便問：「客人爲何去而復返？」劉電道：「爲有一件要緊事，特地來拜煩。」因將書函取出道：「這是一封要緊書信，外有盤費銀二兩，煩老丈覓一個妥當人寄往山東沂水縣地方，封面中居址姓氏，逐一寫明，寄書到日，再謝酒資二兩。那邊與貴鄰居許公有些瓜葛，因知許公與老丈又是緊鄰至好，故敢奉託，千萬不要遲誤。日後小生還要到來奉謝。」周老人道：「一封空信，有了這些盤費，何愁不得寄到？只是老漢與許先生相好多年，並不知他山東有甚麼親友？」劉電道：「只煩老丈把書函寄到，日後自然知道。」周老人看見信面寫得分明，因道：「劉客人放心，這封書包管與你寄到，若有回書，我存在這裏候你就是了。」劉電打恭稱謝，又再三叮囑而別。如此纔放下了這條心。（可見劉電爲此一書費了許多躊躇，誰知竟不寄到，却是出人意外。）回到舟中，與雪妹說知，當即開船。於路無話，這一日恰恰船到湖口，遇了風暴（妙絕門路）也在套汊內避風，及至風定，已是申刻時分。秋江易晚，不及開船。劉電舉飯上岸來閒步，見前面一隻大船，桅上扯着曲沃縣正堂的旗號，心中驚喜道：「莫不是哥哥也在此？」因走到船邊，却是老人家劉用走出艙來，一見劉電，即叫道：「那不是三相公來了？」劉電聽得，急走出艙來。兄弟突然見面，悲喜交集。劉電遂進艙來，拜見了哥哥。劉雲即問父親棺柩如何，此時纔到這裏。劉電驚問道：「哥哥如何曉得我搬柩的事？」劉雲道：「我本不知，因遇了殷家兄弟，纔知道。」劉電驚喜道：「可是殷勇兄弟麼？」劉雲道：「正是他。」劉電急問：「哥哥在何處與他相會？」劉雲

道：「說來話長，且拜了父親靈柩。慢慢再說。」劉電道：「船上還有一個義妹在那裏，卻就是殷勇兄弟的義妹。」劉雲道：「這又奇了！殷家兄弟，說他有一個義妹，已經同他母親不在了。如何還有他妹子在這裏？」劉電道：「這話說來，一發奇了，哥哥且過船拜了父親的靈柩，我們兄妹三人見了，再敘。」此時他弟兄兩個心下都摸不着頭腦，原乘兩船相離不遠，劉電引哥哥到了船中，劉雲見了父親靈柩，想他自己做了官，父親不會安享一日，不禁一陣傷心，撲身放聲大慟。劉電、雲姐又一齊哭將起來，鄰幫船上盡都吃驚，問起緣由，纔知道是個丁艱的官長，在這裏剛遇着他父親的靈柩，因此傷心。當時劉電勸住哥哥，暫且收斂，且與妹子相見，正是：「淚從心竅流，將出喜自眉梢引上來。」不知他兄妹如何相敘，且聽下回分解。

寫黃公愛殷勇不俗，程公薦舉得意處，俱從自己心頭眼底而出，真是破格憐才。劉電東西奔走，總為情誼關切，既收拾過許岑兩家，便可放筆寫兄弟巧會，其中敘事，細緻周詳，無一滲漏，真是鄧中白雪。

## 第二十二回 識小妹征棹解離愁 得嬌女慈幃添喜色

却說劉電勸住哥哥拭淚，回到後艙，來見雪姐。一身孝服，哭泣未止。見劉雲進來，已知是做官的長兄，口稱哥哥，倒身下拜。劉雲以小妹相待，只回了兩禮。一同坐下。梅氏過來叩頭，劉雲抬身道：「你是客邊，莫行此禮。」便問雪姐道：「這妹子與殷家伯母在江中遇害，怎的又與我兄弟相會？」（真是快事，我亦急欲問之。）雪姐未及回答，劉電接着說道：「哥哥不知，說起來却是一段創古奇聞！」（夏日午後，冬夜燈前，說來真是一段佳話。）因將雪姐怎生遇騙，賣入曹家，又怎生遭妒婦凌虐，得保全了身體，怎生到沂水客店中自盡，埋在義塚，怎生在地下了，遇了仙姥，指引拜認了父親，父親又怎生顯靈，又怎生邀蔣岑二位囑託，引弟先發出妹子的棺木，當下還魂轉來，便指引起出父親靈柩，又蒙蔣公十分仗義，與兄弟結了婚姻，又與岑公子結為兄弟，蒙岑伯母命梅

嫂子陪伴妹子前來，於八月初一在沂水起身，原要送妹子與梅嫂回家，不料許伯又同親戚挈家往大庾縣任上去了，岑賢弟家又被候巡按將房屋封鎖，岑掌家又病回湖州，進退兩難，承梅嫂子情愿陪伴妹子，因此就一同回家。不料在這裏遇着哥哥，還有許多細底，一時也說不盡。劉雲從頭聽了一遍，點頭吐舌道：「果然有這等奇事，若不是親身經歷，旁人說來，也難相信。只是殷母遇害，如今既知強徒姓氏，又有跟究之處，爲兄自有道理，必要拿此兇徒與你兄妹報仇洩恨，那蔣公與岑公子既成至戚，且容圖後報。」因對雪姐道：「若論殷家兄弟，與我八拜之交，你便是我義妹。若論拜繼父親，就如親妹子了。」雪姐道：「小妹在地下若不是父親庇護，必被羣鬼欺凌，父親因預知三哥到來搬柩，恐無處找尋，因顯靈邀蔣家叔父與岑公子到來，託他指引，彼時父親只令小妹先拜見過他二位，次日三哥果然到來，小妹幸得再生，回想前事就如做夢一般。」劉電卽問道：「正不知哥哥又與殷家兄弟如何結拜？」劉雲道：「這事說來雖不似你們的奇異，却是天假奇緣。我在任得了父親的凶信，因爲交代的事，就擱了三個多月，纔得起身。七月下旬，坐船到了江南涼山地方，停泊，不料夜間被江洋大盜十數人，明火執仗，上船行劫，將家人網縛，行李盡行搜出。我那時也只想留得性命，便是萬幸。不料忽然來了一個少年壯士，一上船就打翻了兩個強人下水，又在艙裏活捉了兩個，將我救了，不但保全性命，連行李一些也不失脫。我還未曾動問他的姓名，他因見我與兄弟面貌聲音相似，又見我穿着孝服，一口就叫出我的姓氏，我倒吃了一驚，問起始末，纔曉得兄弟與他結拜在先，說你助他銀，勸他投充勇壯，立取功名，須要在儀徵口等你，不料生出這件事來。誰知他却就爲此事，得了功名了。」劉電同雪姐一齊問道：「怎麼就得了功名？」劉雲因將那官司如何嚴禁盜賊，如何懸賞緝拿，成公如何舉薦，操江如何恩待，給賞了官銀三百兩，成公又有己贈，又如何三人效桃園結義，後來制憲黃公要討他往蘇省委用，當下給了把總，割付與他，並與他令箭委署瀏河守備，許他得調兵馬，十分恩寵，從八月下旬，就到任去了。」劉電聽了，不禁眉花眼笑道：「兄弟一見

了他，就知他不是久居八下的人！因此當即與他結爲異姓骨肉，但不料他驟然就做了官！雪姐道：「只可憐我乾娘爲我身亡，不得享他一日之福。」說着又哽哽咽咽哭泣起來。劉雲勸道：「這也是他老人家的大數難免，卽如妹子死而復生亦是定數，日後只要拿着這個兇徒斬首瀝血，祭奠靈前，如今妹子回去我就當差人去報知許伯，接到家與你父女重逢，省得兩下傷心牽掛。說你再世重生，也是古今罕有的事。將來必有後福。終身之事，兄當爲你擇一佳偶，必不誤你。」劉電接口道：「哥哥却還不知其中委曲，父親冥間囑託蔣公三事，一件是託蔣公指引埋棺處，所第二件是爲他表姪女與兄弟婚姻之事，這第三件就囑託妹子終身之事，謂將來與岑家兄弟有姻緣之分，却又不叫當時訂定，必要等待數年，仍須蔣公完成此事。此番回來，原要見了許伯就將這婚事訂定，不料又不得相會，到家後，請了許伯來，便可一言而定。」劉雲道：「那岑公子是名門舊族，正是配偶。況且陰陽兩途，先已見面，這姻緣非尋常可比。若我在彼，就當同蔣公爲媒，一言訂定，何必更待他時？」劉電道：「兄弟也是這般主意，倒是岑家伯母說妹子現有生父，如今又有我們，我親在堂，大家不便專主。況如今又在客邊，果是姻緣，就耽擱兩年，也不爲遲。」劉雲聽了此話，因問雪姐道：「岑夫人待妹子如何？」（此一句是劉雲聽說岑母欲禮待之言，疑心有不允之意，故作此問。）雪姐道：「就是親娘也沒這般憐愛，臨行啼啼哭哭，還與了妹子許多東西。」（絕妙女兒子口頭語，如親聞其聲。）劉雲道：「如此說是極相愛的了，這件事就當反令從權，況這重生再世，實是世上罕有的事，許伯得知已喜出望外，豈有不樂從之理？又何必拘拘於此？」劉電道：「這是父親冥中如此囑託，諒必有因，如今妹子年纔十六，卽遲待三兩年，亦無不可。」劉雲道：「這也罷了，只是他明歲必須進功名纔好。」劉電道：「兄弟也再三勸他，他只爲候巡按要與他作對，不敢回家，如今房屋又被他封鎖，亦無家可歸，倒是一件難事。前日電弟訪問明白，因爲了一封備細的書，留下二兩盤費，交與許伯的緊鄰周老人託他雇安人寄往山東，信函註明到日另加酒資二兩，這封書不知何日纔到。」劉雲道：「



有這重酬，還怕沒人寄去；只是他那裏得了此信，却又增一段愁腸！因想：父親所說遲待的話，未必不爲有此頓挫。這是劉雲意中所想，却不知雪姐心中已深信了恩父的言語，並岑母的憐愛。就遲幾年諒無更變，因此到不把這事放在心上。他兄妹二人直說到上燈時分，向靈前炷了香燭，此時兩隻大船已並在一處。劉雲道：「明早就在這鎮市上買了祭品，先與父親祭奠，叫兩隻船幫着同行。我是驚怕的人，如今却放心了！」劉雲道：「哥哥遇般家兄弟相救，兄弟却早知道。」劉雲道：「這是何說？」劉電又將遇點石禪師的話細述了一遍。劉雲道：「如此說來，這禪師竟是個知過去未來的羅漢了！」說話間晚膳已備，弟兄二人就同過這邊船上來，另送了幾樣酒餚到這邊與小姐。他弟兄又敘話到半夜，纔各自安歇。次日早起，就在鎮上買了那鷄、鴨、魚、肉、果品、蔬菜、香燭、紙、鏢等，准備在船中祭奠。從此兄妹三人常在一船，敘話那歷過情節，頗不寂寞。不止一日，到了吉水，停船在城外碼頭。他弟兄已先在船中商定，將靈柩暫停城外普化寺旁院面前搭蓋三間大廠棚，中間安放靈柩，後邊安頓女眷，外間接待親朋。旁邊左右，另蓋兩小廠，一處做了廚房，一處留待來使。就借旁院做了帳房，並安放什物。當日劉電先上岸，到普化寺與長老說知，然後進城到家中拜見老母兄嫂，把客途經歷之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總括一句，省却無數重複。大家聽了，又悲又喜，又甚驚怪。當下老母就要同了媳婦們到船上去哭奠，並就好看這這個還魂的女兒。劉電道：「母親與嫂嫂們理應前去，但這碼頭上船隻擁擠，行人雜踏，況船中又甚窄狹，一無備辦，且待搭起了棚廠，再請母親同嫂嫂們往船上起筵，一同送到廠中祭奠。」劉母道：「既如此，你們快些去料理棚廠要緊。」先在家祭過了，再商量開弔的事。明日先把你妹子接了回來，省得他在船上不便。」劉電領命，即同了二哥哥劉霖分頭辦理。雇了人工匠，賃了柵木竹竿，將自己鋪中大布拾了十多筒，到寺裏去搭棚蓋廠。旁晚兄弟同出城到船上，劉電先拜一靈柩，大哭了一場，然後與兄妹見，因說這棚廠連夜搭蓋，明日還得一天工夫，纔竣。後日早晨，便好起棺上去。劉電對雪姐道：「明日母親就要接你先回。」雪姐道：「小妹

也正要拜見母親，這裏且留梅嫂在此照管。」劉霖道：「不必，妹子只將東西收拾收拾，明日一總與你搬回家去就是了。」當晚劉雲派一個家人跟隨劉霖往寺中歇宿，監督工匠照管什物。劉霖仍回家中料理一切應辦物件，自己同兩個家人在船守靈。且說劉霖回家對母親說知，明日棚廠便可蓋完，後日一早同母親大嫂們去起棺到廠，合家祭奠。又道：「這還魂的事，人再不信，如今却真有這般奇事，正不知在棺木內如何過得這許多日子，難道不氣悶的？」（癡絕妙絕却是必然之思）二娘子道：「想必死了，這棺材就如房屋一般，這靈魂也好走進走出，諒來是不氣悶的，不然他公公怎得邀了生人去說話？」兩妯娌你一句我一句胡猜亂講。（宛如娘娘們口氣如親聽入耳）劉母道：「你們且莫亂猜，明日接了他回來，正好慢慢的問他。」當晚又過了一宿，次日一早，劉母起來，一面打發家人前往普化寺催促搭蓋棚廠，一面叫劉霖去雇兩頂轎子，接了妹子與那梅嫂子回來，再到寺中去料理。劉霖領命，順路雇了大小兩頂轎子，到得船上，雪姐早已收拾停當，將要緊之物隨身帶在轎內，其餘交結梅嫂攜帶，與大哥說了一聲，隨即上轎。劉霖一路照管着回來，且說劉母打發劉霖去後，就同了兩個媳婦，都出中堂探望，好大一會，轎子抬到大門內下轎。三媳婦們都迎將出來，看見雪姐果然生得十分秀美，一身孝服。梅氏跟着進來，到了堂前，劉霖一指與雪姐道：「這位就是母親，這個你大嫂，這是你二嫂。」雪姐叫梅嫂將一把椅子移在當中，請母親坐了，拜見。劉母見了，便十分憐愛道：「途路辛苦，只行常禮罷。」雪姐當下端端正正拜了四拜，劉母叫兩個媳婦攙起，然後與兩位嫂子拜見。這劉大娘子却只有一個三周四歲的孩子，叫做端兒，生得粉妝玉琢一般，因叫他過來與姑娘磕頭。那孩兒真個就爬在地下磕頭，喜得雪姐連忙抱將起來，那孩兒把兩隻小手兒抱緊了雪姐的頸項不放。劉母見了，也不禁笑將起來。大娘子過來拉他的手，只是不放。（此一段大字，雖非正筆，却靈妙生動，不可思議。若無敘情節，便無意味。却從一個小孩兒身上，形容出大家

許多恩愛來，真是妙舌生花。雪姐道：「這個小姪兒乖得緊，怎麼竟不怕生？」大娘子道：「却也作怪，別人要抱他，還哭着叫不抱哩！」當下梅氏也與老夫人並兩位小夫人磕頭，大家都攙扶免禮。雪姐抱着端兒，隨老母大家同到上房裏來坐下。雪姐看劉母雖年及六旬，却神清體健，鬢髮纔白得幾根。這劉大娘是個五短身材，銀盤白面，生得端方秀雅。這劉二娘子却是長挑身材，瓜子臉兒，生得溫柔婉麗。婆媳三人容貌，俱從雪姐眼中寫出，却要而不繁。當下劉母就問雪姐：「你三哥與蔣公的表姪女結姻，不知那個姑娘生得如何？」這是劉母看了雪姐之美，便想到所定媳婦身上，却是要緊心事。雪姐道：「才德工容，無一不備。」二娘子便道：「比小姑娘何如？」雪姐笑道：「勝我十倍，還不止！」（毋乃太謙乎？）劉母聽了，便也歡喜。原來劉母只生了他弟兄三個，却沒有女兒，今見了雪姐，就如親生一般。問長問短，大約三日三夜，也講說不完。晚間母女就同床安歇。雪姐也就如親娘一般，孝敬，姑嫂們又彼此十分敬愛。連這小端哥兒見了雪姐，就撲着要抱，急忙騙不下來，看來，却與在蔣家情義一般。

且說他弟兄料理棚廠，果是人多手衆，到第二日旁晚，已搭蓋齊全，上面俱用雙層大布，三簷起脊，地下通鋪墊葦蓆毡，總然下雨，亦不能滲漏。次日凌晨，劉老夫人、婆媳同雪姐都披蓆重孝，坐轎到船上來哭拜起棺，只留一老家人在船照料。弟兄三人，斬衰執仗，號哭扶柩，往普化寺來到了棚廠，將靈柩在正中安放停妥，遮護孝堂，擺設供桌，一切齊備。內眷們都在後面守靈。當下劉雲纔得與母親拜見，母子夫妻，悲喜交集。當日已整備豬羊祭品，焚香點燭，合家慟哭，祭奠畢，就都在廠中伴靈。劉雲因家中無人，只派二弟同一小廝回家照料，並令往船上將所有物件查點，搬送回家。船家雇價照票找給清楚。那官船上因在涼山耽擱多日，額外給他幾兩銀子盤費。劉霖領諾去了。當日又叫了兩個漆匠來，將外廓通身只用擦漆，三兩日內便可乾燥。擇定十月十三日開弔，十五日弔止，就在本寺大殿上起建一場三晝夜殯課。這因城文武官員，以及親戚鄰朋，弔奠者，俱絡繹拜觀。

至親好友，支持管待酒席三天，止弔後，即擇於十七日出殯，於祠堂，合家眷屬，直到送殯後，纔轉回家。普化寺中送了一分重香金，酬謝。回家後，又設席酬謝幫忙親友，前後整整忙了半月有餘，方纔完事。這一日劉雲在書房中修了兩封書，一致成公，一與殷勇，將來封在一處，託本縣用官封郵遞江浦，轉寄瀏河。書中細敘弟兄途中相會，並殷勇被害，義妹還魂，許多情節，以及強徒姓氏，懇其關拿嚴究，又作一札，專差往大庾縣與許公報信，並接他來家相會。自此雪姐安居劉府，母女兄妹姑嫂們，雍雍睦睦，一團和氣。逐日盼望父親，到來聚會。正是「歷險盡時纔信命，受恩深處便爲家。」不知許公可能接來相會否？且聽下回分解。

此一回敘姊妹相逢，各訴所歷，看來原可平鋪直敘，殊不知其中頭路紛煩，問答不一，雖易實難。今看他歷敘各人情節，先後貫通，絲毫不漏，洵是妙筆。末後雪姐到家一段，更覺婉麗詳新。至於開弔行殯，事細緻筆筆周到，總緣作者胸中自有別才，故能諸事詳悉。鏡湖真是第一通人！

## 第二十三回

## 華秋英急智刺淫倭

## 何仙姊幻引救淑女

且不說雪姐安居吉水，却說這倭寇的根由，起於嘉靖二十五年，只因彼時倭人將洋貨到江浙沿海地方交易，多被奸商邀賒，奸商又被諸貴官家鯨吞，成千累萬，不償價值，以致羣倭盤踞近地島嶼不散。諸貴官又聲言倭寇私窺內地，嚇官兵進剿，因有此變。羣倭分頭肆擾，始則劫奪客商，邀載海道，繼而攻破城邑，殺掠鄉村。且有內地兇徒匪類，逸犯逃兵，勾連響應。（此筆有江家弟兄在內）遂至猖獗連年以來，沿海生民，受其荼毒。及浙撫如環同都指揮使吳璜斬獲通倭奸細九十餘人，督兵進剿，屢立戰功。這諸貴家因不能獲利，反嚇言官論茹環玩寇殃民，逮問煨煉，暴卒獄中。吳璜亦下獄論死。自此倭寇益無忌憚。閩浙江湖等處，出沒不定，殺掠焚劫，異常慘毒。又兼同時有海盜徐海汪直聚眾數萬，寇擾江浙與寇首趙天王相爲狼狽。軍官屢戰不克。（以上敘倭

寇來歷，俱出正史，却是此事貫珠之線。這趙天王更爲桀驁，其妻赤鳳兒（美名思之亦復失笑）使兩口苗刀，有萬夫莫敵之勇。（萬夫莫敵，足見倭寇利害）却是美而悍妬，因此趙天王十分畏愛。其時教江五江七愆，李領倭寇數千，突入崇明，攻破城池，大肆屠戮。知縣湯一澄率領民兵巷戰而死。把總在逃被殺。彼時常鎮參將李更良，駐兵楊舍，崇明是他統轄地方，聞報率官兵一千會同太倉專管游擊袁潮，合兵前來救應。崇明已是無及。兩人見倭勢方張，不敢進逼，因商量分兵守住孔道，待他自出，截其歸路。原來這崇明太守，正是殷勇到任前一日之事。（得此一筆，遂令殷勇出色）這阮守備聞知攻破崇明，離汛咫尺，正在坐立不安，手足無措。忽報殷勇到來接印，正中心懷，便匆匆交代而去。殷勇接印後，恐倭奴乘勢來侵，即傳令箭調集附近汛兵二百五十名，交本營把總董槐守住瀏河要道，自己率領本營兵三百名，星夜往孟河地方，據險設伏，要截倭奴歸路。又與瀏河頭尾相顧。且說這倭奴攻破崇明，大肆殺掠，巨商富室，罄擄一空，婦女三十以上，無姿色者，殺戮無存。少艾者，驅使作役。青天白日，羣聚裸淫，少不如意，揮刀濺血。羣婦股裂受污，天日爲慘。這趙天王殺掠滿意，幸得赤鳳兒悍妬非常，不敢恣意淫擄，却聽了就地滾江五的指揮，帶了倭兵三千，出據圖山，欲窺太倉，尙有倭奴千餘，盤踞城內，爲犄角之勢。

却說崇明城內有個黎富戶家，夫婦二人，同逾花甲，並無子息，只有一義女，名叫秋英，本是華姓，原是書香舊族。（此與華夫人伏筆）父親華宜，是個寒士，因拖欠官銀，追比不過，無奈將他買身抵償到黎家，時年纔十二。黎老夫婦因無子女，見他是個舊家女子，又且生得秀美聰明，就把他做女兒看待。後來華宜死了，也虧黎老與他買殯殮，秋英到十八歲上，更出落得十分標緻。黎老夫婦原要與他招贅一個，養老女婿倚靠。不料其年因倭寇屢來攻打城池，兩老口相繼憂怖而死。（須知兩老存心忠厚，故不遭殺戮之罪）都是秋英一力殯葬。（只此便非尋常女子）這華秋英不但人物秀麗，抑且心性聰明，遇事見機，極有膽智。（極寫秋英方可與殷勇爲

偶不然，岑得雪月梅劉得蘇玉馨，豈獨無一賢內助乎？其時也被倭奴擄在羣婦女隊裏，身邊却緊緊藏着一口小利刀，防倭奴來犯，已拚一死。只因婦女衆多，一時犯他不着。一日早晨，有數十倭奴聚集在一宅院內，着衆婦女與他造飯，其餘各擄一個，當衆宣言：「內有一個身長力大的倭奴來犯秋英，這秋英却是天生的靈巧，在倭奴中數日，已習知倭奴的之語。見這倭奴來犯，便給他道：『白日當着衆人面前，不好看相，不如到屋後無人處好。』那倭奴大喜，即跟着往裏邊來，却是一座樓屋。秋英指着道：『樓上去好！』一面說，就上胡梯。這倭奴也隨了上來，秋英到得樓上，原立意拚命，刺這倭奴，不意看見樓板上放着一個壓衣石鼓，約莫也有數十斤重，秋英心生一計道：『你且關了門，把這石鼓靠住，省得人來打攪。』（恰俐人口角）這倭奴點頭，就將手中兩口苗刀遞與秋英拿着，雖是一時急智，實有天命存焉。倭奴受刃，亦是天奪其魂。灣倒腰雙手來撥那石鼓。秋英見他抱起石鼓時，即將一把苗刀，從小肚子底下用力刺進，腹軟刃利，直盡刀靶。（真是膽智俱全，尋常婦女豈能下手？）這倭奴痛絕倒地，竟不曾出聲。秋英見倭奴已死，想到少刻，必有倭奴進來，難免一死，人急計生，却打從樓窗走出，見左右人家牆垣樓屋，處處接連，因料這倭奴昨日從東而來，今日必不再往東去，我若走得出來，便有生路。因打從居瓦上逐家盤遞，望東而走。到了房屋不連之處，便下來，從坍塌處一步步尋路而去。如此上上落落，約莫也走了有四五里光景，望見離東門不遠，只聽得後面的哭聲震天，回頭一望，見西首煙火冲天而起。原來這些倭奴飽飯後，探聽得有官兵到來，却將這些婦女關門在屋，放火焚燒而去。可憐這些婦女，既遭淫污，又活活燒死，慘不可言。（弔古戰場文無此悲慘。）秋英已料倭奴西走，急忙打從人家樓上下來，竟出東門，却見一路尸橫遍野，血腥觸鼻。他也顧不得害怕，心慌意急，又不知路，只望着東走，足足一口氣走了有二十三里，已過晌午。望後面並無響動，四下裏亦無人迹，把心略略一放，却半步也走不動了。（人到性命相關，竟不覺其疲乏，及至事定心纔放下，便四肢軟癱，惟經歷過人，方能知此。）看脚下鞋已綻裂，兩瓣蓮瓣，如何受得

此苦！又見前面是一道小河阻住，斜側裏雖有一條路徑，却不知是往何處去的？欲要挨上前去，却無半點氣力，又兼腹中飢餓難當，沒去處討飯吃。想起來終不免一死。（真是苦惱）正在着急，只聽得西北上火炮連天，喊聲震地！（真是急煞）秋英想道：「倭寇裏並無火器，想必是官兵勦殺。若是官兵得勝，便有生路！」（誰料竟不然）正在躊躇，只聽喊殺之聲愈近，打一望時，已見兵馬來到，心下驚慌，卻沒個躲避去處。（急到極處）只見那側路旁一箭之地，有個河池，水已乾涸，却是一池污泥，還有些枯爛荷葉在上。（是凡秋時候）池側旁却有株老樹，半邊樹身橫倒在地，上一時無奈，祇得拚命走入污池內，那旁岸處不過深得尺餘，掙這幾步，便踏到臍上。（苦惱殺）回頭看時，殺聲已到。（真嚇殺）原來却是一隊官兵，被倭奴殺得去盡棄甲，又追趕得緊，俱往前奔命，到得河邊，見沒有橋樑，都往河裏亂跳。大約逃得過岸的甚少，淹死的甚多。後面大隊倭奴趕來，何異屠羊殺豬，奔不到河邊的，都被所殺，血腥四濺。這時秋英也顧不得性命，將身子都蹲倒得污池內，把一片爛荷葉遮住了頭臉。（却爲逃難女，不是採蓮人，華秋英亦可謂出污泥而不染）幸喜又有那橫倒的樹枝擋住（老樹之恩不小）偷眼看那些倭奴，呼嘯成羣，因趕得發熱流汗，都開懷脫臂，也有坐地歇力的，也有跳躍嘻笑的，拉屎溺尿，混鬧了有個把時辰，呼嘯一聲，仍復回原路去了。秋英見倭賊雖去，自身已陷在污池內，莫說拔步不起，卽上身也伸不直來。天色又將旁晚。（苦至極矣）想道：死在這河池內，却強如被倭奴所殺，只是渾身污泥，做鬼也不爽利。擦頭看時，這橫倒的樹枝，却離身咫尺，忽然想起，用手在污泥內，將一條繫腰的長汗巾解下來，拿着一頭把污泥用手勒去，再把這頭用力挂上樹枝，然後兩隻手拉住汗巾兩頭，一步步用力掙將上來。（絕妙樹枝，不啻有這許多用法）幸喜腳帶繫緊，不曾掉了鞋子，及掙得到池上，已是氣力全無，坐在地下。半晌看渾身都是污混糊住，肚中飢火焚燒，不覺一個頭暈，就倒在地下（從來美人未有遭如此之厄者）昏昏沉沉似夢非夢，只聽得耳邊有人喚道：「你這個女子好大膽，這黑夜間，敢睡在這死人堆裏！」秋英微一睜眼，隱隱見一個人立在

身邊聽得是老年婦人聲氣，因問道：「你是那裏來的？」這老母道：「我也是與你一般逃難的。」秋英道：「原來你也是逃難的，我却是餓倒在這裏，動彈不得，只好聽死的了！」這老母道：「我逃難時幸虧身邊帶得有些乾糧，在這裏，你掙扎起來吃些，我扶了你同挨到面前去，尋個安身的所在，這裏如何過得夜？」一邊說，一邊遞了一個餅餌與秋英（此何人而有此餅耶？）秋英接了道：「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了，不知姆姆姓甚？府上在城在鄉？如何這時候恰恰也逃到這裏來？」（到此際一個餅餌實堪救命，寫秋英所問活是逃難人口角。）老母道：「我姓何在城外居住，虧得我日間逃在個山坳裏，倭寇找尋不着，夜晚纔敢出來。秋英一邊吃着餅，一邊叫道：「何姆姆，求你扶我一扶起來！」這老母就捏住秋英兩隻手腕，拉將起來，笑道：「怪道你這般重，原來身上倒加添了一半泥。」已說得秋英也笑將起來。此時雖然坐起身來，還是渾身打顫，幸虧得吃了這個餅餌，纔把飢火按住。老母道：「你身上的污泥，我與你扳個樹枝兒刮落了纔好。」秋英道：「我兩腿上都是污泥，如何走得動？幸虧得腳帶纏得緊，不會拖了鞋，不然怎了？」這時略有一點微月色（此時月色分外淒涼）這老母扳了一條樹枝，與秋英上上下下刮去了一層污泥道：「這沾在衣上的，且由他待乾燥了再處。我和你且挨到面前去安住了身，再作道理。」秋英道：「多謝姆姆！只是我們往那裏走？」老母道：「這條小路，我還有些認得，你只跟我來，包管不錯。」秋英就一手搭在老母肩上，慢慢跟着，從小路裏行來。在微月光中，看見何姆姆雖有六十來年紀，却肌膚細膩，步履強健，因說道：「幸虧得遇了你老人家，認了娘，待奉你老人家終身如何？」老母道：「你這個姑娘，心腸好，日後還要享大福哩！只是我家鄉遠，帶你不去。」秋英道：「你老人家方纔說，就住在城外，總然遠幾十里，我也情愿跟你老人家去。」老母笑道：「好姐姐，我實對你說，我娘家姓宣，大家姓何，原是山東人，我有個女兒許在這裏金陵岑家，我原是到這裏來探親，不想遇了倭寇殺來，大家分頭逃散。如今這親戚一家兒也不知逃往何方？我如今只得仍回山東去了。我女兒叫個小梅，如你日後若會着他，便知我的來歷了。」



「秋英道：『你老人家要回山東，我也情愿跟去，況這個小梅姐姐，我又不曾見面認識，日後叫我往那裏去會他？』」老母笑道：『你也慮得是，只如你今日遇着我，却也是有緣，日後安知又不遇着我女兒？你只記着我的話，包管日後會得着。』兩個一邊說話，一邊腳下輕輕鬆鬆，也不知走了有多少路。（神妙之筆）此時已是半夜時分，行走中間，見路旁有一座大樹林。老母道：『我們也走得乏倦了，且到這林子裏略坐坐再走。』秋英道：『甚好。』當時一同到林子裏席地而坐。老母道：『你走了這半夜，肚裏可饑麼？』秋英道：『我吃了你老人家的餅餌，只恐姆姆反受飢了。』老母道：『不妨，我曾合了幾丸辟穀丹，每服一丸，就可耐兩天不飢，如今還剩了兩丸，與你分吃了罷。』因向懷中摸出一個小小袋兒，袋內取出兩粒雞頭子大的丸藥，馨香撲鼻，自吃了一粒，（自吃一粒，恐秋英見疑）將一粒納入秋英口內，不覺一口咽下，又將這小袋兒遞與秋英道：『這裏面便是修合的丸方，你好好藏着，日後也好濟人。』秋英此時吞下丸丹，便覺五內清涼，精神頓長，四肢間好像添了許多力氣一般。因道：『姆姆這藥，竟如仙丹一般，說得着，如何當面錯過？』只恐我日後修合不來。』老母道：『這個丸方，說是留侯張良傳下，救人飢荒的，只要照方修合，却也不難。』秋英遂將袋兒貼內藏好。老母道：『我們去了罷。』當下秋英已覺行步輕疾，便隨着老母前進，走不到一里多路，不防蘆葦中伸出兩起鏡鉤來，將他兩個倒倒。聽得喝道：『你們這黑夜裏奔走，不是拐逃，定是好細！』老母道：『我們是逃難的婦女。』那兩個道：『我們不要管他是拐逃是好細，既拿住了，只把他送到老爺船上，去聽稟發落。』當下不由分說，押着他兩個，走了一里來路，到了個河灣裏，見有一隻大哨船，裏面還點着燈火。聽見岸上有人行走，船裏就頂出十數個大漢來，手裏各執短刀，喝道：『是誰？』岸上的答道：『我們捉得兩個黑夜行走的婦女來稟爺。』只聽裏面有人吩咐，叫帶他上來。正是：『纔離虎穴又龍潭。』究竟不知這船裏是何等樣人。華秋英因吉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作者當日不知是何與會，便能選出此等文字，讀之離奇閃爍，光怪陸離。如秋英刺倭時撥石鼓，出東門小

河阻路，藏身汚池老樹；擰起暈倒，遇救偕行，吞藥，蘆葦被捉等；俱是慘淡經營，無一懈筆，無一鈍筆；我看此篇，不禁拍案稱奇，呼酒大嚼。公之天下後世，真是千秋不朽之物！

## 第二十四回 說兵機無心得佳偶 設險伏有志建奇功

且說這秋英被饒鈞拖翻，大吃一驚，恐是遇着短路劫賊。後來聽得說送到老爺那裏去發落，想必是個守夜的巡兵。及到了船邊，見槍裏走出十數個貫甲持戈的兵來。（與前文妙在不必相似）知是官船，便放心不懼。原來這船却是殷勇的哨船，這地名叫做孟河港，却是崇明太倉兩處出入海口的要道。（只一句寫殷勇智勇兼備。）殷勇却只管轄得三百六十名官兵，雖有總制令箭可調汛兵，因知袁游擊已與李更良合兵會戰，無兵可調，自揣衆寡不敵，因想參游兩營之兵，合計三千有餘，會勦倭奴，諒可必勝。（誰知反爲倭奴所敗，可見兵機不可逆料。）倭奴一敗，必從此處出口，正好截殺。因此把這三百名兵分爲十隊，據險埋伏在蘆葦叢莽之中，口內各啣哨子爲號，準備黑夜廝殺。每一隊用烏銃十桿，鈎鏢鎗十桿，大砍刀十柄，一聲炮響，四下接應。又恐有奸細出沒，沿路另派巡兵，伏於大小要路，晝夜哨探防守，自己亦不卸甲。（三百六十名兵，似有三千六百名之勢，如此設施，豈勇夫所能？）這夜巡兵把兩個婦女帶進船來。殷勇看時，一個年老婦人，一個青年女子。因問道：「你們爲何黑夜行走？」只見那老婦答道：「我們是逃避倭寇的，日間不敢行走。」殷勇道：「如今倭寇四散屯扎，你們要逃往那裏去？」老婦道：「老身自有親戚相投，只是這個女子是在路上遇着的，他已無家可歸，如今遇了老爺，便是他終身造化，只求將他收下，保全他一條性命，老身也省得路上累贅。」（說得有意無意，不即不離，真是神仙妙語。）殷勇看那女子，雖然蓬首垢衣，却掩不住他那容光秀麗，因想若不收留，恐遭賊害，便道：「你何不同他在此待平靜了，差送你們回家如何？」老婦道：「我自有安身處所，不須老爺費心。只要將他收

下，我便放心去了。因對秋英道：「你安心在此，只不要忘記我的言語。」說畢轉身便走。秋英却便要拉住他時，早已走出艙外。殷勇即吩咐巡兵將他送出大路，這巡兵纔答應了出來，已不見了那老母的蹤跡。衆人吃驚道：「分明纔走出艙來，怎麼便不見了？奇怪奇怪！」因回稟本官。殷勇便問秋英道：「這個老人家，你在何處遇着他？可曉得他居住姓氏麼？」秋英道：「曾問過他，他說娘家姓宣，夫家姓何，原是山東人，到這裏來探望親戚。說他有個女兒，許在這裏金陵岑家，想必這就是他親戚了。」殷勇又問你是從那裏逃來的。秋英却將崇明如何失守，合城如何被害，今早如何刺殺倭奴逃走，如何見官兵敗績，躲入荷池，又如何上岸餓倒，遇着這姆姆救我同來的情節，細細說了一遍。殷勇聽了驚訝道：「看你不出，竟有如此膽量，但崇明到此有百十餘里，你如何走得半夜，便能到此？如此看來，這老母決非凡人了！既說有金陵岑姓，且慢慢訪查。」因道：「你且坐下，說這倭中情節如何？」秋英也不推辭，在旁坐下，因說：「這倭奴狡猾凶殘，犬約攻破城池，先肆擄掠，那年老者，不分男女，殺戮無存，把那些少壯男人，驅在一處，遇着官兵到來，先騙使沖陣，倭奴却伏在背後，有回顧者，即行斫殺。官兵不分清白，槍銃矢石齊發，殺的却是些無辜百姓，還割了頭去，冒功請賞。這些倭奴，却四分五落，避開待官兵銳氣已過，他却四下呼嘯，合圍攔來，官軍十場九敗，因此這些倭奴藐視官軍，全無畏懼。（俗語云：見倭人不可說倭話，華夫人當着官兵直言不避，定是識得殷勇，且試他度量如何，不然獨不畏衆人之口目耶？）但其性最貪，又無紀律，往往夥內分財不均，便自相殘害。（看破倭奴伎倆，便是有心人。）老爺用兵，當以智取，不可力敵。」這一席話，說得殷勇滿心敬服道：「你有如此才智，如過男兒十倍，但此處正當要害，早晚恐有廝殺，不便留你，你且吃些飲食，到五更送你到瀏河署中暫住，平靜後，再作計較。」當下給與了些乾糧，在後梢艙少歇，到五更時，即着兩個老誠伴當，由水路護送回衙。這秋英見殷勇是個年少英雄，心下也十分有意。（遍觀小說，佳人才子無非吟詩作對，約私傳情，並無英雄識見，而成佳偶者，故此書與尋常小說迥異雲泥。）這話暫且不題。

且說那李參將與袁游擊兩個不敢進逼倭寇，推說在要道把守，截他歸路，其實是心寒膽怯，畏懼交鋒。誰知却被趙天王使混江緞江七暗約城內倭寇，半夜兩下劫營，殺得官兵大敗。次早二將聚集敗兵喘息未定，又被倭奴四下合圍攔來，刀血飛濺，又大敗了一陣。袁游擊捨命力敵，李更良却身帶重傷而逃。却被赤鳳兒同江七緊緊追來，正在危急，只聽炮聲震天，一彪官軍從斜側裏雲飛電掣而來。原來却是黃總制得了飛報，差中軍副總鎮陳奇文率領精兵三千前來救應。赤鳳兒一衝，殺得星散雲落。却得趙天王同就滾江五夫妻率領大隊到來接應，又混戰了一陣，趕李更良到來，遂截住大殺一陣。這赤鳳兒與江七只帶得五七百倭兵，不防這大軍到來，江五江七見官兵勢大，招呼趙天王奪路往廟灣而走。陳奇文聽得東南角上殺聲震天，知是袁潮被困，即分兵一半，着中軍守備金尚忠追趕趙天王，自率官兵前來救應。却說這袁潮見李更良帶傷而逃，支持不住，也要逃脫。不料被倭奴四下圍住，不能脫身。正在十分危急，幸得陳副總救兵到來，軍勢復振。內外夾攻，倭寇抵敵不住。又有趙天王大隊已走，沒了領頭，其勢已孤，呼嘯一聲，向孟河而逃。逃得差不差，正好與殷毅勇獻功，可見倭奴沒了奸細，並無用矣。陳副總同袁游擊率兵隨後趕來。這千餘倭寇，除被官兵斫殺了三分之一，所剩七百餘人，一來趕得心慌，二來沒得江五江七的引導，只顧往前亂奔，恰恰往孟河港這條路上奔來，已是起更時分，却被殷毅勇伏兵等個正着。這邊官兵趕到黃昏時候，見道路叢雜，又無星月，對面看不見人影。陳副總黑夜難以攻擊，又恐倭寇有埋伏接應，因下令且揀平曠處札住營寨。這羣倭見後面沒了追兵，遂放心連夜奔逃。却又見四下裏蘆葦叢雜，道路盤曲，正不知那一條是出路。正在黑摸，只聽得蘆葦中一聲炮響，一隊伏兵，鳥鎗齊發。是殷毅勇絕妙兵法，是鏡湖絕妙文心。從四下裏打來，倭奴無路投奔，自相踐踏。又見四下裏蘆葦一時燒着，煙火冲天。那火光中殷毅勇左手執一條鐵鋼，右手執一口鋼刀，奮勇爭先，率領這十隊伏兵，長鎗大刀着地捲來，殺得倭奴四下亂竄，逼落河內，并煙火中燒死者，不知其數。七百餘倭寇，竟不會逃了一個。及至陳副總見火光燭

天殺聲動地，知是廝殺，急與袁游擊引兵到時，倭寇已是殺盡。殷勇即參見了那副總，袁游擊陳奇文便問：「你如何恰在此等着？」殷勇即將調兵埋伏情節，一一稟知。陳副總大喜道：「雖老成夙將，用兵不過如此。明日回稟制憲，當得首功。」當時下令，即在此間安營造飯，因與殷勇討論勦倭的要着。殷勇就將華秋英所說之言，一一對答。陳奇文鼓掌大笑道：「深合機宜，真是至當不易之論。」（古云：婦人之言，慎不可聽。如華秋英者，又豈可不聽？）這是袁游擊在座，臉上十分失色。再說金守備，追趕到得海口，有倭兵接應下船，揚帆遁去，只得星夜領兵回來，繳令。某朝時，各營兵齊集，陳奇文計點本鎮人馬陣亡七名，帶傷二十六名，計得倭首二百七十四級，參遊兩營兵丁陣亡四百三十八名，帶傷者甚衆。只得倭首一百十二級。惟殷守備所領官兵不曾傷了一個，却得倭四首百五十七級，火燒水淹者不在其內。當下敍功造冊，先行飛報制憲，仍令金守備袁游擊率所部人馬各回本部。惟李更良受傷深重，已抬回汛地，即着該營守備領本部人馬回楊舍嚴防倭寇。復出整治軍需，聽委調遣。又移會太倉州安雲從，請他會同殷守備往崇明一帶地方招撫難民，酌量詳請賑濟。又再三囑託殷勇嚴防倭寇突入海口。殷勇見陳奇文辦理周詳，相待甚厚，因密將華秋英收留在署之事，細底稟知。陳奇文道：「有如此奇女子，又是奇遇，正堪與奇男子作偶，但不知有多大年紀了？」殷勇道：「看來也不過二十來歲。」陳奇文道：「此事我當密稟制憲，必有佳音。」當下料理完畢，帶了親隨，星夜回轅繳令。却說黃總制初聞失了崇明，急得三尸暴跳，因飛檄飭調參遊兩營，悉兵進勦。幸他先已起兵，尚可塞責。後又聞得已被倭寇劫營連敗二陣，惱怒已極，因即令中軍陳副總領兵三千，星夜趕往救應，尚恐不濟，正欲再調吳淞鎮之總兵，却又接飛報，已得勝了一陣，因此中止。（補敘總制一邊，筆無滲漏。）及接到此次飛報，方知大勝，只可恨倭首遁去，留此後患。（此非故縱倭首，乃作者欲留此以成後面許多絕妙之文也。）正要親往崇明招撫，又接到中軍申報，已移會太倉州會同殷守備前往招撫，心下甚喜。中軍辦理周到，又檄委分巡副使前往總理查勘，酌量難民賑濟。及中軍

回來繳令，細問情形，方知崇明初失，參遊兩營之兵不敢進攻，却只在要道把守，以致倭寇在城屯聚，人民受其屠戮。又不能嚴禁隄防，致被劫營連敗二陣。若非大軍救應，幾致全軍不保。又知殷勇接印後調度有方，據險設伏，以本兵三百，不損一人，截斬倭寇四百餘級，其功不小。即日飛檄，將袁遊擊掣回巡捕營，聽候發落，即委殷勇署理太倉遊擊印務，又兼攝瀏河守備事，賜精甲一副，良馬一匹，李更良俟傷好再諭。楊舍係總轄要地，檄委都使同知耿自新前往署理參將印務，又委荻江縣縣丞龍爲霖，往署崇明縣印，一面犒賞有功將士，一面備細奏聞。自陳失守崇明之咎，此本上去，後來發內閣會同吏兵二部議覆，總制黃炯將功折罪，仍留原任。中軍副將陳奇文軍功加一級候陞。參將李更良已經身故，不論。遊擊袁潮降三級，調用。守備殷勇蒞任伊始，即建大功，實屬可嘉，可實授太倉城守遊擊，以勵戰士。崇明縣知縣湯一澄殺賊捐軀，所有贈典，恭候欽定，仍蔭一子。該縣難民，速即招募，照例查造清冊，賑濟。其餘有功戰士及陣亡者，照例分別賞恤云云。奉旨湯一澄追贈太僕寺卿，仍蔭一子。縣丞依議。這京報發到各省，誰不知道。且說殷勇初意原不過指望實受了這個守備，誰知又奉委署理太倉遊擊，並得了精甲良馬，喜出望外，只不知華秋英之事。陳副總會否稟知。此時公務匆匆，只得放下。遂會同太倉知州安雲從往崇明招撫難民，查造清冊，足足忙了半月纔得竣事。文冊申總理副使，轉詳賑濟不表。回到瀏河守署，雇覓兩個老年僕婦，安頓了華秋英，將本營事務暫交把總董槐管理，授與方略。凡有軍情飛速通報，又於五里設立汛兵四名，崑管飛報緊急。軍務部署畢，星夜上省，即謝制憲。此時是遊擊將軍，沿途有塘馬伺候，三日夜即趕至吳會，不照常例，隨傳柳稟見，即刻傳進。此番不在二堂，卻在東書房，便服傳見。殷勇進來，見總制笑容可掬，即上前參見畢，復又叩謝。黃公道：「恭喜你得了大功，我已將你保奏，不日旨意下來，必有佳音。」殷勇道：「這是大老爺格外宏恩，卑職還未有涓埃之報。」黃公道：「如今海賊勾連倭寇，肆擾江浙東南一帶，不能安枕，你所以地方最關緊要，責任不小，須晝夜隄防，不可一勝，便生驕惰。」殷勇道：「卑職當謹遵鈞旨。」原來

殷勇那裏送秋英回署，此事傳得合營皆知。袁遊擊因忌殷勇得了頭功，著了他的遊擊，在省揚言殷守備掠取民間女子在署，却不知這事已經陳副總備細稟知。（因忌而害人之心，又誰知害人而反成人好事，所謂君子樂得爲君子，小人何苦爲小人）當下黃公問道：「我記得填你的劄付是十九歲了，你署中可有家眷？」此話便問得有因。殷勇道：「卑職還不曾婚娶，只有的親叔孀，并一恩父，因軍務匆匆，也不會接到。」黃公道：「你此時也正當婚娶，不可耽擱了。」（此話一發說得有因）殷勇見總制說話有因，因跪稟道：「卑職有一事……」黃公笑道：「你不必說，我早已知道，是爲那收留在署的女子這事，有忌你之人，滿營傳說，前日陳中軍回，我方知原委，說他能刺倭逃脫，却是個奇烈女子，况又孤子無依，這是天作之合。本院與你作伐，成就了這親事如何？」殷勇叩謝道：「這又是大老爺的恩典。」黃公道：「你地方緊要，即日到太倉去任事，不必回瀏河，我自有的道理。」殷勇即叩謝了出來，謝別了堂官，又往拜謝陳副總並轄門巡捕等官，星夜回太倉部署軍務。到第二日，知州安雲從來拜道：「恭喜總爺，弟奉制府檄委，代作冰人，當着拙荆親往瀏河伴送尊夫人到來，與總爺完姻，只候擇定吉期，方可前往。」殷勇道：「雖是大人恩典，有煩太尊，已是不當，再煩太太，如何使得？」安知州道：「這是大老爺的台旨，豈敢怠慢？」殷勇遂查看通書，擇定臘月初四日。安知州茶罷，辭去各自料理，至期一切完備。原來瀏河離太倉只一站程途，先一日安夫人已將新人迎至公館，初四日子時，拜堂。這日同城文武百官都送賀禮。各官夫人都來看新人道喜。這華夫人並無一些兒女情態，知署中無人，合卷後即陪待各官夫人，井井有條。（古今未有如此脫俗新娘子，稱之爲奇女子，信不誣也。）內外筵席，大吹大擂，兵丁們各有犒賞。午後有總憲差官，送花紅羊酒絲緞，帶有副總陳的禮物。殷勇一併拜領，款待差官，直鬧到夜深，各官方散。差官送在公館安歇。然後各官夫人起身，當夜同房恩愛，不必盡言。次日又盛席，特請制憲差官，只邀知州相陪。起身時，送了二十四兩程儀，一對錦緞，并須稟叩謝制憲總副。次日江浦成公差家人送禮，並贖劉雲所存之項到

來，以備費用。殷勇一一收留，家人在署厚待了兩日，修書二封：一封致謝成公，一封託致劉氏兄弟，厚賞家人而去。都不在言表。

原來華氏夫人自到瀏河署中，將老母所授丸方，取出觀看，却並不是甚麼丸方，上面都是行兵佈陣之法。後面還有三十六路梨花鎗法，細細詳看，心領神會。且自服了丹丸之後，兩條玉腕，似有神力，私自演習，頗得其妙。已知所遇老母，不是凡人。朝夕焚香頂禮，自成親後，凡遇出兵，即便戎裝賞甲，臨陣督戰，所定計策，無不奇中。且又能知書達禮，一應文檄，得出其手。（恐洗夫人梁夫人無此文武全才。）殷勇屢立大功，全得華氏夫人之力。後來晉封一品夫人，只是尋訪娘家無人，只記得有一個堂房姑娘，嫁在浙江，也不知音信。因此只在內堂供養何仙姥牌位，終身焚頂。又常囑殷勇訪問金陵岑姓，這都是後話不提。

當時殷遊擊原要接取繼父叔孀到來，只因地當險要，恐老人家到來，多受驚恐，因此只頻寄音書，安慰，差遣不斷。又託叔父將母棺遷至兆固山祖墳權厝。後來接到朱英的回信，方知繼父往大庾縣去的緣故。當時又具稟叩謝操江都院程公。（敘事不針一漏）正是：「天涯有意酬知己，雲水無心得好逑。」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篇首敘華秋英坐談兵法，真有國士之風，豈閨中兒女子可及？後敘各人戰功，時分縷晰，無一漏筆，真有溪雲初起，山雨欲來之致。末幅敘殷勇完姻，脫盡俗套，另開生面。小說家無置喙處，書中奇女子不少，當以華秋英爲第一。

## 第二十五回 喜聚首最苦別離多 望音書偏歎鱗鴻杳

筆只一枝，事宜分敘。如今且將殷勇這邊情節暫停，却說岑公子母子二人，安居蔣宅，時光迅速，不覺已是三



個年頭。自去年八月初，劉公子兄妹起身之後，時時盼望南邊信息，不覺挨過殘冬，又是清明時候，音耗俱無。蔣士奇道：「那劉公子必非失信之人，或者這音書恐浮沈道路也未可定。後來適遇南邊到來，一起客人問起江南消息，越國離人見着而喜，何況一起，那得不問？」那夥客人說：「侯巡按已被黃總制糾參，早離任去了。這話只因侯巡按與黃公不合，託巡視爲名，往廬鳳遠避，又因他行事乖張，口碑藉藉，故此道路就有這個訛傳。」岑公子聽了這個傳聞，就信以爲真，因與母親相商，要回家赴考。岑夫人一來牽掛着雪姐，回去好就近打聽。二來過了三個年頭，並無信息，不知家中是何光景。况梅氏回去，亦無音信到來，更是放心不下。因此亦想回去。况且又是兒子的功名大事，歸念更切，遂卽對蔣老婆婆母子說知其意。蔣公道：「若說大姪要回去鄉試，這是一樁正事，我却不好口阻。但是江南尚無的信到來，又兼倭寇作亂，失了崇明軍興，旁午恐道路難行。不若再待些時，或者劉公子有的信到來，亦未可知。再打聽倭寇平靜，道路通達，到夏間起身，亦不爲遲。因此岑夫人母子，又復中止。及到了五月初，總無音信。且聞倭寇已經平靜，岑夫人恐再耽延，天氣炎熱，路上難走，爲此決意要行。蔣老夫人婆媳，又道：「不如只叫大相公回去應考，待恭喜了，那時送你回去未遲。」岑夫人道：「婦孺與大婦子這般骨肉相待，我也不忍言去；只是叫孩子自己去，家中無人照料，我也不得放心。劉公子去時，我再三吩咐老梅叫他揣腳寄個信來，不知何故，也竟沒有信來。家中雖沒有甚麼東西，只丟下個老人家，也不知如今作何光景。想那個侯巡按已過了兩年多，諒他不得再尋事端。」此時諒已打聽得侯巡按尚在，「不如且回家去，倘有意外之事，我娘兒兩個再轉來，婦孺們諒不多我。」蔣公道：「這件事總是我當日見得不好，劉公子起身時，我該專差一人，同到江南，看看有了着落，好叫他回來報信。那時却料不到如此，今悔之無及。大姊必要回去，我這裏端人送去，倘有意料不及的事，仍可轉來，不過多費了一番路途辛苦。盤纏一切，總不要大姊費心。」岑夫人因對岑秀道：「你叔叔所說甚是，竟定了主意，不必遊移。」因對蔣公道：「我母子在這裏攪擾三年了，一家子待得

如至親骨肉一般，謝也謝不得許多，你姪兒倘有出頭日子，慢慢報答你們的大德。」蔣公哈哈大笑道：「大姊怎麼又說起這客氣話來？只恐將來我們還要倚賴大姪哩！」當下商量已定，取通書來擇了五月十一日起身。婆媳母子，彼此依依不捨，就如雪姐起身時一般，日夜相敘，淚眼不乾。（一句提起當日情節合現）大家千叮萬囑，務必再來。（此句不惟蔣氏婆媳囑岑夫人務必再來，亦岑夫人所許，必定再來，情深語切，讀之自見，又確是婦道聲口。）蔣老婆婆又道：「我已六十多歲的人，你此番去後，不知還得再見你麼？」岑夫人聽了心酸道：「你老人家精神強健，壽數正長，還要受誥命，享大福，莫說這話。」嘴裏雖如此安慰，由不得心上悲酸，淚珠兒滿襟亂滾。（又是絕妙好詞，令人不忍卒讀。）玉馨小姐在旁道：「我待送了娘去，再回了娘來如何？」（嬌癡悽婉之聲如聞）岑夫人道：「大姊，這是好遠的路兒，說得怎般容易？將來等到你的喜期，我若得來更好，倘或不能，我在家裏尋你，你們順道到我那裏來，再接了雪姑娘來，大家相聚幾時，這到是算得定的。」（誰知俱算不定）蔣大娘子道：「聽得大姆媽家裏到江西這得一水之地，明朝竟請大姆媽與玉馨做送親去倒好！」岑夫人道：「這到使得，只不知那劉親母做人如何？」大家說一回，悲切一回。那個小學生聽得岑夫人要走，他也拉住了啼啼哭哭道：「我只不放姆哥哥去！」蔣大娘子騙他道：「大姆媽騙你的，看你留他不留！」小學生聽了，就笑說：「我怎麼不留？我正要大哥哥教我做文章做官哩！」大家聽說得都笑了。（被小孩子取笑收場，不然便悲切不了也。）

却說岑夫人母子又自備了兩付祭禮，往兩家墳上奠辭過了。（此不可少之事）蔣公已雇下了一輛大車，到台莊只講定了二兩五錢銀子，連酒錢在內。到了台莊，再雇船前進，派定老家人蔣貴夫婦兩口相送。岑夫人道：「我娘兒兩個路上好走，不必人送，省得要人遠遠的往返。」蔣公道：「我着兩口子送去，一來好路上服侍，二來看着他同到許公那裏討個的實信息，三來等他回時，便知道你們的下落，省得懸望。」（自是主人分內事，

却寫得極周到又極親熱。岑夫人道：「大弟既如此費心，只叫蔣貴同了去就是了。我路上有你姪兒，不用人服侍，省得他轉來帶着個婆子不快當。」蔣公道：「也罷，聽大姊說，我只雇一個牲口，叫蔣貴同去就是了。」當下計議定了，就將行李預先收拾齊備，裏邊玉馨小姐連日連夜與岑夫人趕做鞋腳之類。岑夫人給了玉馨幾件釵環首飾，做個紀念。蔣老婆婆與了岑夫人一對金鳳釵，說：「將來好與你媳婦戴。」（情深義重，都在無言語處傳出。）蔣大娘子送了四疋大繭綢，好些零碎東西。（山東土產正好回家送人。）岑夫人都一一拜謝收了，留下一個項圈，上面一把小金鎖鑄着「長命富貴」四個字，與小學生戴。蔣大娘子叫兒子來磕頭，謝了戴在項上，甚是歡喜。起身前一日，就在內堂擺酒餞行。岑公道：「在此三年，叔祖母與叔婦待如骨肉，生死不忘，不是一時口上謝得盡的。這小兄弟聰穎過人，必成大器，須要請個高名的師傅教導，切不可隨着鄉塾，耽誤了他。老叔大人明歲春初，務必往都中一行，小姪當靜候捷音，千萬不可錯過。」蔣公笑道：「且來臨期再作理會。我昨日已寫下了兩封書，一封與許公的，賢姪回家後就可前去相會許丈，他見了賢姪，定當樂從。這封書就是紅葉了。一封與劉公子的，賢姪寬便寄去，不必專差。但是這沒有回音的緣故，賢姪須查個明白。我看劉賢姪決不是輕諾寡信的人，其中必有緣故。」（此是豪傑深信話。）岑公子應諾，當下一家們飲酒敘話，直至交三更，纔罷。蔣公子收了兩封書，格外一封二十四兩銀子與岑公道：「這來回盤費，我已交與蔣貴，賢姪路上一些莫管。這幾兩銀子，不過少助賢姪夜宿燈火之用，今秋我這裏耑望好音。明春進京會試，又好便道到來相會。」（此非世情話却是深知語。）岑公道：「只恐不能仰副老叔的期望。」岑夫人便道：「大兄弟這就太多情了。娘兒兩個在這裏三年，擾得不夠，還要格外費心，叫人心上也過不去。」蔣公未及回答，蔣大娘子道：「這是他與姪兒做燈火費的，大姆姆不要管他。」岑公子見義不可却，便道：「長者賜不敢辭。」卽拜謝收了。岑公子又給了元兒二兩銀子，衆家人媳婦丫頭們共賞了五兩，各人都叩謝了。這夜只蔣老夫人和衣睡了一睡，其餘人都

沒有睡覺，相敘到五更時分，又擺上起身的飯來，各人敬了岑夫人母子一杯，正是：「啣杯和淚飲，夜短情愈長。」少刻東方漸白，車輛行李都已齊備。岑夫人母子一一拜別了，洒淚起身。蔣大娘子與蘇小姐一定要送出南關，惟蔣老夫人只送出大門口，着了頭們扶岑夫人上了大車。蔣大娘子與蘇小姐已上了轎車，岑夫人在車上再三請嬌嬈進去，然後開車。蔣士奇與岑公子都上了牲口，蔣貴騎驢在車前引路，一同往南關。來到了三岔路口，岑夫人叫停住了車，岑公子下牲口來，阻住了叔嬈的車馬，又在路旁叩謝蔣大娘子，叫將轎車打在大車旁邊道：「不得遠送，姆姆前途保重！」岑夫人在車上探出身來，又與他娘兒兩個流淚謝別，并囑蔣大娘子與我拜上嬌嬈，叫他老人家寬心，再圖後會。岑公子又在車前拜謝了蔣大娘子，謝別了玉妹，看看轎車回了轅，請蔣公上馬。蔣公道：「賢姪前途小心，保重。」到家見過許丈，打聽了劉公子的信息，即着蔣貴回來，免我懸望。」岑公子應諾，纔流淚登車而去。（古云：「丈夫有淚不輕彈。」又云：「情到深時淚易彈。」原不可概論。）蔣士奇見車去得遠了，纔同着轎車回家。到得門口，見老婆婆還在門首與鄰居的兩個老婆子說話，看見兒媳們回來，纔一同進內。老婆婆道：「你們到送得快，這時就回來了！」蔣大娘子道：「他叫拜上你老人家，放寬心，再圖後會！」玉馨小姐還是眼淚汪汪的。（女兒常態，然其妙也。）老婆婆道：「你日後倒還是相會得着的，我們是算不定了！」家中這些丫頭僕婦，沒一個不說岑夫人好的，在我這裏三個年頭，重話兒也沒見他老人家說一句。倒不知給我們說了多少好話，解了多少是非。一家子自岑夫人去了，甚覺冷清，直待過了幾日，纔把這心腸漸漸放下。（人要來後，來有人想念，纔算是會得做人。）那日幸虧起身得早，小學生還未睡醒，及起來知道他大姆姆同哥哥走了，整整的哭吵了一日。這也是前生的緣分，不然如何一家子都這般情深意重，難捨難分。如今且不要說這邊分別的話，却說這不通音信的緣由。（我也正要問他緣故。）原來劉電所託寄的這書信盤纏，周老人正要覓妥當人寄去，不料自己也生起病來，日重一日，竟至不起。他兒子又在外邊，與人做夥計，及至家時，周老人

已在垂危之際，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兒子並不曉得有人寄書信的事，及至忙忙亂亂料理喪事，畢後這書信盤纏，已不知落於何人之手，竟沒有蹤跡了。以致兩下音信不通，這也有個定數在內，並非劉電與周老人的誤事。（岑夫人若得了房屋入官之信，必不回來，岑公子亦不能應考，如何生得出後面許多絕妙好詞？）再說這岑忠自從岑夫人母子起身後，不及三個月被按院行牌，着落江陰縣查追岑家家產，原來岑公當日兩袖清風，並無餘蓄，只有祖遺薄田數十畝，並這所住屋。江陰縣明知尋衅，只將住宅着經紀估值了五百兩銀子，申報候巡按飭令勒限官賣，要抵償他代還的官項。這縣官知是按院作對，平地風波，沒奈何照牌行事，只得着岑忠將箱籠傢伙盡行搬出，即時封鎖，着落經紀速賣。這候巡按憤猶未息，要將岑公子仰學除名，幸虧徐老師暗令三學聯名公保，據情由該生告遊學在先，且並無私毫過犯，乞恩免革。候巡按看來難違公論，纔得了局。這岑忠被逐出來，十分惱恨，無奈將箱籠等物，暫寄隣家。適值他兄弟岑義到來探望，岑忠就雇了一隻大船，將一應物件盡行搬到湖州碧浪村，兄弟家去居住。（爲岑公子僑寓湖州伏線）原要自己往山東報信，不料氣出一場病來，這有年紀的人，受了驚恐，着了氣惱，一病年餘，不得痊愈。幾次要雇人寄信（此句必不可少）又值倭寇作亂的時節，蘇浙嘉湖等處戒嚴，行旅都不敢來往。他兄弟弟婦都是個本分鄉農膽子最小，恐倭寇殺來，日夜懷着鬼胎。後來聽得倭寇退去，岑忠也略可起床行動，因對他兄弟道：（又撰出一義僕勸人，可見此書有關世道人心不少）「主母同小主人一去兩年，杳無音信，他們也不知家中遭此變故。我又病到如今，不能前去，雖則我此時略可動彈，終是出不得遠路。我們三輩子受他的恩養，到此時連信也不通，知他們一個明朝豈不叫他母子們抱怨？如今我與你料理家中的事務，你代我往山東去探望一回。」岑義道：「哥哥說得極是，端正起來，明後日起身。況且如今五月天氣，又不用帶鋪蓋累贅，只須一床夾被，隨身衣服，打一個包裹，就去了。只是要打湊幾兩盤費。」岑忠道：「這個不用你說，只是你不慣出門的人，路上須要諸事小心的。」原來這岑義夫妻兩口，

只有一個六歲的小兒子，到有一個十五歲的閨女，取名端兒。岑忠當日跟了岑公做官的時節，積下了幾兩銀子，都把與兄弟買了幾畝水田，自己耕種，又置了幾間小小瓦屋，與他討了親事。這兩口兒到也勤儉度日，服侍岑忠，就如父母一般，十分恭敬。（讀此令無兄弟人淚下）今日叫他往山東去，便一口應承了，並無難色。岑忠當下在箱內取出五兩銀子，與兄弟做盤纏。又開了一個路程單，並山東沂水縣尚義村的住址，因隔了省分，也不怕他尋事，且計算他不久也就限滿，那留任不留任，還不可知道，我也不寫甚書。你到那裏，將家中的事細細說知，或者在向舅爺那裏再住幾時，或者竟回到這裏來暫住，若是這對頭去了，大相公還好回來應考，總聽他老人家定奪便了。這岑義一一應諾，到次日別了兄長，拿把雨傘，背了包裹，計水路搭船，旱路雇短盤牲口而去。總因事有前定，若使當日岑忠不病，倭寇不亂，周老人不死，山東得了信息，岑夫人回與不回，尚在未定，誰知這邊病的，死的，死了，山東又沒個人來，以致岑夫人母子回來，又生出許多情節，正是：「當知飲啄皆前定，須信窮通是命該。」畢竟不知岑義如何往山東報信，且聽下回分解。

敝岑蔣內室分手，寫得情意纏綿，淒涼酸楚，妙在用家常本分語傳出，能令讀者陪許多眼淚，真寫生妙手，然非有情人不能道隻字。

## 第二十六回 報遠信巧遇遠歸人 覓幽棲專拜幽居叟

且不說這邊岑義前往山東，却說岑夫人母子，自從尚義村起身，免不得車行陸路，船走水程，五鼓起身，黃昏投宿。幸喜五月天氣，還不十分炎熱。這蔣貴又一路謹慎，並不要岑公子費心。這日將到揚州地面，却要換船前進。蔣貴道：「小的上岸先走一步，到碼頭左近尋個潔淨些的客店，等船隻一到，好卸行李，若待到了那裏，慌慌促促，尋不出好店來。」（此一段是寫蔣貴之殷勤能幹，覓出蔣公之用人得宜。）岑公子道：「甚好。」這蔣貴

果然上岸去，到碼頭左近看了一座客店，講定飯食不論，上下一日，每位一錢，連房金在內，要雇船隻，大小俱有，只要客人看中意了，講定價錢，寫票承攬，不要客人的運錢。這日岑夫人的船到得，已是日西時分，隨停在客店門首埠頭，卸了行李，進店當晚，蔣貴將前船價值開發清楚，是晚無話。次日早起，店主人領了岑公子到河上看船（岑公子自去雇船爲巧遇作地）。正值一隻大車排子船，載了一船客人到碼頭上來卸載，先是一個船頭上的客人，駝着包裹雨傘，一脚踏上岸來，正與岑公子打了一個照面，吃了一驚道：「這不是大相公麼？」岑公子見是岑義，連忙問道：「你往那裏去？」岑義道：「我正要到山東見大相公，不想在這裏遇着，不知太太可同來麼？」岑公子道：「現在店中，我正要看個坐船，你公子怎麼不來？」岑義道：「一言難盡，這裏不便講話，且到店中見了太太，再說。」岑公子見他面色不悅，便疑惑不知是何緣故，當下且不看船，就一同回到店中。且喜岑夫人住在儘後一層，無閒雜人往來。岑義進內叩見了岑夫人，岑夫人驚問道：「你爲甚到這裏？」岑義道：「小的哥子叫我到山東與太太報信，幸喜在這裏遇見了，若是錯過，豈不空跑一回？」岑夫人道：「你且說家中如何光景，你哥子怎麼不來，你嫂子幾時到家，怎麼隔了三年頭，竟沒有一個信來與我？」（其詞若有憾焉）岑義道：「我嫂子並不會回家。」因將家中的事，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岑公子終是個有膽識的人道：「怪道總無音信，原來有這許多變故！」這位夫人聽了，知道無家可歸，便半晌說不出話來。只道得怎了怎了！蔣貴在旁道：「太太不用愁煩，俺爺原吩咐過小的，仍送太太轉去便了。」岑公子笑道：「你爺固是美意，但我們既已到此，斷無轉去之理。」因問岑義道：「你方纔所說你家裏房屋，還可暫住得麼？」岑義道：「小的哥子，是這等說，太太或是在舅爺那裏多住幾時，或是接到小的家裏暫住，都可。如今太太若是在舅爺處，回不回還在兩可。既已到了這裏，自然請到小的家裏去的。只就是房子窄小，恐天氣炎熱，太太嫌不便，那裏前後左右，都是王鄉紳家的賃房，閒着的甚多，大相公去看中意的，賃他一間，暫時居住也可。」（此處先提王進士一筆，後面便不突然

况聽得說那個對頭不久也要離任，大相公還好去進大場。小的家裏，到南省一水之地，來往也容易。」岑公子道：「你這話甚是。」岑夫人道：「既如此，主意定了，不必再議。」因對蔣貴道：「煩你就去雇一隻船，我們早起身，不要在這熱鬧處耽擱，恐惹事端。」（夫人亦小心之至）岑公子道：「母親所見極是。」因吩咐蔣貴：「你去雇船，要與船家說明，我們要打從荻浦出口。」（這是岑公子心上第一要緊，可謂老婆心切）到了荻浦，還要暫停半日，或者竟與他講到湖州，或者只講到京口，再換船亦可。蔣貴應諾，就同店主人去了。（既已巧遇，此番便只用蔣貴去雇船矣。）這裏岑公子又問了岑義許多細底，方知劉公子到家時，房屋已經封鎖，無人可託，只得同了梅嫂兒回去，或者竟還住在許家，亦不可知。只是許家如何也沒有，一個信來，真是令人不解。岑夫人道：「正是呢，那劉公子豈有不託許家寄信的理？總然那許老老不十分關切，難道雪姐同梅氏也都不關切麼？」（也想要在人情物理之中）岑公子道：「正是，其中必有緣故，明日到了許公家裏，便知分曉。」這岑義聽了他母子們說的話，一些頭腦也不知，因問道：「是那個劉公子，那個許家如何我嫂子住在他家裏？」（是老實人口氣）岑公子道：「這事你如何知道？」因將大概與他說了一遍，岑義纔曉得何舅爺已故，却住在蔣家，嫂子在上年秋間，同許小姐回來的緣故。因道：「如此說，我嫂子一定在許家住下，只是荻浦離家又近，一水之地，難道打聽不出我們搬回湖州去的信息，怎麼過了年，竟沒有個信寄回來？」說話之間，蔣貴已回，就說雇了方纔岑義哥搭的這個車排子船，共是四個艙口，花篷舵檣俱全，梢艙裏是船家，家眷住的官內艙，太太住了，大相公住了中艙。我們在頭艙內儘夠住了。店主人與他說明四兩五錢銀子，包送到湖州，一日兩餐，小菜便飯，每人給他三分半銀子。若要葷菜，自己買了叫他做造，不算柴火錢。已與他說過，要在荻浦停住半天。岑公子道：「這也算便宜的了，叫他就寫了船契來看，他要先付多少船錢，好秤給他。就搬行李下船，到船上吃飯也罷。」蔣貴出去對店主人說了，那店主人道：「我這裏粗飯早已齊備，請太太同大相公吃了飯下船，省得他船上又另做飯。」



「岑公子聽見便道：『就在這裏擡了飯也罷。』當下就跟同船戶寫了契，註明船家銀四兩五錢。先付銀二兩，到日找尾。開船日格外神福銀三錢，飯錢照例。岑公子都依了。蔣貴就先秤給二兩銀子去了。店主人隨吩咐端飯到上房去，甚是豐潔。岑義同蔣貴在外邊另是一桌，他們先吃完飯，就同本店小夥計搬行李下船收拾停當，纔請岑夫人上船。岑公子見這店家飯食豐潔，竟算了兩日的飯錢與他。店主甚是歡喜，還送了一罐土鄉小菜到船上來，與了那小夥計五十文錢。當時別了店主人，就解纜開船。岑公子對蔣貴道：『這船甚是寬綽，你們兩人在外艙也儘夠住了，只是又要多勞你走幾天路。』蔣貴道：『大相公說那裏話？俺爺起身時，再三吩咐一定要送太太到了家，還要討了許老爺的回書，打聽了劉姑爺到這裏的消息，纔好回去報知。』岑公子道：『只恐你轉來，正是三伏天，氣路上暑熱難行。』蔣貴道：『不妨，小的單身獨自出路慣的，十分暑熱，午前就歇了店，到五更頭起來，趕早涼走路，纔爽快哩。』主僕們一路說長說短，頗不寂寞。那船家姓葛，夫妻兩口，還有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娘，一個十六七歲的妹子，生得甚是姣好。時常推開後艙門，與岑夫人端茶送水，笑笑說說，甚是相合。忽插此女，有意無意，爲雪月梅作映，妙文是隨手拾得。不只一日，到了荻浦，已是禾牌時候，在碼頭上停住了船。岑公子同了蔣貴上岸訪問到許俊卿家來，看見大門鎖住，這周家原是緊鄰，周老人在日門前開個小雜貨鋪，自周老人死後，鋪面也收了，他兒子在外經營，家中只有婆媳兩個，一個五六歲的小兒子，閒常門也不開。岑公子不便驚動，正在踟躕，只見斜對門一個老者，約有六十多年紀，拄着根拐杖問道：『這位相公是從那裏來要尋那個的？』岑公子連忙上前作揖道：『小生纔從山東回來，要與這裏許俊卿老丈送信的，正不知他往那裏去了。請問老丈高姓，諒必得知。』這老者道：『老漢姓余，與許俊卿是對門隣舍，他家是上年沒了他姑娘，險些兒要自己尋死，他舅子金振玉因怕他短見，請了他到家裏去同住。後來他舅子的叔父，選了江西大庾縣的知縣，合家兒都同到任上去了。記得去年秋間，有一個江西的劉相公也從山東到這裏來訪他，不得相會留

下一封書信，二兩盤纏，託對門周老兄寄往山東，不料這周老兄過不得幾日，就病死了，這封書也不知寄去沒有寄去，老漢却不知道。（借此老口中說得十分清楚，省得岑公子細問。）但我知道他山東並沒有親戚朋友，這是誰人託相公寄來的信？岑公子聽了，明知劉電會不着許丈，又知雪妹的母舅家無人，見我家又被封鎖，自然同了雪妹與梅嫂兒一同回江西去了。但其中情節，與旁人說之無益，且恐反惹囉囉，因只得道：「承老丈指教，這也是朋友託寄的信，既然不在，只好再來相訪了。」當即一揖而別，心中十分悵快。遂同蔣貴回船，一與母親說知，岑夫人道：「怪不得杳無音信，原來有這許多緣故！」岑公子道：「如今對頭還在，萬一知道我們回來的信息，又生事端，不如早到了湖州，再作道理。」當下就開船過了揚子江，到得京口，天色已晚，停泊過夜。次日五更開船，這內河裏好日夜兼行，不消三日，夜已到了碧浪湖村，這岑義家離太湖有一里多路，他後門離河汊只有一箭之地。岑義叫他把船從大寬轉搖入湖汊裏來，在自己後門口灣住上岸，來打後門。他妻子聽得出來，開了門，問道：「你怎麼就回來了？」岑義道：「太太同大相公到了！」一面說，一面到前邊來報與哥子。岑忠到吃了一驚，問道：「你們怎麼恰恰兒就遇得着？」岑義遂將揚州遇着的話說了。岑忠道：「這也難得，若錯過了，豈不空走一遭？」當時也不及細說，叫兄弟你把房子快些收拾出來。原來他這房子是裏外兩進，外邊另是一座小小門樓，開內一個院子，外邊三間瓦房，夾了一間堆放了家伙什物，兩間做個客座，進裏又是一個院子，三間瓦房，一間堆放糧食等物，兩間做了上房，每邊有兩間廂房，左邊一間做了廚房，空着一間供了祖先，右邊兩間，岑忠住着。如今岑忠叫把上房騰了出來，與岑夫人母子居住。岑義夫妻兒女，移在右邊兩廂房內。岑忠移在左邊供家廟的房內安鋪。當下岑義在家搬移，岑忠同了一個做短工的到船上，叩見了夫人公子，就叫短工幫着蔣貴搬取行李到家。因不見自己妻子在船，便問他如何不招待太太回來？（也是老婆心切）岑夫人道：「說來話長，且到了家慢慢的說。」當下岑義媳婦與女兒到船上來，接了岑夫人上岸，岑夫人回下看時，山

明水秀，十分清雅。左邊一帶都是王進士家的高樓大廈，後面一帶風火牆垣包住，當中一座後牆門，側邊另是一帶青牆，也有一座小小後門，雖岑義家後門約有兩箭多地。堤邊一帶都是楊柳，（先爲賃屋作引，從岑夫人眼中，看出好個安身處所，却是正筆，不是閒筆。）岑夫人進了後門，就是個小小院子，種了些蔬菜。側邊一個小角門，進來就是上屋，雖然不大，却也潔淨。岑夫人到了上房，他弟兄兩個同媳婦重復參見了。岑夫人看見岑義的這雙兒女道：「好個女孩子！倒生得端正，日後是有福氣的。這個孩兒也甚清秀，儘好讀得書。只個這房間窄小，天氣暑熱，我住在這裏，恐你們不便。」岑忠道：「我兄弟弟媳在這右邊房，明日大相公去看一間合式的暫時賃住也可。」當下岑忠叫兄弟宰雞做飯。岑公子一面叫蔣貴算清了船錢，打發船家去訖。一面母子們檢點行李，只好同在一房。還有家下搬來的一切箱籠物件，都堆在上房中間，已是沒了空處。當日吃過飯，天色已晚，主僕們在院子裏納涼。大家總敍起這別後的緣由，通前徹後，一問一答，足足說了半夜的話。（總敍一句，包括無數說話在內，純是省筆。）岑忠纔曉得妻子不回，往江西去的緣故。岑夫人道：「那劉公子服滿後，就要往山東去迎親，那時他必然帶你妻子回來，若到江南再找尋我們不着，到了山東必然知道。他娶親回來，必定要到我們這裏來探望，那時纔得順便送你妻子回來。你若十分不放心，改一日與你幾兩盤纏，到吉水縣去接了他回來也可，又好寄這封蔣家的信去與他，也是一舉兩得。」岑忠道：「既是那許姑娘拜繼了太太，就是自家姑娘一般，他在那裏陪伴也可。蔣老爺這封書，既不是緊要公事，且再覓便寄去，不用多費這盤纏。如今所望的，只要這對頭走了，大相公就好回去進場。」因說起多虧了徐師爺約會三學相公聯名具保，一力申辨，才全了大相公的功名。母子聽說，都十分感激。當夜直說到月落參橫，夜深涼透，纔各安歇。這夜陪蔣貴在外邊堂屋內打鋪睡覺。次日岑夫人母子相商，先須打發蔣貴起身，免得山東紀念。因將許丈同他妻舅於上年卽挈家往江西大庾縣親戚任所，劉三兄到來不遇，託緊隣周老人寄書，又值周老人病故，將書遺失，并自己遭衅，暫在湖州碧

浪湖村老僕家暫住，雪姐與僕婦俱同往吉水的緣由，逐一備細寫了一封書函，封了五兩盤費，二兩勞使，當日與蔣貴道：「勞你千里往返，本當留你安息幾天，一來因恐你大爺懸念，二來這裏房間窄狹，天氣炎熱，就是我們也還要另尋房屋，你回去多多拜上老太太、大爺、大奶奶，我這裏凡有事故，定當派人通報。這是一封備細書信，并五兩盤費，格外二兩，與你買雙鞋襪，只是莫嫌怠慢。」蔣貴道：「小的看這裏房間，太太與大相公原只好暫住，須得另尋一所住屋纔好。這路上往返盤費，大爺都交付與我，吩咐不要大相公費錢，連賞也是不敢領的。」岑公子道：「你爺雖如此說，這來的盤費已都是你爺的了，勞你一身辛苦，豈有叫你空手回去的理？我書上也不會提起給你盤費的話，你也不必在大爺面前說。」（此是岑公子小覷了蔣貴了。）蔣貴道：「這個小的一發不敢，就是領了大相公的賞，小的也一定要對大爺說的。」（蔣貴不愧蔣公之僕，後來那得不做一品掌管。）岑公子道：「有賢主必有賢使，實是難得！但你若必不肯收，到像是嫌輕了。」蔣貴見如此說，只得叩頭謝了。當晚岑公子叫岑忠收拾了幾樣葷素「嘎飯」，就叫他兄弟兩個陪他多飲幾杯，只當送行。蔣貴又進來與岑夫人叩頭謝了。岑夫人又吩咐：「回去多拜上你老奶奶、大爺、大奶奶、姑娘，說我致謝不盡，若有使人務必寄個信來。」蔣貴應諾出來，與他兩弟兄談那許姑娘還魂的故事。（不料還魂一事又在此處一提，吃了更巴多天氣的酒，次日五更，早涼起身，回山東去了。）（完却蔣家之事。）且說岑夫人因天氣暑熱，與岑忠商量，必得另尋一所房屋，方好。岑忠道：「這裏王進士家賃屋甚多，（敍到覓幽棲正文）只有他東邊一所房子最好，前年也是個相公賃住，後來搬去了，却不肯賃與平常人家居住。（又為岑公子作陪筆）到如今還空着在那裏。這村中有個老道學先生，叫做嚴潤倉，是王進士最敬重的，就是大相公避仇的事，他也是知道的了。明日大相公去拜他一拜，煩他同去看看，王家這間房子，若中意了，只煩嚴先生說一聲，王進士無有不依的。」岑公子道：「這却甚好。」到次日一早寫了一個晚生名帖，就叫岑忠領了，前去拜望。正是：「只因欲覓幽棲地，必定先尋

處士家。」究竟不知如何相見，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書純用省筆法，如岑公子雇船恰遇岑義，店中岑義備述家中情由，到岑忠家夜晚納涼敘話等句，皆省筆也。又有極不省法，如岑義家後門一段，房屋一段，又皆不省筆也。其省處人皆知，其中情節不省處人却不知道，其預爲安設，各有其妙。讀去便如桃花流水，別有天地，史邊復生亦當首肯。

## 第二十七回 老道學論交成水乳 小仙娃識相別賢愚

却說這嚴先生諱爲霖，字潤蒼，別號碧湖居士。是個隱居高士。壯年舉過歲貢，如今年近古稀，却精神矍鑠。又夫婦齊眉，足跡不履城市，幾二十餘年。爲人端方正直，平坦簡易，鄉中凡有爭競，只須嚴先生一言，兩邊無不悅服。以此人人敬重。村中與王進士最爲莫逆，因重其文章品行。（能爲嚴先生所重，則王進士才品可知。）兩老夫妻，只有一個公子，單名個毅字，也是飽學秀才，却在府城裏鄒太僕家設帳。娘子卓氏，亦甚賢孝，跟前有個七歲孩兒，老夫妻愛如珍寶，家中教誨幾個童，就帶着這孫兒，在學讀書。說道小孩子家，却是個完璞，可以造就成的。且又好借此消遣。這早見岑忠到來，便問：「岑哥，一早到來，有何事故？」岑忠道：「我家大相公，同老太太，昨日從山東來到這吳，在我那邊權住。因敬仰老相公的德望，崑誠過來奉拜，先着我來通稟，有名帖在此。」嚴先生道：「你家房間窄小，如何住得下你大相公來了，不會？」岑忠道：「已在門首。」嚴先生道：「你與我請他進來。」岑忠出來說了，岑公子便叫他先自回去。這嚴先生即整衣迎將出來，見岑公子如亭亭玉樹，洒洒丰儀，暗道：「果然是舊家人物！」（先從嚴先生心頭眼底，寫一岑生自然可成水乳。）遂讓進草堂，岑公子正欲叩拜，嚴先生拉住道：「老朽不能回禮，竟是常禮好。」岑公子遵命，長揖就坐。因拱手道：「久仰老先生盛德，只爲道里迢遙，不得一聆清誨。今日得親道範，實慰渴懷。」嚴先生道：「僕已老朽無聞，久疎世事，足下正是少年可

雙（應酬語帶却道學氣故妙）目前爲總統說及岑兄同會堂老夫人避仇東省，不知是幾時起身回來的？」岑公子道：「晚生奉家慈在山東舍親處，不覺一住交三個月，竟不知家中變故。五月中旬從山東起身，幸喜在揚州遇着他們來報信，因此不往金陵，就一直到此。」嚴先生道：「小人與君子爲仇，自古有之，不足爲怪。想此人，也卸事不遠，今當鄉試之年，正是足下揚眉吐氣之日，亦不必因此過慮。只是現今他家房屋窄小，值此三伏炎天，雖是暫居，亦覺不便。」（反是嚴先生說起）岑公子道：「正是，雖只有家母一人，天氣炎暑，甚是不便。聞得這裏王鄉紳家賃屋頗多，正欲暫賃一所居住，也不用多餘房屋，只可以住得下的便好。」嚴先生道：「他家房舍甚多，所在一頗幽靜，只是不甚高大，我看他左側有一所房子，緊旁他的大宅，從前也有一位吾輩中朋友，賃住，上科高發了，城中傅御史家請他去與子姪們看文章，因往來不便，就搬往城裏去住了。這一所房屋，我從前却曾見過，前面一座牆門，進內一個大院子，三間堂屋儘可會客。東邊兩間書房，對面有兩株垂絲海棠。後面三間上房，左右四間廂房，後邊另有一個空園，幾間下房，後門外臨着河港，沿堤都栽桃李與王宅後門相並。晚間納涼，是最幽靜的。（先從嚴先生口中說出，省得臨時再敘後門一段爲遇小梅故伏一筆。）岑公子道：「如此甚好，只不知一年要多少賃價？」嚴先生笑道：「這鄉間房屋，比不得城市中的價值，一年多不過五六兩銀子。那王公也極重斯文，若說是岑兄去住，或者竟不取值，也不可。」岑公子道：「這個如何使得？只要借重老先生一言，就感激不盡了。」嚴先生道：「請用過茶，不妨就同去一看。」岑公子道：「只是勤勞起居。」原來這嚴先生素常不輕易出門，且懶於交接，今知岑公子是廉吏之後，又見他舉止端重，器宇不凡，心下十分敬愛。且又爲他避難異鄉，故並不推却。用過了茶，就一同出門。（如此方是真正道學，若膠柱鼓瑟，便成腐儒矣。）這村中也有二百餘家人家，不是務農的，就是出外經營的，所住房屋，到有一半是王家的。嚴先生與岑公子行不多路，正遇着王進士家管房這個人（不是恰恰遇着多是作者省筆）因叫住道：「管家來得正好，我們正要尋你，

「那管家便站在一旁問道：『老相公有甚事吩咐？』」嚴先生道：「這位是江南的岑相公，要在這裏尋間房子暫住，正來尋你同去看看。那東首的這間房子。」那管家道：「如此，小的就同去。」遂一直領來。原來這所房子却在王宅左邊，一條大夾牆，過道進去，另是一座牆門，開了鎖進去，前後一看，與嚴先生所說一般，果然雅致。岑公子道：「這房屋儘夠住了。」看畢一同出來，這管房的仍鎖上了，對了嚴先生道：「這位相公既然中意，就煩老相公去見主人說一聲，再無不成的。這所房子住了，就要發科發甲，只要相公格外賞個管家酒禮。」（這管家也很會說話）嚴先生道：「這不消你說，我們這回就同去見見你爺，煩你先去通報一聲。」那管家答應，便急急去了。岑公子道：「只是不曾備帖，未免不恭。」嚴先生道：「不妨，我與你道意就是了。况已到他門首，大家會一會，省了明日又走一回。」（先生果是平坦簡易）當下兩人緩步而來，到得門首，只見王進士早迎將出來，笑道：「老先生肯移玉同來，一定是佳士光臨。」（極力寫王公便是極力寫嚴先生）一邊說着話，一眼就看見岑公子，品貌非常，暗暗喝采，遂拱揖進門，讓到廳堂。嚴先生便道：「這位是金陵岑玉峯兄，適纔到舍，說及老先生的德望，原要明日具柬來奉拜，倒是弟說不必拘此，因此就相同過來。」王進士道：「極承先施。」當下岑公子以晚輩禮與王進士見過了，嚴先生亦與主人長揖，因讓岑公子坐了首位，嚴先生對面，用過了一道茶，彼此敘了些知慕寒溫。嚴先生遂將岑公子的來意，代說了一遍。王進士滿口應承道：「岑兄是名門世胄，不過暫屈一時，將來不可限量。只是枳棘非鸞鳳可棲，若不嫌蝸陋，竟請搬移過來就是了。」因對嚴先生道：「老先生切莫提起『賃』之一字。」岑公子道：「既承慨允，豈有不奉值之理？」王進士笑道：「玉峯兄豈以我爲市井人乎？」岑公子也就不好再說。彼此又敘了些時事，王進士就即取過通書一看，笑道：「明日就是個移居吉辰，正好遷移，不必再擇日了。」（房主與賃房人擇吉也是罕見）岑公子謝過，遂同嚴先生起身告辭。王進士對嚴先生道：「今日不便相留，讓岑君回去料理，倘有欠缺的東西，不妨開個單子，過來有的只願取用。」（極寫王

公重才好客。嚴先生道：「這却是更好，省得岑兄一時難以置辦。」大家說話，已到大門。岑公子又打恭致謝而去。王進士回來，就着家人送鎖匙到岑公子那邊去，以便搬移物件。岑公子於路對嚴先生道：「承王公一團美意，只是不言貨值，反覺不安。」嚴先生道：「他也不在乎此，若再言及，反是我們小看他了！況他也不是那鄙吝之人，明日且搬了過去，慢慢的盡情便了。」（先代岑生達意，又爲王公表情，先生之於世務，甚通，須知真道學，必不迂腐。迂腐便不是真道學。）岑公子道：「只是深費清心，容日叩謝。」當下與嚴先生分路而別，到家即將拜嚴先生同看房屋。會王進士話：「一與母親說知，岑夫人甚是感激道：『既承他好意，且搬了過去，再慢慢商量謝他。』」母子正在說話，岑義進來回道：「那邊王管家送鑰匙過來。」岑忠道：「這是他家管房租的總管，到不好輕他，大相公賞他個禮兒，日後恐還有用他處。」岑公子道：「竟送他一兩銀子罷了，當下就封了交與岑忠給他。那管家領謝，歡喜去了。岑忠即叫兄弟另覓了兩個短工，將一切床桌櫥櫃箱籠器皿什物，俱從後門搬去，甚是近便。自己先到那邊去開了前後牆門，掃除潔淨，各處房間，俱燒些芸香蒼木，以避潮濕氣。岑公子也過去料理收拾，先將家廟供在內室當中（極是），然後將床舖桌椅箱籠，次序安頓停當，幸喜當日岑忠將家中一應物件盡行搬出，除了打造灶火之外，其餘一應傢伙，俱各完全，不須另置。天氣正長，料理到晚，俱已齊備。次日黎明，岑義弟兄送岑夫人步行從前門過去。當日買了一付三牲，果品之類，燒過神紙，供獻祖先。這日王進士嚴先生都來回拜道喜，兩家各都送了一付水禮。岑公子不敢推辭，只寫帖領謝了（處家之道，真是一筆不漏。）母子商量現今天氣炎暑，待秋涼些，治一席請他兩位過來坐坐罷。過了一日，王進士先具柬相邀在花園賞荷。這日只請嚴先生相陪。賓主們清談雅酌，坐中王進士欲試岑公子的才學，略加問問，誰知岑公子如懸河倒峽，反覺壓逼人。王進士愈加敬愛。三人整整盤桓了一天，至晚方散。從此成了莫逆。彼此時常往來，不在話下。如今却要提起這何氏小梅，自從那年在山東，被何成騙賣與王進士家，隨到湖州及到了家，這王進士的夫人華



氏與女兒月娥，見了小梅十分歡喜。王夫人便道：「看這女子却不像個小家女兒。」王進士道：「他原是舊家，只爲沒了父母，遭他一個族中的無賴騙賣出來的，叫女兒當另眼相看。」原來這月娥小姐，年方十四，生得比花能解語，似玉更生香。與小梅不相上下，且又知書達理。當下看了小梅，舉止不常，同到房中，便細細問他的家世。小梅一訴說，月娥知是個宦家女子，且又端重秀麗，因先來與母親說道：「這小梅說起來不是小家兒女，他曾祖祖父俱出過仕父親也在覺門，只爲父親病故，被他族裏一個無賴叔叔騙賣出來，孩兒不忍將他作下人看待，因稟過母親，只叫他與孩兒做個閨中女伴，不知母親意下如何？」王夫人道：「我也看他不是個小家模樣，又生得秀美，你既有此心，待我慢慢與你父親說。」月娥道：「母親若肯做主，父親也是肯的，不如就請父親來說過了，省得明日另改口。」王夫人笑道：「是這般性急。」因叫丫頭去請老爺。王公進來，夫人就與女兒的話說了。王公道：「我早知他是個官門女子，原許過他另眼相看，不知女兒心上如何？今女兒既有這番好意，何必做甚麼女伴，不如竟做了姐妹的好。」月娥道：「孩兒實有此意，如今爹爹母親應允了，待孩兒與他說知，叫他明日先拜過爹娘，纔好與孩兒姐妹相稱。今日也不便造次。」王公笑道：「女兒說得甚是有理。」王夫人道：「明日還須備兩桌素供，齋齋佛，祭祭家廟，纔是。」王公道：「這個自然。」當下月娥歡歡喜喜回房，一一與小梅說知。小梅垂淚道：「（聞喜而反垂淚，寫小梅便非凡女子。）小姐如此見愛，老爺夫人又如此垂慈，真是粉身莫報。」月娥道：「你小我一歲，明日拜過爹娘，你就是我的妹子了。」當夜一宿無話。次日早起，月娥取出一套自己的上蓋衣裙，與小梅打扮。王夫人又叫丫頭送了幾樣釵環首飾來。月娥與他穿戴端正，果真是粉粧玉琢，分外生妍。當日佛堂家廟俱焚香點燭，擺列素供。月娥先引小梅參了佛，（是阿姐身分）拜了家廟，小梅請爹娘上坐受拜。王公就與夫人在上面東西相向，受了小梅端端正正四拜畢，王夫人就扶了起來，然後兩姊妹交拜過，又一同拜了父母。這些家人僕婦丫頭們都來與主人磕頭，又與兩位姑娘道喜。自此以後，兩姊妹便如同胞。

一般。小梅也絕無一點驕矜之色，凡是僕婦小厮丫頭有了罪過，老夫妻勸怒時，只消二小姐到跟前，三言兩語，便說得兩老口反怒爲笑，因此這些丫頭僕婦，沒一個不奉承他。每日只在房中與月娥做些針指閒時，兩姊妹往園中遊玩。有時母女們出後門來觀玩湖中景致。（又爲遇岑夫人伏線。）小梅又天生成的一雙慧眼，識別賢愚，家人中有不馴良的，有忠誠可託的，在繼父母面前說知，屢試無差。這些家人佃戶，不知原委，只說是主人的見識遠大，嘗對月娥說：「父親母親面帶孤煞，子息上甚是艱難。（此話偏說不着，可見陰陽便能挽回造化。）父親的前程也不過六品，只是要及早退步纔好。」後來王公知道起初也說是偶然料着的，及後來屢試屢驗，以爲神奇。又知他原是先人遺囑，因此十分愛惜。月娥也嘗私問：「看我的終身如何？」小梅道：「姐姐略有此小坎坷，喜得後福甚大，鳳冠霞佩，直要穿到老了。」月娥道：「你看自己如何？」小梅笑道：「只怕與姐姐一般，也不可不知。」月娥道：「我若果有好處，決不叫你相離。」小梅道：「姐姐雖是美意，惟恐人事不齊，只好聽之於天。」（樂天知命，亦可稱爲女道學，又可稱爲養柳莊。）因此他兩姊妹十分親愛，坐臥不離。這月娥自小梅進門後，凡來說親的，東說不成，西說不就，不覺又過了四個年頭。可見姻緣俱有定數，正是「有分天涯情可合，無緣朝夕總難偕。」不知後來端的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寫嚴先生只數筆耳，精神色澤都有，以足跡不履城市，久疎世事之人，而一見岑生，便爲傾倒，則岑生之丰標玉立，已不言可知。寫小梅亦只數語，輕描淡寫，絕妙文心，與小說家動輒佳人才子，吟詩作對，寄柬傳情之類，奚啻天壤哉！

## 第二十八回 去炎威故里訪親知 納清涼異鄉逢骨肉

且說這月娥與小梅不啻同胞姊妹，自從岑夫人搬來，這日就聽得王公對夫人說：「我們東邊房子，如今又

搬了一個江南秀才來住了，年少多才，又好個品貌，只有母子二人說起來到是個名門舊族，他祖父曾做過九江太守，他父親也是個一榜。問壁岑義弟兄是他祖父的老管家，如今因避當道仇家，搬到這裏來暫住，到是嚴先生來說的。王夫人道：「嚴先生肯與他說，一定是個好秀才了。這村裏都是些務農人家，搬個斯文人來住也好。」當時小梅在旁聽說了，因想起當日父親曾對我說，我姑娘嫁在江南岑家，他公公做過九江太守，却不知道這家姓甚麼？因此就留心打聽。過了一日，聽得王公要請新搬來的岑秀才賞荷花，小梅聽得暗喜道：「果然姓岑，却是姑娘的兒子無疑了。且待他來時，看他個怎麼的人物，且那嚴先生從不輕與人往來的，如今肯與他相交，必定是個高尚的人了。」信及閨中婦女，則嚴先生之久爲人敬仰可知。及到請岑公子，這日小梅留心窺看，却只有二十以來年紀，丰神俊雅，氣宇不凡，虎步龍行，必然顯達。且見他印堂上黃光紫氣交聚，發跡也就不遠，心頭暗喜，已是念念不忘。因想必得見了姑娘，方好相認，且不可造次說破。又過了一日，聽得王公與夫人商量，要請岑夫人來坐坐，將來你們母女們也好往來。小梅聽了，正中心懷，不想王夫人道：「這兩日天氣暑熱得緊，等涼快些請罷。」因此將這事暫且放下。（又作一頓行文原不肯率直而下）

且說岑公子自搬到此間，又雇了一個老媽子做飯。岑忠仍在這邊料理岑義的女兒端姐，又常在這邊陪伴岑夫人習學針指。岑公子旦夕無非吟哦誦讀，以消長日。到日落時，或在後門外散步柳塘，或到嚴先生家閒談。今古一日早晨方盥洗畢，王進十着家人來相請說話。岑公子即便服而往，進得門來，王進士笑迎道：「今日得了一個的信，特與岑兄道喜，那侯巡按已是內轉離任去了。岑兄可放心料理科舉之事。」岑公子道：「不知老先生此信從何得來？」王進士道：「昨日有友人從南畿到來，是親知灼見的。并說近日海寇汪直徐海，勾連倭奴，從江淮台寧沿海地方，分道入寇，勢甚猖獗。蘇淞嘉湖處處戒嚴，詔用監察御史吳宗憲巡撫浙直，又命工部尚書趙文華巡視江淮各處，招募武勇甚緊。」岑公子因說起：「當日與蔣劉聚會緣由，他二位武勇絕倫，皆可

稱當世英傑，只可惜蔣公懶於仕進，劉兄丁艱在籍。」王進士道：「果是英雄，必不終於埋沒。」（寫岑公子不忘劉蔣有太白薦汾陽王胸襟，非止感激圖報而已。）談論移時，王進士就留住用過了早飯。因說道：「我兄可與令堂老夫人先說一聲，改一日賤內要奉請過來看荷花，千萬不要見却。」岑公子道：「老母已說過，只爲天氣炎暑，還不會過來奉拜太太，待少涼些，一定要過來拜見。」說畢就起身告辭回來，卽與母親說知，打點上南直銷假。岑夫人道：「你如今去考，却在那裏住好？」岑公子道：「母親放心，此番去不是徐老師那邊，便在姑母那裏居住。」（此句內生出後面一篇絕妙文章。）岑夫人道：「你可帶兩疋繭綢去送與姑娘，再送徐老師那邊兩疋，不過略表表意見。」當下母子商定擇於六月二十四日起身。先往辭別了王進士嚴先生，他兩家俱治酒餞行。王進士又送了四兩程儀，岑公子璧謝不依，只得領謝了。此時岑忠身體已健，定要跟隨前去。岑夫人道：「也得個老成人同去甚好。」岑忠又吩咐岑義常過這邊來照料，因此主僕三人打點行李，至期拜辭母親，坐船前往。且按下不題。

且說岑夫人自到此間，頗覺幽閒清淨，這日天氣甚熱，到下午後開出後門來納涼，觀看湖中荷菱。正觀玩間，只聽那邊王進士家後門開響，裏面先走出一個丫頭來，看見了岑夫人，卽轉身到門口說了一聲，大約是說問壁岑太太也在這裏乘涼。（丫頭傳說之言，岑夫人未必聽得，想來必是此語，隨聽見裏邊笑語之聲，便知王家母女紙上活現出來，正是傳神之筆。）只聽得裏邊笑語之聲，却是王夫人同着兩個女兒出來。這邊岑夫人就迎將過來，却是初見，不曾認識。因問那丫頭道：「這位可就是王太太麼？」丫頭道：「正是。」王夫人便笑道：「原來岑太太也在這裏乘涼。」彼此萬福。岑夫人見兩個美貌女子，年紀不相上下，一般打扮。因問王夫人道：「這兩位可就是小姐麼？」王夫人道：「正是小女。」岑夫人道：「好兩位姑娘。」當下都與岑夫人萬福了。王夫人道：「妾身要敬請太太到舍下少敘，只爲天氣炎熱，待到秋涼些相請，不想今日到先得相會，都請到舍下。」

拜茶。『岑夫人也道：『老身到這裏，小兒屢屢在府上叨擾，又承夫人的厚賜，早要過來奉拜太太，也爲暑熱，恐驚動不便。今朝却是幸會。』王夫人定要請岑夫人到家，因道：『小園就在後面池內蓮花盛開，請太太到裏邊少坐待茶。』岑夫人道：『又不曾專誠來拜得太太，不好輕自到府吵擾。』王夫人道：『太太說那裏話，這邊有是個湖套內，並無往來之人，今日見過，便好時常往來。太太也免得寂寞。』一面就相讓進門，岑夫人見裏邊又是一帶花牆，側首一重小牆門，進去便是花園。四下樹木垂蔭，山石疊翠，有幾處亭榭樓臺，轉過一個山洞，却是一座水亭，四圍都有一箭寬的地面，從湖中進來的活水，裏面荷花正盛，亭面前培成一條柳堤，當中一座小小石橋，大家讓岑夫人一同到亭子上來。岑夫人與他母女們重見過了禮，便都倚欄而坐。王夫人卽吩咐丫頭取茶。此時小梅注意着岑夫人舉止，有大家風範，聽說話帶些山東語音，面貌又與父親相像，知是姑娘無疑。便覺盈盈欲淚，（筆飛墨舞絕妙文情）因王夫人在前，一時不便開口動問。只見王夫人道：『前日聽得家相公說府上的仇家已去，大相公此番鄉試，必然高發的了。』岑夫人道：『小兒年輕，只恐才學疎淺，幸得在這裏正好請王大人朝夕指教。』王夫人道：『只是太太過謙，家相公會對妾身說，大相公是才貌兼全的，不知曾對了親麼。』岑夫人道：『小兒自十六歲進了學，就有幾處說親的，都求卜不合。後來爲了這個對頭，就遠離鄉井，不覺又過了三個年頭，因此還蹉跎不就。』王夫人道：『太太今年高壽，跟前可有姑娘。』岑夫人道：『老身今年四十六歲，只有這個小兒。』因問：『王太太貴庚，有幾位相公。』王夫人道：『妾身今年四十四歲，只爲命薄，有一個小子，招不住，到五歲上出花兒沒了，如今跟前只算有這兩個小女。』岑夫人道：『好兩位姑娘，真個如花似玉。』王夫人道：『不瞞太太說。』因指小梅道：『這個小女是螟蛉的，他原籍山東，祖父會做江西刑廳，父親是個秀才，因父母俱亡，被難到此家，相公就承繼做了女兒。他兩姊妹倒情投意合，一步也不離開。』岑夫人聽了此言，口裏答應：『這也難得。』心裏却想起在蔣家時，曾說我姪女叫做小梅，賣在浙江的一個新進士家。今又說

他是山東人，祖父曾做江西刑廳，莫非正是小梅？與小梅注意一段相對，直兜到賣小梅時是何等筆力！因急問小梅道：「小姐的本姓氏甚？」是山東那一府縣人？」小梅見問，止不住淚如雨落，哽咽答道：「本姓何是兗州府沂水縣人。」岑夫人驚問：「你家在城在鄉？」小梅道：「在鄉。」岑夫人大驚道：「你莫不是北門外尚義村何式玉的女兒小梅麼？」（此一句十九字當作一氣讀。）小梅大哭道：「你果然是我的親姑娘了！」說罷哭拜在地。岑夫人此時也顧不得主夫人，便過來一把拉起口叫：「親兒！」抱頭大哭。當時王夫人見他姑娘相認，十分驚異，感嘆道：「這真是天假相逢！」又想：「幸喜我不曾將他輕待了。因見他姑娘姓女傷悲，上前勸道：『這是太太姑姪相逢，一樁天大的喜事，且免傷悲。』」岑夫人收淚道：「老身淚出痛腸，多有得罪。」小梅起來重又拜見姑母岑夫人對夫人道：「老身今日不誠，明日還要專誠拜謝。」王夫人道：「豈敢，明日也要與太太道喜，前者實是不知道，還要太太涵容。」岑夫人道：「太太說那裏話，他若不是在太太這裏承太太的撫養，小姐的見愛，莫說今日不能相見，還不知流落到怎樣了？」這裏兩位夫人說話之間，這些丫頭僕婦早將此事報知主人。王公聽了道：「有這等巧合之事？」甚是驚嘆不已。因吩咐丫頭請岑太太到內堂相見，丫頭們到花園傳命，岑夫人道：「老身急欲親自拜謝你老爺，只是今日隨身便服，不敢請見，明日早再專誠過來拜謝罷。」王夫人笑道：「太太不是這等說，令姪女與小女是姊妹，妾身本不敢高攀，如今與太太是親家了，今日家相公請見過，以後便好作親戚往來，就不用避嫌了。」一邊說着，就邀岑夫人出了花園，又轉過一個院子，另見一重牆門，進來便是五間大樓房。到正中這間，王夫人遜岑夫人上坐，少刻王進士衣冠進來，岑夫人即起身道：「今日愧不專誠，大人休怪姪女蒙大人恩撫，小兒又屢次叨擾，并承厚賜，老身感戴不盡。」說着就拜下去。王公連稱：「不敢。」也跪下回拜。岑夫人四拜起來道：「姪女若不是在夫人這裏，蒙恩以骨肉相待，如何得有今日？老身與他父親是同胞姊妹，前年到山東避禍，不想他父親已是去世。遭族叔將家產敗盡，落後將他賣身，不想到是

他的造化，不但老身終身感激，就是亡弟九泉之下，也當啣感不盡。」王公道：「日前雖與令公郎相聚數次，却並不會提起太太家中之事，因此不知。如今令姪女已拜繼與我，明日叫小女也拜繼與太太，便成了真親家，却好作親戚往來。」岑夫人道：「只恐仰扳不起。」王夫人便道：「以後彼此再莫說客話了。」王公道：「今日天已傍晚，可留住太太，不必回去。一來姑姪們正好敘敘話，二來明日就叫女兒拜繼了太太，省得改日又是一番舉動。那邊叫丫頭過去說一聲，不必等候，若是無人，就叫丫頭在那邊陪老媽子過宿，與太太鎖好了房門就是了。我在外邊去料理明日之事。」又吩咐丫頭僕婦們收拾酒碟，在上房款待，說畢隨時就往外邊去了。岑夫人因對王夫人道：「老身今日且過去料理料理，明日自當一早過來。」王夫人笑道：「我曉得姆姆要回去備辦與乾女兒的東西，可是如今日子正長，何必在此一時？」當下即取了一把大鎖，交與一個老管家婆，叫過去與太太鎖好了上房，就在那邊陪老媽子過夜，明早回來。那僕婦應着去了。這裏丫頭們擺上酒碟。王夫人遜岑夫人坐了客位，自己對面，姊妹兩個在上橫頭，並擺坐了。王夫人親奉了一杯道：「今日草草杯盤，姆姆不要見怪。」岑夫人道：「一來便要叨擾。」當下王夫人母女殷勤相勸，十分親熱。飲酒中間，姑姪二人，敘起家常舊話，悲喜交集。小梅道：「前日聽得姑娘搬到這裏，說是江南岑姓，祖公會做九江太守，姪女就猜是姑娘，只是不曾見面，不好說得。今日見了姑娘，帶些山東語音，又與父親面貌相似，不想果是姑娘。」王夫人道：「既如此，何不早日無意中先拜認了？」母女四人說說笑笑，直飲到二更時分。酒罷後，夜氣清涼，兩姊妹就請岑夫人在自己房裏安歇。王夫人也一同送到女兒房裏來，又坐了一回。夜已深了，王夫人道了安置，自回房安歇。他姊妹原有兩張床，因讓岑夫人獨自睡了一張牀。他姊妹兩個一牀同睡。岑夫人見他兩姊妹十分親熱，心中甚歡喜。因想起當日雪姐曾對我說那劉老封君有言說他的婚姻不宜預占，有妨親疎這句話，莫非姪女與兒子也有姻緣之

分想他孤子一身，若得在我身旁做了媳婦，到省得日後兩處掛念，雪姐日後果是姻緣，他兩個都一般兒溫柔，和婉就在一處，也是過得來的。思前想後了一回，也就睡熟了。正是：「功名祿籍生前定，婚媾紅絲暗裏牽。」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人生會合，有關心千古，有對面河山，有一見而生歡喜，有一見而生厭惡，此無他，總在前世之有緣無緣耳。如岑夫人母子處處遇着好人，必是前世廣種福緣所致，是作者勸世人切勿輕易與人爲仇也。寫岑夫人姑姪相逢，鐵石人也當下淚，及知後來敘親拜繼，一片親親至樂，又當破涕爲笑，真是要喜便喜，殺人要哭便哭，殺人我不知作者毫端，有何妙術，能令人顛倒若此！

## 第二十九回 俏嬌娃拜繼老夫人 賢能婦管教猷公子

却說岑夫人次日黑早先自起來，小梅道：「姑姑還好再睡睡，起得太早了。」岑夫人道：「今日他兩公婆要將小姐承繼與我，必要見禮，我穿着這夏布裙衫如何使得？（從昨晚無意相逢，穎筆落來，恰是此回起法，行文緊密，一筆不漏。）須得回去換了衣服來纔好，爲此起得早些，免得驚動他們。」此時月娥已醒，便道：「娘不用去取，（改口叫娘何等親熱。）我有一套新做的紗衣服，叫裁縫略做得長了些，只怕娘倒穿着，待我取來與娘試試看。」一面就起來穿衣。岑夫人道：「你新做的衣服，不用穿污了你的。」月娥道：「不妨，娘若穿着，只顧穿。」一面說話，一面纔足。（女兒媚態如見。）下來穿了裙衫，開箱取出那一套新衣服來，却是一件佛青官紗披風，一件松花色官紗襯衫，一條水合色官紗裙子。（極瑣碎極大雅。）月娥抖開披風，在岑夫人身上穿了一穿，却甚相稱。岑夫人道：「不要污了你的。」月娥笑道：「娘只顧穿，污了也不值多少。」正說時，王夫人叫丫頭又送了一套衣服過來，說是與岑太太穿的。岑夫人道：「多謝你太太費心。」月娥道：「你放下就是了。」月娥看了



看却是一件元青紗扳風，絳紗襯衫，天藍衫裙，又一件天青亮紗披風。因對岑夫人道：「這衣服雖都還是新的，娘只穿我這套未上身的好。」當下叫丫頭取了臉水來，大家梳頭洗臉。方畢，王夫人笑進來道：「姆姆起得怎早？」岑夫人道：「天氣暑熱，到是早些起來清爽。又要母親費心送衣服來。」月娥道：「娘一早起來，要回去換衣服。我說前日新做的這套衣服，略做長了些，拿出來與娘試試穿了穿，到正合式。」王夫人道：「是呀，若姆姆穿得着，就送與姆姆穿了，也是女孩兒的孝敬。」岑夫人道：「我還沒有在姑娘面上盡一點情分。」王夫人道：「姆姆只顧穿就是了。」說笑了一回，丫頭請吃早點心。王夫人就叫端到這裏來吃，却是四盤蒸糕粉團捲酥果餡，四盞雀舌芽茶。母女們正用過點心，外邊王公叫管家過來問太太們若用過點心，趁早涼請到廳上見禮。當下兩姊妹打扮得花嬌柳媚，一同出到廳堂，見銀臺煥燭，寶鼎焚香，堂懸紅綠地氍毹，王公冠帶整齊。岑夫人先與王公夫婦道謝見畢禮，兩夫婦就請岑夫人上坐，叫月娥拜繼。岑夫人在上面立受了兩禮，即來扶起。王夫人攔住了，定叫行了個全禮。岑夫人又與他兩夫婦謝過道：「一時不及備禮，只好改日補送罷。」王夫人道：「姆姆不要費心，他還不會有甚麼孝敬着哩。」當下小梅又與繼父母拜喜，又拜了姑娘，然後兩姊妹交拜禮畢。王公對夫人道：「房中暑熱，竟不如請親母到花園竹廳內坐，那邊又涼快，又好賞荷花。」王夫人就讓岑夫人大家一同到花園中來，早飯後四處遊玩。但見蟬鳴高樹，魚戲清漣，鳥語林端，花香几席。母女四人賞玩了一回，日色漸晚，便一同到荷亭上來，倚欄而坐。岑夫人因說起雪姐還魂的這樁事來。王夫人道：「只說這還魂的事，是戲文裏做出來的，那裏曉得果真有這般的奇事？」兩小姐聽岑夫人說出雪姐許多好處，恨不得即見一面才好。午間就在竹廳上設席。這廳周圍俱是湘簾掛起，四面吊窗，照映得人衣袂皆碧。母女們殷勤勸酒，歡敘了一日。席罷，已是日西，岑夫人要辭了回家，王夫人母女堅執不放手道：「姆姆過去，獨自一個，也覺冷靜。如今大相公不在，只要把前門關了，從後門往來甚便。這裏並沒有閑雜歹人，姆姆放心常住在這邊也不妨。」岑夫人

道：「承親母不棄，只不要把我當客待才好。」王夫人道：「是呀，姆姆也莫怪簡慢。」因此岑夫人就住下了。從此以後，母女們無日不相往來。大約岑夫人在這邊住的日子居多，此話暫歇。且說岑公子主僕二人到了南直，先尋了一個寓所住下，及到自家門口，見房屋仍然封鎖，那鄰佑人家見了岑公子，都歡喜道：「公子去了許久，如今回來，正好進鄉場，今科必然高發。」岑公子道謝，遂逐家拜望，內中有一個老者道：「如今老太太可康健麼？」岑公子道：「多謝垂問，託福安康。」老者道：「上年有一個過路的江西相公到這裏來訪問，見房屋封鎖，他憤憤而去，（閒中映出劉電如怪石巉巖，異樣出色。）這房屋本縣太爺奉上司所委，沒奈何到來封鎖，後來催賣了幾回，也沒人敢買。那侯巡按離任時，也不暇提起這事，大相公何不去見見本縣太爺，開了鎖，仍舊搬回來住何妨？」岑公子道：「承老丈關切，但既經封鎖，此人還在縣裏，也不便擅詣，只好從緩商酌。」又一個道：「公子今科高發了，他雙手送還，也嫌他遲了。」岑公子道：「承高鄰們關愛，當下謝別了鄰里，一竟進城，往儒學來拜徐老師，一來拜謝，二來銷假。」岑生此來只此兩句是正文，却先為隣家作一陪筆，往下即引出馱公子一篇趣文章，筆飛墨舞，變化莫測。到得衙署，鬥斗即忙通報。徐老師聽得岑公子到，三步做兩步迎將出來，拉着手道：「賢契一別三年，老夫時常記念，如今可會同老母回來麼？」一面問話，同到了書房。岑公子叩謝畢，坐下，因說：「自回家母到東省，不料家母舅已故，家業蕩然，因在一蔣舍親家住下，不覺三個年頭，竟不知南邊信息。夏初同老母回來，在揚州却見了老僕的兄弟，前來報信，才知道這邊的情節。那時候公未去，只得同老母又往湖州暫住。如今得了侯公去信，才敢回來銷假。」老師道：「鄉場在即，我甚是盼望，你來得正好，竟在我這裏住罷。」岑公子道：「承老師見愛，但恐這邊朋友往來，未免不便。門生且在鄭表弟家暫住。」徐老師道：「他家住也好，只是這個馱子，自你去後，一發馱得不像樣了！」（先將鄭公子白描一筆）吃了酒，當衆大罵侯巡按，勸也勸他不住。你來了，他到這肯聽你的話。如今你且在此少住幾天，正要與你敘敘契闊。」因問：「你行李在

那裏我叫人去取。」岑公子道：「無多行李，叫老僕在城外暫住，待門生自去取來。」徐老師道：「不必，只要說明寓處，叫人去取來就是了。」遂叫了一個門斗說明寓處，前去搬取。他師生兩人在衙齋便飯，敘說三年之事。一時亦難以盡言。午後門斗搬了行李到來，岑忠與鄭師爺磕了頭，就叫在後邊吃飯。晚間師生飲酒談心，直到夜深方睡。次日，岑公子取了兩疋繭綢，送了老師，因稟過要往各朋友處拜望。且說這鄭璞與岑公子是親姑表弟，家道却稱小康，爲人樸實，言語蹇拙無文，又帶幾分默氣，作文魯鈍。多虧岑公子指點，十六歲上同進了學。因此最敬重岑公子。這些學中朋友，見他蹇拙，凡事哄騙他，他却信以爲真；如到考前，朋友們把一個從不出的題目騙他道：「打聽得學台今年要出這個題目，你可留心！」（趣得奇）他便信以爲實，把這個題目摹擬了一篇文章。（信得奇）要岑公子刪改好了，牢牢記誦。誰知進場去，恰恰出了這個題目（應得奇）他反取在五名前頭，甚是感激。這些朋友都以爲奇事，人取了他一個渾名，叫做「靠天田」。惟言岑公子不但不戲謔他，反敬愛他，事事與他周旋。自從岑秀到山東去了，也弄得手足無措，終日在家裏納悶，嘴裏不住的罵候子傑害了他。鄭婆婆只有這一個兒子，十分寵愛，却與岑公子同年，只小月分。上年已與他完了姻，他娘子和氏甚是賢能。兩口兒也十分恩愛。他娘子初時見他的模樣，勸了幾回，見勸不轉，也便隨他。後來見慣了，就不以爲怪。往往有那好頑的朋友到家，故意挑逗他，說得高興，連閨房裏事，都說將出來。他娘子私下埋怨他道：「你也該得不像樣子，這是甚麼話，也對着朋友們說？」他笑道：「精扯淡，夫妻朋友都在五倫裏的，夫妻們的事，又是當官的，誰人沒有說說怕怎的？」他娘子氣得慌，噙了他兩眼。他只是竊笑而已。後來他娘子見有他朋友來，便留心觀聽，見那志誠厚道，斯文端正的，便許他往來；有那遊戲三昧，輕佻薄劣的，便不許他往來。（談人閨闈只犯此八字當釀拔舌地獄）這默公子却好也聽了娘子的話，凡是輕薄的到來，便口也不開，茶也不留。那朋友見他有些古怪，偏要再三盤詰。他是甚麼緣故，問得他着了急，他便直說將出來：「我娘子說你輕薄，叫我不與你往來。」

（此法治之甚妙，遊戲輕佻者，何處生活？）因此有幾個輕佻的朋友，自覺無趣，倒漸漸的疎遠去了。凡是斯文端正的到來，和氏娘子便叫他留茶留飯，談詩論文，十分親熱。因此到長了許多學問。這日正在門口閑站，看見岑公子到來，喜極了，却也不迎上前來，反急轉身往家裏飛跑。（默氣可掬神化之筆）大叫：「母親，岑哥哥來了！快些叫媳婦打扮了出來拜見！」一面叫着一面復翻身跑將出來。（跑進跑出令人絕倒）正迎着岑公子進門，笑道：「賢弟見了我爲何反跑了進去？」鄭璞笑得話也說不出一句，直至笑定了，才道：「我的哥哥，我如今娶了弟媳婦了，方才看見了你，連忙通知他，叫他好打扮了出來拜你。」岑公子笑道：「原來兄弟恭喜了，愚兄失禮，還不會吃你的喜酒！」說話時，鄭婆婆已同着媳婦出來。岑公子先拜見了姑娘，這鄭璞却笑個不住，自己且不與哥哥見禮，只叫娘子與大伯磕頭，口裏還囁道：「叫你裝扮裝扮，怎的就這般出來了？」和氏娘子也不理他，端端正正朝上拜了四拜。岑公子平還了禮。鄭璞纔與表兄拜畢，一同到內室來坐下。鄭婆婆道：「你兄弟自你去了，竟像發狂的一般，走頭無路；去年與他完娶了，幸虧媳婦賢能，他纔略改了些。因想念你，半夜裏常發起夢顛了，驚得人不得。如今你母親住在那裏，身子可康健？」岑公子因將別來之事，一一說知，喜得個鄭璞只是手舞足蹈，說：「何不同舅母搬到這裏來住？」又道：「哥哥不要住在學裏，那個老人家有些古板拘束，得慌快些搬到這裏來，我叫你弟媳婦好生做茶飯，請你！」鄭婆婆道：「你看他還是這樣發獸！」岑公子道：「兄弟本質如此，一些無假，其實可敬！」當下鄭璞叫娘子快些做起早飯來。岑公子道：「我已在那邊吃了，今日還要往各處去，拜望拜望，至明日到這裏來吃飯罷。」鄭璞道：「如此說，哥哥去走一轉，到這裏來吃午飯。」岑秀道：「今日老師已是費心端正，約定去吃午飯，不好辭得。明日一准過來。」鄭璞道：「你不要哄我，明日若不來，我自己到學裏去請，你把行李都搬了來，在這裏住好。」鄭婆婆也道：「姪兒在學裏住，豈不叫人笑話我？」岑公子道：「姪兒原要搬來，只爲老師再三留住，不好遽然辭他。今日有事稟知，明日一定搬來。」說畢，就

起身出來。鄭璞又再三叮囑。岑公子應諾，遂往各處去走了一轉。午間回學，將姑母相留之事說知。徐老師道：「這是親親之誼，搬去也好，幸喜不遠，常好到這裏來走走。」岑公子道：「門生自當常來領教。」當午設席相待，師生們直敘談到晚過了一宿，次日一早，岑秀才纔起來。鄭璞已到學裏，便跑進書房，來逼着岑公子起身。只一「逼」字，想如昨宵一夜安枕睡也不會。此之人難得。及老師出來，他只作了一個揖，話也說不出一句，只瞪着眼呆看。岑公子徐老師見他這個光景，笑道：「你想是一早來請他，且在我這裏吃了早飯同去便了。」鄭璞聽了這句話，才笑了一聲道：「老師說得是！」（默態如畫我愛其人）當下岑公子收拾行李，叫岑忠覓人挑着先走一步。他師生三人同吃了早飯，又坐了一回，鄭璞幾次丟眉擠眼，（四字絕妙，憨態盡也，畫不出來）催着叫走。徐老師笑對岑秀道：「他這個樣子，只恐你不去，不要急壞他！我們改日再敘罷。」（老師亦有趣）岑秀只得告辭與鄭璞一路回來。於路道：「兄弟爲何如此性急？」鄭璞道：「我若不發急，他還不放你哩！」兩弟兄說着話，已是到家。此時尙在三伏之內，天氣正熱。他書房是個泥地，南邊地方，未免有些潮濕。鄭璞却自己早起身，把一大盆木炭放了一把蒼朮芸香，在內關上了門，那木炭漸漸旺將起來，烘得裏面如火炕一般炎熱。滿室都是煙氣，關住，他回頭一開門，煙氣外衝，岑秀吃了一驚，看內面時，却是一大盆炭火，已待燒完。岑秀道：「這是爲何？」鄭璞連忙抬頭道：「不要響，是我早上起來瞞着他們升了這盆炭火，把他烘烘燥燥，哥哥這裏住，不受潮濕氣。」（有情有理）岑秀笑道：「兄弟也太辛苦了。」因叫岑忠同他小廝容兒，快將火盆扛出，將窗門大開，放出煙火之氣。鄭璞一直拉岑秀到上房明間內來坐下。（何等親熱，恐此間無此等好表弟兄）此時他婆媳正在廚房收拾午間飯。鄭璞自己去取茶來吃。岑秀道：「兄弟近日文思如何？」鄭璞笑道：「不瞞哥哥說，比從前熟滑了好些。」岑秀道：「這是用了苦功，文思日進，所以下筆敏捷了。」鄭璞笑道：「哥哥猜得也着，却是虧了你弟婦的教道。」岑秀驚問道：「原來弟婦是個才女？」鄭璞搖頭道：「甚麼才女，他又一字不識，全

不在行。既然一字不識，何必又說全不在行，其意是欲顯出自己在行，跌得絕了！偏要我一日做一篇文章，又不曾出題，拿了一本書，指着那一句，就要那做一篇，還恐我騙了他在題目文章上都記上了處，說遇了通人，還要對問。及做完了，又要朗朗念與他聽，若做不完，就不許我進房睡覺，比宗師還利害。」岑秀笑道：「原來如此。」（絕妙一賢娘子，明師益友，何以過之！）他弟兄在上房說話，不防大娘子有心在窗外聽了個明白，轉身來告與婆婆。鄭婆婆笑道：「這是他第一個心上敬愛的人，又是骨肉至親，比不得外人隨他說罷了。」當時同着媳婦走來，岑秀與姑娘作了揖，大娘子也萬福過，就進裏間去了。岑秀道：「兄弟可把近日窗稿與我一看。」這話才說罷，大娘子在裏邊聽見想道：「正不知他平日做的是些甚麼，好與不好，又沒處去對問，今聽見岑公子要看他的文章，連忙捧了一大卷出來，放在桌上道：「正要請伯伯看看，不知做的是些甚麼。」岑公子隨手取了一篇看時，題目是「柴也愚，參也魯，由也知」，通篇看了，雖是平鋪直敘，文理却還清通。又看了一篇是經題「女曰雞鳴」，也頗平順。因道：「兄弟近日文章，果然比前清得多了，若再加琢磨，便可馳聘文場了！」鄭婆婆也喜道：「如今得姪兒在這裏指教他，就好了。」大娘子聽得說他文章比前更好了，方知平日不是哄他，心下也十分歡喜。鄭璞見表兄稱贊他文章比前好了，就拍着大娘子的肩頭道：「你平日不信，今日如何？」（跌得其實有趣。）大娘子見他又發起跌來，就轉身往廚房去了。鄭璞當下立逼着表兄與他改了這兩篇文章，已是晌午時候。婆媳兩個在廚房收拾端正，叫容兒就端在上房吃飯。岑秀道：「我同兄弟在外邊去吃，這裏好讓姑姊妹在此。」鄭璞道：「沒得說，大家一同吃吃就是了。」那裏三桌兩席。岑秀道：「姑姑却不妨，弟婦如何好同桌？」鄭璞道：「這樣說，且待吾們吃過了，他再吃罷。」岑秀道：「在此日子正長，却不是常便。」兩個正在分說，鄭婆婆走來道：「姪兒就在這裏吃，我們還未吃哩。」岑秀見姑娘說了，只得坐下，容兒掛上酒來。鄭璞酒量原好，又見了岑公子，心下十分歡喜，一面說笑，只顧大杯子吃起來。岑秀道：「我們且吃了飯，到晚間月明下和

兄弟暢飲何如此時恐怕有朋友來會，吃得臉紅紅的，不像意思。」鄭璞道：「哥哥說得是。」因此兩弟兄吃完飯，就到外邊書房裏來。岑公子取出兩疋繭綢，遞與表弟道：「這是你舅母在山東帶來的，這紫色的姑姑們好做兩件衫子，這本色的兄弟好做件襯衣。」鄭璞笑道：「舅母老遠帶來，一定要收的。」就捧了進來道：「這是舅母送的，交與母親收了。」岑公子自搬到此，每日有朋友來會看，也有請接風的，到忙了十來日，才得清靜。看着場期不遠，大家打點精神赴試。正是：「只緣才品超羣出，應有逢迎傾蓋來。」不知他兩表兄弟如何進場且聽下回分解。

看書要知作者苦心，或添一字，或添一人，但不得不然。如前回撰出一嚴先生，此又添出一獸公子，一是爲表妹婚姻，一是爲表兄寓所，但既已添出，不與之一寫，便不如勿添。看他寫嚴先生，便真是個老道學，寫鄭秀才，便活像個獸公子，不意小說中有此神化之筆！人說公子獸，我道公子不獸，待師敬事親孝，篤於親，篤於夫婦，真是太古以前之人！

### 第三十回 真鐵口五星斷休咎 程操江一語解紛爭

却說岑公子搬在姑娘家居住，他表弟夫妻兩口十分恭敬。過了十餘日，早又是中元佳節。（回憶去歲中元，正是雪姐還魂之候，轉瞬，又是一年流光迅速，令人增慨。）這日是報恩寺的蘭盆勝會，（以報恩寺爲水月菴作引）弟兄要同去遊玩。一早起來盥洗，吃了點心，就同出門。到得寺中，大殿上起建水陸道場，香氣紛紜，遊人如海。弟兄們四下觀玩了一回，已是早飯時候，就同到一個潔淨麵館中，吃了麵出來，復去塔上遊了一回。無非一片繁華熱鬧。岑秀道：「我們到個清淨些的所在，（人能於鬧熱場中去尋清涼境界，便是有根行人。）去坐坐，避過了午間烈日回去，不要在這裏挨擠，甚覺無趣。」鄭璞道：「前日有人說水月菴裏來了個江西星相先

生，如神仙一般的準驗，我自哥哥來了，不曾去得，今日吾們同去試他一試，看他如何？」岑秀道：「甚好！」兩人一徑行來，也有一里多路，却是個僻靜去處。來到菴前，見菴門外不個招帖，上寫着「江西真鐵口星相無差」。前看菴門，果然好座幽閒靜室，正中供着一尊彌勒古佛，背後是韋馱尊者，第二層便是正殿，上供一尊如來佛祖。東邊一座小門，進來另是三間小殿，供着普門大士，側首朝東三間客座，門上貼着「真鐵口寓此」的條子。弟兄二個緩步進來，只見那個先生六、七上下年紀，鬚髮斑白，骨格清癯，坐在一把交椅上打盹。聽得步腳之聲，睜眼見有客來，便起身拱手道：「二位何來？」鄭璞道：「特來尋你看星相，你且看我兩個今科中不中？」何等直截爽利，竟打恭作揖無謂。岑秀忙接口道：「聞得先生星相如神，特來請教。」這先生道：「且請坐，待獻過茶，再談。」因叫童兒不應，這先生尋到後邊來，原來在廚房裏睡覺，因叫醒來道：「外邊有客，還不起來烹茶。」那童子才呵欠欠的，起來灌水生火。這先生出來道：「今日是報恩寺的大會，這裏住持都去赴會去了，因此無人，實是得罪。」岑公子道：「吾們也從會上到來，請問先生星相，二人何者爲先？」先生道：「二者原可並參，如今先看了尊相，再看五星，必有相合。」因請岑公子對着亮光端坐，這先生存神注目，細看了一回道：「尊相也不須細講，三台高聳，五嶽豐隆，眉秀春山，目潑秋水，鼻直口方，神清氣旺，是生成大貴之相。所欠髮脊不齊，早年恐其失怙，庫倉略陷，青春微有坎坷，却都逢凶化吉，無妨於事。一交眉運，官祿榮陞，前程遠大，壽延可至期頤。子息盡皆玉樹。」富貴二字，已是分定。目下印堂黃朗光潤，恭喜也不遠了。一派相士口氣，不知鏡湖何處學來。再請把八字一推。岑公子即寫出自己八字，那先生仔細推詳了一回道：「却又作怪論，功名應從科甲得來，但這官祿宮中又變出稀奇品格，偏不由科甲出身，但文昌高映，奎壁相繼，總不由正途，却勝於科甲。論爵位當居極品，又喜武曲臨宮，官職必兼文武，却是一位大人，失敬失敬。」岑公子道：「豈敢過望。」因爲這雪姐這樁心事，又問：「婚姻不知幾時可就？」這先生又推算了一算道：「紅鸞發動，天喜照臨，婚姻不遠，九



十月間必然見喜。但這貴造中尊夫人却不止一位，據理算來，當有三位，却又都是賢能內助，都可同諧到老。真是難得。只是命中有小耗作祟，常爲小人所忌，總無妨大局，不足介意。在下是以理直談，不是虛譽，日後應驗當領重酬。」岑公子道：「再煩與舍親相一相。」這時鄭璞聽他兩個說話，呆呆坐定不動，及說與他看相，才道：「別的多不管他，你只相我今科中與不中。」這先生笑了一笑，請他坐正，定睛細看了一回道：「這位却也是個貴相，雙目聳秀，少年可取功名，兩目定光，到老總無危險，雖帶幾分拙直，却存一片慈祥。壽過古稀，子有三四。再請寫出八字一推。」鄭璞笑道：「我却忘記了，你只算我是五月十五丑時生的就是了。」先生笑道：「貴庚幾何？」岑公子道：「與我是同年的。」這先生推算了一回道：「這貴造也應少年尅父，最喜金水相生，當得一賢內助，終身受益不淺。論功名，今年正值文昌相照，這舉人是穩穩的了，但只可一榜出仕，亦不過六七品之間，卻喜貴星坐落命宮，一生多得貴人扶持，到老風光，並無坎坷，可喜可喜。」鄭璞聽得歡喜，把雙手在桌上一拍道：「我若中了，謝你五兩銀子。」先生道：「五兩也不多，中了不要翻悔。」鄭璞道：「吾從來不說謊，中了包管送來今日，却不曾帶得，莫怪莫怪。」（想他出門，不會帶得銀錢，如何便來看相，總是一片天真，日後中了，所許五兩，必定親自送來。讀者也當信得他過。）岑公子道：「今日却是偶然到此，不曾多備，先生莫嫌輕賤。」因取了一兩銀子，送與先生道：「改日再得請教。」先生道：「明日高發了，還要領重酬哩。」又留吃了一道菜茶。岑公子起身告辭。這先生直送出山門而別。此時也是未末申初時候，兩弟兄取路回來。鄭璞道：「這個相面先生說得到也不錯，只是說哥哥不從正途出身，這是胡說了。」岑秀道：「星相之言，未可全信，且自由他罷了。」兩人於路說話，回到家時，腹中已飢。鄭璞即叫娘子快些收拾飯吃。大娘子道：「已端正現成的。」鄭婆婆道：「你兩弟兄在那裏吃的早飯？」鄭璞即將遊玩看相的事與母親說了一遍道：「我今科中了，應許送他五兩銀子，只是他說哥哥不從科甲出身，真是放屁胡說了。」當即擺上飯來，兩弟兄用畢。鄭璞去對娘說：「這相士說哥哥日後官

居極品，又有三個賢慧嫂嫂，同諧到老。」鄭婆婆道：「但願你哥哥做了大官，你便有倚旁了！」岑秀道：「星相的話，那裏當得真的？」這邊姑姪弟兄們閒話，且表過不提。

却說這年南直正考官欽點了翰林院侍讀學士汪耀辰，副考官是禮科掌印給事中顧其章，都已進了貢院。至八月裏，這通省秀才聚集省會，把各處寓所都住滿了。（此時定然省城食物各色俱貴）到了初七日，這監臨就是操江程公，副監場是布政司參政陸文山，按察副使高兆麟，率同內外籛官入闈，甚是熱鬧。初八日五鼓，衆秀才按冊點名進院，却好鄭璞正與岑秀聯着號房，喜得他心癢難爬。（運氣到來，事便湊巧，總非人力可強）等得題目到手，誰不用心做文。這鄭璞起了正稿，就拿來叫岑秀刪改。岑秀就先與他改好，教他用心，臆正，然後自己臆畢。果然字字珠璣，行行錦繡。二人早交了卷子，頭牌放出三場考舉，也是鄭璞的造化，總與岑秀同處不離。回家歡天喜地，對母親及娘子說道：「我今科一定中了！恰恰三場總與哥哥在一處，他與我文章都改得好了，不怕不中！」鄭婆婆道：「或者是你的造化，也不可不知，不然怎麼三場恰恰都在一處？只是你果然中了，怎麼報答他？」鄭璞道：「他是個不望報的，只願與他一同中了，就好同他進京會試。若我中他中，我也會不成試了！」且不說母子們閒話，却說這岑公子的卷子正落在江浦縣成公的房裏。（又見此公出頭，令人色喜。）待見了這本卷子，成公大加稱賞，以爲合場無出其右，因特把這卷子親自薦到大主考面前道：「廉官得一卷奇文，真是連城之壁，請大人垂鑑。」這汪公接來細細觀看，看到中間連稱：「可惜！可惜！」成公問道：「却是爲何？」汪公指着道：「這一句竟重犯了聖諱，如何使得？下面的就不看了！」成公道：「這是他疎忽，却與正文無礙，還請大人通篇一看。」汪公只得通卷看去（只得二字中屈了多少良金美玉）道：「好一卷文章，稍犯了聖諱，只好有屈他了！」成公見汪公有些執意，又把卷子送到副主考顧公道：「這邊來道：『有一卷奇文，請教大人不知可擬元否？』（成公可稱愛惜人才之至。）顧公笑道：『想經你的採擇，定然不差的。』接過來才看

起，腹內便稱贊果是奇才。及看到這一句道：「可惜誤犯了聖諱，却還有可恕。」及通卷看完，贊不絕口道：「這是從可恕二字中得來。」這卷文章，雖有此微瑕，即不擬元，亦當置之三四之間。」成公道：「大人不取使罷，若取了必得擬元，置之三四，到反屈了他了。」顧公道：「汪公可曾見來？」成公因把汪公爲此執意不取的話對顧公說了。顧公道：「待我去與他相商。」成公道：「這人才難得，豈可輕棄？還求大人一力成全。」如此愛才，真是難得。當下顧公拿着這本卷子，來見汪公道：「這本卷子成縣令薦將上來，論文章實可擬元，但中間有這犯諱字樣，或置之五名之內，也可。若因此而棄，實爲可惜。」汪公道：「這犯聖諱是一件大不敬之事，如何使得？只恨他自己忽略，也怪不得人了。」顧公道：「此卷通篇堂皇正大，置之榜首，誰曰不宜？雖有此誤，却與文章無礙。若必見棄，恐人才難得。況得此奇才，豈可當面錯過？」汪公道：「這事弟實不敢專主，若老道長必欲中他，萬一觸怒聖心，弟却擔當不起。」顧公道：「弟也是爲人才起見，並非私意。若果有不虞之事，弟當獨任其咎。」（好顧公真有擔當）這時大監臨程公到來，見兩主考各執一見，因道：「二位大人且不須爭執，待弟看一看這文章果是如何？」顧公因將這卷子遞與程公道：「都台巨眼，必有定論。」原來程公是鼎甲出身，高才博學，將這五經文字通卷細看，只顧點頭稱贊道：「的是仙才。」及看完了道：「二公不須爭氣，弟到有個愚見，不知可否？」二公同問：「都台高見若何？」程公道：「此卷中又使不得，不中也使不得。依弟愚見，不若將此卷聯名具奏。此中情節，進呈御覽，中與不中，一聽聖裁如何？」（奇事奇文，讀之眉飛色舞，爲秀才們添多少精神氣色）汪顧二公齊稱：「甚善。」當下即將此卷另外封置，到放榜之日，榜後另簽一條，標着「天字第三十三號生員岑秀，五經文卷俱佳，惟卷中誤犯聖諱，不便中式，特將此卷進呈，恭候御覽。」這榜文一出，萬人擁看，這日他表弟兄兩個也在看榜，却擁擠不上。耳邊只聽得看過的人說：「這到是件從來沒有的事，一個秀才的卷子，竟得進呈御覽。」岑公子正待動問，却撞見個同學的朋友道：「岑兄恭喜你的卷子犯了聖諱，主考不敢中式，竟

進呈御覽了！岑公子却竟一時想不起這犯諱的字樣，心上游移道：「若進呈了御覽，不知將來如何發落？因想起真鐵口所說，不由科甲出身的緣故，或者這裏邊有個好處？」此時鄭璞却挨進去觀看，見自己高高中了第二十四名，喜得沒法，也不往後看去，竟擠了出來，尋着岑公子道：「兄弟中了二十四名，怎麼反不見哥哥的名字在前頭？」（其不往後邊看者，實以爲岑秀必不在己之後也。）岑公子道：「你且再去看看那榜末貼出的就是我。」鄭璞果然復翻身進去，看那榜末另簽出的這一條上如此如此。鄭璞哈哈大笑道：「好靈驗的算命先生！果然有這等的奇事！」因挨出來道：「哥哥我們回去，你的卷子進了御覽，只怕比這中的還強十倍哩！那真鐵口真是神仙，斷得一些不差！」當下一同回到家中，見大門上插着一面紅旗，許多報子在廳上吵鬧。見他弟兄回來，便問那一位是新貴人？」岑公子道：「這位就是。」大家一齊磕頭道：「老爺高中巍科，要求重重的賞賜。」鄭璞却白瞪了眼，說不出一句話來。岑公子道：「衆位且請少坐。」因拉了鄭璞進來，對姑姑道：「這報喜人酌量賞他多少？」鄭婆婆道：「悉憑姪兒怎樣處分！」岑秀道：「少了拿不出手，先與他八兩銀子，格外二兩代飯，看他如何再處。」鄭婆婆道：「姪兒說得是。」因取了一個銀包出來，岑秀秤了大小兩封，將封套裝好，拿出來道：「本當留衆位吃鍾酒，因一時備辦不及，折送二金。這是非儀八兩，幸勿嫌輕。」這些報子七張八嘴，那裏肯依道：「府上是個大家，這點東西如何拿得出手？」岑公子分說，那裏肯聽。後來直添到了十六兩，才作謝散了。鄭璞道：「那算命先生果然算得不差，這五兩銀子一定要送他的。」鄭婆婆道：「却有屈了你哥哥！」鄭璞道：「娘還不知哥哥的文章做得甚好，只爲誤犯聖諱，主考不敢中，竟進呈去了。還要聽聖候旨，只怕明朝比中舉還要高得多哩！那相士說哥哥不由科甲出身，當初我甚惱他，不想如今果然應驗，將來哥哥只怕竟做了官，也不可不知！」鄭婆婆道：「原來如此，如今姪兒該怎樣料理？」岑秀道：「這事也不用料理，只好靜聽旨意，將來或者做倖得邀聖恩，許與我舉人一同會試，也不可不知。且與表弟料理做衣巾，參主考，謝房師，會同

年，領鹿鳴宴，祭祖，拜客，請酒。一整整忙了半個多月，纔得完結。岑公子就要告辭回家，一家兒再四苦留。岑秀道：「一者恐老母記念，二者旨意下來，還得兩月，在這裏等候，反恐多事。我已託徐老師，他說一有封信，尚差報我兄弟也與我留心打聽，倘有好音，還要到這裏來料理。」鄭璞見留不住，與母親娘子相商：「哥哥一定要去，我們如何謝他？」娘子道：「若說謝他甚麼，他是斷不收的，不如買幾套好緞子的裙裁料，再買兩件緞子料，兩件綾襖袍料，只說是母親送他娘兒兩個的，他便不好不收。格外再送一個盤纏，或者肯收，也不可。」鄭婆婆道：「你說得真有理。」鄭璞道：「這盤纏到他起身時，我暗地放在他包裹裏，不叫他知道，待送他上了船，再與他說，怕他不收。」（打算何等精細，想是福至心靈耳。）鄭婆婆笑道：「這到是你的見識。」鄭璞有了主意，即日同了容兒去買辦了回來，共用了三十多兩銀子。又格外封了二十四兩銀子盤纏，先一日擺酒餞行。鄭婆婆就將緞子裁料交與岑秀道：「這是送你母親的兩套裙襖，與你的兩套袍料，回去上覆你母親，務必請他來盤桓幾時。」岑秀因是姑娘送的，不敢推辭，只得拜受。因道：「姪兒在這裏攪吵日久，還要哥哥費心。」大娘子道：「伯伯到家，拜上姪姪，務必請他老人家來，待我們孝敬他幾時。」岑公子道：「回去自當稟知。」此時鄭璞聽他們說話，只呆呆坐着，兩眼紅紅的，只要掉下淚來。岑秀道：「兄弟不須傷悲，倘若僥倖，有個好音，明年就好同你進京會試。」鄭璞也不聲不響，只是點頭。當晚娘兒們說着話，直到半夜，纔歇。次日一早起來，打疊行李。鄭璞悄悄把這盤纏裝入包袱內，連岑忠也不知道。又因岑忠幫忙多日，給了三兩銀子。岑忠裏外磕頭謝了。當下大娘子已將早飯收拾停當，兩弟兄一面吃飯，一面叫容兒去雇兩頂轎子。又與岑忠雇了一個驢兒。此時飯已用畢，把包袱放在轎內行李，雇人挑着，岑公子拜辭起身，婆媳同送至大門，看他弟兄上了轎，纔轉身。正是：「已在黃榜將名播，又見紅鸞照命來。」且聽下回分解。

寫相士判斷岑鄭靈驗如神，名曰「鐵口」，信不謬也。看官有疑難事，只消到水月庵一問，勿得當面錯過。

至兩典試爭執程公解紛將岑秀卷子進呈御覽，真是奇人奇事！奇文！總緣作者胸中，另有一番佈置，別寓一段奇文。若道岑秀可惜不中，是不辨牝牡驪黃矣！

### 第三十一回 愛才華觀面許東床 感恩義真心虛左席

却說鄭璞直送表兄到水西門外，看雇了一隻小小座船，把行李包袱都搬到船上。鄭璞兩淚交流道：「哥哥幾時再來。」（真千古有情人，何曾獸來。）岑公子見了，心上也十分不捨道：「兄弟不須煩惱，你只與我在徐老師那邊打聽，倘有信息，即專差人來通知我，即到來相會。」鄭璞道：「我早晚只在學中打聽，一有信息，我便親自來報你。只是哥哥與舅娘還是搬到這裏來住的好。」岑秀道：「當回去與母親商量。」當下就要開船，只得分手。鄭璞上了岸纔說道：「包袱內有個東西，哥哥打開看看，不要丟掉了。」（見地絕是一片赤子心腸，毫無虛假，世間何處再有此人。）岑公子再要問時，鄭璞已忽忽上轎去了。要知爲此纔匆匆而去，不然必至望不見坐船纔轉身矣。岑公子這邊亦已開船，因見表弟說話有因，隨問岑忠，把包袱打開看一看，不知是甚麼東西在內，及打開看時，却是一個銀包，約莫有二十多兩。岑忠道：「怪是早辰大相公在裏邊與太太說話時的，老奴從外面進來，見鄭大相公在房裏摸索，原來是暗放在裏邊。」（世間只有暗地取人的，那有暗地與人的，鄭孝廉真是妙人。）岑公子道：「他惟恐送我不收，故爾如此，且到再來時，同他的情罷。」主僕二人，只一日來到京口，換了小船上，夜兼行，不及三日，已到家中。拜過了老母，因說起考場之事。岑夫人道：「這裏已傳言得都知道了，聞壁王親家說這是從來未有的事，將來只怕到有好處，也不可不知。」岑秀因問：「爲何母親稱起他「親家」來？」岑夫人道：「你却不知，有這樣奇巧的事，原來你何家表妹當日却正賣在他家。」因將相會認親拜繼之事，從頭說了一遍道：「他母女們十分親熱，你表妹自到他家，他女兒問起他的緣由，知是宦官人家當

時就與他父母說知，王公就承繼他做了女兒，他兩個成了姊妹，十分親愛。王夫人也把他當親女兒一般看待，你表妹今年已十七歲了，比王小姐小一歲，兩個一般生得標致，如今時常往來不斷。岑公子聽了大喜道：「原來有這等合巧的事，若不是搬到此間，如何得遇？真是天假相逢，如今既成了親戚，明日去拜王公便當行，叔姪之禮才是。」岑夫人道：「承他十分關切，你明日請見他夫人，竟稱他孀母，他女兒既拜繼了我，也是妹子，都好見面的了。」岑公子又將姑姑送物致意，並要請母親去的話說了一遍。岑夫人道：「承他好意，且再商量。如今你的姑姑也是五十多歲的人了，可康健麼？」岑公子道：「姑姑甚是強健，見了兒去，十分歡喜。表弟上年已完了姻，到好個賢能娘子，家中全仗他主持，表弟也虧得他長了許多學問。」岑夫人笑道：「這是怎麼說？」岑公子因將「每日要他做文一篇，又不許他與輕薄人往來，今科恰恰三場都與兒同在一號，與他刪改刪改，他到得中了二十四名舉人，姑娘與他夫妻感激不盡。回來時，一家苦苦相留不放，表弟私下又包了二十四兩銀子暗放在包裹內，不叫我知道，直到上了船，才與我說知，實難爲他這一番親親之意。」岑夫人道：「他如今諒來不大厭了。」岑公子笑道：「虧得弟婦管束，比前略好了些。」岑夫人聽了這話，心下未免辛酸，（寫母子敘話俱有次序，貫串因甥媳想到兒婚情節，宛然門筍絕妙）道：「你姑姑有了這個賢能媳婦，兒子又中了舉，他却正好享福了，惟你如今也正當婚娶之時，雖有雪姐這段姻緣，但如今天涯海角，不知何日才得成就，這是預定不來的，況且那劉老封君原說他不宜預占，有妨親疎，須待數年之後，方得成就，這話必定有因，如今我身旁無人，你出了門早晚獨手獨腳，走前無後，真是不便，這親事也再遲不去了，我如今已有個主意在此，你明日見過你表妹，再作商量。」岑公子見母親如此說，也就不再言。母子們說話時天色已晚，吃畢晚飯，在堂前點了香燭，又說了一回在省城的話。岑公子候母親睡了，才回書房安歇。因想母親方才所說，必有心在表妹身上，但雪姐這段姻緣，如何拋撇得下？又想起真鐵口之言，却有應，但不知這表妹德容如何，明日且見了再作道。

理。一宿無話。次日早起，盥洗畢，整理衣巾，先到嚴先生家來。嚴先生一見便道：「昨晚已知岑兄回家，我正要過來道喜，反承先施。」岑公子拜揖就坐，因說起科場之事道：「晚生一時疎忽，誤犯了聖諱，後來打聽房師，是江浦縣成公，把卷子特薦上去，兩主考各執一見，主意不決，却是操江程公的主裁，竟把卷子進呈御覽，不知將來作何發落？想聖度汪洋，未必以此爲罪！」嚴先生道：「這件是件稀少之事，聖上必不肯因微瑕而棄大才。算來在閏十月半邊，便有分曉。」又道：「如今令堂又得認了令表妹，王公的令愛，又拜繼於令堂，却成了親戚了！」岑公子道：「昨日家母說及，實承王公盛德不淺。」嚴先生道：「諒岑兄還不會到那邊去，我且不留坐，待見過了王公，我們明日再慢慢相敘。」岑公子因即辭了嚴先生，就到王進士家來。王公先已知道，却在門首等候。見了岑公子，便道：「恭喜岑兄回來了！」岑公子道：「昨日家母已與小姪說知，老叔不當如此相稱了。昨因小姪到家已晚，不便過來，舍表妹極承恩撫，况已拜在膝下，就是至親一般，如何使得客套？」王公笑道：「只是未免有僭。」當時一同到了廳堂，岑公子即以子姪禮拜見道：「今日拜過，名分就定了。」王公謙遜不過，却受了半禮。岑公子因請拜見嫡母。王公先令老人家進去傳說，略坐了一回，裏邊出來丫頭相請，王公就引着岑公子進來。到了後堂，見王夫人站在右邊，下首兩位小姐隨在背後。岑公子道：「小姪初次拜見，還請嫡母上坐。」王夫人笑道：「豈敢大相公只是常禮罷！」王公道：「既成親戚，不必客套，竟轉這邊受了半禮罷。」岑公子再拜後，王公即來扶起，然後兩姊妹就在下邊平拜見了。岑公子見兩小姐一般如花似玉，因問不知那一位是表妹？王夫人指着下首的道：「這個就是。」岑公子道：「表妹得嫡母撫育成，存歿均感不盡！」（此是情感語，不是套謝語）王夫人道：「只是從前不知，多有得罪處。」因留岑公子坐下吃茶。王夫人仍在左邊與兩個女兒一帶坐下。岑公子只得告坐，在左邊坐下，却正與小梅對面。王公到只好背面相陪。因說起科場之事。王公道：「賢姪此番竟得名聞天下，勝如中式，大約閏十月內，就有好音。」岑公子道：「正不知聖意如何？」王公道：「當



今求賢若渴，必不肯因小誤而棄大才！我算定八九是准與舉人一同會試。（誰知偏算不着，更見後來際遇之奇。）賢姪正可因此成名。」敘話移時，丫頭們送過了兩道茶。岑公子起身告辭出來。王夫人道：「我已吩咐廚房收拾留大相公用了早飯去。」王公道：「甚好！」因此同到書房。王公因說：「賢姪的功名是在掌握之中的了。但如今正當婚娶之時，此事也再蹉跎不得。」岑公子道：「從前也有幾家說過，都不相合，後因同老母前往山東，這三年之內，也無暇及此事。」王公道：「以賢姪的才品，必要德容俱備的纔好相配。但往他處相求，一時也難於成就。將來功名到手，雖不愁無貴戚相扳，但非親知灼見，終不放心。如今令堂身邊又無人侍奉，斷不可再遲。你表妹既拜繼於我，我就可以爲他主持。況且他年已及笄，德容俱備，與其另爲擇婿，不如親上加親。賢姪回去，卽與令堂說知，想令堂亦必樂從。況且又可諸般從省，又可指日完娶。令堂身旁有一侍奉之人，賢姪出門也得放心，豈不是十全其美？」岑公子道：「承老叔至戚相關，回去卽當稟知老母。」當下吃畢早飯，就告辭回來。將相見情節，并王公的說話，一一稟知母親。岑夫人道：「我久有此心，倒承王親家先爲道及。如今你已見過表妹，諒來放心。但王夫人面前我前未提起，如今却是他的女兒，我明日還須自去當面求親，才是道理。再他的姑娘，前日拜繼於我，還不會有一些禮物送他。明日將你買來這四疋色綾，揀兩疋鮮明些的再配上姑姑送我的那天青緞襖、玉蘭緞裙，送了他姑娘也罷。」岑公子道：「只恐太輕了些。」岑夫人道：「他們到不在乎此。只要禮到就是了。再這婚姻大事，雖只當面允許，愛親結親，畢竟要請二位月老主持。如今只有嚴老先生年高德，夫婦齊眉，竟請他兩老爲媒甚好。他家老太太大娘子，我明日還要請他過來坐坐。」岑公子道：「母親所見極是。」當下母子商量已定，次日早飯後，岑夫人將這四疋綾緞，用毡包包好，叫老媽子從後門送去。先通知一聲，我隨後就過去。

且說王公昨日自岑公子轉身後，隨將這覲面許親之事，與夫人說知。夫人道：「我已有此心，他們姑娘姪子

做了婆媳，更加親熱，又省得我們另外擇婿。這是兩全其美的事。」這老夫妻說話時，他兩姊妹却都在面前。在小梅原是意中之事，也不足爲喜。月娥聽了這話，頓覺面容慘戚。小梅會意，略坐了一會，就拉了月娥，一同回到自己房裏來道：「姐姐不須憂戚，你我情同骨肉，你的心事，我豈不知？當日姐姐曾說，要與我同堂一室，不忍相離。我就說恐人事不齊，今日不想先有此舉，但我非無心之人，姐姐的恩義，生死不敢相忘，只要姐姐耐心，三年之內，小妹必然與你遂此初意。總然小妹先過門去，必俱將此情告知姑姑母子，小妹當虛正席以待，必不教姐姐有離羣之怨，我看郎君印堂紫氣交騰，黃光明潤，功名未有限量也。非小妹一人可以當居，只怕還不止你我二人。總在三年內，必有應驗，不知姐姐能耐心否？」月娥聽說至此，不覺轉愁爲喜道：「妹妹果然算記得定，莫說三年，卽十年亦當相待。但只恐父親另有他議，却當如何？」小梅道：「這件事不是小妹誇口，實是算得穩，拿得定。如今姐姐面上氣色未開，喜期尙早。三年之約，實可踐言。姐姐不必過慮。」（不料閨閣中有如此柳莊神相）月娥道：「只恐妹妹到那時不能踐言。」小梅對天盟誓道：「我若負今日之言，當遭神誅鬼殛！」月娥連忙與小梅掩口道：「妹妹何必立此大誓。今日之言，我當刻骨銘心，只是如今忽然分拆，怎不動情？」小梅笑道：「如今相離不遠咫尺，朝夕皆可見面，只怕不久還有遠別。」月娥驚問道：「妹妹何故說此？」小梅道：「我昨日見父親面色，官祿驛馬已動，不久定有喜報。母親與姐姐必有遠行。」月娥道：「父親卽去做官，我與母親不去如何？」小梅道：「恐事有定數，不能不去。姐姐亦不必以此爲慮，凡事只恐情意不堅，便有更變，如你我生死一心，雖隔千里，亦卽與在目前一般。終當會合，何必傷情？」月娥見小梅說得如此真切，才把愁腸放下，一心忍耐。

次早見老媽子送禮過來說：「太太隨後就到。」他母女們都歡歡喜喜，迎將出來。小梅悄然取笑月娥道：「這是我姑姑來與你下定了！」月娥啞了一聲，（嘗見鏡湖磊落豪邁之士，如何有此生香妙舌，作燕語鶯聲人

不解。大家接着岑夫人。王夫人先道：「女孩兒還不曾孝敬得乾娘，到反要乾娘費心。」岑夫人道：「這是小兒從南省帶回來的菲薄之物，不要見笑。」一面說話，就同到上房來。月娥又過來拜謝了。王夫人道：「昨日大相公回去，必定與姆姆說知了。」岑夫人道：「正是小兒極承親家與嬌嬌的過愛。」因指小梅道：「他如今却是嬌嬌的女兒，比不得在何氏門中，老身應當過來親自相求。」王夫人笑道：「吾們因愛結親，一概客套俱要丟掉。如今大相公也正當婚娶之時，姆姆身邊又無人侍奉，不如與他們早畢了姻，也完了我們一樁心事。只是匆促之間，妝奩未曾置備，只好過後慢慢補送。」岑夫人道：「老身那邊禮數也恐一時不周，還要親家原諒。今承俯允，就要拜煩嚴老相公爲媒，擇了吉日行茶禮過來。」王夫人道：「這月老是少不得的，請他夫婦兩位老人家爲媒，甚好。」當日母女們說話，留過了午飯才回。正是：「功名未稱雲霄志，婚嫁先完兒女情。」不知岑公子如何成親，且聽下回分解。

篇首寫鄭璞，真是第一有情人，世間不可多得。愛才如王公，天下庶無棄才；感恩如小梅，天下應無負義。此書者有裨於世道人心不少，勿徒以小說目之。

### 第三十二回 親上親才郎求月老 喜中喜表妹作新人

却說岑夫人這日午後從王家回來，與公子說道：「承王夫人美意，到催我們早些擇日，你明日就可去拜請嚴老先生爲媒，再說我要請他老太太大娘子過來坐坐，看他肯來不肯來。」岑公子應諾。次日早辰，整頓衣服，就到嚴先生家來。岑公子未及開口，嚴先生笑道：「岑兄今日早來，一定是要我做個現成的月老，可是麼？」岑公子笑道：「老先生何以預知？」嚴先生道：「昨日王公在這裏說及，我道這是一件極美的事，正當玉成。照此舉算來，其便宜有五：第一，彼此親知的見，不須打聽；第二，姑姪做了婆媳，不比生人，分外親熱；第三，相愛結親，」

切禮文俱可從省，第四一邊省得另爲擇婿，一邊省得另爲求婚；第五姑娘姪女，省得日後兩地掛懷，豈不是五便？玉峯只須擇吉過禮，僕自當效此執柯之勞！」岑公子道：「既承老先生慨允，還要奉屈一敘。」嚴先生道：「這可不必從俗，竟到過禮這日，早晨在岑兄那邊，午間在王公這邊，豈不一舉兩便？」岑公子道：「家母還要請老太太、少夫人過去一敘，不知可肯賜光？特着晚生先來拜達。」嚴先生道：「老妻也是要過去拜識令堂，不知到了吉日過去，道喜吃喜酒罷。」岑公子道：「到那日另當敬請。」嚴先生因取過通書一看道：「這月二十八日是個天喜月德，正好過禮。閏十月初三日，却是不將吉日，合登最好，竟定了，不必改移。」岑公子道：「只恐時日太促，料理不及。」嚴先生道：「尚隔着十二三天，也不爲急促了！況諸事從簡，有甚麼料理不來？明日我過去先與王公說知，總是兩邊一概皆從省，竟不必游移了！」又坐談了一回，岑公子告辭回來，與母親說知。岑夫人道：「他老人家雖此說，我們還該請一請的爲定。明日你備一副全帖請嚴先生，再備兩副我的帖子，請他婆媳也盡我們的禮數了。」母子相商已定，次日卽叫岑忠送帖過去。嚴先生看了道：「我已與你大相公當面說過，何必又多此禮？」岑忠道：「這是家太太的主意，說本要先過來奉拜這裏老太太，又恐反爲驚動。明日這樁喜事，那邊並無一位內客，還要敬煩老相公同太太作雙壽星，因此先請過去敘敘，以後便常好相見。若老太太不允，家太太說還要親自過來拜請。」（岑忠亦善於詞令）嚴先生道：「既是你家太太這番盛意，只須內邊一席，叫他婆媳過去領情，我只到過禮這日去叨擾，明日不必多費，我也不寫辭帖，就將原帖拜上你相公說，我心領就是了，不必再勞你往返。」（嚴先生與今之媒人迥異，今之媒人只圖前綴，這老者却只圖省事，一笑）岑忠知嚴先生是說一不二的，也不再言，因只將兩個岑夫人柬帖留下，回來說知。岑夫人道：「他老人家既如此說，就不須再請。後日只打轎去請他婆媳兩位就是了。」因叫岑忠明日定下廚子，買辦食物，諸凡必須豐盛。當日岑夫人便親自過去，面請王夫人母女。王夫人道：「女兒本該過去奉陪，太太因房裏無人，叫他同妹子在

家裏罷，我去相擾就是了。」且說那位嚴太太做人最好，雖然是七十來歲的人，却康健得很，眼也不花，耳也不聾，就只掉了幾個牙齒，今年新年裏在這裏會過，直到如今了。他家大娘子見我們也親熱得緊，生得個好模樣，跟前有個六七歲的學生，甚是聰明乖巧，如今跟着他爺爺在學裏讀書，從不見他到外邊來頑耍。一（嚴家婆媳，却從王夫人口中敍出真要而不煩）大家坐話許久，岑夫人辭了回來。這日岑義夫妻都過來幫忙料理早飯後，先請了王夫人過來，然後打轎去請嚴太太婆媳到來，都迎接到上房，一同見過了禮，坐下吃茶。岑夫人見嚴太太鶴髮童顏，精神康健，大娘子明秀豐勻，態度閒雅。茶罷後，岑夫人道：「早該過去拜見老太太，只爲小兒未回，家中無人，不曾去得。今朝有屈光降，簡慢處還要老太太涵容。」嚴太太道：「說那裏話？老身也因上了年紀，不大出門，王太太那裏新年裏拜年去了一次，也直到如今。心裏也正想要會會，昨日承太太這裏相邀，只是反來叨擾不當。如今大相公在家，何不請來見見？」岑夫人道：「小兒自當進來叩見。」少刻岑公子理衣進來，一一拜見過，卽往書房去了。嚴太太道：「好一位才貌兼全的郎君，正好配那位齊整小姐。」因對王夫人道：「恭喜你得這一位佳婿，也不枉了拜繼一場，你們兩親家母也是天緣福湊，難得遇合在一處的。如今又是親上加親，真是天大喜事。前日老身聽見了歡喜不盡，這樣巧合的姻緣，實是難得。」兩夫人齊道：「這都是邀老太太的福庇。」岑夫人因問：「大娘娘爲甚麼不同了小相公來？」嚴大娘子道：「小孩子頑劣得緊，因在書房內，不叫他知道。」岑夫人道：「這也難得，多有六七歲的小學生，一刻也還離不得哩。」大家說說笑笑，敍到晌午時候，岑義媳婦來請上席，岑夫人就相邀同往外邊客位裏來。嚴太太見桌面朝南，繫着紅錦桌圍，因道：「這樣坐法，到覺不安，不如把桌面東西相向，我們四面坐開才好。」岑夫人道：「只恐不恭。」嚴太太道：「從此以後，再休客套。」因叫岑義媳婦與老媽子，將桌面掉轉，去了錦圍。岑夫人道：「恭敬不如從命。」因舉杯先遞嚴太太坐了首席，王夫人對面，嚴大娘子因婆婆在坐，與岑夫人上下橫坐了。岑夫人親遞過了三巡酒，岑義媳婦與

老媽子往來斟酒上菜。王夫人就叫跟來的丫頭相幫端盤。岑夫人道：「不好勞客。」王夫人道：「一家人使喚何妨？媽媽這邊無人，且叫他在這裏伺候幾時。」岑夫人道：「改日謝他也罷。」這日大家說笑飲酒，也直到日西時方才散席。又留到上房來吃茶。嚴太太道：「我們出月初日還要過來吃喜酒，不知擇在甚麼時辰拜堂？」岑夫人道：「却還不曾定得。」嚴太太道：「自然用上六時辰好，寅卯不通光，覺得太早，至用他辰時罷。」岑夫人道：「老太太是福人，說的辰時就好。」（阿公定日，阿婆定時，文法相對。）這裏又無別客，到那日一早打轎過去，務請老太太大娘娘早些光降。嚴太太道：「吾們一定早來。」因對王夫人道：「這日還得太太做個女送親，況且岑夫人這裏又無別客，你們兩親家甚是親熱，吾們又得歡敘一天。」王夫人道：「老太太在這裏，吾們一定要來奉陪。」嚴太太道：「這還是吾來奉陪。」太太說畢，就拜謝了起身，大家都送出門首上轎，叫岑忠扶轎送去，不一時轎子到來，大娘子也辭謝回家。岑夫人送了嚴大娘子，又留王夫人到房中吃茶。王夫人因問：「明日新房做在那裏？」岑夫人道：「廂房又覺不便，這三間上房頗好，最大中間，曾做了內坐，只好騰出西邊這間來做了新房。」王夫人道：「甚好，早晚服侍媽媽，也近便些。」兩親家又敘了一回話，王夫人方告辭回家。那邊也有丫頭僕婦來接。王夫人就將跟來的這丫頭留在這邊伺候幫忙。岑夫人再三致謝，直送出後門外。那王夫人進了門，才轉身回來對公子說道：「他們今日都歡喜得緊，你丈母明日還要親送過門，吉期不遠，諸事須預爲料理，也要整齊，成個局面。雖然說諸事從省，但不可十分草率，惹人笑話。這鳳冠、釵、珠環、首飾，有你祖母並我的兩副在此，只消揀一副拿去收拾收拾，就好，不必更置，只須買幾疋綾緞就是了。」因叫岑忠兄弟明日把西上房收拾出來，將應辦之事開出單子，逐一趕早備齊，省得到臨時局促。（寫岑夫人終是大家體統，井井有條。）且說這邊王進士夫妻相商日期逼近，妝奩之類，一時置辦不及，且將與月兒預置的嫁妝什物攢緊要的，且拿來用了，過日再與月兒補做。又叫裁縫製了幾套時新裙襖，一件大紅妝花圓領，叫銀匠打了一條

銀帶一付，鍍金頭面飾首，又與岑公子備了一套回盤巾服，鞋履，並文房四寶之類，各色齊備。這二十八日，岑夫人這邊回禮，是鳳冠一頂，金釵一對，珠花一對，金釧一雙，珠環一對，玉簪二枝，金緞二端，色綾二端，色綫四端，色綉四端，折席四十兩。嚴先生藍傘四轎，爲大媒，又請嚴太太往王宅，與新人上頭，插帶。這日兩邊都盛設喜筵，厚待，不在言表。

到了閏十月初二日，王宅就搬送妝奩過來，初三日，吉期已擇定辰時，花燭兩邊，都有鼓吹旂傘，職事人役，一乘綵輿，大媒送花，另是兩頂四轎，伴娘僕婦兩頂小轎，此時小梅打扮得珠圍翠繞，如仙子一般。紅巾遮蓋，伴娘們扶上綵輿，王夫人大紅補服，珠冠金帶，上了大轎，鼓吹放炮，起身迎一喜神方，一先從西村大寬轉往東村行來。早驚動合村男婦，都來觀看，十分熱鬧。這邊岑夫人也是天藍補服，鳳冠金帶，嚴太太婆媳都是大紅補服，綵輿到門，抬進中堂，煩嚴太太啓闈。岑夫人接到喜娘們攙扶，新人出轎，把綵輿打出院中，然後送親大轎進來。嚴太太婆媳同岑夫人，接出轎來，岑夫人與嚴大娘子請王夫人先到上房去坐，嚴先生兩老夫妻在外廳上，首東西相向，禮生讚禮，請新人出堂。岑公子包巾公服，掛紅簪花，拜過天地，行交拜禮，舉拴巾進來。嚴太太與新人挑去了紅巾，坐牀撒帳，吃過交杯盞，然後一同都請到外廳見禮。兩新人在下邊並立，覩餽，先拜謝了嚴老夫婦兩位大媒，又拜了王夫人，再與嚴大娘子平見了禮，然後拜過老母。禮畢，大家簇擁新人歸房。岑公子就在外邊陪任大媒，這些職事人役，拜堂後，岑忠都給與花紅酒禮，打發去了。這邊王宅跟轎的家人，都是岑忠弟兄接待，裏面這些來看拜堂的僕婦丫頭，有岑義媳婦在廂房款待。這日適值嚴大相公從城裏回來，隨即過來道喜。岑公子即留住不放，請嚴老先生都同去了公服坐席。外邊一席，主客三位，內邊一席，却是嚴太太王夫人上坐，岑夫人主位相陪。嚴大娘子同小學生陪新娘子，在房內另是一席。這日喜筵直飲到午牌時分，外席已罷。嚴先生不肯坐轎，父子先告辭起身，裏面席畢，都在新房吃茶敘話。岑夫人已將嚴太太留住，過了三朝回去。面請王夫人

嚴大娘子三朝務必要屈過來，再敍一天。明日就送帖過去。嚴太太道：「你們兩親家母，又不是初見面的，我們也正要時常往來，何必具帖，多一番客套？」王夫人道：「正是呢，我們一定過來。」嚴太太道：「大小姐難得相見，明日欲請過來，我們會會。」王夫人道：「一定叫他來陪老太太。」當下王夫人先告辭起身，嚴大娘子因家中無人，也就作辭，一同起身。這些丫頭僕婦，也有跟轎去的，也有從後門去的。嚴太太却陪着新人在房，只岑夫人直送到廳門外，看着王夫人嚴大娘子都上了轎，纔轉身回到新房裏來。嚴太太道：「做客容易做主難，今日也夠太太忙的了！如今有了這位大娘子，以後正好安享哩！不瞞太太說，我家這個媳婦，當家把計，甚是賢能，自從有了他進門，一點事也不用我操心。」岑夫人道：「好一位大娘子，也是你老人家的福氣，正好安享哩！」敍話移時，不覺也是上燈時候。就在新房內擺上酒碟，又讓嚴太太吃了幾鍾酒。嚴太太就起身道：「吾們酒已有了，過那邊去坐罷。讓他兩個新人也好同飲一杯，早些安歇。」岑夫人一面叫請岑公子進房，就同着嚴太太過這邊自己房裏來。外面岑忠弟兄兩個收拾照料，一切停妥，所雇廚司幫工，都一一開發，歡喜而去。岑義媳婦與老媽子丫頭，收拾停當，候上房睡了，俱在廂房安歇。這位岑公子先到東上房，與岑太太母親道了安置，纔過新房來。小梅一見，即站起身來，岑公子就將房門掩上，見桌上擺着酒碟，因滿斟一杯，遞與小梅，小梅雙手接過，隨與岑公子回斟了一杯，夫妻並肩坐下。燈前細看芳容，真是嬌妖百媚。小梅也並無一點小家羞澀，因道：「小妹幼失怙恃，即遭挫折，不想得遇王小姐，十分憐愛。又蒙繼父母垂慈，待如親女，此恩此德，生死難忘。如今得遇親姑，又成連理，都是王小姐的大德，當初與他結拜時，情同骨肉，有誓在先，情願死生相守，不願相離。今日不想小妹先占洞房，情實不忍，不知哥哥何以教我？」岑公子道：「感恩戴德，是妹妹的好心，當圖後報。至於生死不願相離的話，只可夫妻私語，就父母面前，亦難言及；況他是大家小姐，分又居長，總有私下盟言，於情理大不相合，豈宜齒及，生此妄想？妹妹却教我何以爲計？」小梅笑道：「吾已知哥哥此時實無籌畫，但日後倘有天緣會合，



那時你莫非推却不成？」岑公子笑道：「這是必不可定之事，卽或有之，其權又在賢妹，非我可爲之主也。只恐那時賢妹又不似今日之言了。」小梅正色道：「小妹曾誓天日，生死不移，哥哥豈以我爲世俗兒女，虛言不足信耶？」岑公子見表妹如此認真，肅然起敬道：「却不知賢妹竟是個女中道學，今已深識賢妹心跡，但爲兄也有一樁不敢言的心事，今日賢妹如此重義，却不得不說了。」小梅笑道：「哥哥不必言，小妹已預知久矣。」岑公子驚問道：「賢妹預知何事？」小梅道：「可是杜麗娘一輩我籌之已熟，他二位一是小妹的恩姊，一是哥哥的義妹，况又相會在前，日後會合，小梅當退讓三舍。」岑公子聽了，不禁眉飛目舞道：「小生今日得賢妹做娘子，已是三生有幸。若再兼二美，恐無此福分消受。」小梅道：「得隴望蜀，男子常情，只要那時不使我有秋風團扇之感，就是萬幸了。」岑公子急得發誓道：「我岑若有負心，神天不佑。」小梅急爲掩口道：「只要情堅，何須立誓？但今日欲與哥哥，仍以兄妹相處，同床各枕，待有了他兩位再盡夫妻之道，何如？」岑公子笑道：「這却實難從命。」因卽欲擁抱上床，小梅笑道：「諒必不依，又何必如此性急？」岑公子樓住粉頸道：「我的娘子，求你不要再作難了！」當下共飲過三杯（此刻三杯增許多春色）卽寬衣解帶，互抱上床。這夜你恩我愛，似蜜如糖，難以盡述。正是：「交頸鴛鴦眠正穩，莫教鷄唱五更來。」不知此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三回 王進士挈眷爲縣令 岑秀才奉旨作中書

此回只是岑公子完姻一事，題目甚爲窘迫，看他寫請媒、置聘、拜堂、合卷、行禮、設席，許多佈置，無微不至。周後幅新人房中許多說話，不難於情意纏綿，而難於光明正大。若世間果有此奇女子，我當以師事之也。總因作者胸中包羅萬象，不可斗石計其才也。

却說次日岑公子夫妻早起纔盥洗畢，王夫人那邊已着了頭送盒酒點心過來。岑夫人叫岑義媳婦留住款

待，岑公子因與母親商量，今日去謝嚴先生，并回拜他公子。明日三朝，竟請丈人與嚴公父子同敘一敘，不知可否？」岑夫人道：「這個何妨，你就進去面請丈母，嚴大娘子那邊，也請一聲，只說我昨日已當面請過，不具帖了。」當下岑公子因備一副門下子婿的請帖，一副晚生一副同學弟的帖子，先着岑忠送去，隨後岑公子先到嚴先生家叩謝回拜，又當面請過，遂作辭到王宅來。此時是新姑爺，不比往常，家人們一見，卽往裏通報。王公笑迎出來，岑公子行翁婿禮，拜見畢，隨邀到後堂謝了丈母，因說：「明日母親請岳母大妹早些過去敘敘。」王夫人道：「昨日姆姆已張羅了一日，明日又要作主人，大繁勞了。」岑公子道：「喜的都不是生客，就有不到處，也都是包涵了。」王夫人道：「明日不用再邀，我們早飯後卽過去就是了。」王公笑道：「若是從俗，明日該我這裏設席相請纔是。如今賢婿那邊既已準備，我這裏只好改日再請罷。」王夫人也笑道：「只是太脫俗了些。」當下過了一道茶，岑公子就告辭回來，料理明日席面之事。諸色齊備，次日早飯後，先打轎去請了王夫人小姐過來。岑夫人與新娘子出來迎接，到新房裏，見了嚴太太，大家一同見禮坐下。一面又叫岑忠打轎去接嚴大娘子與小學生同來，不一時，到也接進房來。嚴大娘子道：「今日又來吵擾。」岑夫人道：「說那裏話，只是簡裝，不要見怪。」當下大家見過禮，又叫小學生逐位磕頭。岑夫人自己去攢了一大盤點心菓子，與小學生吃茶。這小學生與岑夫人深深的又作了一個揖，喜得岑夫人了不得道：「好一個知禮的小學生，明日一定要強爺勝祖。」大家吃茶敘話移時，岑義媳婦來與岑夫人說：「家廟的供獻，都已端正了。」岑夫人就叫兩新人焚香點燭，先恭了灶，然後拜祖。禮畢，又要請嚴太太王夫人見禮。嚴太太道：「前日已禮過，今日不敢再勞。」岑夫人道：「還該叫他們拜謝才是。」嚴太太與王夫人再三阻住。岑夫人道：「既如此，你們竟朝上總拜四拜就是了。」兩新人遵命下拜，岑夫人叫岑義媳婦與自己將二位挽住，不叫回禮，然後與嚴大娘子月娥小姐一同平拜了。又與母親拜畢，岑公子卽出外邊叫岑忠邀客。王進士只帶了一個小廝，緩步過來。嚴先生父子隨後已到。大家施

禮坐定。茶罷後，裏邊老媽子捧出紅毡來道：「新人出來拜見。」嚴先生正欲相阻，岑義媳婦與丫頭已扶新人出堂，將紅毡鋪好，王進士對嚴先生道：「省得他們兩番起拜，不若我們竟同見了禮罷。」嚴先生道：「我却不敢當。」當下兩新人並立紅毡，端端正正，拜到兩拜。王進士就攙了起來，然後王嚴公子只行了常禮。新人退入後堂，這裏正在坐談，只聽得外邊一片鑼聲響，正不知何故。讀者掩卷試猜，必猜是與岑公子報喜的京報。誰知下文竟不然。只見一個老人家進來稟王公道：「老爺已選授了山東登州府寧海縣，報子到來在那邊討賞。」王公道：「你且去招待他酒飯，待我回來打發。」家人答應去了。大家都與王公道喜。王公道：「出作外官實非所應，況且後嗣未續，家下無人，走前沒後，也是一樁不愜之事。我意欲告老，不知如何？」嚴公子道：「這却使不得。前日晚生看京報，內有江南海道御史條陳，凡新選官員，有嫌道遠缺疲，託故不赴，着該地方官嚴查的確，果有丁艱疾病事故，由該縣具結申府，逐遞加結，轉申司道督撫，七品以上奏聞，七品以下咨部另選。如有托故規避，除將該員革職外，再行議處。地方官徇私賄結，察出降三級調用，因此近日功令甚嚴，老先生如何推脫？得就是本縣官也不敢擔當。」嚴先生道：「家中之事，現有令坦，儘可相託，不足爲慮。況山東道路不遠，何必推辭？」王公道：「幸而有此，果不能辭，只得將家事託與小婿管理，多則兩年，少則一載，即當告歸。」說話之間，席已齊備，就請嚴公首坐，嚴公道：「今日王老先生是初次，雖係舊好，却是新親，我如何僭坐？」王公道：「叨在至愛，老先生不要過讓，還是照常的好。」因此依序坐下。飲酒閒談，及山東地方民情土俗，不知如何。本地風光絕妙，佐酒。岑公子道：「小婿在沂水三年，那邊風俗頗稱淳樸，但登州係沿海地方，恐與沂水不同。」嚴公子道：「敝居寧曾任貴州太守，說起那邊風俗也還樸實，只是有些粗蠻之氣。登貴兩府連界，想風土亦當相似。」王公道：「此去登州也有二千餘里，不知憑限緊緩如何？」嚴公道：「只怕此時文憑已到省院了。」王公因有報子在家，只吃過四道菜，上了點心，先辭了起身。岑公子送出門外，轉來奉敬嚴公父子，席終方散。裏面王夫人也

因丫頭報知，先要起身。岑夫人再三留住，終了席，母女辭謝回家。因前廳有報喜之人，遂從後牆門回去。岑夫人與新婦一同送出到了後園子裏，月娥悄悄執了小梅的手道：「妹妹說的話果然應了！明日千萬過來，我有話說。」小梅點頭答應，已送出門外，直看他母女進了門，纔轉身回來。嚴太太道：「明日王公去做了官，他家中無人，只好託大相公與他照管了。」岑夫人道：「前日與親家母說起家常，纔知道他族中竟無親人，親家母的娘家，也是江南人，他父親在這裏做官時，對下的親，後來告病回去，就沒了，又無兄弟，聞說他父親承繼了個姪子，也只生得個女兒，因遭倭寇作亂之後，道路隔絕，竟有十餘年不通音信。如今雖然家道殷實，但他膝下尚無子息，說起來就眼淚汪汪，也是個暗苦。」嚴太太道：「正是呢，若說他夫妻的爲人，是極好的，或者得子遲些，也未可知。論王太太只有四十三四歲，人又健壯，也還好生養哩。」（爲後文生子之根）岑夫人道：「他說生了這個姑娘後，又生過兩胎，都不能保留。」嚴太太道：「這有子無子，命中註就，強不來的。如今做了官，還該勸他娶一個妾纔好。」岑夫人道：「親家母曾勸過他，到是親家不肯，就耽擱下了。」大家敘話良久，日已平西。嚴太太婆心都要告辭回家，岑夫人還要留住。嚴太太道：「客去主安，老身也來攪擾了三日了，主人也好歇息歇息，老身改日再來。」此時外邊轎已伺候，岑夫人又裝了一大盒點心茶果，與小學生放在轎內，婆媳再三作謝起身。岑夫人與新娘子一同出廳相送，岑夫人自有了這個媳婦，早晚侍奉，料理家事，井井有條，一切不須自己費心。婆媳夫妻十分親愛，是不必說。梅娘子又常在婆婆面前說王小姐母女許多恩義，岑夫人也十分感激。又說到王小姐情願誓不相離的話，岑夫人雖然心愛，只爲這話是說不出口的，且還有一個雪姐掛在心中，因道：「這姻緣都是前生分定，不是人力勉強得的，將來只可聽天由命。」梅娘子道：「姑姑說得極是，大約人心不合，便是無緣，人心既合，這姻緣就有分了。」（小梅已是算得穩當）且不說這邊婆媳敘話。

却說王進士與夫人相商，意欲告病不出。夫人道：「既選着了，好歹去做一兩年，也是出了仕，別人求之不得，

好端端的告甚麼病？」王公道：「如是既去做官，你母女們必須同去，家中何人照管？」（這是探夫人的口氣）夫人道：「現放着有女婿在此。」王公道：「我也是這般說，但恐不日旨意下來，若許他一體會試，他也就要出門了。」夫人道：「女婿總不在家，可託親家母與梅女兒照管，只怕還勝如男人。」（王夫人亦可謂是知人善任。）王公笑道：「若是這樣，竟請他們搬了過來也罷。」夫人道：「待我明日與親家母商量，諒他們也不好推却。」誰知到第三日上司已行文到縣，縣尊持帖着吏房來催促領憑。王公只得先去拜了本縣，定於本月初十日赴省院領憑，懇其起文書由府申司呈院這領憑之事，經由衙門，俱有規禮。此番王公赴省，往返也花費了二百餘金。回到家中，已是閏十月下旬，因是沿海地方，憑限緊急，因與岑公子部署起身之事。此時兩親家母早已商量明白，將岑夫人那邊箱籠細軟已搬過這裏西院安放。（這所西院自前回岑夫人初至王宅，從花園進來，又轉過了一重院子，只此便是。並非臨時竟有這個西院，恐讀者眼光甚小，未必看得到此。）惟家廟并傢伙等物，仍着岑忠在那邊居住看守。岑夫人意欲就在這邊西院住下，王夫人道：「西院鄰着花園，未免空闊，又照料不着。這邊只好暫住幾天，我們起了身，姆姆就住在上房，東外間做房，裏間我們安放箱籠在內。這西上房三間，原是他姊妹住的，他小夫妻好在裏邊做房，內外都好照料。」商量已定。自王公從省領憑回來，這些城鄉親友都來送禮，恭賀家中設席，翁婿二人，應酬接待，忙了幾天。祭祖後擇定十一月初三日起程，雇下兩號大船，由水路至台莊起陸，所有一應田租簿籍，內外鎖鑰，俱交岑公子點收，格外交出三百兩銀子，以備不時緊用。各處所收房租，儘夠逐日零星之費。家中留下老家人王朴夫婦一房人口，并一個小丫頭，自己只帶了王誠、王謹兩房家人，一個大丫頭一個小廝，赴任。村中只嚴公內外設席餞行。外席是王公翁婿，內席是王夫人母女，岑夫人婆媳。起程前一日，岑公子餞行，合家團聚，難免有許多惜別之情。岑公子原要送出京口，王公道：「家務也是要緊的，不必遠送。賢婿若有佳音，倘要遠出，務須斟酌周到，勿使我有內顧之憂。」岑公子道：「岳父只顧放心，小婿

卽有遠行，家母與媳婦自能主持，不必岳父母金慮。王公不覺傷感道：『吾若無賢壻可託，也斷斷不肯去做這官了。』翁壻二人飲酒敘話，直到二更時候纔罷。就同在書房安歇。裏邊兩親家母也敘話到更餘方寢。惟他姊妹二人依依不捨。月娥小姐不知掉了多少淚，小梅娘子雖有定見，到此際也不禁感情淚落，因再三勸慰月娥道：『父親上任喜事，姐姐不要如此悲感，言猶在耳，只要保重身體爲要。還有一句要緊說話，姐姐切記在心。兩年之內，卽勸父親告休爲要。倘有意外之事，務勸他二大人不須憂恐，凶中自能化吉。姐姐只安心忍耐。切記！切記！』月娥見妹子話多應驗，敢不深信，惟垂淚點首而已。這夜也就不曾安寢，家人們已將一應行李搬上船。次早王公知有許多送行的親友鄰里在碼頭上，內眷們起身不便，因命岑公子撥一隻坐船，由湖汊轉到後牆門外，照管家眷上船，仍到湖口取齊。自己從碼頭下船，諸親友鄰里，俱設酒盒公餞。王公立領三杯，拜辭上船，鳴金而去。岑公子家眷船隻，已先往湖口等候，又叫了一隻小船同行。不一回官船已到，兩船相並，鋪好跳板，打了扶手。王夫人小姐帶了大丫頭，同過官船。老人家王誠夫婦，也在官船伺候。那邊船上，是王謹夫婦看守箱篋等物。王夫人過船來，因與岑公子道：『賢壻回去拜上姆姆，家中事務一應重託。』王公道：『倘有緊要之事，便可專差寄信。』岑公子道：『岳父母請放心，小壻必不有負重託。』當下卽拜辭過了小舟，大家不禁落了幾點別淚。人生離合，原有定數。此番翁壻舟上一面，不想竟成永別回憶。昔寧不慨然墮淚！看看兩船鳴金揚帆，岑公子只得回舟，仍從後牆門到家。因將家中各處器具什物，逐一檢點，細細造了一本細簿，存貯倉中糧食，嚴查出入。逐日一應進出用度，俱條條登記。且大娘子盡知細底管理精明，也不須岑公子費心。這日母子夫妻在房中閒敘。大娘子道：『事有定數，明年秋冬間，務必專差人去汝繼父告休回來纔好。』岑公子道：『這却爲何？』大娘子道：『父親到九五之交，恐有大厄，母親也要受些挫折，不如早些告辭的好。雖然命不由人，也須盡了人事。』岑公子道：『你直相得如此精妙，果然有些仙氣。』岑夫人道：『他說的話却多應驗。前日你岳父未

報到時，他曾說不出一月，必有遠行官祿之事。如今果然應驗了。」岑公子笑道：「你看我將來如何？」大娘子道：「你這頂紗帽此時雖然不大，却也體面，行期也在目前不遠了。」岑公子笑道：「若果應驗，當拜你爲我習學相法。」大家正在說笑，只見岑忠進來報道：「鄭老爺來了！」岑公子一時不省，急問道：「是那個大爺？」岑忠道：「就是鄭大相公。」岑公子笑道：「原來是鄭家表弟來了。」急迎出來，早聽得鄭公子一路喊着進來了。見了岑公子，只叫了一聲：「哥哥！」看見岑夫人站在上房門首，卽跑將進來，一把拉岑夫人坐在椅上，撲地就拜，拜罷，起來叫道：「我的姆姆，甥兒那一日不想念你老人家，我娘我媳婦都叫拜上，還叫我帶了二疋綢子來送你老人家，說務必請你老人家去住幾時。」岑夫人道：「多謝你母親，他如今康健麼？」鄭公子道：「同你老人家一般健。」岑夫人道：「恭喜你如今是貴人了！」鄭公子道：「姆姆又當面笑我了！甚麼貴人？這個舉人，誰不知道是哥哥作成的？」說話時，一眼看見了大娘子，便問道：「裏面這個齊整娘子是誰？」岑夫人笑道：「你還不知，這是你哥哥新娶的嫂嫂，他們都還沒有見禮哩！」鄭公子大喜道：「原來哥哥也娶了這樣一個齊整嫂嫂！」這話分明賣弄自家有個齊整娘子，請出來待我一同拜了罷。」當下鄭公子一定要讓哥嫂兩個在上，大家平拜見了起來。岑公子因問：「兄弟此來必有事故？」鄭公子瞪着眼睛道：「怎麼哥哥這裏還不知道你的卷子呈上皇上，皇上看了大加稱賞，說這是無心錯誤，既不曾中式，欽賜你做了內閣制誥中書。」却也與讀書人多少氣色。前月底有文書到學裏，催你卽速起身領咨進京，你道好不好？那真鐵口的話，如今都應驗了！」岑公子聽了這話，也覺笑逐顏開。正是：「雖無姓氏登金榜，却也聲名滿帝邦。」不知岑公子如何起身且聽下回分解。

於無文字處，寫出文字，令人莫測其妙。如江面無風，波平浪靜，別一境界。

第三十四回 報喜信貳叔認重親 問病源慈幃失一暨

却說岑公子聽了表弟的話，因問：「徐老師那邊可知道兄弟來麼？」鄭璞道：「他怎麼不知，這日我正在學裏打聽，得了這信，我就說要親自來報你。老師見說，就叫一個門斗同我第二日就起身來了。如今現在船裏還有老師一封書。」因在靴統內摸將出來。（寫鄭璞親情友誼，何等周摯。若平素泛泛相待，今日遠來報信，便是勢利小人，不足取也。）岑公子拆開觀看，却與表弟所說一般，催促赴院領咨，進京受職的話。因對娘子道：「你竟是神仙了！」鄭公子不知其中原委，因笑道：「哥哥雖不得神仙，就同了嫂嫂一齊進京也好。」岑公子笑道：「不是這等說，兄弟不知你嫂嫂看得好相，方纔正在這裏說我要得官遠出，不想賢弟就來到了。因此說他是神仙。」自古佳人有能識英雄，如紅拂輩者，則有之。求聞有能神相者，如小梅，却不愧神仙之稱。」鄭公子道：「妙極妙極，嫂嫂也與我相一相，日後也有個官做麼？」大娘子笑道：「叔叔不要信他，我也是一時猜着，那裏會看相？」岑夫人道：「你就與他看看日後官祿如何？」大娘子笑道：「叔叔只是稟性誠厚，一生常得貴人扶助，紗帽是有得代的，只是不十分顯達。到是晚年，要享子孫們的大福了。」鄭公子笑道：「真真相得着，正與真鐵口所說一般。」因與大娘子深深的謝了一揖。這裏說話，岑忠已叫人到碼頭，同門斗將行李取來，船價已是開發他去了。岑夫人因吩咐廚下快些收拾便飯。因對鄭公子道：「前日又要姑姑費心送我許多東西，你又暗地送盤纏，太費心了。」鄭公子道：「這是我恐怕哥哥不肯收，因此私下放在包裹裏的。」坐話了一回，忽然又想起道：「還有一樁喜事，告與哥哥。昨日在老師那裏看見報中，你的那對頭內轉了太僕寺少卿，大約嫌衙門冷淡，不知怎樣弄手脚，又外調了山東登萊兵備道，你如今進京省得與他會面。」岑公子失驚道：「如今岳父偏偏又在他的屬下，這厮實無惡不作，却是怎麼好？」鄭公子即問緣由，岑公子一一與他說知細底。鄭璞笑得只



是打跌道：「原來有這等奇遇，嫂嫂是親上做親，姆姆真是兩重大喜！」因對岑公子道：「如今你丈人雖做他的屬員，只要不壞事，怕他怎麼？」說話之間，已是晌午。這同來的鬥，是有岑忠在外管待，裏邊添了兩樣暖飯。岑夫人就叫端在上房同吃罷。因對大娘子道：「這是我自小抱大來的小叔兒，同坐不妨。大娘子也識得。」鄭璞是個誠實的人，因就坐在岑夫人肩下，他兩弟兄却南北相向，同吃飯畢，鄭公子便往東西只邊上房看了一個遍，因道：「他家這個房子造得甚好，前後有山有水，又幽靜又雅致，怪不得姆姆不肯回去住了。」岑公子道：「後面有一個花園，我與兄弟去看看。」因一同轉過西院到花園裏來。此時是仲冬時候，草結葉落，未免冷落。又同去後門觀看，見道場山一帶山紫潭清，楓紅柏赤，顏悅心目。（憶姑姪相逢，時纔初夏，此時又是冬深，可謂青山綠水，依是舊，人事天時忽變新，經得夏冬能幾個，小兒都是白頭人。）鄭公子道：「果然好個去處！我明朝也搬到這裏來住罷。」岑公子道：「論住家此間甚好，不比南都一片繁華熱鬧。」兩弟兄看了一回，仍到後邊。鄭璞道：「哥哥須上緊料理行裝，我們明後日就可動身。老師在那裏盼望得緊，我也要回去打點打點，好與哥哥一同進京去會試。前日京報下來，我已與哥哥打發去了。」岑公子道：「兄弟與我送了幾兩銀子。」鄭公子道：「幾兩銀子，說他怎的？」岑公子因對母親道：「這是皇上特恩，不敢遲延，須要及早起身到省，還要赴院拜謝領卷，房師成公蒙他一力舉薦，此去又是便道，正好去拜謝他，算來也得半個多月的耽擱，再此番經過山東，還要繞道去望望蔣叔，不知他會進京會試不會？」（此是岑生一片熱心。）約計到得都中，也是臘盡春初的時候了。

大娘子道：「蔣家伯伯那邊必定是要去的，我自小承他老奶奶與大姆姆十分愛惜，父親自病起到臨終，全虧蔣伯父請醫製藥，備辦棺木，朝夕照料，許多恩義，明日去與他說知，也叫他們歡喜。那蘇家姐姐與我最好，還要辦幾樣東西去送送他纔好。」岑夫人道：「這是應該的。（感恩報德之心，處處不忘，如此婆媳，世間少有。）我母子在那裏住了三年，說起你來，大家無不感嘆。那時只爲你蔣伯伯遠出，以致被那族惡謀騙，如今看來到

反是他的作成了！只是你蔣伯伯謝也謝他不盡，只好略盡一點心罷了。」大娘子道：「我看那蔣伯伯也是個富貴雙全的相貌，他是施恩不望報的人，我們只好盡個敬心。」岑公子道：「雖然如此說，也要成了個局面，不致輕衷纒好。」岑夫人道：「這却憑你斟酌，家中事務，我與媳婦料理，不須你掛心，再得送個信與你岳父纒好。」岑公子道：「這件事已上了省報，天下皆知，不消報信。」這邊母子說話，這鄭公子却拿着一本通書在那裏翻看，笑道：「這十一月十一日，却是個天恩上吉日，正好起身。」大家商議已定，却叫岑忠將鄭公子行李搬在大廳後內書房裏安頓。晚間弟兄們又吃酒敘談，一宿已過。次日設了一席款待表弟，却好嚴先生到來，因是他大相公在城中見報，特着人回來通知，因此過來道喜。岑公子就留住，引表弟到外書房來相見，因對嚴先生道：「這個表弟却是個真誠樸實之人，並無一點繁文虛理。」嚴公道：「坦直率易，却是本來面目，其實可敬。」（天下只有此等人可敬）因問：「岑兄幾時榮行？」岑公子道：「却也不敢遲延，已擇定十一日起身。」嚴公道：「昨日小兒字中說此缺是個清平，而兼顯要的缺，日與閣臣相處，制書誥勅，俱出其手，若非聖恩特放，是最難得的。」岑公子道：「只恐才學疎淺，不稱其職。」嚴公道：「以兄之高才博學，何必過謙？」因問：「鄭兄進京會試，正好作伴同行。」鄭璞笑道：「不過到京走走，担個會試的虛名，却也不作指望的了。」嚴公道：「功名之事，豈能逆料？」三人敘話良久，嚴公欲去，岑公子挽留道：「今日聊備一杯，與表弟接風，難得老先生到此，正好同領教益。」嚴公道：「只是叨擾不當。」大家又敘了一回都中之事，已是晌午，席已端正，就在書房擺桌，再三讓嚴公坐了首席。鄭公子對面，岑公子主位相陪。鄭璞一連吃了十數杯後，却手舞足蹈，高談闊論起來。將岑公子替他刪改文字的話都一齊說將出來。岑公子也遮掩不住，嚴公見他一片天真瀟灑，並無一點渣滓，心下到十分歡喜敬愛。因此三人傳杯遞盞，直飲到黃昏方散。鄭公子吃得暢快，進來對岑夫人道：「這個老人家不像徐老師古板，叫人同席酒也吃不下，今日與這個老者吃了許多酒，到還不會醉。」岑夫人道：「酒逢知己自然吃

不醉下」大娘子見他有些目眩，因叫丫頭烹了一壺好濃茶與他吃了幾杯，就出書房安歇。次日岑公子起來，就料理行裝。因與母親商量，此番必須多帶盤費，恐到都中製辦冠帶袍服以及衙門用度，人路生疎，一時無處挪借。」岑夫人道：「家中用度儘夠，不須你記念。我箱裏還有那二百多兩銀子，你都帶了去，再恐不敷，把丈人交與你的銀子，再帶一半去，諒也夠用了。」岑公子道：「有三百金諒也足用。昨日聽嚴公說，這倒是個清平顯要的缺，若非聖恩特點，却不是容易得的。」岑夫人道：「這內閣是日近天顏的去處，你須事事謹慎，第一不可恃才傲物，惹怨招尤，出言吐語，都要觀前察後，雖不是外邊有司官，有地方刑名之責，也要事事在民情上留心體貼，在大人面前說話切不可僭越；待下人務須恩寬纔好，莫使小人嫌怨。」好文章擲地當作金石聲。賢哉！岑母規戒之語，純是聖賢學問中得來。」岑公子一一領命。這日又是嚴公餞行，并請鄭公子兩弟兄同去，擾了家中行李俱已齊備，因為這老人家王樸走過北京，幾回諸事熟諳，就着他同往。王樸也情願相隨，就僱了船。至期一早，兩表兄弟拜別了。老母、婆媳兩個，歡歡喜喜，送他往後牆門外下船起身。家中婆媳督率岑忠並老人家僕婦管理家務，凡一切帳目出入，俱是大娘子經理，條分縷晰，毫不差佃戶家人，少有欺詐。當面一言道破，無不驚服。故此這些下人也再不敢作一點弊端。且又體諒人情，勤勞必賞，凡有些微好處，總不叫他埋沒，必要獎勵他一番。因此衆人無不爭先效力。（凡在上者斷不就以聰察苛刻從事，此語實爲治家之針，切勿徒以小說而忽之。）那東院房屋，因有家廟，並什物器具在內，晚間仍着岑忠過去住宿。逢時過節兩邊作享，這話表過不提。

却說長弟兄帶同王樸鬥，不日到了南直，一徑往鄭家來。進得門，見小廝容顏慌慌張張的道：「好了！大爺回來了！老奶奶這兩日病得重了！大娘娘請醫調治，不好着急得緊！」鄭公子聽了，嚇了一跳，也不顧岑公子飛跑進內房來。見婆婆在床上呻吟譫語，鄭璞叫道：「我的親娘，我回來了，你老人家怎的就病起來！」說着就流下淚來。（是孝子聲口，是痛心眼淚。）鄭婆婆睜眼看見了兒子，便輕輕說了一聲：「你回來了麼？我不知怎

樣昏昏沉沉，眼面前像有許多人纏住我不散。」此時岑公子已進房來，老婆婆覺得心下明白，耳邊只聽得幾個人說：「我們只索去休！」（奇文只是隨手寫出）兩眼也覺亮了好些，說道：「這不是岑家姪兒麼？」岑公子道：「正是姪兒來看你老人家，如今身上覺得怎樣？」老婆婆道：「你們弟兄來時，我就覺得明白了許多，眼面前人也不見了。」說話時，大娘子拿藥進房來，與岑公子萬福了，看見老婆婆明明白白說話，便道：「母親病了十來日，總不能安睡一刻，口裏只說謔語，問時也聽不出話來，到像吃驚的一般。今日說話却竟明白了。」因送藥過來，老婆婆搖頭道：「這藥灌得苦，我如今覺得清白了許多，眼面前也沒人纏擾了，這藥且不吃罷。」鄭璞因問：「吃的是那一個醫生的藥？他說是甚麼症？」大娘子道：「起先吃的是大街上胡先生的藥，吃了三服不見應效；後來另請鼓樓前的陶大醫來看，他說是邪熱交作，心神不寧，又換了方子，吃了幾服也不見應效。正要打發人去請你回來，却好你同大伯也到了。」岑公子道：「既不應效，還須另請高醫。」老婆婆道：「我如今見了你們，似覺好些了。肚裏有些飢了，想些粥吃。」大娘子喜道：「母親幾日不想東西吃，今日知道肚裏飢，想要吃粥，却是好了，想必大伯是個福星，照臨邪氣都退避了。」岑公子道：「但願姑姑好了，我們弟兄就在這裏陪伴。」當下大娘子就往廚下煮粥去了。老婆婆對鄭璞道：「多虧了你媳婦日夜伏侍，累他多日不曾安睡了。」（常見人家婆子，背後說媳婦許多不賢，看來終究是媳婦不好，鄭大娘子能得婆婆背地說好，真不愧稱賢孝之婦。）少刻容兒端茶到房裏來吃了。鄭璞看見母親說好了些，心頭纔略放下。兩兄弟都坐在床邊，又說了好一回話。老婆婆覺困乏得緊，漸漸就睡熟了。岑公子悄悄道：「兄弟，我們在外邊坐，等他老人家好安睡一回。」鄭公子點頭，將帳子放下，輕輕同出外間坐下，低低敘話。不一回，大娘子盛了一碗稀粥，一碟乳餅出來，鄭璞搖頭道：「且慢，娘已睡熟了。」大娘子道：「真奇怪，他老人家一連十來天不會安睡，口裏只是含糊謔語，怎麼如今就睡熟了？」因輕輕走到床邊，聽得氣息停勻，沉沉睡熟，復出房來，因道：「伯伯諒不會吃午飯，我去

收拾去。」岑公子當下出來取了二兩銀子與門斗，叫他先去回復師爺說：「我明早去拜。」門斗叩謝答應去了。岑公子就在書房叫王樸收拾行李，因與鄭公子道：「姑姑病體大約有點邪熱，如今一退便無病了。」鄭公子點頭道：「是。」却說這老婆婆一覺直睡到他弟兄吃過了午飯纔醒，只叫肚飢要粥吃。大娘子連忙取來，一口氣就吃了一碗，還要討添。大娘子恐怕不宜多吃，不敢再添。岑公子道：「不妨，胃口是人之根本，有病之人，胃口一開，斷無不好之理。」又取了一碗也吃完了。此時精神頓覺清爽，只要他兩弟兄在面前說話，鄭璞見母親如此，心下纔得歡喜。鄭婆婆一把扯住岑公子的手道：「你母親康健麼？」（自己纔好，又顧別人親親之誼，何等周到。）岑公子道：「母親叫上福姑姑如今托庇甚是清健。」鄭璞道：「哥哥如今娶了一個齊整嫂嫂了。」老婆婆笑道：「怎麼這親事成得恁快？」岑公子因將母親得認表妹，王公許親之事，從頭說了一遍。老婆婆心下歡喜得緊，越覺清爽，便要坐起來說話。岑公子道：「姑姑且慢起來，天氣冷，穿衣服恐怕受寒。」因此不會起來，又問：「你們吃飯未曾？」岑公子說：「已吃過了。」老婆婆道：「你如今是做官的人了，你母親有了媳婦服侍，你在外也放心，只是要照管那邊的家務，不得請到我這裏來了。」說了一回話，老婆婆覺得身子乏倦，因道：「待我再睡一回，你們且去料理理事務。」兩弟兄答應了出來。鄭公子道：「謝天謝地。」但是我實不放心，不得同哥哥進京了。」（真孝子語）岑公子道：「總還有十來天耽擱，且再商量。」當晚兩弟兄就在上房同吃了一回酒。鄭璞就在娘房內陪伴（真孝子令人落淚）岑公子往書房安歇，這夜鄭婆婆也安睡了一夜，半夜裏還吃了一頓粥。次早岑公子進來，問知姑姑夜來安睡，甚是歡喜，也便放心。吃過了點心，帶了王樸，即往儒學中來。徐老師一見甚喜道：「我也算你日內該到，不料你竟蒙特恩授了這個美缺，其實可喜。」岑公子道：「託老師福庇，只恐門生不能勝任。」徐老師道：「論賢契的本領，實不愧此職，但事不宜遲，我已與你備端正了呈送文書，只要填了日期，即可到院投遞領咨。」岑公子道：「今日不知就可去稟見麼？」徐老師道：「此時還未二

鼓正好裏見。當下就留吃了便飯。徐公道：「你的文卷進呈，原是院台的主意，他後來送了主考起身，便到學來傳你，你又去了。此番裏見，須謝他的美意。你如今不便步行，竟坐了我的轎去罷。」岑公子道：「只坐一乘小轎去纔是。」當時即叫王樸去僱了一乘小轎，攜帶文書，辭了老師，同王樸竟上院來。正是：「未從金闕瞻仙仗，先向鈴轅謁憲台。」不知岑生如何進謁，且聽下回分解。

寫鄭璞並無半點虛偽，純是天籟自鳴。至婆媳問一番恩愛，誠不易得。岑夫人規戒其子數語，真可謂女中聖賢，事上使下，遠害全身，有如此賢母，岑生那得不出人頭地？

### 第三十五回 試奇文才子吐心胸 論往事英雄增氣色

却說岑生坐轎，王樸跟隨，一直往憲院衙門來，到得轅門，此時各官裏見纔散，遂一直徑往巡捕廳來。岑生尚是清巾儒服。巡捕官一見便問：「相公何來？」岑生即叫王樸將儒學公文，並自己手本，遞與巡捕道：「相煩傳稟。」巡捕官接過手本看時，上寫：「沐恩生員岑秀謹稟。」這巡捕便問：「尊駕莫非是奉旨特授內閣的岑爺麼？」（喧傳人口何等榮耀）岑生道：「正是。」這巡捕重復打恭道：「院憲前日就吩咐打聽岑爺一到，即便通報，如今各官稟事纔散，請岑爺少坐一回。」吩咐看茶，一面隨往裏傳稟。少頃巡捕官飛跑出來道：「請。」只聽裏邊傳點喝堂，閃開儀門，岑生就步行進來。只見甬道兩邊官吏整肅，程公已迎出暖閣來。岑生連忙從側道趨進到了月台，深深向上打了一恭。程公回禮畢，即上前一步，拉着岑生的手上暖閣來。岑生再三謙退，程公執意不從道：「應當如此。」因一直拉進麒麟門來，竟到東首書廳上。岑生即請程公台座。程公道：「雖是年兄過謙，但內閣體制，從無此禮。」（此等榮耀比中式如何）岑生相讓不過，因道：「大人若不鄙嫌陋，收作門牆，桃李何如？」程公笑道：「只恐不當。」岑生當即以師生禮叩見。程公因受了半禮，相讓坐下。程公道：「自兩典

試去後，即欲請來一會，聞知又往浙省，彼時看賢契的文章，以爲是老儒夙達，誰知賢契竟是個青年俊逸，實是可喜可賀！今所授之職，出自皇上特恩，賢契也不宜耽擱，我這裏即備咨文，三兩日內便可榮發了。」岑生道：「蒙老師格外提挈，五中踴躍，前者因恐涉私，故不敢來叩謝，且不知聖意如何，只得靜候。今蒙皇上天恩，不以爲罪，反授斯職，實慚一蚊負。」還求老師垂慈指示。」程公道：「以賢契之才品，無所不可，只是綸扉禁地，舉動俱要留心，惟恐聖駕驕然到來，舉止失措，未免見罪。我已稟過老父，諸事自當照應。」岑生又出位拜謝道：「若得太老師垂青，門生在都就不至孤立無倚了。」程公道問：「府上還有何人如何？又寓浙地？」岑生因將奉母避仇之事，備述了一遍。程公道：「聞他封鎖一故官房屋，原來就是賢契。那人在這裏舉動乖張，總憲屢欲糾參，老夫恐投鼠忌器，幾番勸止，他也自知與衆不合，未及俸滿，即幹辦內轉。如今又出作山東巡道，實是個大不安分之人。賢契此番到可與他不相值了。」岑生道：「門生原無介意，只恐他還不肯釋然。」程公道：「他封鎖賢契房屋，無憑無據，平空起卹，實是可笑。及他去時，也不暇顧此，我這裏即當行文該縣，退還令堂，仍可搬回故里了。」岑生道：「雖蒙老師盛德，但恐他尙未釋懷，若聞此屋退還，未免與門生更增嫌隙，況此數椽之房，亦無甚要緊，且須從緩行之。」程公道：「這是賢契深謀遠慮，足見寬宏之量。」因說起：「江浦成令是你的房師，這卷子是他一力舉薦的。當時兩主試幾乎爭執起來，老夫因從中解紛，也是賢契的一番際遇。前月我已將他題陞了太倉知州，部覆未下，尙不會離任。他是個有才幹的好官，賢契可曾謝過他麼？」（觀此又覺廉吏而可爲。）岑生道：「門生此番正要去看謝。」程公道：「那兩位典試，賢契到都，也當去謝他一謝。那顧公是個極有擔當的人。」岑生：「一領命，正欲告辭。」程公道：「已近晌午，在這裏便飯，明日再當奉錢。」岑生道：「如此門生今日竟在這裏領了午飯，明日還要料理行裝，後日即可稟辭起身，不敢再煩老師費心了。」程公道：「也罷，但只是今日還有一事，要相煩賢契，不知可否？」岑生道：「老師所命，敢不敬遵。」程公道：「只爲總憲六旬大壽，我已

製就錦屏一架，欲作一四六壽文，已將與他交情始末，宦途政績，一節略在此，煩賢契勿吝珠玉。岑生明知此是程公有意相試，量這篇四六，亦有何難？因答道：「只恐班門弄斧了。」當下程公即邀到內書房來，着一小童伺候磨墨道：「老夫暫且失陪，好讓賢契構思。」岑生道：「老師請尊便。」當時將所有黃公出身宦歷，德政陞遷以及相交寅好節略看了一遍，見烏皮几上筆精墨良，即取過一枝犀管，一幅花牋，略一構思，筆落如掃，不及半個時辰，文已做就，復看一遍，略刪改數字。及至程公進來，見岑生翻背了手，觀看壁間詩畫，只道未曾完稿。岑生看見程公進來，便道：「門生已草就一稿，還求老師筆削。」程公驚問道：「如何這般敏捷？」岑生即將草稿遞與程公，接來一看，未知文意精工，先見龍蛇飛舞，及從頭看去，果是句句珠璣，行行錦繡，讀完，贊嘆道：「賢契的是仙才，非煙火人筆墨，不但品格高古，抑且字句清新，只是行色匆匆，不得借重大筆了。」程公心下大喜，因命取酒在迎和閣上，先奉三杯，以當潤筆。當即邀岑生從書房後間進來，又是一個花園，仲冬天氣，樹木雖然凋謝，山石依舊玲瓏，轉過山洞一個，就是迎和閣。數竿修竹扶疎，幾樹臘梅香馥，上了數層石級，揭起暖簾，進來裏邊，擺列幾件周鼎商彝，四壁有許多名人詩畫，中間燒一爐獸炭，氣暖如春。一面設席上來，師生坐定，只令一小童行酒。程公道：「老夫在此爲官數載，只有兩樁大快心事（說來真是快事），今日得遇賢契，是一大快也。前者招募武勇，得一少年英雄，屢建奇功，亦一快事。」岑生道：「不知此人是誰？」程公道：「這人却是個青衣，年紀與賢契一般，姓殷名勇，曾在江浦救一客官，力擒數盜，也是江浦成令舉荐上來，制憲黃公再三要去授與把總，不及數月，勳倭立功，已奉旨實授太倉游擊將軍，此人與賢契都在青年一文一武，將來正不可限量，他前日因公到此，只可惜賢契來遲了數天，不得與他相會。」岑生忽然想起劉電當日所說結義之友，正叫殷勇，又是雪姐的義兄，莫非正是此人？因道：「這一位殷兄，門生雖未識面，却早知其人。」因說起在山東得遇劉電，結交殷勇一段緣由，但後來他獲盜得功，門生却不知道。程公聽了道：「這江西武生劉電，他乃兄可是原任曲沃



縣劉雲壓。岑生道：「正是他！」程公道：「我記得當日江浦縣原詳上說殷勇與劉雲是姨表弟，何以不認得劉電，反結拜起來？」岑生道：「老師如何得知劉雲？」程公道：「這殷勇獲盜相救之人，正是那劉電的胞兄，曲沃知縣劉雲。」岑生驚喜道：「如何便是他？」程公道：「那劉知縣在任，聞說了艱回吉水原籍，路過江浦涼山夜間遇盜，劫得殷勇相救。當日說原是姨表弟，兄如此看來，必是劉雲當日感其相救之情，因他是個白身，恐見官不便，故認爲姨表無疑了。」岑生大喜道：「天涯海角，有如此湊巧之事，當時劉電萍水中結識殷勇，不想後來就救了他，兄真是難得。」當日劉電與他結義時，便知他是個豪傑，真可謂識人矣。因又極表劉電與蔣公二人的英雄出色，武勇絕倫（各自賣弄英雄知己）。程公不勝慨歎道：「何地無才，只恨不能盡識將來賢契，當與這兩人留意，不可使英雄埋沒。」（借程公口中爲千古英雄吐氣）岑生道：「門生職微言輕，還求老師留神噓植。」師生二人談今論古，情甚相洽，直飲至金烏西墜，纔罷。岑生告辭起身，復至書房。程公取去一封家報，道：「所有咨文，我明日就差人遞往儒學，這是一封家書到京時煩賢契送到家君處，定有照應。」岑生收好，當下叩謝道：「門生就此稟辭，不敢再來驚動了。」程公道：「以心相照，不必拘此。」當下直送出大堂來，岑生叫將轎打出儀門。程公笑道：「賢契不知內閣與翰林的體制，不拘品級，俱是在此升轎的。」岑生再三謙讓不過，只得依命打恭上轎，從儀門而出。次日程公已差官將咨文送往儒學，格外有贐儀四十兩。及岑生到學稟辭老師，知程公如此用情，卽具稟着王樸前往稟謝，一面遂買備了許多應用綬疋綢綾之類，這是本地出產，比都門價省。一面收拾行裝。程公又差官前來送行，本縣官親自到來送贐命駕。岑生隨往拜謝後，不便遲延，卽擇十一月十二日長行。鄭公子因母親初愈，不能同往，又送了一封厚贐。岑生推辭不得，只得收下。鄭公子又給王樸二兩銀子，此時鄭婆婆雖未全愈，已覺精神漸復，只是還不能行動。岑生起身先一日，鄭大娘子親自精精緻緻辦了一席酒，與岑公子餞行，就在上房中間圍爐坐席。容兒伺候。兩表弟兄直飲到更餘方散。次日黎明，

鄭大娘子即起來端正盃盤，王樸已將轎槓俱料理齊備。鄭公子又敬了表兄三杯酒，不覺掉下淚來。岑生這賢弟不須傷別，待姑姑身體康健，你趕臘月進都，也不爲遲。」鄭公子道：「總然母親病好，我也不放心出門了。」岑生因到內房拜別了姑母，老婆婆含淚道：「姪兒到京，須要常常寄個信來，免得我們記念！」岑公子道：「姑姑放心，姪兒有家書回來，必先到這裏請安。」說畢出來，與表兄弟婦作辭，又賞了容兒一件綢袍料，二兩銀子。王樸也到裏面頭謝了，押槓先行。兩弟兄一同上轎，到了郭外，五星塘，岑公子下轎，阻住道：「賢弟不必遠送，臘盡正月初，我在京等你。這裏諸友俱爲我道謝，匆匆不及作辭。」鄭公子點頭洒淚而別。此際情懷，覺渭城杯酒不足過也。不表鄭生回家，却說岑生取路投江浦縣來。冬寒日短，到得縣城，已是日西下了。客店原來這成公立下法度，凡有官商行旅下店，都要問明姓氏來歷，打報條到縣，以備查考。這店家見岑生光景，問了王樸來由，不敢怠慢，即往稟報。這時成公正在書房與幕友相商交代之事，見了報單，知是自己舉荐的門生，心中大喜，立刻着家人前往相請，務必將行李搬進衙來。

却說岑生原要次日稟見，正待解裝歇息，不料家人持帖來請。岑生道：「只恐此時進謁不恭。」家人稟道：「老爺在衙立候，岑爺說話。」岑爺若不去，家爺即親自來相請。岑生見來意諄切，便道：「既如此，你請先回，我隨後就到。」這家人又與王樸說知，將行李仍復上槓抬進衙來。岑生仍坐小轎，進得縣門，見儀門大開，成公已打點出堂相迎。一見岑生，如亭亭玉樹，喜動顏色，也不教打恭，一把手拉進閣，直到書房裏來。岑生口稱恩師，即倒身下拜。成公拉住道：「前者雖有此一荐，然未成就，今日是皇上的特恩，何敢居功？」岑生道：「門生若非老師，何以得此？今老師如此說，竟是見棄門生了！」成公聽說，因仍以師生禮相見，坐下。岑生道：「本當即來叩謝老師，一者未知聖意如何，二者又恐涉於私謁，且爲家中無人，恐老母倚望，因此匆匆回寓。不料今蒙聖恩，不知譴責反錫恩榮，只恐綆短汲深，不能勝任，還求老師指示周行。」成公笑道：「以賢契的才華，正堪當此，何必過謙。前

日在省與徐老師相會，問及賢契，方知寓浙，情由後來咨文一到，我計算賢契不日定然到此，因問幾時見的院台？岑生道：「十八日往見，蒙院憲十分見愛，次日即發咨文，催促起程。當日又蒙留飯，坐間說起老師許多德政，因太倉係沿海要地，借重老師才幹經理，並說殷生是也是老師荐拔，今得同事一方，崇明一帶，可以高枕無憂。」成公道：「雖蒙兩憲提拔，其實不勝繁劇，可惜賢契到此遲了數日，不得相會殷君，前日他因公事來見院台，就忽忽回太倉去了。」說話之間，就擺上酒碟來。成公道：「草酌三杯，莫道簡裝。」一面吩咐家人管待王樸酒飯，飲酒中間，成公因說起「場內之事，見了賢契的卷子，真是金聲玉振，當時荐了上去，不想汪公十分執意，幾與顧公爭競起來，虧得院台一語解圍，又顯揚了賢契的名望，但到京時還當一例往謝，不可分別彼此。」岑生道：「謹當遵命。」當晚師生敘飲至夜深，即在書房安歇。岑生道：「今日見過老師，明日即告辭起程。」成公道：「賢契榮發，本不當遲，但既到此，明日還乞留一天，後日即當送行。」岑生見成公情意周致，不敢再強，一宿無話。次日岑生取過兩端金緞，兩端湖縐，送成公收了。早飯後，成公說起殷勇獲盜得功之事，岑生道：「昨日院台亦曾提起，這劉公的胞弟劉電，却與殷將軍結義在先，後來他往山東搬樞，因與門生相遇，也曾結為兄弟，其殷勤氣概，亦不在殷將軍之下。（此段敘得文法錯落，筆致淋漓，讀之令人神往。可見結識得二個豪傑，自己面上便增許多氣色。）老師可惜不會相遇。」因又敘說在蔣公家一段情由。成公歎道：「天下英雄不少，奇怪之事，亦何處無之？總因人見聞不廣，便以為怪。賢契既深知其人，官場中不可不留心荐引。」岑生道：「門生雖刻刻在心，只是位卑言輕，無處着力。此番進京，順道山東，正要去看蔣公。若他未進京，當一力勸駕。」師生暢敘，話長日短，又是晌午時候，擺上席來。成公因命姪子友德出來相見，一同陪飲。岑生因問：「師母如何不接到任所來？」成公道：「因小兒婚姻，一同回家去了。况如今調了太倉，是個海疆緊要處，倭奴出沒不常，也不敢接家眷到來。且待倭寇平靜，再作道理。」（與下文千里冒兇錄事一引）當下師生們暢飲談心，十分相洽。晚間席散，

成公取出一封贖儀道：「聊作賢契途次備用。」岑生道：「長者賜，本不敢辭，但老師兩袖清風，何忍又分鶴俸？」成公道：「休得見笑，不過將意而已。」因問：「賢契此番長行，還是由水由陸？」岑生道：「水路雖然安逸，一者恐怕凍河耽擱時日，二來要往會蔣公，起落不便，因欲從此由水路到台莊登陸。」成公道：「與我所見一般，我昨日已吩咐家人在江口雇下船隻，所費無多，直送賢契到台莊起岸，甚爲省便。」岑生道：「要老師如此用情，實是過意不去。」成公笑道：「雖是窮官，尚不在此。」當夜一宿無話，次日凌晨起來，成公早已治杯相送，岑生立領三杯，用畢飯，即起身拜別。成公還要親送至江岸，岑生再三阻步，因命姪子友德乘騎代送至江岸下船而別。正是：「宦途迎送皆常習，客裏情懷有淺深。」不知岑生此去又有何事故，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只是岑生謁謝老師一事，却把從前般劉之事一提，顯得真正英雄，終不至於埋沒。一以見程公愛才心切，一以見岑生推舉情殷。却敘得簡潔痛快，作文亦如美人有秀色可餐之致。

## 第三十六回

## 探親知真心勸豪傑

## 謁相國要語授英才

却說岑公子主僕，自江浦下船，一路無話。直至台莊登陸，雇了一輛大車，竟投沂水縣尚義村來。此時正是臘月初旬，雪雨載道，路上好生難走。這日得到村中，已是傍晚時候。至蔣府門首，門庭如故，寒暑倏更。一回想往昔大有得失榮枯之概。岑生下車，整衣進得門來，見那老家人在門房內向火。一見岑生便道：「岑相公來了。」即忙往裏通報。岑生也隨後進來，到得廳堂，蔣公笑迎出來道：「賢姪爲何衝寒而至？」（雪中千里故人來，那得不喜？）岑生一揖後，即道：「且見過叔祖母，慢慢告稟。」因即同到上房來，此時老太太與大娘子都出房來，岑生一拜見過，並敘述老母紀念請安。蔣公即道：「我這裏自從蔣貴回來，見了你的書札，纔知那侯巡按未曾離任，又將房屋封鎖，賢姪母子避居湖村，知房室又小。（此是蔣貴回來告訴語。）正值三伏炎天，如何住得？」

我們甚是紀念！且賢姪又失此一科，愈令人惱悶。後來打聽這對頭已去，料想賢姪必然進場。及看題名錄，又不見賢姪的名字，究竟赴考不會？（蔣公心醉岑生，却用自敘，便分外親熱。）岑生含笑道：「說原來老叔這裏不知。」蔣公道：「僻居鄉間，又不看邸報，外省之事如何得知？」（此寫蔣公無意功名，不預世事，不然岑生之事，此處豈無見聞之理？）岑生因將別後赴考遇親之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喜得蔣公掀髯鼓掌，哈哈大笑道：「奇事！奇事！不意半年之間，竟有這許多事！故你如何不早寄一喜信來，也叫我們早些歡喜！今日若非賢姪到此，還如夢夢！」（其辭若有恨焉，其實乃深喜之。）當下說話時，蔣貴已將車上的行李搬進書房，車輛牲口安頓後槽。蔣太太、婆媳聽了，俱各歡喜不盡。大娘子道：「大相公完了姻，又做了官，真是重重喜慶！」蔣老婆婆道：「這做官做吏，是他讀書人的本等，不足為奇。這得遇表妹，又成了親事，真是意想不到的喜事，也難為你那岳父母一片好心，買來肯當兒女看待，想你母親也不知怎樣歡喜了！」大娘子道：「梅姑娘算來，今年也是十八歲，自然長得一發標致了！」岑生道：「他再三叫在婆婆姆姆面前上福請安，提起這裏從前恩義，便常常落淚。」老婆婆道：「也難得他不忘舊好。」大娘子又問：「如今劉三相公與雪姑娘那邊，不知可有信麼？」（此句雖是為蘇小姐，却又為雪姐。當日曾有訂姻之事，今日娶了小梅，豈便忘却蔣大娘子的這封信，亦可謂有心人也。）岑生道：「只因這幾個月事務多端，小姪在家時無多，況江西道路迢隔，又無使人，連老叔的這封信也不能寄去。小姪回去時，即先到許老伯那邊打聽，問着一個鄰居老者，方知劉三哥上年也到過那裏，曾留下一封書，託緊隣周老人寄來，不料這周老人隨即病故，這封書也就遺失，不知下落，因此南北信息不通。」說話時，小相公從學裏到來，見了岑生，打恭跪拜。因問：「哥哥為甚不同了？我姆姆來？」岑生扶起道：「小弟弟越發知禮了！」因道：「你姆姆記念得你緊，叫我帶了兩個綾子來與你做衣服穿！」小相公道：「我也記念姆姆，只是沒東西送他。」（確是伶俐孩子口氣。）大娘子笑道：「姆姆也不稀罕你送東西！」岑生因問：「蘇家妹妹如何不見？」大

娘子笑道：「他在房裏聽你說話哩！」（女兒常態寫來如見）因即叫出來與岑公子見了禮，因問：「乾娘康健？」岑生道：「母親甚健，時常記念賢妹，叫我問好。」這時蔕公已吩咐收拾便飯，就在上房中間坐下。王樸也進來磕了頭。這邊蔕貴元兒等都來與岑公子磕頭畢，請安蔕公因天氣寒冷，先叫元兒斟上酒來。蔕公父子相陪，老婆婆與大娘子俱在旁邊坐着說話。（閑中寫出分外親熱）蔕公道：「賢姪雖不曾中式，如今却勝中式多矣！只是你在京作官，又要與那對頭相遇。」岑生道：「老叔不知，這人又出來做了登萊巡道，偏偏我丈人又在他屬下，恐知情遷怒，真是一樁可慮之事。今晚小姪修下一封書，託老叔覓便寄去更好，不然差前去，亦可。只不知此去登州、寧海有多少路程？」蔕公道：「此去登州約有一千餘里，這書却不難寄去，我與本省提塘最相好，託他從塘報上打去，數日便可到了。」岑生道：「這却甚好。」飲酒之間，岑生問：「不知老叔幾時進京？」蔕公道：「且不必言，待賢姪榮陞大位，我再出去未遲。」岑生道：「老叔何出此言？小姪此來，實是要請我叔一同進京。」蔕公道：「尚有兩個多月，再作商量。」岑生就說起：「見操江程公時，小姪曾備說老叔的英雄，程公十分贊嘆，再三叮嚀小姪勸駕。」因又將劉雲江岸遇盜，却得殷勇相救一段，原由說來。大家十分歡喜道：「天南地北，偏有這般湊巧的事！」蔕公道：「劉賢姪眼力果然不錯，當時與他萍水相逢，便成結義，却如何想到後日就救了他哥子？這般兄也不想就因此得了功名，可見凡事皆有定數，因想當日點石禪師曾說他令兄有難，得遇救星，如今這話已是應了。」（借殷勇又映出點石筆法，迴環不漏。）岑生道：「老叔既信禪師，獨不記得與老叔說的言語？」（仍借禪師說出本意。）蔕公道：「且自由他。」岑生道：「老叔若真正不行，不是小姪狂言，到都倘遇機會，決不使老叔英雄埋沒。」蔕公道：「賢姪勿存此念，我其實無意於此，且等你兄弟大來，你照管成全他罷。」岑生說來說去，蔕公只不點頭。岑生因對老婆婆道：「你老人家苦勸一勸，老叔無不遵依，此番若嘗試不上，姪孫以後就不再相勸了。」老婆婆道：「他大約是爲我有了年紀，你兄弟又小，家中沒人料理，因

此無心去會試？如今大相公這等苦勸，同去走一遭也罷。」蔣公笑道：「總然要去，不但家事要料理，且還要在本縣報文到院領咨，耽擱時日，賢姪不能久持，且請先發，我到正月望後起身，亦不爲遲。」當下蔣公叫取大杯對飲，直到起更後纔回散書房。岑生就於燈下寫了一封書，封好纔睡。次日一早起來，取出送蔣公兩疋賁緞，兩疋縐紗老婆婆大疋子，俱是一套緞子裙襖。小相公是兩疋色綾，蘇小姐是大紅縐綢襖料一端，水綠裙綾一疋，親自抱了進來道：「這是母親送的。」此時老婆婆尙未起來，蔣公夫妻道：「如何又要賢母子費心？」岑生道：「不過千里鵝毛之意，算得甚麼？」蔣大娘子笑道：「姆姆送的，諒來都是要收的了。」因叫丫頭都搬進房去。岑生道：「小姪今日就先起身，明年正月當在都門崙候。」蔣公笑道：「直如此緊急，我已吩咐上車，包他幾天草料，賢姪總不能久停，也當屈留三日。」岑生道：「老叔吩咐，敢不從命，只因歲內爲日無幾，且雨雪泥濘，只好破站而走，須趕封篆前，到得都門纔好。」蔣公道：「既如此，只留今日罷了。」岑生不敢再辭。這日叔姪談說往事，如同昨日。（一語包括無數情事在內）午間設席相待，正是「歡娛日短」不覺又過了一天。晚間蔣公送十兩贖儀，岑生推脫不得，只得拜領。又賞了王樸二兩銀子。次日一早行李俱已裝好，岑生將書交與蔣公，又再三相訂。正月下旬，在都准候。蔣公點頭笑應，又將大杯勸了岑生幾杯，以解早寒。因道：「都門寒冷更甚，且內閣值班，俱在五鼓以前，賢姪切須保重身體爲要。」（臨行關切無過於此）岑生一一領命，當下拜別。蔣公一直送出村口，看岑生上車而去。這邊蔣公將所留之書，即日加封，着蔣貴送與提塘轉寄寧海不提。

却說岑生主僕二人，一路逢村過鎮，人煙輻輳，正是「荷擔攜筐人絡繹」，想因都爲過年忙。只爲道路難行，直至臘月二十日，纔進都門，暫在客店卸了行李，打發了車脚，就命王樸打聽閣部程公的寓處，却在東華門外居住。因備下手本，將操江府報並咨文安放一處。次日一早，整頓衣巾，留王樸守寓，雇了一輛轎車，徑往程公寓所來。到得相府門首，見有許多官吏伺候，稟見岑生下得車來，就有值班人役過來查問。岑生道：「江南少老爺

那邊府報稟見相公，當面投遞的。」因將手本交與班後，這班後聽說是少爺處來的，即便上稟進去，原來程公朝罷纔回，在書房少歇。稟見官兒，尚未傳見。掌家先將岑生手本呈進。程公接來一看，上見「新授中書載晚學生岑秀謹稟。」程公微笑道：「是他來了！」問：「是冠帶來的，是巾服來的？」掌家道：「是巾服來的。」程公道：「請他進來。」掌家傳出：「有請！」岑生即隨着進來，看見裏邊堂宇巍峨，轉過東側門，便是書廳。岑生見程公在裏面站起，身來體貌魁梧，鬚蒼髯白，年及古稀，精神矍鑠，真是當朝宰輔，內閣儒臣。岑生上前參見，程公舉手着左右扶起，命坐。岑生告坐在下，先用過茶。岑生將府報雙手送上道：「這是老師那邊價來的安稟。」程公接過，拆開看畢，放在几上道：「小兒前已有書到來，道及年兄大才，今在內閣辦事，正好借重動勳。」岑生打一恭道：「再晚諸凡不諳，正要求大老爺垂慈教導。」程公道：「咨文可曾投遞？」岑生道：「已帶在此，尚未投遞。」程公對掌家道：「你取我一個名帖，把咨文送到吏部常爺處，就煩知會禮部，以便明早隨班謝恩。」家人答應去了。程公道：「年兄來得恰好，明日正是新春，又值封印，皇上御文華殿受朝，你正同選補官員列名謝恩，不知你冠帶可曾端正？」岑生道：「再晚昨日纔到，一切未曾製備。」程公道：「不難，這冠帶袍靴，俱有現成製賣的，價值雖貴，物料精工，只要揀身材相稱的，購買甚是容易。」因對掌家道：「岑爺初到京中，道路生疎，你着班役去取幾套頂好的青袍銀帶冠帽靴來試穿一穿，相稱的買一套就是了。」因對岑生道：「且請少坐，就在此便飯。」程公步出外堂，吩咐在外邊的官吏進來，一一會說畢，遂進書房坐下。（着此筆於見岑生之後，可見丞相憐才。）因道：「明日五鼓前同選補各官在朝房演禮，若只在午門謝恩，便無事了。但你是特授人員，恐皇上一時要召見，須隨着禮部儀制官，從容朝拜，倘有所問，奏對須要詳明。我看年兄器宇深沉，諒無差錯。只是天威咫尺，初次朝見，未免耽擱。」說話時外面已取了幾個冠帶袍服進來，岑生試了一套合式的，問：「不知多少價值，明日好取來還他。」掌家道：「叫他外邊開價值進來，諒也不敢多開。」將不用的仍退了去。程公因問：「



如今寓所在何處？」岑生道：「暫住客店，相離甚遠，正要尋一個寓所。」程公道：「內閣辦事，不便離遠，須在左近纔好。」因問家人附近可有房屋？家人稟道：「這左側却有一所現成房屋，原是御史金爺住的，如今金爺放了外差，搬去不久，房間甚是雅致，岑爺若要賃住，到是極便的。」程公道：「你少刻就領岑爺去看，一看若合式就賃下了，早晚相見，到也近便，要用傢伙，這裏暫取去作用，慢慢再置。」（程公真是無微不至，宰相愛才，那得如此周到。）當下就留岑生便飯，坐間又教道了許多內閣的禮數。因道：「年兄才學雖富，但這制誥體格，必須經練，閣中現有成卷可以查看，庶一時應詔，不致倉卒。」（此是本職緊要語。）岑生道：「自當謹遵操習。」當即用飯畢，又坐話移時，程公見岑生應對如流，且從容閒雅，心內甚喜。當下岑生告辭起身，就有兩個長班伺候，將所製冠帶靴帽袍包袱停當，安放在車。程公道：「明日五鼓前，須在朝房伺候，不可遲誤。」又送了幾步，因着家人同去觀看房屋。這家人就一同出來。岑生道：「着實有勞，容當後謝。」這家人道：「岑爺是少老爺那邊來的，不比別位，理當伺候。」一面說話，已到了這賃房屋門首，却進去極便，不過數步，臨街一座牆門，裏面倒坐二間，中間一個院子，左邊兩間廂房，正面客位兩間，後邊又是一個院子，正屋三間，左右廂房各二間，後邊還有一個空院，幾間下房，足夠居住。說定了每年房金十六兩，四季交付。岑生就着一個長班在這裏裱糊擔粉管理。當下謝別了家人，一個長班跟着坐車回到店中，料理齊備，早早安歇。到了四鼓起來，盥洗整肅冠帶，長班跟隨到午門外下車，徑往朝房中來。此時選補各官，將次到齊，一同演禮，伺候謝恩。原來那吏部接着咨文，又是內閣相託，不敢遲延，即發與文選司官，因列本日謝恩各官聯單之首，雖是遵循成例，若非相國吹噓，那吏禮二部投咨引見，未免要費許多周折。正是：「不因黃卷經三首，安得青雲列九重。」不知岑生如何引見，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是爲蔣公將次出頭，岑生從茲進步，只算一過文耳。然寫蔣公母子夫妻，却是一段親親至意，寫程公便是一種宰臣氣象，各人身分寫來無一毫差錯。真是「才思吐出胸中鳳，字句旋生筆上花。」

### 第三十七回 試金殿犀管落珠璣 擾海疆倭寇爲狼狽

却說岑生今日四鼓卽起，盥洗畢，理冠束帶，長班跟隨，一直至東便門下車步行，從端門至午門外，見朝房裏有許多補選官員在內。長班引至謝恩班內，禮禮伺候。這日係辰時立春，巳時封印，皇上平明御文華殿受朝。王公大臣文武各官，依例朝賀畢，吏部尙書將本日選補謝恩文武各官職名清單跪陳御覽。皇上看第一名卽是特授內閣制誥中書岑秀，職名因循，乃顧閣臣道：「新進小臣，不知他才品，可帶領謹身殿引見。」皇上還宮，各官朝散。這些內閣官員，也有替岑秀歎憂的，也有替岑秀歡喜的，議論不一。不知岑秀本領故存此議論，却是虛筆取勢。當時諸閣臣將岑秀傳入內閣中來，岑生一一從容參見，首輔高公因問：「年兄青春幾何？」岑秀欠身道：「二十歲了。」高公道：「有諸內，必形諸外，外貌如此雍容，內才必定淵博，但皇上顧問，必須從容奏到，不可急促，倘有一時不能應旨之處，不妨直奏，容退後進呈。」岑秀道：「謹遵台旨。」這是高公見岑生年幼，惟恐皇上有面試之處，一時不能應旨，因此預先教道，却是一番美意。殊不知岑秀天性敏捷，倚馬萬言，全不以廷試爲難。不及一時，內監傳旨出來，宣閣臣帶領中書岑秀引見。岑秀隨卽隨閣臣到內庭，但見重重宮闕，巍巍處，處天香繚繞，（絕妙好詞，何異唐人佳句）四閣臣先進，謹身殿覆旨，內監傳旨宣岑秀到玉階俯伏，陳奏：「小臣岑秀，現年二十歲，係南直應天府學生員，本科文卷字樣，誤犯了聖諱，蒙不加罪，訓恩授內閣制誥中書，共謝天恩。」三呼朝拜已畢，皇上在御座見岑秀美如冠玉，氣度從容，聖心先自歡喜。因顧閣臣道：「看他外貌安和，胸中必有學問，今元朔在卽，試他一道郊天表章，問他能否？」內閣傳旨下來，岑秀奏道：「乞賜紙筆，願草呈聖覽。」皇上見他並不推辭，天顏甚喜，卽命內監取短桌一張，放在階前，賜他席地而坐。當下內監取過松煙、端硯、玉管金箋，一時齊備。此時四閣臣都爲他寒心，但見岑秀不慌不忙，一面磨墨，一面構思，拈筆在手，洒洒而下，不及

半時已草成一道四六表章。(爲千古才人揚眉吐氣，覺清平調三章不足奇也。)奏請錄正呈覽。皇上見他揮毫敏捷，已暗暗稱奇，但不知文意如何。傳旨不必謄正。即命內監將草稿取上御案觀覽。但見字字龍蛇，行行珠玉，鏗鏘金玉之音，正大堂皇之體。(岑生表之美，即作者文之美，此讀知是鏡湖自譽之筆。)覽畢，遞與閣臣道：「難得難得！卽着照此謄正！」四閣臣傳覽二遍，一同俯伏奏道：「恭賀皇上得此英才！」奉旨仍着閣臣隨事指教。(此是全宰相之體，抑新進之銳。)卽命內監將所用文房四寶，盡行賞給。岑秀又謝了恩。(可謂恩榮之至。)隨着閣臣出來，都與岑秀道喜說：「不但聖心甚喜，我等也得藉助勳。」岑秀道：「全仗諸位老師爺教誨。」當下一同出了午門，各歸府第。岑秀却隨了程公回寓，將所該冠帶銀兩，並先付兩季房金，盡交掌家還給，以便擇日搬移。岑秀仍又拜謝程公的提攜，噓植。程公道：「不知年兄有如此捷才，可敬可敬。但此番廷試後，將來應詔之事不少，當分外留心，卽留住早飯，後着長班領往內閣衙門大小各官寓所拜謁，又往謝吏禮部，並拜謝汪顧二公。從此岑秀在內閣辦事，凡有誥勅，俱是岑秀捉筆，無不稱旨。同時各官見岑秀高學廣才，且和藹春風，因此莫不敬服。一時名重，求詩文者，絡繹不絕。雖然舉筆之勞，却也應酬繁冗。這且表過不提。

却說此時正當倭寇作亂之際，海賊汪直徐海勾連倭首趙天王，分道劫掠沿海台寧嘉湖蘇松等處。同時告警。總制黃公飛檄各汛嚴謹提防，調吳淞總兵官王嘉楨游擊殷勇署參將耿自新守備董槐督兵分駐海口要道，晝夜嚴防。又調副總兵陳奇文領精兵三千，各路救應。(與下文胡撫飛檄相應是處作陪。)那汪直羽黨毛海峯，賊衆數千，結連趙天王倭寇萬餘，分道劫掠海鹽平湖等處。毛海峯聚衆盤林，分爲三屯。趙天王聚衆洲山，分作四屯。(寫倭寇分屯聲勢利害。)趙天王自居前屯，赤鳳兒居後屯，就地滾江五與郎養花居左屯，混江鯨居右屯，諸屯相離一二十里，與毛海峯爲犄角之勢。浙撫胡宗寧飛檄飭令鎮守平湖都指揮使任彥督本部兵進勦。任彥卽令指揮同知汪龍都僉都吉率步兵一千殿後，自同千戶林中玉率馬兵五百步兵一千在前。

一聲炮響，馬兵五百，各執長鎗，步兵隨後，直衝前屯。趙天王見馬兵衝來，胡哨一聲，倭兵分兩下散去。（倭奴本乖）官軍併前進，正待分兵追截，只聽倭屯螺壳之聲，競起，後屯赤鳳兒率倭婆三百，倭寇二千餘，喊聲動地，蜂擁殺來。赤鳳兒金冠雉尾，鎖甲雕鞍，使兩口雪亮苗刀，跨一騎火炭劣馬，飛奔殺來。任彥急挺長鎗敵住，未及十餘合，抵擋不住，拍馬往斜刺裏就走。馬兵無主，不戰自亂。千戶林中玉見赤鳳兒追趕任彥甚緊，即拍坐下馬，拈弓箭搭，覷得親切，一箭射去，喝聲「着」，赤鳳兒聽得背後弓弦響，急扭回頭看時，躲避不及，正中左臂，幾乎墜馬。卽兜馬翻身，右手暗發一金鏢打來，光華到處，正中林的肩窩，翻身落馬。（纔中一箭，卽報一鏢，寫得倭婆十分利害。）幸得左哨把總何英併力救去，又聽兩勢下喊聲大起，却是趙天王領倭兵從兩下，合圍攔來，把官兵圍得鐵桶相似，正在分危急，幸得後軍汪龍鄒吉兵到，殺進重圍，與任彥何英併力殺出。林中玉已帶傷而走，正在渾戰，又聽螺聲四起，喊殺連天。江五江七領左右兩屯倭兵，蜂擁殺至，復將官軍圍住。鄒吉正遇郎賽花拍青驄馬，揮日月刀殺來，鄒吉欺他是個少婦，舞刀相迎，交馬數合，郎賽花賣個破綻，讓鄒吉一刀砍入懷中，將他身閃過，把左手刀逼住鄒吉的刀柄，右手刀早飛起，當頭落下，錚地一聲，連肩帶頭砍於馬下，官兵大敗，自相踐踏。汪龍任彥何英不敢戀戰，併力突圍而走。倭奴隨後趕來，勢甚危急。忽聽東北上火炮連天，喊聲動地，一彪人馬如飛雲掣電而來，却是嘉鎮總兵褚飛熊，聞平湖大戰，率精兵三千殺來救應。官軍見有了救兵，銳氣復振，三將復翻身併力殺回。褚飛熊拍馬舞刀，當先衝殺，正遇混江猷江七，鑢鐵棍殺住，未及十合，江七抵架不住，拍回馬就走。褚飛熊隨後趕來，不防郎賽花看見，急取彈弓一鐵彈飛來，正中褚飛熊金盔，打去了一邊鳳翅，吃了一驚，勒馬不起。這一場大戰，倭奴被馬步軍兵銃打衝踏死者甚衆，不敢迎敵，只聽胡哨之聲，四下散去。時天色已晚，官兵亦不敢進逼，鳴金收軍。（此一場大戰，寫得如雷奔電掣，風吼雲馳，令讀者眼光忽忽無定。官軍凡被圍者再大敗者四，幸有褚飛熊一勝，差強人意。）計點將士，鄒吉陣亡，林中玉帶傷，步兵折去三百餘人，帶傷者甚

衆計斬倭首一百八十餘級。褚飛熊與諸將定議道：「倭奴狡猾，今小負卽散，必有暗算，不可不防。」傳令各營，飽餐戰飯，撥鳥銃手四百名，弓弩手一千二百名，伏於營側，把人馬分爲四隊，四下埋伏。營中虛設燈火，仍傳更點，只聽中軍號炮一起，鳥銃弓弩齊發，四下殺出，斷他歸路。衆將遵令，各自准備。却說倭奴四散歸屯，江五來與趙天王計議道：「今日他若無這枝兵救應，直叫他片甲不留。料他見我們四散而走，今夜必無准備。我們一面連去，知會毛海峯，叫他連夜進兵截殺，我們半夜裏前去劫營，包管大獲全勝。」（若非褚飛熊先見，必爲其所劫。）得勝後，乘勢襲取平湖海鹽，進攻嘉湖，叫他四下救應不迭。（賊計亦很。）趙天王大喜，當令倭奴飽殮，嚴裝准備劫寨。却派赤鳳兒領一枝兵，在後恐有不虞，以便救應。（趙天王亦能。）到了三更時分，唧枚直進，到得營前，見營中旌旗不整，燈光明滅，以爲中計，一聲胡哨，殺入營來。誰知並無一人，却是個空寨。趙天道：「莫非連夜逃去了。」（癡倭子。）江五道：「必有詭計，可傳令後軍速退。」（必竟蠻子乖，是倭子，却是遲了。）正說間，忽聽中軍一個火炮飛起，各處燈毬火把齊起，霎時間火光燭天，喊聲動地，馬步官軍四下殺來。鳥銃如星，弩箭如雨，大刀闊斧，地捲地來，殺得倭奴叫苦不迭。江五夫妻同江七招呼趙天王，率領倭奴，突出火林，往盤林奔走。（徑奔盤林，是望毛海峯救應。）官兵隨後趕殺，幸得赤鳳兒這枝兵救應，倭奴且戰且走，到得天色漸明，倭奴正在困竭，忽聽前面喊聲大起。趙天道：「倘若官兵，我等休矣！」江五道：「必是毛海峯的兵到了。」正說時，果見前面一片皂旗蓋地而來，却是毛海峯率馬步賊兵二千餘人，殺到。見趙天王被官兵追至，放過趙天王，當先抵敵。這邊倭兵又乘勢殺回，官兵追殺了一夜，人馬困乏，見倭奴已有救應，就按住不追。褚飛熊令弓弩手當先射住陣脚。（褚飛熊亦能兵。）倭寇亦不敢前逼。毛海峯與趙天王衆人商議：「此番不利，今日且暫屯在此，暗傳號令，待晚間悄悄退回盤林，襲出捍海，再圖後舉。」計議已定，屯中依然傳更喝嚇，挨至三更時分，盡行遁逃。屯從捍海出口，分屯附近島嶼，此後常從各處海口，左出右入，不時騷擾。且諺次日官兵見倭奴連夜遁去，因

收兵各回况地。鄒吉陣亡，申院題補。話分兩頭。

却說劉雲自從丁艱回來，治喪之後，一面發書託本縣即寄江浦成公並與殷弟。一面即帶差持書往大庾縣去接許公。誰知金必顯不勝繁劇，調了撫州府崇仁縣簡缺，已攜眷而去，尚差回來告知。雲姐十分惆悵。人家勸慰道：『既有所在，便可再差人去接。』因此挨過殘冬，到得次年春，同接着江浦成公覆書，云得信後既關移隣境，嚴緝兇徒，並無踪跡。惟殷弟得了大功，而回實授太倉遊擊，有書請安。弟兄看了十分歡喜。劉電向雲姐道：『你殷家哥哥勤倭有功，如今已做了游擊將軍，又娶了一位有才有智的嫂嫂，你道好麼？』雲姐聽了又悲又喜。喜的是義兄顯達，悲的是乾母慘亡，兇徒無獲。劉雲道：『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豈有殺人強盜，沒個報應之理？』其時正要差人往崇仁去接許公，不料這劉老太太生起病來，日甚一日，弟兄甚是着急。雲姐與兩個嫂子，日夜服侍，雪姐衣不解帶了兩個月。親生女兒未必如此難得難得，延醫服藥，直到秋初，纔漸漸好來。况是有年紀的人，病了一時不能平復，慢慢將養兩三個月，纔漸漸好來。劉雲又經寫書託本縣郵寄崇仁去接許公，亦無回信，不覺又過了殘冬，復交新歲。二月初間，劉雲觀着邸報，見上面有南直應天府學生員岑秀，奉旨特授內閣制誥中書一條，因與劉電觀看道：『這岑秀莫不就是山東結義的這位麼？』劉電道：『奇怪呢！若說應天府學生員岑秀便是他無疑，如何不由正途，却又特授了中書報上又沒有題出，如何實授的緣由也容易打聽。』劉雲道：『應天府學生員岑秀，諒沒有兩個，必是他了，這特授中書的緣故，却令人不解。』劉電又與雲姐說知心下十分暗喜。及到二月內，又見邸報上成公陞了太倉直隸州知州，弟兄心下歡喜。此處一提及殷成兩邊俱不寂寞。道：『這不是他弟兄們倒同事一方了，真是難得！』到了五月中，弟兄服滿，就在本縣報了起服文書。劉雲因與兄弟商議道：『將來院省咨文下來，兄弟就可與我一同進京，一來路上免得我獨自留心，（可謂驚弓之鳥）二來好順道探訪岑許兩家消息，又好到省覓便寄書與許丈，再此番兄弟便好往山東完娶親事，待我得了缺，』

看地方遠近，再接取家眷，豈不是一舉數便？」劉電道：「哥哥所見極是，如今且先同哥哥進京，待得了缺，兄弟再往山東就是。」劉老婆婆道：「你們自然先到山東，你哥哥與你料理完了姻事，然後你哥哥先進京去候補，你等滿了月，再進京不遲。」雪姐道：「兩位哥哥去時，我還有有些自做的東西，寄與岑家姆姆，並蔣老婆婆大孀，蘇家妹妹的，須與我帶去。」劉電笑道：「這送岑家姆姆的東西，是賢妹切己的，爲兄自當與你致到。」雪姐也笑道：「蘇家妹妹的，是哥哥切己的，一發該致到了。」老婆婆也笑道：「這都是你們切己的事，不消說得。只是我這個女婿，怎得入贅來纔好？」劉電道：「岑家兄弟若在京做官，還須要告假，纔得回來。如今到還有一件事，甚爲不便。」大家問道：「何事？」劉電道：「這劉嫂子前者送了妹子到來，如今若待送他回去，路上又恐不便，若不送去，恐他兩老口兒兩下牽腸挂肚，却不是一樁難事？」月梅嫂聽了，笑道：「不用三相公費心，我在這裏，兩位老太太娘娘姑娘，待我如同親戚，在家在此，都是一般。我情願服侍姑娘在一處。明日待姑娘完了姻事，同回去不遲。若二相公見了我家老爺，老頭兒，叫他不用挂心。」劉大娘子笑道：「梅嫂子說得，且是寬心，不用我們替他乾着急。」說着大家都笑了。（絕妙一篇談諧文字，正不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當下商量已定，只等文書下來，一面整頓行裝，以及行盤過禮，頭面手飾綢緞綾羅等件，逐一製辦齊備。到得六月中旬，文書到縣，本縣又請酒送行，親朋相餞，都不在言表。擇定七月初二日起程。至期拜別老母眷屬，帶了兩個家人，劉霖送到江岸下船，而別。兩弟兄不日到了洪都省會。此時已知道岑秀做中書的原委，因又置辦了些土儀要用之物，却找尋不出撫州寄信的使人，因寫下一封書，托交藩司科房，竟便寄崇仁縣金公衙署。省中事畢，即開船出鄱陽湖口，正是：「原從錦繡叢中去，豈料兵戈隊裏來。」不知劉雲弟兄又遇着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書出三段文字，第一段寫岑生廷試，珠璣錯落，令讀者目舞神飛。第二段寫官兵進剿，殺人如麻，令讀者心驚膽落。第三段敘劉家婦女，燕語鶯聲，談諧調笑，令讀者悅目怡情。且段段俱有章法。如正在岑生御

前面試，先生閣下要語相傳。正敍湖巡撫調兵進剿，先用黃總制飛檄嚴防。正敍劉雲服滿起服，先見成岑，陞授官職。至如官兵先敗有褚飛熊救應倭奴，後敗有毛海峯救應褚總兵空營埋伏，毛海峯空營暗遁，皆是雙關文法，閱此回書，正夏日初長，令磕睡頓消，精神陡長，筆墨娛人，遂至於此。

### 第三十八回 重義氣千里冒兇鋒 救急難一身衝險隘

却說劉雲弟兄二人，這日到了南畿，停船在龍江口。劉電卽着家人雇了一乘小轎，一直往岑公子家來，到得門首，見門上雖無官府封條，却仍然關鎖。因訪問鄰居，都道如今岑公子與老太太寓居在湖州碧浪湖村，他如今已奉旨特授了內閣制誥中書，冬間部文下來，催他進京做官去了，他老太太沒有同去，還在碧浪湖居住，聞得他人贅在一個鄉宦人家，因此不搬回來。如今這裏房子，縣裏已奉文退還，不是官封的了。劉電又問：「這入贅的話，可是真麼？」這鄰居道：「聽得這裏的朋友，人人傳說，自然是真的了。」劉電又問：「此去碧浪湖有多少程途？」那鄰人又道：「近得緊，進了京口，從內河坐船，不過三天兩夜，就到了。」劉電問了備細，謝別了鄰人，仍坐轎回船。一路想着這入贅之說，若果是真，却置雪妹于何地？這事必得親往碧浪湖去走一遭，纔知細底。寫出不得不去緣故。算計已定，乃向劉雲道：「哥哥竟先往台莊，弟去了回來，就順道再往許丈家一訪，星夜赴台莊，算來纔不出半月之外。哥哥到了台莊，亦不過待我五六天，便到。」劉雲道：「是便是，只是我受過前番驚恐，實怕獨行，你須速去速回，不可耽擱。我從荻浦一帶沿河等你，到處碼頭，貼下招知，省你查問，省你趕不及。總在台莊碼頭左右寓所等你。」劉電應諾，當下只收拾了一個小小被囊，並送岑母的物件一包，零碎盤纏，隨身箭衣鸞帶，挂了一口防身寶劍，却要另雇一隻小船前往看看。這沿岸一帶停泊的大小船隻頗多，問時都怕下河倭寇作亂，不敢前去。內中有一隻小船，鑽出一條大漢來，看了劉電問道：「客人要往那裏去？」劉電道：



「往湖州碧浪湖去。」那漢道：「如此坐我這小船去罷！」（這船戶看了劉電，纔雇船與他，大有意思。）劉電道：「我有緊要事，須星夜前進，這小船甚好。」因說定船錢，隨辭了兄長，叫家人將被囊取過，催令開船，這邊劉雲先往台莊不提。

且說劉電所雇這個船戶，姓文，名進，年方二十有二，生得身長力大，鐵面劍眉，細腰闊膀，原是京口人氏，與人賭力，雙手曾舉起春米的大石臼，與殷勇家前街後巷，只隔里許，常相認識。後來聞殷勇發迹，幾次要去相投，圖個出身，只爲母親年邁，不能放心。（又是一個孝子）只得忍耐時日，仍駕這隻小船營生，供養老母。曾有倭線的奸徒，勾引他人入夥，他立志不從。（只此便非終身船上人矣）今日見劉電雇他的船隻，看他狀貌非常，心中暗想：這客人到像是個好漢，不知他膽量如何。因一面搖着櫓，一面說道：「客人往碧浪湖去，如今那裏聽得正是倭寇作亂的時候，來往客船，都不敢亂走，客人必要前去，倘若遇着倭寇，如何了得？」劉電道：「你既如此膽怯，就不必雇與我了。」（劉電也看得文進是一個漢子，故反試他一試。）文進自思道：我去試他，他却反來試我，我因道：「我却不妨，這隻小船，又無貨物，隨處可避。只恐客人耽心。」劉電笑道：「我隨身也只是一口利劍，並無別物，不必你心焦，只自放心前去。那倭奴料沒有三頭六臂，倘若遇着了時，却是他悔氣，好叫他飽我的利劍。」文進道：「那倭奴來時，成千累百，客人總有本事，只怕單拳不敵四手？」劉電道：「卽有千百倭奴，也不在我心上，你且放心莫怕！」文進道：「原來客人有如此本事，到是小人失敬了。」因說起我鄰里有個殷勇，因爲拿了一起大盜，救了一個過路的官員，因此就得了把總，後來又勳倭有功，如今現做了太倉游擊將軍，找幾番要去投他，圖個出身，因爲有老母在家，不敢遠出。劉電聽了大喜道：「你原來與殷將軍相識，你却不知我與殷將軍是結義弟兄，他所救的那官員，就是家兄，方纔那大船內的便是。因從山西任上，丁艱回家，在這襄涼山地方，遇盜得他相救。如今我因有事在身，不得前去會他，你若有志上進，我寫一封書與你去投，他再無不重用你的。只

不知你可有些本事？」文進道：「船旁這根竹篙，便是小人的傢伙。相公若有用我處，也可助得一臂之力。」（寫文進亦可謂鷄羣鶴立）劉電笑道：「這根竹篙能有多重，如何算得傢伙？」文進道：「相公請舉一舉，輕重如何？」劉電因取在手中掂一掂道：「去得去。」原來是個鐵心攬篙子道：「你有這般勇力，豈可埋沒在這篙工隊裏？我此番原是往碧浪湖探望親戚，隨即就要轉來，你何不稟知你母親相同我前去，與你做個朋友，包管你有個出身，只不知你家中還有何人？」文進道：「家中還有一個叔伯哥哥同居，也是與人駕船度日，只可自圖衣食，不能顧我。」劉電道：「既有這個哥哥同住，便好相託。至於你母親的用途，都是我與你安頓，不知你意下如何？」原來文進心中只存念着一個殷勇，又不知劉電本領性情如何，一時不敢應承。（文進識英雄眼力不及蔣岑劉多矣）因答道：「承相公一番好意，且待回來與老母商量。」劉電笑道：「我知道你心事，只恐我萍水相逢，心口不應，不敢倚託，這也難怪。你且到回來時再處，萬一你母親不願你同去，我留下一封書與你去投殷將軍，他那裏正是用人之際，也可圖得事業。」文進見劉電說着他心事，因道：「只恐老母不依，小人並無別意。」說話間風水順利，已過金山。此時倭寇作亂，沿江都有汛兵防守。過往船隻到了京口盤詰甚嚴。（先一提筆令下文有勢）劉電小舟進得下河，只聽上來船隻與兩岸行人紛紛傳說，倭奴又進海口，沿途殺掠，已過嘉松來了。（又用提筆）官兵打了幾仗，不能取勝，如今分道截劫客船，下水船都去不得了。劉電聽了心中埋怨，岑秀進京時太急促，令文進不分晝夜兼程而進，到得震澤地方，只聞民船擁塞而上，號哭之聲不絕。劉電喝問多說倭寇正在九里塘截殺客船，不要前去。劉電惟恐岑家遭難，心如火焚，自己幫着鼓棹，如飛直進。只聽前面喊殺呼號之聲震動天地。原來這倭寇數千，乘夜突入鶴頸塘，襲攻海鹽城不克，便分爲數枝，沿河殺掠而來。（幸倭奴分爲數枝，若併力而來，劉電豈不冒險，迨後官軍殺退，亦是出於意外，雖是作者慘淡經營，然亦見得官軍中亦有賢能之將，豈可使倭奴肆行無忌乎？）所過村鎮焚燒劫殺，慘惡異常。駐防官兵有相拒者，却寡不敵

衆膽怯者望風而逃，以至倭寇流毒更甚，分屯沿河白沙灣、柳塢等處，肆無忌憚。來往民船，盡遭劫掠。只恐官軍截斷歸路，却不敢輕過對岸。以此湖郡一帶，不遭其毒，已是惶惶震動。得此一筆，便令碧浪湖無事。這日正值一隊倭奴約有數百，邀截河路，搶奪船隻。把上下客船三百餘號，趕入九里盤塘來，惟空載小舟，多得逃脫。凡有截河路，搶後逐船殺掠。這時正值劉電小舟飛到，（此句不但見來得迅疾，亦見下水船只此）見前面船桅林立，喊哭震天。劉電道：「見死不救，義勇安在？」回顧文進道：「小舟不堪施展，你若有胆量，跟我上大船殺賊。」（寫劉電英雄如見）文進答應一聲，把小舟直擲入船林裏來。（奇句亦寫得文進胆勇如見）劉電瞥見一號大船，桅竿上有太倉州正堂旂號，大驚道：「莫非正是哥哥結義的成公，却如何在此？」（本是來救碧浪湖，不想先救了成公眷屬，天地間奇逢巧遇之事，實在有之）因執劍在手，湧身一躍，便從梢上了這大船，探身入來，只見梢船上，男婦數人抱頭大慟，只叫饒命。劉電道：「我非賊寇，不得驚慌。」因見前艙有六七個倭奴正在搶奪行李。劉電大喝一聲，劍起頭落，連砍兩倭，衆倭出其不意，一擁出艙。劉電復刺倒兩倭，其餘奔出船頭，又被文進在船頂上用鑊鐵竹篙戳下水去，各船上倭奴看見大噪起來，一時聚集四面來攻。劉電舞動寶劍，如一道練光罩體。只因船窄小，不能踴躍。倭奴稍近前的，便刺下水去。文進在船頂上掄起丈八長篙，左旋右轉，倭奴不敢前逼。（此一段寫得如火如錦，寫劉電寫文進寫倭奴寫眷屬，筆筆緊要，得此筆法，何書不可作也）正在相持之際，只聽東北角上火炮連天。倭奴忽相驚顧，原來却是駐劄乍浦海防兵備道來信與海鹽城守都司萬士雄督官兵千餘水陸並進。這萬雄是一員勇將，倭奴兩番攻打海鹽，都他殺退。其時因兵卒不多，只好保守城池，不敢遠戰，都是雷兵備見倭兵肆毒切齒痛恨，因盡率本標防兵五百名，飛檄知會萬都司，合兵進剿，已殺退兩處倭奴，又從進裏殺來。其時羣倭正聚攻劉電，忽見官兵殺到，胡哨一聲，都棄船登岸前來迎敵。這邊官兵火銃在前，弓弩繼後，倭奴抵當不住，奪路向白沙灣一帶招呼各屯，仍從鶴頸塘遁去。官兵奮勇趕殺了一程，因無後

繼之兵，且海鹽乍浦俱係要地，因此不敢窮迫，仍收兵各歸本處防守。彼時劉電見官兵得勝，因恐惹事，便不向前。但這些客船上的，也有打劫一空的，也有被殺害的，也有婦女被淫污的，也有畏懼投水自盡的。倭奴雖去，尚號哭之聲不絕。劉電正要詢問本船客人姓名，只見船頭鑽出四五個人來，却是家人水手，艙中走出一個少年，向船頭倒身下拜。劉電急忙扶起，因問：「足下貴姓？」這少年道：「小弟姓成，家君現任太倉，因同老母賤內兄弟，前往浙江任所，誰想在此遇着倭寇，自分喪身，不料遇着恩人相救，真同再造。」劉電聽了哈哈笑道：「真是有緣！」因先令家人水手將四個倭尸擲入水內，把血跡拭除乾淨，却得了數口精練苗刀。（伏後文舞刀折箭等事）都交與文進，因向艙中對成公子道：「我姓劉名電，家兄劉雲，原任山西曲沃知縣，丁艱回來，曾在令尊原任江浦地方被盜，得遇現任太倉游擊殷將軍相救，家兄在令尊署有月餘，因與殷將軍三人結爲兄弟，今因服滿回家，兄進都候補，我因繞道到此探親，不想得遇足下，豈非有緣？」成公子道：「如此說是叔父行了。」復又下拜道：「請問叔父如今往那裏去探親？」劉電道：「就是碧浪湖，離此不遠，因望公子到署爲我愚兄弟致意，令尊並殷將軍，說他令妹現在我家，不必挂念，日後再圖相會。」因看文進道：「你若要去，往太倉，豈非順便？」成公子因問道：「這位壯士尊姓高名？」劉電道：「這就是我所坐船主，姓文名進，膽勇過人，與殷將軍却是鄰里，他將來正要去投他圖個出身。公子去時可先爲他道及。」成公子道：「既蒙壯士相救，正要圖報，豈敢忘大德？」說話時，成夫人領着媳婦並一個小公子同出外艙來道：「多感恩叔相救，欲屈駕同這位壯士前往任所，不知可否？」說着，即叩拜下去。大娘子與小相公俱在後拜下。劉電即忙下拜道：「却是老嫂如何敢當？」成夫人道：「若非恩叔相救，一家性命已是呼吸不保，如今只算如再生了。」拜罷起來。劉電道：「家兄原要往太倉，一望大兄，因領有咨文，不便耽擱，今先往台莊相會，我因探親到此，已訂定往返日期，即要趕到台莊，爲此星夜躡行，不能耽擱，將來俟家兄赴補，若得江南之缺，便相會有期了。」說畢，就要相辭過船。成公子知挽留不住，

因道：「叔父之大恩，路途之中，小姪竟不能盡一敬意，只好容圖後報。」成夫人也道：「我母子們一毫莫報，實是慚愧無地。」劉電道：「後日正長尊，瘦休如此說。」因向成夫人一揖，即過船去。成公子還要謝文進時，舟已如箭而發。（來得疾，去得疾）成公子只說得一聲：「叔父得便，務乞到太倉與家君一敘。」劉電答應聲中，船已去得遠了。這邊成夫人母子婆媳，並家人水手，感激不已，整頓船隻，前往太倉不表。

且說劉電到來小舟，甚速。又值順風，當晚即到了湖村，泊住了船。原來此地接連嘉郡，惟恐倭寇來犯，新設把總一員，防兵四十名，守禦。夜間沿堤，俱有哨兵巡緝。瞥見劉電小船停泊，便來查問。劉電向他說明，這汛兵知是岑中書親戚，說聲請使，轉身去了。此時文進已拜服劉電英雄本領，因此將行李收拾道：「我與相公負去。」劉電道：「甚好。」當下已是黃昏時候，遂一同上岸，向村人問岑家住處。村人指引道：「投東去那一帶高大房屋，就是。」劉電道謝，即與文進投東村來。將及里許，即望見一帶高樓大廈，見大門緊閉，即便叩門。裏面問是誰人。劉電道：「江西劉電，持來探望。」又問：「探望誰人？」答道：「是岑老夫人。」少頃，却是岑忠携燈出來開門，却不認得劉電，又問：「相公是從那裏而來？」劉電道：「我江西劉姓，岑太太可在這裏？」岑忠道：「正是這裏。」口中答應，心下却一時記憶不起道：「且請在客位稍坐，讓我進去稟知。」及走了幾步，忽然記起，復轉身來。相公莫不是在山東與我大相公結拜的劉三相公麼？」劉電笑道：「正是。」岑忠道：「老奴一時記不起來，竟請相公到書房裏少坐，我去稟知老太太出見。」却是到此，難得。因問文進：「這位可是相公同來的麼？」劉電道：「這是船上駕長，送我來的。」岑忠道：「廂房內有燈火，大哥請在裏邊歇息，我就出來陪你。」劉電因命文進將行李放在廂房，待吃了飯，回船去照管。文進應諾。當下岑忠引劉電到書房內坐下，即往裏傳稟。劉電看見屋宇華麗，因想道：「纔做中書不久，却就住這般華屋，或者莫就他人贅的岳家，也不可知。」正在尋思，只見岑忠出來道：「老太太請三相公到後堂相見。」有一個小丫頭，打着個燈籠，領劉電進廳內座裏。但見院宇深沉，房舍竊

究，雖不是王侯甲第，却也是富貴門楣。劉電隨燈緩步進來，正是：「冒危不失交朋誼，赴義常存報國心。」不知岑夫人相見有何說話？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寫劉電救成公眷屬，奮不顧身，是一篇渲染出色文字。却與水滸傳火燒翠雲樓無別，千頭百緒，拉拉雜雜，偏能條分縷晰，忽毫不差，真是作家高手。前日殷勇救劉姓，今日劉電救成姓，可見有大義人，到處出力。但殷勇一舉便得功名，文進此番竟至埋沒，此各人之有遇，有不遇耳。其行文之妙，正如九曲之珠，隨蟻穿度而成者。

### 第三十九回

#### 敘舊事岑母動慈懷

#### 結新知劉生顯神勇

却說劉電到得內堂，見岑夫人已在立待，因即上前叩見。岑夫人連忙請起，因還了半禮道：「三相公路途辛苦了，想府上令堂老太太並尊嫂們諒多納福。」劉電道：「家母家嫂雪妹都囑請伯母的安，只不知老伯母幾時搬居在此？小姪一來請安，二來正要問別後的原委。」岑夫人道：「一言難盡。」當即吩咐岑忠先叫廚房收拾便飯。因說：「自從前年三相公起身後，愚母子候到第三年夏間，總不得一信，又聞對頭已去，五月間就辭了蔣公起回，到了揚州，恰好遇着家中報信的人，才知對頭未去，家中房屋又被封鎖，路途中途進退兩難。因為老僕住在此間，只得到這裏暫住。你兄弟也曾到許家探問，纔知三相公有書交與他鄰居周老人託寄，誰知這周老人死了，這封書竟不曾寄到。後來因賃這王鄉宦的房子，不想我內姪女當時遭族惡之害，却正在此間。這王公是兩榜出身，極重義氣，夫人又甚賢德，極承夫婦將內姪女認爲義女，待如親生。後來老身會面，敘說起來，幸姑姪得相認，又承王親家不棄，又將他許你兄弟。舊年冬間，催逼着完姻了。」（催逼二字，推與王公却是岑夫人存心有裨之詞。）劉電初時以爲岑生另娶，却是負盟。及聽到骨肉相逢，因親做親，甚是難得。又想到父親

顯靈原說雪妹不宜預占，有妨親疎，正是爲此。（直綰到十數回以前，異常緊湊？）便道：「天涯海角，骨肉相逢，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了！又以內姪女做了媳婦，親上加親，極是難得！明日還要請見。」岑夫人道：「這是弟婦理當拜見。」說話之間，飯已端正。岑夫人就令：「搬在這裏，三相公竟請自用。」因叫丫頭用大杯斟酒道：「倉卒便飯，不要見怪。」劉電道：「老伯母勿說客話，請尊便。」小姪自用。」岑夫人道：「老身在這裏陪着，正好說話。」因說起：「前年起身時，你蔣叔有與你並許公的兩封書，因乏使人，不曾寄去，還放在這裏，明日取來交還。」劉電道：「天各一方，若無的便，寄信實難。」一面說話，一面自斟自飲，吃過一二十杯酒，用完飯，收拾過了。道：「他兄進京後，可曾有信回來？」如今王公却在那裏居住？」岑夫人道：「去正冬間，王公選了山東寧海縣知縣，十一月初，挈家上任去了。他兩夫妻也有一位小姐，又無親族，因此把家事盡付你兄弟料理。誰知王家起身後，你兄弟又得了官，進京去了。如今只有我婆媳兩個，督率家人，在這裏照管。幸虧弟婦賢能，不消我費心。前月你兄弟寄了一封家書回來，說引見時，皇上面試了他一道郊天表章，甚是合式，又蒙內閣程公一分關切，老身倒也放心。只是如今倭寇作亂，這裏地方日夜耽心得緊，不知將來怎樣。因問雪姑娘在府上可好？梅氏近日可健？」劉電道：「小姪自同雪妹到了江南，纔知許丈同他親戚往江西任上去了，因留下一封書信，二兩盤纏，託他緊鄰周老人寄去。誰知這周老人死了，竟不曾寄去。及到伯母府上，又見房屋被封鎖，因此只得同了雪妹梅嫂回家。自到家中，母親十分憐愛，一房同住，片刻不離。家嫂與姪兒女們，沒一個不歡喜敬愛。老母去歲得病，全虧雪妹衣不解帶的服侍，真是難得。後來專差人到南安府去接了許丈，誰知他親戚又調了撫州，至今父女未曾會面。雪妹常心中掛念的，便是許丈與老伯母兩位小姪。來時千叮萬囑，與伯母請安，還有自己製作送伯母的東西，帶在此。」岑夫人聽說，不覺兩眼酸淚欲流。（老年人本易傷心，況遇切心之事，那得不酸酸下淚？）道：「我也是一般記念他，只爲路遠迢迢，不能通信，從前原有相訂的言語，不料如今又有更張，只恐將來不能如願。」劉

電道：「伯母竟請放心，雪妹却一心寧耐，矢志不移，諒許丈也無不樂從，只要伯母作主，弟婦無言。」（此句是篇中點題要話）爲官作宦的人，三妻兩妾也是常事（劉生任意出口，豈不妨屏後有人耶？）就是梅嫂在舍下，也十分相得，他是深知原委的，說明日等待姑娘恭喜，纔一同回來。」岑夫人道：「這也難得，如今你只個弟婦，是最賢德的，他常常對我說：你兄弟不止一妻相守的，到只恐雪姑娘知道心中不喜。」劉電道：「這一發不然，當日父親之遇，原與雪妹說過，雪妹已自知不宜預占，現已應驗，豈有不悅之理？」岑夫人聽說，轉愁爲喜道：「若果如此，到是老身的造化了。」劉電又問道：「伯母方纔所說，弟婦如何便知兄弟不止一妻相守的？」岑夫人笑道：「他也不過是預料的話。」因問：「三相公幾時往山東完娶？」（此是記念玉馨）劉電因將此番服滿同兄長進京，並到這裏的原故，說了一遍。岑夫人歡喜道：「三相公不遠千里而來，老身感激無地。今去完姻，老身還有些微物帶去。若日後搬親回來，務必要到這裏住些時，切不可徑自回去了。」劉電道：「小姪一定同來請安的。」因說：「今日見過伯母，明早就稟辭起身。」岑夫人道：「三相公千里迢迢到此，總有要事，也須屈留三天。」劉電道：「已與家兄訂定日期，況到了山東還要就攔，領有咨文，是不可久留的。」岑夫人道：「如此明日一天也罷。」因吩咐：「岑忠將三相公行李搬在內書房，路途辛苦，請早些安歇去了。」說罷回房。此時文進已是岑忠相陪，酒飯後，已是回船安歇去了。當日岑忠掌燈，送劉電到內書房，道：「明日再與相公磕頭。老婆子在三相公府上不知可安好麼？」劉電道：「原來你就是老掌家梅嫂在那裏，甚是相得，如今與姑娘們都是同桌吃飯的，身體亦甚健，來時叫我致意，你不用挂念。他說日後要與姑娘一同回來的。」岑忠道：「承老太太姑娘們的擡舉，但只恐在那裏攪攘。」劉電道：「只是怠慢他。」岑忠將被褥鋪好，隨即出來。這邊劉電安歇不提。原來岑夫人與劉電在內堂說話，大娘子那時早已在暗室中，看見劉電氣概不凡，及岑夫人進來，因說劉公子將來必然顯貴，目下正喜氣重重，不出一年，定食天祿。只不知何故面上帶着一般殺氣，未退明日母親問



他路上可曾有惹氣的事麼？」（不是顯梅娘子神相，却是爲上回續染，如此看法，可稱會讀書。）岑夫人笑道：「明日待我問他，試你的眼力。」一宿無話，次日劉電起來盥洗畢，取出雪姐送的東西，却是一個小小綢袱，用針線縫好的，上面小小一條紅簽，寫着「乾娘安啓」（四字奇妙）四個小字，格外有四疋細葛，是劉電送岑夫人的，都叫小丫頭送進去，岑夫人當下將綢袱拆開，裏面却是兩雙藍緞子挑線的膝褲，兩雙石青素緞鞋，一封不緘口的書函，上面敘說拜別後記念情節，後面有矢志前言，終身不易的話。（佳人妙事，婉戀如見。）岑夫人一面看，不覺兩眼澄澄，淚落看畢，遞與大娘子道：「怎叫人不想念？」大娘子道：「原來這位姊姊也是能書識字的，明日母親寫回書與他，就把女兒的心跡，與他說明，使他放心勿慮。」岑夫人道：「你就與我代寫罷。」岑夫人出到書房，就將蔣公從前所寄之書，交給道：「三相公起得恁早，如何又要你費心？」劉電道：「這是那邊土產，不過千里鴻毛之意。」因將書拆開看了，上面也是敘別後挂念如何，並無回音的話，就念與岑夫人聽了。岑夫人道：「雪姑娘與我的書，就與三相公所說一般，明日老身與他一封書，叫他只管放心，這等不得已先娶的情節，諒三相公自克轉言。」又道：「你弟婦要出來拜見。」劉電道：「不須勞步，竟到裏邊見罷，只是不知不曾備得禮來。」岑夫人道：「不消。」因領劉電到上房來，這邊大娘子正在待出來，看見老母同劉電進來，即便退進裏邊，在下首站立。丫頭在地下鋪了拜毯，大娘子口稱：「三伯。」端端正正朝上四拜。劉電還禮畢道：「不曾備得禮，只好補送了。」大娘子道了謝，因問了老太太並兩嫂嫂雪姊姊的安，說了請坐，就退入內間去了。（從容閒雅，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劉電道：「恭喜伯母，果然一位賢能弟婦。」說着，就要出來。岑夫人即坐下，叫丫頭取茶點心來吃。因問：「三相公昨日在路可曾着什麼氣來？」劉電見問，却一時不解何故，因說：「昨日中途，正遇一隊倭奴，劫掠客船，內有一船，却是結義弟兄的家眷，恰恰小姪遇着，因大怒砍殺數人，隨有官軍到來，將倭奴殺退，幸得保全。其餘客船遭劫殺的甚多，只有此事，別無惹氣。不知伯母如何問及？」岑夫人却笑而不言。

當下吃過了茶。劉電因說起：「我雇來的那個船家，却是一個好男子，殺倭奴時，虧他出力相助的。（凡是英雄，必不肯沒人之長。）今在湖口守船，須邀他來吃飯。」岑夫人道：「不許三相公費心，我已着小人前去邀他，就同他把船移到後牆門來，省得遠去照料。」因說：「這裏後門外便是湖汊，沒人往來的，而且上船便是一個花園，如今早桂盛開，老身只收拾兩三樣「噴飯」，在晚香亭上賞桂，只是沒人相陪。」因帶了小丫頭同劉電到花園裏來觀看，未到園亭，已開得桂香撲鼻，進得園來，岑夫人即着老園公開了後門，看三相公的船來了，叫他就停泊在門首，酒飯送到船上請他，甚是近便。（不便請來，故令送去，安頓得法。）因就請劉電在花廳上吃早飯。叫小家人伺候。吩咐畢，岑夫人回進上房對大娘子道：「你的相法實是不差，昨日他果然殺了數賊，只是日間之事，如何到晚還有殺氣？」大娘道：「凡是殺戮大事，須過一晝夜氣色纔轉。（不知梅娘子此相却從何處得來？）方纔稱贊那個船家，不知相貌貴賤邪正如何？」岑夫人道：「明日送他出後門時，自然看見他了。」這日婆媳兩個商量，寫了一封家書，並將送蔣宅的東西收拾停妥。岑夫人還要與雪姐寫回書，大娘子道：「寫書容易，但他此時到山東完姻，後又要進京，想來總未得回家帶去，也是無益，不如等他轉來時，到這裏帶去的爲是。他若肯許，應了是決不爽信的。」岑夫人道：「你見得極是。」當午設席在晚香亭上，岑夫人叫丫頭送了三杯酒，看上了兩道茶道：「三相公請自在飲幾杯，老身暫且不陪。」劉電道：「伯母請便，小姪必不作客。」岑夫人又吩咐小家人殷勤伺候，纔轉身回房。一面又搬送酒肴到船上去，請文進暢飲。且說劉電見岑夫人以至親相待，心中歡喜，對着桂花開懷暢飲了一回。因問：「船上可曾吃酒？」（刻刻留心文進是劉電過人處。）小家人道：「已送到船上去款待了。」劉電此時已覺有幾分酒意，因索飯用畢，又在四下遊玩了一回，因躡出後門來觀看，正見文進在那裏舞刀頑耍。（平空頓起花樣）因問道：「吃酒不曾？」文進收了手道：「承那裏老太太所賜酒飯十分豐盛，因此吃得醉了。」劉電道：「今晚再過一宵，明早一准起身。因說我看你方纔所舞的刀法，

尙欠傳授，只好舞弄頑耍，却上陣交鋒不得。若遇識者，豈不見笑？因乘着酒興，撩衣束帶，接過雙刀，擺開脚步，使動了法，舞得那兩口苗刀，如兩條雪練盤旋，看得文進眼花撩亂。此時岑夫人却閃在門口觀看，因教小王妃，悄悄請了大娘子來看看。劉電舞了一回刀，對文進道：「這雙刀係對面交鋒，短兵相接所用。馬上交鋒，必用長鎗爲上，其餘兵器，俱不出此兩般用法，你既能使那竹篙，便可學習長鎗。你取那篙來，我使一路鎗與你看。」文進欣然到船上去，取了那鐵竹篙，到來劉電接在手中，雖不叫重，亦頗稱手。因把來當作長鎗，使一個身法，就地一轉，打了個大蟒翻身，然後使開身法，舞出那三十六路梨花鎗法，真是寒風颯颯從天降，冷氣紛紛捲地來。使到了精奧處，把篙一攪，打起一個花頭，有身輪大小。誰知這鐵心練得不精，劉電使得力大了，只聽得豁喇一聲，那枝篙折倒了二尺有餘。劉電收住手笑道：「倘在陣上，豈不誤事？這終是練鐵不精，以致斷折。」文進拜服在地道：「倘得隨鞭執證，願拜爲師。」（此時文進方死心拜服）劉電扶起道：「以你膂力，儘可習學。」文進道：「小人常時使弄，以爲十分合式，誰知禁不起相公的神力。」劉電道：「你還不曾見山東一位蔣老爺，他使的鐵鎗，還重十多斤，使起來真是神出鬼沒，我此番正要在那裏去，你若肯同往，何愁武藝不精？」文進道：「小人情願相隨，只恐老母不從，也是無奈。」（好文進若吳起之棄母殺妻，以求將略，不足以食其肉也。）且待明日到家與老母相商，若得應允，便可服侍相公同往。」正是：「壯懷已有從君志，孝念還當順母心。」畢竟不知文進後來果否相從，且聽下回分解。

雪姐書緘一段，婉妙無雙，令前半篇文章，通身色澤。劉電試篙一段，神采煥發，令後半文章，通身緊湊。讀此回，看文進必要寫作一條好漢，却因後文有許多要他出力之處，是不得不預爲說項一番，作文如萬派洪濤，穿山透石，須知詞是個源頭瀉出，悉此便能得演義三昧。

## 第四十回 投針芥歸路稟慈親 作書函臨歧荐壯士

且說劉電使鎗時，岑夫人婆媳俱在觀看，及使罷鎗，大娘子先已進內。劉電起初只道是些家人媳婦丫頭們觀看，後來見岑夫人也在內，便道：「小姪顯醜，好叫伯母笑話！」岑夫人道：「演習武藝，原是分內的正事，老身却初次看見，雖不知其中奧妙，實是怕人！」文進也過來與岑夫人謝擾。岑夫人道：「家中無人待慢莫怪。」吩咐小家人就在後院房內留瀾長吃茶，晚間再吃酒消夜。當下岑夫人因邀劉電仍回後堂坐下。因道：「老身原要寫一封回書，並有你弟媳寄與你雪妹的兩件微物。若此時帶去，惟恐一時不能寄回。不若等三相公恭喜回來時帶去罷。」劉電道：「伯母這見極是此番小姪往山東完了烟事，就要進京。况家兄得缺，遲早遠近都不能預定。總是小姪回家眷轉來時，一定到伯母這裏來請安，那時帶去不遲。若伯母有家書寄與兄弟，小姪就好帶去。」岑夫人道：「前月已有書寄去，如今還有一封書，煩三相公到京交與兄弟，只說家中俱各平安。只是三相公日後不要徑自回府，不肯同到這裏來！」劉電道：「伯母尊前，豈敢不應口齒？」岑夫人笑道：「諒三相公是決不失信的！」因叫小丫頭取出一封家書，一個小包，一封程儀，一封賀儀，交與劉電道：「這是一封家書，一個小包，是送蔣老婆婆與大孀子蘇姑娘的微物，說我婆媳無時不爲記念，這是一封不腆賀儀，因買不及甚。麼東西，權爲折代，格外幾兩銀子，三相公路上打尖零用，不要推辭。若一推辭，却教我慚愧！」岑夫人可爲周到之至。劉電見說，不敢推辭道：「小姪竟拜領了！」因說：「將來但願家兄補在江浙山東，便好時常往來。」又說起：「兄長當初從山西回來被盜的緣由，如今這般家賢弟已陞到游擊將軍了，只是雪妹因爲他乾娘冤仇未報，切齒痛心。」岑夫人道：「這是自小撫養他大來的，就如親娘一般，想起如何不傷心！」又道：「三相公眼力不差，當日你結識了他，他恰恰的就救了你令兄。他若知道妹子還在，却也是一悲一喜。」劉電道：「正是，

從前已曾有書通知他，前日又說成公子寄口信與他，諒他已早知道了。」岑夫人道：「三相公所結識的人，都不錯。（從殷勇卸到文進絕妙筆法）方纔那個船駕長，日後大有發達的。三相公若肯帶挈他，日後到是一個好幫手！」（此是學大娘的話）劉電道：「這人膽力都去的，只不知他心地如何？」岑夫人道：「必定不差！」岑夫人也會盜襲人相法可笑。劉電道：「伯母何以得知？」岑夫人又笑而不言。劉電道：「伯母兩次說話有因，却不與小姪明言，莫非伯母精於相法？」岑夫人笑道：「老身一些不知，到你弟婦說的，他却能識人的窮通貴賤，言無不中。方纔却看見那個船家，說他到是個有膽量的人，日後必當發達。」劉電因想起道：「自從小姪在山東曾聽得說弟婦的生母原非凡人，如此說，弟婦也是通仙道的了，到不曾請教得我將來遇際如何？」岑夫人道：「他已說過，大伯是富貴中人，昨日因見你面上帶着殺氣，因此今日問及果然路上有殺倭之事。」劉電歎道：「我只以弟婦爲閨門賢淑，原來竟是巾幗奇人，可敬可敬！」說話之間，天已漸晚，岑夫人叫收拾果菜，就在這裏吃酒。因道：「此番三相公有正事在身，不敢久留，若然無事，便要留在這裏，保護我們，待倭奴平靜了，再送起身。」劉電道：「此間風景甚好，料倭奴也只在沿海地方作亂，不敢遠離巢穴，惟恐有官兵截斷他歸路，且這裏如今有兵防守，料得無事。况府城咫尺，倘十分緊要，尚可暫避城內，只恐這防守官兵，沒有膽略，倘若是有個膽略的，操集本村義勇，申明號令，沿湖一帶，協力把守，一遇有事，併力向前，這千百倭奴，何懼之有？」岑夫人道：「有智謀者，意見多同，這裏有一位嚴先生，却是一個道學高人，兩月前多虧他與防官商議，也與三相公所說一般。」（則真道學便無所不通，非若迂儒膠柱鼓瑟也。）如今已聽說挑集了二百多人，天天操演武藝，施放弓箭，立了賞格，糾富有之家，量出糧米酒肉犒勞，四下設立梆鑼爲號，每夜設人巡警。如今村中賴此壯膽，只怕倭奴人多勢大，終覺耽憂。」劉電道：「此法立得甚善，不但可禦倭奴，亦且可防盜賊，果能合村中併膺同心協力把守，便可以一當百，永保無虞了。」當下擺上酒來，劉電一面說話，一面飲酒。岑夫人又吩咐小家

人搬酒肴請文鴛長，勸他多飲幾杯。這邊劉電約飲到七分酒意，便止住不飲了。岑夫人道：「明日三相公吃了早飯動身，不必太早，省得船上早飯不便。」劉電道：「小姪遵命。」岑夫人當叫岑忠掌燈，送往內書房安歇。一宿無話。次日清晨，婆媳們起來，吩咐家人收拾早飯完備，一面先叫搬與文進用過，這邊劉電已將行李收拾端正，交岑忠先搬到船上，又與了岑忠二兩銀子，小王家人小丫頭每人一兩，廚房媳婦們一兩，大家都磕頭謝了。岑夫人道：「怎麼又要三相公費這些賞賜？」劉電道：「有勞他們，表意而已。」當下吃畢早飯，岑夫人又再三囑託：「叫你兄弟時常寄信回來，省得家中記念，並叫他有便中再與丈人通個信息。」（入情入理無微不至）使他那裏放心。劉電領諾，即拜辭了岑夫人，又謝了大娘子，就從後牆門下船。此時婆媳一同送出後門外，文進又過來再三謝擾，然後解纜上船，看看鼓棹而去。不說這婆媳並家人都感激劉電千里探親的義氣，且說劉電的小舟晝夜兼程，不日到了京口，在埠頭泊住了船。文進對劉生道：「相公請少待，小人回家稟知老母，若肯許我相隨，小人就把船隻交與哥哥收管，我與相公另雇一船同去；若老母不依，小人也就要送相公到台莊再回。」劉電道：「極是。」因向囊中取出原帶來的一個銀包，約有十來兩，一併遞與文進道：「身邊並未多帶，你且將此與你母親在家用度。」文進道：「小人如何敢受這許多？」劉電道：「幾兩銀子，何必推却？」文進謝過，拿着銀子一直回家來。這日適值他哥哥文連也在家中，便問前日有人說你送一客人往湖州去，那裏正是倭奴作亂的時節，叫我好生記念，只恐你倚着自己氣力，撞出禍來。」文進遂將送劉客人遇倭劫掠客船，救了他親戚一節，向母親訴說一遍。因說：「這個劉客人真是個英雄好漢，他哥哥現去補官，承他一力勸我同往，圖個出身，先與我幾兩銀子安家，今特回來稟知母親。他母親未及開言，文連便道：『據這劉客人有這一身本事，如今自身尚無出身（借筆調侃世人不少）况他哥哥不過補個縣官，如何就扶助得你起來，且又不曾與你見面，知他心意如何？况且你去做下不是做上，不是依我說，還是不去是。』（却也說得有理）他母親聽了這番說話，也

說道：「你哥哥的話却說得是，若要圖出身，還是到大官府衙門去，纔有個指望。你從前說殷將軍那裏，我尙且不叫你去，如今又何必同這不相識的客人，遠走他方？況且我風中之燭，早晚倘有些病痛，叫誰人服侍？」說着兩眼汪汪欲淚。文進見母親如此，也不敢再言，因道：「母親既是不肯，兒就不去了。但如今收了他的銀子，必須送他到了台莊，總好回來。」文連道：「這個應該，他若不依，你只收了應得錢，餘多的退還了他纔是。」（寫文連也是明理的人，所以後來也得沾兄弟的天祿。）文進道：「看那客人却不是慳吝的人，他與殷將軍是結義弟兄，會許寫薦書我前去，定然重用。況前日途中救的，又是現任太倉知州的夫人公子，與這劉客人又是親戚，我也同見過面的，若去時，莫愁沒有機會。我如今且去與劉相公，說明再作道理。」因拿了原銀，仍到船中，把母親不允的話，說了一遍。因將銀子送還。劉電笑道：「既是你母親不依，也難怪你，這幾兩銀子，你便留得家中，何必又帶轉來？你可速將回去，交與你母親，就來開船，送我到台莊，我寫一封書與你去投殷將軍，也好圖得事業。」文進應諾，仍到家中將銀子交與母親，囑託哥哥照料，復轉身回來，即開船出了京口，剪江，從荻浦而來，到了碼頭，停泊了船，劉電上岸去，到許家門口，見大門依然鎖着，間壁周家小店已是不開，大門關閉，動問鄰居，都說周老人已死了三個年頭。許先生並無音信。劉電明知訪問無益，仍復下船，一路竟往台莊而來。凡到碼頭，果見有紅簽招知，上寫：「江西蕪輝堂劉於某日過此。」劉電算來已是追趕不上，因此也不去看那招知，星夜兼程，小舟迅速，不日已趕到台莊碼頭，劉電上岸找尋寓所，不及數箭之地，見轉灣口一家牆門上有「蕪輝堂劉寓此」的紅簽，劉電進內，早有一個家人瞧見，迎將出來道：「三相公來得果快，老爺往市上去，也待回來。」不一時，劉雲已至，弟兄見過，劉雲道：「我聽得來船都說嘉松一帶，倭奴截劫客船，恐怕你在那邊耽擱，甚是心焦，不想你却來得神速。」劉電因將得遇文進，途中協力救了成公家眷，並見岑母大概說了一遍，劉雲大喜道：「難得難得，當時殷弟救了我的患難，却是你與他結義在前，今日你又救了成公的家眷，却是我與他結義在前，豈

非天涯奇遇，明日般成二位知道也。顯得你的本領。到了都中，岑弟也見你千里訪尋的義氣，只是如今這個姓文的却埋沒了他一番出力，你該給識他同來纔是。」（此寫劉雲愛才，却是從涼山被難時起見。）劉電道：「如今現坐他的船隻到來，已再三勸他，他到也情願相從，只爲他母親年老，不肯放他遠去，他也是無奈。他與般弟是隣里，幾番要去投他，也爲老母而止。我已應許與他修書一封，叫他另日去相投，也顯得我們眼力不差。況及公家眷，俱認得他去時大有機會。」劉雲道：「如此說這人不但胆大過人，却還是一個孝子，一發可敬。這寫書極其容易。」當即吩咐家人去搬取三相公行李，並請那姓文的駕長同來，不許他輕慢了。（好劉雲真是窮通貴賤，雪妹之事，他却早已知道了。原說岑弟相上不止一妻，因此並無嫉妬，並有書物要我回時與他寄去。）

劉雲道：「原來有這許多委曲，真是難得。」說話時，文進已到，劉雲不待他進來，就迎將出去。（極寫劉雲）一把手拉住道：「果然是一位壯士，實是有屈！」文進道：「承三相公十分愛下，只是小人無緣不得相從。倘日後老母見允，便當相投。」當下文進便要叩見，劉雲拉住，十分讓坐。文進却唱了個無禮，方纔坐下。劉雲細看文進時，生得鐵面劍眉，目光如炬，雖然目下孤寒，可定他時發達。因想起從前吃了那場大虧，若得有這人作個心腹伴侶，便可到處放心。因道：「足下雖然目前有屈，但英雄豪傑，崛起草茅者不少，足下有這般胆勇，何愁不得發達？」文進道：「得老爺提拔，便是小人有達了。」劉雲道：「足下再不可如是相稱，我們只以朋友相處纔是。」當下擺下酒肴，劉電叫取兩個大杯來，待我相陪。文進見劉雲又是這般相待，心中甚喜，也就不十分拘謹。開懷暢飲，真如鯨吸。文進飲到欣暢時道：「承二位不鄙微賤，如此相待，他日即有赴湯蹈火之命，也不推辭。」劉雲道：「朋友原以肝胆信義爲重，他日足下若有緩急，愚弟兄也儘可爲力。」當下文進也飲到有七分酣意，天色已晚，便止住不飲，取飯來吃了，便要告辭回船。兩弟兄道：「本當相留，恐船中沒人照料，明日早來，一併拜



謝」說着大踏步去了。劉雲道：「好一個爽直壯士，若得他做個心腹伴侶，到處可以放心。」當晚劉雲就在燈下寫了兩封備細書札，與成殷二處，然後安寢。次日一早，弟兄纔盥洗畢，文進已到店：「二位纔起，不知有甚吩咐？」劉雲道：「我兩封書札，是寄太倉州成公與殷將軍的，中說說足下肝膽氣義，若到太倉，必然重待。」因取出書來交與文進道：「總然令堂不叫你久出在外，又何妨先往太倉一行，看看那邊光景，日後再去也可。況太倉道路不遠，此時務即一往。」文進道：「此番回去稟知老母，即當前去極承高情，當圖後報。」（英雄口角）說罷，就要作別。兩弟兄留住吃早飯畢，纔送起身。劉雲送至門外而別。劉電却同行到舟中道：「我兄長補官也，不過在今冬明春，倘得鄰近之缺，相會不難。倘有不如意處，可到沂水縣向義村蔣宅來找尋，我若回時，亦必到京口相訪。」文進道：「三相公回府，到京口只問西橋後街鐵竿文進，人都知道。」劉電因向身邊取出白金五兩：「此可爲太倉往返盤費了。書中並有要事，萬勿有誤。」文進道：「前承見惠，心上已是不安，今如何還敢受此銀？」劉電道：「你我交情，只以義氣爲重，此物殊不足道耳！」（與世人交須黃金句子翻案）說畢起身。文進只得拜領，隨送上岸，揮手而別。正是：「一言期許重九鼎，千金揮擲輕鴻毛。」不知文進果否前往太倉，且聽下回分解。

看此回題目，甚是枯澀；然看着另是一篇奇妙文章。如文進舞刀，引出劉電舞鎗。劉電說相，又引出文進說相。劉雲至湖村備倭一節，是陪筆；却有嚴先生一段，是正筆。文進本因母親不放，是正筆，却先有乃兄不肯一段，是陪筆。迨後劉電之於文進，寫得親熱厚道，細針密線，東穿西插，真是絕世文情。

#### 第四十一回 紅娘子得婿畢良姻 醜奴兒懇親求說客

却說劉電送了文進開船，即回寓所。此時家人已將車輛雇就，算還寓所房錢，收拾行李，即日起身。行三十里

住了宿頭。一路無話。到第三日午後，已到了尚義村，一直徑到蔣公家來。恰好蔣公正在門首與鄰翁閒話。（紗事妙品，畫出村落閒人，有上古風味。）見這兩輛大車進村裏來，便道：「僻路上如何有這行車到來？」正在猜疑，車已將近。劉電早已看見蔣公，即跳下車來高叫道：「老叔丈却在家！」劉雲將車喝住，亦跳下來。那蔣公笑迎上來道：「原來却是賢姪！此位是誰？」劉電道：「就是家大兄！」蔣公大喜道：「正愁不得識荆，幸邀光降。」劉雲道：「姻晚亦渴慕之至。」一面就相讓進門，到客廳上來。劉雲長揖道：「便服不敢爲禮，明日謁誠奉叩。」劉電先欲叩見，蔣公攙住道：「彼此便服，都不爲禮。」相讓坐下。家人已往裏面報知，蔣公因問：「這坐車可是只雇到此的麼？」劉電道：「正是家兄進京時，只可另雇罷。」蔣公道：「如此明日好打發他去，這裏再雇不難。」當下即着蔣貴把行李搬進車輛，牲口打在後槽。先請他弟兄到書房淨了頭面，即吩咐備飲。因對劉電道：「自從賢姪去後，直至第二年間，總無音信，好在納悶。岑賢姪母子，又于夏間起身回南直，等接到岑賢姪的回書，方知賢姪同令妹回府寄來之書，竟至遺失。自此無日不爲懸念，今日賢昆仲到來，慰我渴懷。」因對劉雲道：「此禮但愿老世台恭喜補在東省，往來就容易了。」劉雲道：「但愿如此。」劉電就接着問道：「老叔丈今春可曾入都？」（與岑秀同是一般心事）蔣公笑道：「事有一定，去歲臘底，岑家賢姪到此，一力勸我進京，意欲勉強一行。不料今春老母不快，因此又中止了。四月內，他從都門發一封書來，十分咎我爽約。（此追補書中不及之事）他如今是中書內第一出色之人，不但關臣器重，且聖眷頗隆。將來不可限量。」劉電道：「小姪此番到金陵，訪悉岑家伯母寓居湖郡，因特兼程前去探望，也知那邊備細。」（劉電便道探望岑母實踐前言）還有岑母與大娘子託帶來送叔祖母並嬌嬌的物件。」蔣公道：「他母子們也太多情，只是將來令妹婚事如何完結？」劉電道：「小姪也正爲此事前往。」因將岑大娘子知人識相一段原由說來。蔣公大笑道：「這何家姪女幼小時常在這邊來頑耍，他父親曾對我說，他善能辨人的賢愚貴賤，只可惜是個女子，今却果然。」（表此一筆使

往事如昨。但只恐你令妹得知，心中不喜。」劉電道：「這却不然，雪妹雖是女子，甚是賢淑。且已聽先父之言，早知有此預占的了。」敘話之間，飯已齊備，蔣公笑道：「倉卒便飯，莫嫌簡陋。」當時一面飲酒，一面敘說往事，娓娓不倦。劉雲見岑公神情磊落，氣宇軒昂，蔣公也看劉雲厚重端凝，丰儀俊采，俱彼此敬重。劉電又說起殷勇之事，蔣公道：「賢侄眼力不差，但不知令妹之事，他那裏可曾知道？」劉雲道：「姻晚自歸途得遇弟妹回家時，卽有備細書札託寄去了。」劉電又說起此番結識文進路遇倭奴，相救成公家眷一事。蔣公道：「何地無才，我輩豈可自滿？只可惜賢侄這番出力，不得上聞。」劉電道：「小姪也是忿激一時，過後想來，實是冒險。」是自負語，是自謙語。倘那時無官兵到來，船隻上不能舒展，如何敵得羣寇，雖保全了成公家眷，也是邀天之幸。」賓主三人高談暢飲，至黃昏纔罷。蔣公叫把行李都搬在書房，安設兩個床鋪，家人俱在西廂房安歇。當晚劉雲吩咐家人將車脚開發清訖，因途路辛苦，早欲安歇。蔣公着元兒在書房伺候，又吩咐蔣貴明日備辦上下筵席，一宿無話。次日劉雲兄弟早起盥洗，整頓衣冠，踱到正廳，正值蔣公出來看見禮畢。劉雲請往後堂拜見，蔣公道：「老母因年高，不能爲禮，也不敢當。因着元兒往裏稟知，少刻回說。」老太太大娘娘都說不敢當，轉請劉老爺安少刻請姑爺裏邊相見。」劉雲因對蔣公說道：「姻晚此番特爲舍弟完姻，待事畢，就要赴都投咨，只恐南北禮文不一，應當如何辦理，請太親翁指教，無不從命。」蔣公道：「一切禮文，俱從省險，這舍內侄女，因幼失怙恃，在祖母身邊撫育成，人因此老母作主，說這妝奩器皿衣飾之類，製作俱不及南邊工巧，且日後搬動費力，因只置備了幾件必用之物，其餘只可折儀相代，在南邊置辦爲便。如今老世台恭喜進都，諒不能久待，只須就近擇一吉期，請賢侄仲前兩日先往小莊暫住，至期就在那邊起身，至於轎馬旂傘鼓樂之類，現成俱有，不用費心。」劉雲見蔣公行爲爽直，十分欽敬道：「太親翁所諭極是，無不從命。但老母已備下幾端綵色，幾件頭面，竟送到老太太上邊聽憑製作。這邊應請親友，應備喜筵，俱煩太親翁開示遵辦。」蔣公笑道：「這些小事，俱不用老世台

費心都是我料理便了。」說話之間，裏面打發大了頭出來，請姑爺說話。蔣公因請劉雲少坐，遂與劉電同進後堂。老太太婆媳俱在，劉電即要叩見，老婆婆叫丫頭止住，都只行了常禮。劉電待母嫂們請安畢，老婆婆道：「府上俱各納福，雪姑娘一向可好？」劉電道：「雪妹都叫請安，還有帶來送太太嬌嬌的微物，並有岑家伯母與大娘子送的東西，少刻便送進來。」老婆婆道：「怎麼又要他們費心，如今三相公來完姻，諸凡都從省減，況你在客邊，這裏鄉風不諳，自己不能料理，因此我都叫你叔丈一一照料，不用你們費心，只要擇日完姻，老身也完了一樁心事。只是他在我身邊長大，一刻不離，若做親後就要回南，老身一時也難割捨，須待一二年後搬回去纔好。」劉電道：「謹當遵命，况畢姻後還要進京去看岑家賢弟，且待家兄補了地方，看省分相近，方纔好取家眷若地方太遠，連家眷也難搬送，因此目下竟不能定局。」老太太道：「但願得補到山東來，連老身也好往衙門去走走。」劉電道：「但願如此。」說話移時，外邊請吃早飯。劉雲兄弟遂將送蔣公之物並雪妹岑夫人寄送之物俱交元兒送進，當日蔣公就煩本村一位星卜先生擇定九月初十日辰時合巹，當日午間，盛席款待。蔣公叫元兒往書房請了小相公來見禮陪坐。原來這小相公取名蔣卓，已長成了十歲，生得目秀眉清，體貌端莊，揖讓進退，從容中禮。（寫出一位佳公子乃蔣公德門昌大之報）劉電道：「小兄弟三年不見，竟成了書生了！」劉雲道：「品貌不凡，將來必成大器，須請明師教習纔好。」劉公笑道：「日後正仗賢昆仲照拂。」飲酒中間，蔣公說起莊上晚桂正茂，明日同往一賞。劉電因對兄長道：「這莊子離此不遠，甚是幽雅。」劉雲道：「既寶莊相近，愚弟兄明日竟搬在那邊暫住，到覺相安。」（只一莊上暫住，蔣公先說賞桂，劉電接誇幽雅，然後劉雲云說出搬往那邊，總不肯作一直筆。）蔣公道：「也好，那邊傢伙俱備，有人伺候，應用之物，我這裏送去便了。」當時酒逢知己，豪飲雄談，直至夜分纔罷。次日劉雲弟兄起來，檢點行李，將應承之物，留在書房，其餘俱用車載往莊上。早飯後賓主三人聯騎往莊上來。此時秋高氣爽，景物清妍，到得莊中，四圍觀玩，園中晚桂飄香，新菊吐秀，大家都

在一株大桂花樹底石凳上坐下，面前一塊磐石，四圍可容十來人坐飲。當日莊上已備酒肴。就在這邊賞桂。蔣公道：『風景不殊，人事更易；記得前年此間相敘，轉瞬間岑家賢姪已着先鞭，將來賢昆仲亦雲程萬里，再過三兩年，又不知作何光景？』劉電道：『一老叔丈若今春進都，恐此時也不能在此間敘話。』大家敘今談昔，直飲至金烏西墜。蔣公吩咐家人小心伺候，自己辭回家中。次日送了一車米麵食物到莊上來，蔣公自在家中料理，將書房後面三間，做了新房；一切備辦齊整，得暇就到莊上來相敘。時光迅速，不覺已到九月初八，這日劉雲就在莊上送過禮物。初十吉期，劉電早起裝束，蔣府這邊擺列職事，鼓樂旂傘。蔣大相公坐着八轎，家人披紅。前道後擁，到莊上來迎接新郎。劉雲待過了茶，就命家人與新郎簪花挂紅，排齊職事，放炮上轎。劉雲與蔣大相公俱是錦鞍駿馬，相送過來。這一日合村男女，疊肩觀看，無不稱贊：『好個俊俏新郎！』到了蔣府，升炮下轎，俱親友迎接進來。正是吉時，僮相贊禮，啓請新人拜堂合卺，一切俱從古禮。親戚隣里，內外喜筵，款待周到。這日劉雲是親，占了首席；旁晚席畢，仍辭歸莊上。這夜洞房花燭，女貌郎才，自有千般恩愛，萬種綢繆。到了三朝，內外親戚，見禮。劉雲這日却是主翁，陪待親朋，直至晚間席散回莊。次日又是筵宴，轉瞬已過五朝。劉雲就要告辭進京，因是領杏赴部。蔣公不敢久留，擇定九月十九日起身。蔣公先着家人雇就車輛，又修一封書，託致岑生。劉雲相訂兄弟于冬月起身，約在岑生寓所相會。至期前一日，蔣公設席餞行，並有厚贖。次晨蔣公與劉電同送出關外，而回話分兩頭。却說劉雲帶了兩個家人，曉行夜宿，一路都有進京侶伴。此時正是九秋天氣，金風颯颯，玉露漙漙，林楓點赤，野菊垂金，一路頗不寂寞。不止一日，到了都門，先覓客店，卸下車輛。次日劉雲帶了一個家人到吏部照例投文，後就訪到岑生寓所。恰好岑生纔從內閣回來，長班傳進名帖，知是劉電之兄，即刻迎請進來，敘禮畢，便問：『三哥如何不同來？』劉雲先致謝過（此必是謙從前莫禮）因將特往湖郡探親，現今就親山東，約在冬月進京的話說了一遍。向袖中取出家報並蔣公之書。岑生接來都看過了，知道家間無恙，又見老母敘說雪姐。

一段情節，心下感愧交並。（四字妙）因道：「承三哥不遠千里去看家母，骨肉之情，無以加此。現今恭喜，又不曾奉賀，實是抱愧。」劉雲道：「舍弟已承老伯母的厚賜了。」岑秀道：「不知大哥寓在何處？」劉雲道：「昨日纔到暫寓客店。」岑秀道：「這裏正閒着兩處房間，若不嫌蝸窄，竟請到這裏居住，正好朝夕領教，以解客中寂寞。」劉雲道：「愚意亦如此，只恐攪擾不便。」岑秀道：「弟與三哥情同骨肉，與大哥也是一般，如何說此客話？」因即着兩個長班，同家人往劉雲客店，搬取行李。此時正是早飯時候，都中酒肴甚便，隨意取來，一同用飯畢。因談及時事，岑秀道：「此時只爲東南一帶，倭奴未平，深勞聖念，弟幾欲不揣冒昧，條陳數事，其如位卑，不敢越職言事，將來看有機會，弟當力保蔣叔與三哥同建功業。」（此是岑生一片之心）劉雲因說起江浦遇盜，得殷弟相救，（因就岑生保舉之說，提及殷勇敘話都有節次）又在湖口避風，得遇弟妹，並此番結識文進，保全成公家眷之事，轉說一遍。岑秀鼓掌大笑道：「天涯遇合，大有夙緣。至殷兄之事，弟已於陳老師處得知細底。此番三哥之功，不在殷兄之下，只可惜與那文友都埋沒了。」說話之間，行李取到，家人都過來叩了頭。岑生吩咐王朴要將自己東上房騰出，讓與劉雲居住。劉雲道：「這却不安了！」因再三阻住，就搬在西間安歇。自此劉雲與岑秀同寓，情意相投，靜候補缺。且按下不題。

却說寧海王公自那年十一月初三日，同家眷起程赴任到了台莊，那去處是個水陸碼頭，八方集聚之所，大凡從南往北者，在這裏起車，從北至南者，在這裏卸船。王公卸船，在客寓雇車，恰恰遇着候巡道的家眷，從湖廣到來，也在這裏雇車，寓所就在緊對門。（可謂冤家路窄）這候道只有一個兒子，名喚侯集，有三十多年紀，生得面貌醜惡，情性兇頑，現今斷絃未絃。自侯子傑出爲巡道，他就同家眷到山東任所來。這台莊是山東地方，便以勢饒凌人，一路作威作福。候子傑做巡按時，他在家遊花豔賭，無所不爲。凡遇有幾分姿色的婦人，就如螞蝗見血，千方百計的勾挑。就有那些狐羣狗黨，助惡幫兇，必要謀到了手才能。（爲响馬伏案）此番在路到處嫖宿，

瞞着他娘一個。這日却值王公家眷起身，他有意偷覷，看見了王小姐上轎，便要神魂飄蕩，想道：「我見了多少婦女，從不曾見有這般美貌的女子，因着家人悄悄的打聽，知是寧海縣上任的眷屬，又打聽得這小姐不曾許字，心下大喜。就在寓對他母親熊氏說知，（猴性劣極，而又配之以熊，其兇更甚，則同惡相濟可知一矣。）熊氏道：「既在你父親屬下去求親，不怕不允。」（果然利害）到了任所，就央媒去說便了。」這侯公子自見了王小姐，他也無心嬈耍，催促家人，雇就車輛轎馬，竟往登州進發不提。

却說王公先到濟南省會謁，見了各大憲後，稟辭到得登州地界，就有許多職事人役，前來迎接。到了郡城，謁見巡道，並本府林公丞倅等官，就走馬到任。王公因無子息，立意要做清官，到任之後，與利除弊，愛民如子，決斷訟獄，並無留滯。（只四句已寫清官）未及數月，百姓愛戴，真同父母。這時王公已接着了岑秀在山東所發之書，已知本道是女壻的對頭，如今是特點中書，諒也奈何他不得，因此在人前絕不提岑秀這門親事。又吩咐家人不許開口，因此外邊都不知岑中書是他女壻。且說其年新正，登州屬縣俱到郡城賀節。王公却與文登縣路公是同年同寅，最爲莫逆，同一寓所。這日同在府裏賀節回來，路公對王公道：「今日府尊在書房與弟說及年翁有一位千金，德容俱備，日前侯道台面託府尊，要與他公子作伐，府尊因弟與兄至好，囑弟先爲道達，看年兄尊意如何。倘若見允，府尊再當面懇。」（只此數語已見林路兩公逆知未必見允）王公道：「此女年翁所知，弟年將半百，尚無子嗣，只有這個小女，年尚幼小，與拙荆性命相依，原欲在家鄉擇一贅壻，以爲終身之靠，斷不能遠離鄉井。今侯公籍隸湖廣，他公子又是繼娶，年齒不當。況上司屬員，亦不宜讒視，只求老年翁明日見了府尊，善爲其詞，弟當心感不盡。」路公笑道：「果然我就知此事有十分不妥，府尊亦爲道台面託，不得不爲轉達，也恐年兄不允，故不肯面言，託弟先來探意。弟聞得這侯公子目不識丁，且素不安分，（不爲成就，反打破頭，路公全不是如今做媒的口舌）年翁所見極是，弟明日當稟履府尊便了。」王公道：「全仗年翁善爲言之。」當

晚兩公又敘談了半晌，各自安歇。次日路公即將此話回覆了林府尊，林公道：「這也怪他不得，他只有這個女兒，豈肯遠嫁外省？改日我面覆道台便了。」當日路王二公俱各稟辭回縣。王公回署與夫人說知此事，夫人道：「莫說他是梅女婿的對頭，這續絃遠嫁，也是斷不能的。」（一句轉折清楚，恰是夫人口气）不說王公這邊。

却說林公這日去面覆道台，侯巡道到也罷了，他公子見說不允，如何放得下這條肚腸？因就對他父母面前說：「若不得這王知縣女兒爲妻，情願一世不娶，削了頭髮去做和尚。」（寫出父母溺愛如畫）熊氏夫人道：「他只是個知縣，却不識擡舉，竟敢抗違？（果然熊狼於猴）想必是那知府說得不着實，不如當面與他說親，諒他不敢推脫。」（確是不明理婦人聲氣）侯子傑道：「且待他到府來時，再處。」因此把這事暫爲中止。

且說這年登屬之寧海萊陽招遠等數縣地方，自二月至四月底，亢旱無雨，苗麥盡死。登州所屬又是磽瘠之區，百姓本無儲積，稍有之家，僅可齋粥度日，貧窮者四散逃荒。王公慶稟上台，要開倉賑濟，上台俱以偏災未經奏聞，不得擅動倉廩。王公無奈，因捐己俸，四門糶粥救飢。明知人多力薄，只得自盡此心。誰知到五六月，陰雨連綿，處處俱成巨浸，凡種秋苗盡行淹死。八九月間，水還不退，麥難下種，且亦無種可下。民間賣男鬻女，四散流離，骨肉不保，以致搶奪頻聞，盜賊生發。各縣申報上台，都以偏災不敢申奏，只令州縣善爲安撫。王公目覩百姓凶荒至此，不忍坐視，因與夫人商量出一個主意來。正是：「不惜一官瘦，寧教百姓肥。」正不知相商出甚麼主意，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只是完姻未娶兩事，任你寫得花團錦簇，無非小說習套。雪月梅所不屑爲，看他寫賞桂二段，何等興會何等慷慨，都是現成景色，點綴絕佳。至「岑生入門，便問三哥。」提起「雪姐，不覺感愧，不知大哥寓在何處」等句，真是古今第一有情人。侯公求親一般，與下响馬劫人二事伏線，行文如雲中之龍，東露一鱗，西現一爪，令觀者且不暇瞬而不知其全體，固是渾然。



## 第四十二回

### 發倉廩甯海救飢民

### 糾醜類青山放响馬

却說王公與夫人商量道：「如今百姓遭此飢荒，人民離散，既爲民父母，豈忍坐視？現今倉中存貯小穀五千餘石，碾米三千餘石，還有雜糧三百餘石，雖不能徧救飢民，亦可苟延旦夕，且拚着捐已囊賠補，也不過三千餘兩（只此一語可格天心）我明日親自查明戶口，儘數賑濟。一面報明上台，情願捐資如數買補何如？」王夫人道：「正該如此，何必與我商量？」（賢哉民父母，令人感泣，較之熊氏不啻天壤。）王公大喜，即日傳集各該鄉地保甲，查造實在戶口清冊，那些地保，知是放賑，連夜趕造申送到縣。王公惟恐有弊，親歷城鄉，照冊查點，按名給賑。無如人多糧少，一人不過數合。三日內，已將倉糧放盡。一面通報上台，一面親到郡城來稟道府，這林府尊却是個慈祥膽小的人，因說捐資賑濟，是一樁極難的美事，但須候批詳轉來給放爲妥。今事已成就，我當與你據情轉詳，須要定一還補限期纔好。」王公道：「本當聽候批詳，但這些飢民旦夕不保，萬一批詳不允，便救死不及，因此卑職冒昧而行，還要求堂尊垂庇。這限期卑職須計算在明年三月內還補。」林公道：「我與你轉詳懇請便了。」因留住便飯，說起侯公求親之事，我已與你委曲稟覆，看他意中大爲不然，今日你去稟見他，若再覲面言及，當委婉其辭，不要十分竣絕，此人心地褊窄，須要提防。」王公謝過府尊，便往巡道衙門來稟見。侯巡道也知王公到來，因有求親之事，一經通稟，即刻請見，禮待甚優，所說賑濟之事，也十分贊美。（與下文揭參相反，小人之心叵測若此。）並不提起親事一語。及王公稟辭時，因說明日有屈小敝。王公回寓，正卸衣冠，有道台家人來下請帖，請明日午飯。王公明知此請有些關礙，却又不肯推辭，只得留下請帖，明日稟辭面繳。到了次日，旁午，家人又持帖來請。王公隨即起身。這日侯公只請通判李萬玉相陪，這却是個讒諂面諛之人，奉承道台，呵卯捧屁，無所不至。侯子傑特地請他來作說客。這日酒席極其豐盛，侯巡道與李通判殷勤相勸，酒至半酣，李通

判開口道：「聞得王老先生尚未獲麟，不知有幾位如夫人？」王公道：「卑職只一拙荆，並未娶妾。」侯子傑道：「古云四十無兒方娶妾，但爲官爲宦的，若無子息，豈能待到四十？况年兄已過四十，急宜納寵才是！」王公道：「已曾生子，却不能育，看來是命裏乏嗣，非關人事。」李通判道：「聞得有位千金，德容俱備，道憲有位公子才德兼全，前者曾託林堂翁轉達，只恐言之未詳，因此今日奉屈，要弟作一月老，以成秦晉之好，這是一樁極美之事，諒老先生必無他却？」王公道：「承蒙道憲大人不棄，是卑職萬幸，又承本府傳諭，敢不祇遵。實因卑職只有這個小女，年尙幼稚，原擬在鄉梓間招贅一婿，以爲養老之計；在賤荆亦一步不忍相離，因此重違鈞命，亦情事所勿獲已耳。」李通判道：「老先生所說雖是，但未通權變。大凡田舍翁婚姻多不出鄉梓，若說官宦之家，隔雀爲婚者，不一而足。卽如弟原籍湖南，賤荆却是先君出仕江西時與一位貴州同寅結的姻事，就是道憲夫人，也是四川籍貫。官宦之家，豈可與田舍翁相較？」王公道：「想尊夫人必定有兄弟姊妹之行，不似卑職只有這個小女，情實不能遠離。」李通判道：「只要老先生應允了，尊夫人斷無不從之理。」（更逼得緊）王公道：「不過少遲數日，卽當報命。」此時侯巡道看他二人對答，只是不語，聽到入後之說，纔道：「既然年兄要與尊闔相商，但數日內卽須覆我一音，以定行止。」王公唯唯。當下李通判又說許多德惠阿諛的話，酒席纔罷。王公隨辭謝回寓所，方卸衣冠。李通判又到，只得相接進來坐定。茶罷，李通判道：「老先生回署，卽與尊夫人相商，這是道台美意，他人求之不得。老先生切不可固執，適才道台又着弟來致達，若成就了這頭姻事，宦途之中，何所不可？况道台彰明較着，兩番求親，若老先生固執不允，他顏面上如何下得來？還求老先生三思！」（話中有帶挾制之意）王公笑道：「雖承廳尊玉成美意，但婚姻大事，必須兩相情願，若勉強而行，終非美事。至于卑職這個微官，做也罷，不做也罷，無甚關係，並非戀棧者比。這事實實在不能相從，還求廳尊玉言相覆，感激不淺。」李通判見話不投機，便起身道：「弟也是一番好意，况是道台所託，巴不得玉成其事。既是老先生主意已定，豈敢相強。當卽

作辭而去。王公次日一面謝酒稟辭，卽起身回縣，到署中卽與夫人說如。王夫人道：「不知他何故三番兩次，要來求親，莫非在那裏見過女兒來？」旁邊老人家王誠道：「當日在台莊雇車時，聽得對門客寓裏住，就是侯巡道的家眷，那日夫人小姐上轎時，有幾個家丁打扮的，簇擁着一個官人，在外邊觀看，小的正待喝問時，店家說是侯道爺的公子，看那人有三十以上年紀，生得三叉骨臉，滿面黑麻，衣冠雖然齊整，人物甚是醜陋。」王公道：「不去管他好醜，我只不允這頭親事，他也無如我何。但如今最要緊的是回家取這宗銀子來買補倉穀，現在署中所有俸銀，規羨不及二百餘金，還取三千金來方可足數。」因吩咐：「王誠，我明日須撥兩個幹役，同你星夜回去，與岑夫人小姐說知此事，有書一封，內鎖匙一把，看了便知細底，限你十四日回往，不可有誤。」王誠答應，卽時准備行裝。次日王公寬給盤費，撥兩個能事頭役，李旺、楊升同往不提。

却說登屬遭荒的數縣，盜賊頻聞，搶奪時有，惟有寧海一境，這百姓互相傳誦，我們受王老爺的大恩，寧可餓死，不可爲非，因一境之中，挖草根，剝樹皮，羅省掘鼠，並無搶奪之事。凡有外來賊盜，共相擒拿，解縣請賞，因此連外方盜賊，也不敢入寧海境來。（可見善政宜民，便化荒區爲安土。）王公又生法調度，隨時救濟，士民莫不愛戴。這日王公正坐衙齋，忽聽傳梆通報，「探得有青州二府方太爺奉憲委到來，已離城不遠，不知何事？」王公卽刻吩咐打轎出城迎接，到了公館，見禮畢，茶罷後，王公因問：「不知太尊有何公事到此？」方公道：「弟奉督憲之委，不得不到此一行。」因在袖中取出一角文書，遞與王公展來觀看，方知是本地揭參寧河知縣王某，以一隅偏災，不奉明文，擅動倉庫，希圖侵蝕等因，爲此仰該丞前往確查倉儲庫項，果否賑濟，有無額外虧空情弊，據實具報。王公看畢大笑道：「督憲借重堂尊到來，倒明了卑職的心跡，現有放賑戶口清冊可查，只求堂尊據實查覆，就是卑職萬幸。」方公道：「弟也不必再查，一路來口碑載道，莫不感頌年台的恩德，弟亦久聞年台惠政宜民，循良第一，渴欲一識尊顏，今却因公得遂，誠爲快事。」王公道：「卑職才力淺薄，遇此凶荒，無法賑救，只

得儘其囊橐，聊盡此心，已着家奴歸取，限日往返；大約在臘月半前，儘可取到，計算買補，約在明年三月內，可以完足。今當出具甘結，求堂尊加轉，必不有誤。」方公道：「甚好！」說話之間，只聽得外面人聲喧嚷，衙役回稟：一時聚集了千餘人，來打聽老爺的消息。若有事故，大家都要往省城去保留。方公道：「難得難得，可見公道自在人心！」王公隨吩咐家人衙役傳說，方老爺到來是奉委查勘放糧戶口數目清冊，並無他事，叫他們各歸生理。那些士民見衙役傳言，恐有虛誑，不肯便放，直待王公自出面諭，方各散去。署中已送到酒席。方公道：「如此米珠薪桂，還要叨擾。」王公道：「堂尊因公到此，路途跋涉，卑職心甚不安，一杯水酒，幸勿言褻。」說畢就要辭歸。方公留住道：「既承盛意，我們正好借此談心。」王公因吩咐家人斟上酒來，外邊隨從，另有款待。飲酒中間，方公道：「這侯道台與年兄有何嫌隙，多此事端？」王公因將兩次求親不允之故，告說一遍。方公道：「這也可笑。兒女婚姻，原要兩相情願，豈有以勢力相強之理？前日敝堂翁吳公從省中回來，知道此事，督憲對着司道各官說：若州縣都如王寧海這般愛民，地方何愁不治？况他稟明存倉穀數，情願捐資買補，實是難得之事，如何還有弊端？侯巡道參他希圖侵蝕，未免苛刻，但揭內有恐其賑少報多，額外虧空一語，不得不一委查見。吳公在坐，使說即委你方府丞就近去查看。如此看來，侯道台豈不多事，並聞得他乃郎在此，瞞着乃尊在外面無所不爲，年台當處處隱防。」王公道：「承堂尊關切，卑職當銘泐五中，如今卑職將此事完結，便當告休，豈肯再爲戀棧，驚駭以取其辱？」方公道：「年台正在強仕之年，况上台器重，雲程未可限量，豈可因噎廢食？」兩公說話投機，不覺飲至玉兔東升。王公方告辭回去。次早即來請安，就具了限明年三月買補，如數完足的印結，並着戶房書辦，齊放糧戶口數目清冊，呈與方公查看。方公略閱大概道：「辦理甚善，雖然賑濟不多，却得均沾實惠。」方公收了印結，當下就要起身。王公堅意留住，方公也不肯遽別。當日又設席相待，暢敘了一天。次日方公一早起，身王公送出郭外，五里纔回。且不說方公加結轉後，來赴省在各上臺前，說了王公許多善政，這是後話。表過不提。

却說王誠與兩個幹役，星夜趕回家中，與岑夫人小姐碰了頭，將書匙呈上。岑夫人見書面上是端差限日端回，不知是何急事，心下驚疑。口裏問着：「老爺夫人小姐的好？」手裏忙拆開書來，（寫得情景逼真）婆媳兩人從頭看畢。大娘子道：「不允他親事，將來恐怕還要作祟，如今事不宜遲，即當準備。」就吩咐王誠陪待他們，酒飯明日大家歇息一天，後日着發你們一早起身。當日婆媳兩人將鎖匙到上房東內間第八隻皮箱內，取出白金六十封，岑夫人就叫大娘子寫了一封回書，書中力勸事竣告休，並隄防候巡道暗中作祟的話。將行李細束停當，雇下船隻，到第三日一早，打發王誠起身，再三吩咐路上小心，賞了他每人四兩銀子，格外四十兩盤費，殺入書中，到署銷算。王誠與兩個衙役，叩辭從後牆門下船去後，大娘子對岑夫人道：「我看這三個人臉上都

有滯氣，但願途中無事平安纔好。」（梅夫人只能相，不能卜，若能卜，俱全此三千金，不致失脫矣。）岑夫人道：「這是做好事，的銀子，皇天也當護佑，諒必無虞。」（岑夫人却是依理而斷）不說婆媳這邊相敘。

却說王誠等坐船，直到台莊起程，雇了一輛大車，星夜竟往登州進發。正是明鎗易躲，暗箭難防。一來侯巡道的公子，候集見兩次求親不允，便慫恿父親，揭參他，希圖侵蝕，及聞得上臺不准，又打聽得王公着人回家取銀，實補倉穀，心下十分氣憤。連日眉頭不展。他隨身兩個幫閒伴當，一個姓賈名何，混號赤鍊蛇；一個姓孫名業，混號灰地鯊。這兩個是端一助紂爲虐，挑唆候集，常幹那沒天理的勾當。曉得公子心事，乘間說道：「天下美女甚多，豈止有王知縣的女兒一個？我們與少爺打聽有勝如他的，不拘少女嫩婦，包管你老人家趁心滿意。」候集道：「親事不允也罷，如今又揭他，不倒實是氣。這老賊不過他家中豪富，已着人回去取銀，來買補倉穀。除了此事，再無別法能布得他，叫我們如何不氣？」賈孫二人尋思了半晌道：「若他果然回去取銀，小的們到有一個好計策，叫他人財兩失。」賈何道：「料他口氣如何？」候集道：「你且說來是什麼計策？」賈何道：「料他取銀子來，必要打從尖子峽青山坳苦竹灣這些險處經過。小的們糾合幾個有本事的朋友，就那裏扮作响馬，劫取他

還宗銀子，叫他不能買補。再叫老爺揭他個違限不償，豈不出了少爺這口惡氣？」侯集笑道：「此計甚好，只要做得細密，倘然弄破了，却不是要處。若做得乾淨，這取來的銀子，我只分一千，其餘都與你們分用。若是弄破了，就到砍頭時節，也不許扳出我來。」賈孫二人道：「少爺放心，包管無一些破綻。只在家中坐聽好音。」這也是王公的限運，該當遇着這些魔障。不說這邊賈孫二人去糾合黨類。

且說王誠與李旺揚升坐車保護行李，兼程進發。這日五鼓起身太早，正到了青山坳這去處。四圍都是山林叢雜，前後數十里沒有人家，最是險隘之處。王誠不合貪趨路途，正驅車到此，此時是臘月初旬，霜華滿野，只有星光，並無月色。正行間，只聽樹林裏放出一枝响箭來。王誠吃了一驚，只聽車夫叫聲「呀！先已逃去。樹林裏飛出六七騎馬來，星光中只見都拿着雪亮的鋼刀，高聲喝道：『留下車上的東西，饒你一死。』王誠與兩個差役料不能敵，跳下車來，抱頭奔竄。這班強盜上車搜出行行李，身邊都代有稍囊，纜袋，將這三千兩東西，盡行劫去，放開轡頭，一道煙已無影响。王誠等躲避枯澗裏，見响馬已去，纔一個個鑽出頭來，招呼車上，檢點銀兩已是一空。大家目瞪口呆，呆做聲不得。車夫埋怨客人一定早要走，才弄出來。三人埋怨車夫，你曉得尷尬，就該阻住我們。大家互相埋怨。幸喜盤費銀兩裝在衣包內，不曾拿去。此時天色已明，就有行人來往，問知遇盜，大家都說這裏雖是個險處，却也平靜了多年，怎麼忽然有起响馬來？一定是你們在這裏露了白，才弄出這事。兩個衙役問知這地方是登萊交界之處，屬即墨縣所管，只得驅車到了村坊，覓了個下處，即去報了本處鄉地保甲，留楊升看管這車輛。王誠李旺代了鄉保人等，往縣裏來稟報本縣。知是強盜重情，立刻坐堂限日拿獲。一面申報本府，通詳各憲，並移會隣境協力緝拿。當日又備了一角文書，交與王誠，令他着二人回寧海報知，留一人在此。王誠即與李旺回到了下處，取了家書，並在此守候。這角公文先着李旺星飛回縣通報。自己同楊升在此守候。催促緝拿，話分兩頭。

却說這日王公在衙內坐立不安，心神煩悶。只聽外面傳梆，說李旺獨自回來，稟見王公心疑，即刻喚進來問道：「你如何獨自回來？」李旺叩了頭，流下淚來，懷中取出文書家信呈上，王公見了，是即墨縣王公的移文，拆開一看，大驚道：「如何路上竟有响馬？一定是你們在途路間露了形跡，才有此事。」李旺因將去來謹密，並遇盜報官情形訴了一遍。王公喝退，隨進內堂來與夫人說知。夫人只得叫苦。王公又把家書拆開看了一遍，並念與夫人聽了道：「幸喜家中平安，如今失去了這三千兩銀子，通省皆知，即買補遲延，也不爲過。但再回去取銀斷乎不可，明春有本省協濟浙江軍餉十萬兩，我上省去求督藩兩憲，或尙有望。」正是：「爲大衆犧牲，不計勞怨，爲萬民造福，精神千古。」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 第四十三回 奉天旨縣令擢城隍 設巧計夫人斬倭寇

却說王公星夜趕赴省城，其時即墨縣通詳已到，各憲皆知，督憲晉公大怒，飛檄該府縣勒限嚴拿，務獲解報。一月不獲，即行題參。這日王公先去稟見督憲，隨即傳進後堂。王公參見畢，未及開口，晉公便道：「你必爲被劫之事而來，我已飛檄飭拿，但拿獲與否尙在未定。這倉穀懸欠，却如何辦理？」王公稟道：「卑職正爲此事，特來懇求這三千兩銀子，總然不獲，卑職也情愿賠補。若這番再回籍取銀，路上也不放心，因求大老爺鴻恩，將解浙軍餉扣留三千兩，發與卑職買補，即懇恩移知浙省卑職就任本省藩庫如數繳補，省得途路耽心，若蒙俯允，卑職隨着人回籍取銀，在本省等候補繳，必不有誤。」晉公沉思了一回道：「此舉甚好，但這餉銀，我開正就要起解，你即速着人回去取銀，我另與你一封信銀文書，在本省等候繳補，尙有遲誤，取咎不小。這三千兩銀子，本院即行文藩司，你可具領狀在藩庫請領，及早買補完項，本院念爾是個好官，與你擔着這個干係，切不可貽誤。」王公叩謝道：「蒙大老爺格外垂慈，豈敢貽誤有負大德。」當即稟辭出來，隨往見藩台葉公，將稟懇督憲截

餉緣由稟知。葉公道：「兩番賠補，實是難爲了你！我已飛飭該縣，勒限嚴拿，若拿獲得着便好了。如今既是督憲允准截留餉銀，先行資補，只候憲牌下來，你便具狀來請領。」王公隨叩謝稟辭出來，又去稟見臬司各憲俱蒙獎慰，心中甚喜。到次日布政司庫吏來寓，通知督院牌文已到，大老爺說年節已屆，請老爺即速領了這三千辦理。」王公謝了庫吏，隨具印領到藩庫，領了三千兩官銀，用車裝載，即稟辭各憲領了督院解銀補餉的咨文，歡喜回縣。（他人失脫三千金，將爲終身之憂，而王公尙欣喜失銀置之度外，可賢哉！正謂不改其樂者也。）已是封印之時，隨差役喚了王誠回來，只留楊升李旺在此守催，修了一封備細家書，並督院咨文吩咐王誠同一個老誠書吏，一個安役，定於新正月初六日起身回家取銀，在本省呈繳。（此宗銀兩，後來在本省繳納，只於四十六回中帶出一筆，不復重敘。）至開印日，即派幹練書役，領了文書牌票，分給銀兩，往鄰府州縣，都知道王公賠償價買的穀石，這些書役所到之處，先投了文書，各州縣都知道王公賠補之事，無不關切，隨傳經紀集市，吩咐准斗平糶，不許昂價買足之日，拿官車護送交界，因此採買這五六千石穀，全不費力，約在一月之間便可完足。却說王公到上元佳節，在後堂與夫人小姐家宴，因說：「我做了這一年多官，也不會屈打了一個平氏，雖然賠了數千金，却也承各上司十分優待，只等這倉穀補完，就當告休回去。」王夫人道：「這是攛掇你做官，以致賠累了這許多銀子。」王公道：「事有前定，豈關人事？」這夕開懷暢飲，飲了幾杯，歸房安寢。當夜王夫人夢見一位白衣老母，抱着一個眉目如畫的小孩兒，只穿着一個紅綾兜肚，渾身如粉裝玉琢一般，遞與王夫人道：「把你做了兒子罷！」王夫人大喜，雙手接過來，抱在懷中，正要問這個老母來歷，忽然被這孩兒一個翻身，轟然驚醒，却是一夢，總更漏時正交五鼓。原來王夫人平日持誦白衣大士神呪，頂禮甚虔，得了這夢，自覺有異，因與王公說知。王公道：「或是菩薩慈悲，也未可知。」次日在白衣大士前齋供頂禮，從此王夫人覺得喜酸愛睡，已是有子身孕。王公心上也十分歡喜，到了二月上旬，各處採買書役，陸續俱回，計算一應盤費車脚之外，還餘剩



了二百餘金。王公甚喜，慰勞各書役，俱有獎賞。隨即通報了完足的文書。原來人間善惡，天鑒非遙。凡人有犯孤窮夭折困苦流離，但得念念向善，隨分濟人，便可挽回天意，反禍爲福。這王公本來命犯孤煞，官境坎坷，自做官以來，只吃了寧海一口清水，所捐己俸，施粥救飢，並被盜捐資，共費了六七千金，却全活了飢民數萬。因此「相遂心移，命隨心變」，若論陰功，正當福祿未艾，殊不知人間之富貴有限，天曹之祿位無疆。此是作者勸人爲善本意。讀書當「一心着眼」。這日是二月十五日，紅日正中，王公獨坐衙齋，正在起告休文稿，忽見一青袍角帶的吏員，率領一二十個職事人役，上前參見。這吏員雙手費着一封極大的文書，呈上。王公接來看時，正面寫着「特授天曹都察院封」。這面是年月日時發。側邊是「仰寧海縣盛爲陞補城隍事，奉東嶽齊天大帝金旨：查東省濟南首郡城隍汲斯忠，已奉玉旨陞任東嶽都巡使，所遺員缺，查有甯海知縣王翼聰明正直，力善愛民，堪以陞補。奏蒙玉帝天旨准行，即着赴任，毋違等因。蒙此轉飭到院，合即轉行。爲此仰該縣即速遵照限日赴任，毋違」。王公纔看畢，那吏員又呈上一道，上任告示請標。旁邊一吏捧過硃硯，一吏送過筆來。王公不覺就判了個二十二日辰時。正欲問話，只見那吏員磕了頭，率衆而去。一時不見。旁邊門子正送茶到面前，王公打了一個呵欠道：「奇哉！奇哉！」因問門子你幾時進來，可曾見甚麼？門子道：「小的纔送進茶來，見老爺在這裏打混，不曾見甚麼？」王公吃了茶，就進內堂，與夫人說知此事道：「青天白日，豈有夢寐？」因將牌文念出一字無遺。這是天數已定，不須疑慮，幸喜官事已完，後嗣有望，生爲縣令，死作城隍，亦有何憾？日後夫人生了，當取名夢麟。女兒終身，亦不必更爲擇婿，他與梅女兒姊妹情深，共事岑郎，必無差錯。家園事業，夫人自能主張，不須至囑矣。」王夫人見說，不覺垂淚道：「這是一時夢幻，如何認起真來？」王公笑道：「必非夢幻，我奉天旨陞授城隍，你母女當作喜事相看，切勿啼哭。」當下就着王謹端正後事，將一切公事，日夜辦理清楚。一面通詳告病文書，乞即委員署事。這信息已是傳揚出去，四境皆知。那些士民也有哭泣的，是舍不得這樣仁慈父母。也有歡喜的，是喜

得就做了本省城隍。也有半信不信的，道正在壯年，還要加官進爵，未必就有此事。紛紛傳說不已。這王夫人母女，這王公如此行爲，日夕憂懼。王公再三安慰，談笑自若。到了二十二日半夜裏，王公即起來沐浴梳洗畢，冠帶整齊，望北謝了恩，即印信交與夫人。明日叫王謹交與典史費繳，料理畢，即明燭在二堂危坐。夫人小姐俱已起來，十分驚恐。只覺署內香氣氤氳，樂氣隱隱。王公早見前日那個吏員進來參叩，隨後便是許多書吏人役，逐班叩頭畢，請上馬。隱隱聽得炮聲響，呵道鳴鉦，鼓樂交作，漸遠而寂。此時正交午時，城鄉無不聽聞。及夫人小姐看王公時，已笑容可掬，端坐而逝。不覺放聲大哭。其時合衙書役，因知此事，這夜齊在衙門上宿。其時都聽得鼓樂之聲，由近而遠，及到宅門探問，已知王公坐逝。大家不待通稟，都進二堂來觀看。却見那王公面目如生，冠帶整齊，端正椅上，署中香氣不斷，衆書役垂淚磕頭，却喜棺槨衾褥俱已齊備。王夫人就命將槨木安放正中，襯墊端正，即着攙扶老爺入棺。幾個老吏過來，同老家人王謹攙扶。只道身尸僵冷，誰知肌肉馨香，身體溫軟，遂輕輕擡起，坐入棺中，然後整冠理帶，緩緩睡下。蓋好錦衾。夫人小姐，並家人僕婦丫頭，都撫棺慟哭了一場。纔蓋好棺蓋，四圍釘好，裝掛孝堂，安設靈案，點燭焚香。又請畫工將平日所傳行樂，做出一幅大像，將來張掛，十分形肖。却說這日同城內文武官員，以及城鄉士民男女，來上香禮拜者，自早至晚，紛紛不斷。夫人小姐俱掛重孝。堂內俯仰回禮，着家人謝勞。一連三日，夫人只得閉靈止弔。原來這日已傳揚到省會，先是省城隍廟「道紀司」二雙日前夢見本廟人役紛紛嚷嚷，洒掃殿庭，整肅職事，竊問廊下一吏，說是寧海縣王爺新陞了這裏省主城隍，十二日辰時到任。醒來甚是驚疑。及到二十二日五鼓時分，聽得砲響鳴金鼓樂之聲，自遠而至。俄聞呵殿傳呼，至平明方寂。到二十四日的申刻，已見寧海縣典史代行通報文書，並通稟事實到省。因此傳揚得無一處不知。督院晉公遂即密訪的實定期，親率同城僚屬到城隍廟行香致祭。並勸僚屬各捐俸金，重修廟貌，另塑金身。又諭登郡各屬，隨分助賻，送其靈柩家眷回籍。一面委員署印，一面將王公德政始末具疏奏聞。後來旨勅封爲一

忠佑伯「春秋勤幣致祭，屢著靈顯，這是後話不提。

却說那侯公子自從賈孫二人在青山坳得手之後，神鬼不知，大爲得計。後來聞官司捕緝了數月，沒有影響，也就漸漸忘記了。及聞王公作古，沒了對頭事主，把案越放慢了。現今王公家眷打聽得就要回籍，因想王公已死，只有他母女兩個，若再去說親，肯了便罷，若說不肯，就強媒硬娶了他，也不怕他怎的？因與賈孫二人商量，他兩個尋思了一回道：「這事不妥，若再不成，倒有了形跡。況老爺現在這裏做官，強媒硬娶如何使得？」侯公子道：「依你們說，難道竟罷了不成？」孫業道：「我到有一條妙計，只是少爺却在這裏住不得，須及早在老爺面前說個時候回家，在路上只推有病，慢慢破站前去，在那幾個荒僻去處，左近等候。小的們再糾合了那幾個夥計，埋伏前途，關會停妥，就那裏得奪了他女兒，上了車，軟騙不從，便用威力恐嚇，量一個嬌嫩女子，不怕他不從！只是得他在五更起身，纔好行事。若是在白日裏一路，這事就不妥了。倘得天從人愿，得了手，小的們便先雇了船隻，待車子一到，就上了船，那時甜言蜜語，把他哄上了道兒，回到府中，豈不是一生受用？日後就是老爺知道，也只索罷了。」侯公子笑道：「這條計真是妙計！只是須結果了他的一家纔好，省他告官告府，惹出事來。（好狠心腸，安得不取殺身之禍）這件事須要十分機密，若事成，就你們夥計每人賞一百兩銀子。」賈孫二人道：「都在小的們身上，少爺只顧放心，包管稱心滿意。明日只要少爺賞我們每人一個老婆就是了。」侯公子道：「府中有的是丫頭，隨你們每人挑娶一個便了。」（此句雖似閒文，却是要語，見得賈孫二人無妻子之願，一朝事敗，便可遠颺無累也。）當下商量停妥，耑打聽王夫人起身日期，賈孫二人悄悄行事。這侯公子就在父母面前只說回家盤查當舖，就坐了自己車輛，心愛家人，肥驃大馬，計日回家。這話暫且不提。

却說這時倭首趙天王夫婦，結連海賊汪直徐海，分兵數十道，大舉入寇。江浙閩粵，同時告警。官軍征剿，互有殺傷。無如這些倭寇連年遭騷，路境熟悉，東進西退，出沒無常。沿海地方，大遭荼毒。就中單說這赤鳳兒，與就地

滾郎賽花夫婦與海寇汪直的頭目黎格盧龍率領海賊倭奴數千之衆直犯松郡之華亭金山上海南匯等處，分立十餘屯，左出右入，夜劫宵攻，十分猖獗。楊舍參將耿自新都司同知汪龍嘉鎮中軍遊擊吳端等屢戰不克，反被他暗通內線，裏應外合，攻破了金山，大肆殺掠。江蘇總制黃公飛檄吳淞總鎮王嘉鎮遊擊殷勇發兵應宜，調回耿自新在太倉防守。其時華氏夫人同在軍營，戎裝督戰，自成一隊「繡旂軍」，都是強幹勇猛之士，連勝了倭奴數陣。自此乃倭寇凡遇「繡旂軍」不敢輕敵。

且說就地滾江五夫妻兩個，佐赤鳳兒在金山之鐵砂峽青塢泥等處，分爲四屯。赤鳳兒居中，就地滾在左，郎賽花居右，與汪直等諸屯分爲犄角，欲犯松郡。王總兵駐兵花山，敵住汪直等東西一路，正欲與殷勇合謀分兵進剿，忽因抱病而止。

却說華夫人在軍中與殷勇計議道：「此間數屯，惟倭婆赤鳳兒爲首，其兵甚銳，但倭奴輕身嗜利，恃衆少謀，須設計誘敵，破其首領一屯，則諸屯自然瓦解。然後與王褚二總兵合力破剿，可獲全勝。」殷將軍道：「計將安出？」華夫人道：「可命軍士將膠泥做成元寶，外粘錫箔，用荆篲裝好，故叫顯露，上面插着軍餉紅旂，分做數十扛，挑勇壯軍士扛抬，故繞賊營經過，引誘倭奴前來劫奪。我軍在白沙河四下蘆葦深處，用戰船三十號，藏精兵一千五百名在內，只聽號響一聲，齊出截殺，出其不意，可獲大勝。」殷勇大喜，即暗傳號令依計而行。果然那鐵砂峽左屯就地滾所領倭奴千餘，探見了這雪亮餉銀，如何不搶啣哨一聲，蜂擁而至。衆軍士一見吶聲，撒下銀扛四散逃奔。這些倭奴一齊上前，競相搶奪。正吵嚷間，忽聽一個號砲，從半空飛起，四下鼓聲如雷，殷勇與夫人指揮這一千五百精兵，四下合圍攔來，大刀闊斧，儘力砍殺。這倭奴出其不意，驚惶亂竄，被官軍三停殺却兩停。真是「尸橫綠野，血染黃沙。」殷勇與夫人得勝，遂分頭追殺。忽聽四下螺聲驟起，却是赤鳳兒與郎賽花率中右兩屯倭兵前來救應。華夫人正遇赤鳳兒舞雙刀殺至，夫人心中暗想：屢聽說倭婆利害，果然名不虛傳，若

殺得此婦去其元魁，倭奴自然喪氣。遂提手中一鐵心攢竹點銀鎗，當心就刺。赤鳳兒使雙刀架起，好一場厮杀。一個是倭傳刀法，光閃處不離眉頸頭顱。一個是仙人鎗鋒，神到處只在咽喉心坎。戰到三十合上，華氏夫人見赤鳳兒本事高強，心中定計，虛幌一鎗，回馬就走。赤鳳兒不捨，拍馬趕來，華夫人聽馬蹄將近，猛翻身回馬一鎗，赤鳳兒急躲閃時，已將護肩金甲挑去一片，嚇得落荒而去。華夫人大喝道：「賊婆娘往那裏走？」飛馬趕來，不防郎賽花領一枝倭兵，從刺斜裏殺來救應。見華夫人追趕赤鳳兒甚緊，便取一鐵彈，扳弓打來，正中華夫人肩甲龍吞口，鎗上當的一聲，打得粉碎。華夫人吃了一驚，兜住馬不趕。這郎賽花也知道華夫人利害，不敢抵敵，保着赤鳳兒飛馬逃去。就地滾亦被殷勇殺，招呼敗殘倭寇一齊奔走。殷勇與夫人率兵正追殺間，忽聽前面螺聲大起，却是黎格盧龍領數屯賊兵前來救應。華氏夫人見衆寡不敵，且天色已晚，遂令鳴金收軍。那邊望見綵繡旌旗，也不敢前來了。殷勇傳令後隊作前隊，緩緩退回大寨。這一場大戰，計斬倭寇一千三百餘級，一面關會王總兵汪指揮合兵會剿，一面捷報總制黃公，開報大喜，即檄殷勇署理參將，與各路官軍會議進剿。其時浙閩等省都有飛章奏聞，各處勝敗情形，將并功罪，聽候旨意發落。這話表過不提。

且說文進自從在台莊與劉雲弟兄別後回家，且值老母有病，朝夕侍奉，不敢出門。待得病體少好，已是冬月將盡，纔與老母說知，前日劉相公託我寄書，又與了盤費，必得往太倉去走一遭。一者全了信義，一來去見殷將軍，看看那邊光景如何。老母道：「既如此，且待交過春去，這寒天冷水，如何出門？況且我病纔好，萬一你到那裏，有些耽擱，大年節下，教我冷清清，如何過得？况聽得說今倭寇正亂，叫我如何放心？」文進是個孝子，見母親說了，便不敢再言。直到挨過了新正月日，纔與老母說知要往太倉一走，老母再三叮囑，速去速回。我是風中之燭，朝不保暮的人，你且少耽擱。」文進不料此行便與老母隔世傷哉！天下有父母在家之人，久客不歸者，觀此甯不驚心駭目，速作善計耶！家中託哥子文連照管，自己拴束包裹，藏好了劉雲的兩封書札，帶了一個防身

的銅鏡，星夜竟奔太倉。這時正是官兵與倭寇廝殺之時，道路十分防範，及到太倉，方知殷將軍與夫人一同出兵去了，署內無人，心中納悶。只得來見州成公，一直走進大堂，便有值堂人走過來喝問。文進道：「我是與原任山西沃縣劉老爺送信來的，煩你通報一聲，你老爺就知道了。」那衙役見有來歷，就說與宅門往裏通報。成公聞是劉雲寄書，便問：「是何等樣人？」家人說是個青衣小帽的人。成公就叫引他進來。文進走到二堂見成公，便服站在簷前，欲待上前叩見。成公扯住問道：「這書劉老爺在那裏託寄來的？」文進道：「老爺只看了書便知。」因向包裹內取出書來，遞與成公拆開觀看，未及看完，連聲道：「有罪得緊！不知就是足下！前者賤眷極承保全，心感不盡。幾次着人相訪，竟無下落，今得足下到來，實慰渴念。」因拉文進到東書房內，先要拜謝。文進攙住，連道：「不敢。」因各長揖坐下。成公將書看畢，便問：「足下想是不曾相會殷將軍？」文進道：「殷將軍原是同里相熟，今番與夫人都出兵去了，因此不得相會。」說話之間，成公子出來拜謝，「前日尊駕忽忽別去，心上十分抱愧，後來又無處尋訪，至今耿耿在心。」文進道：「一時憤激，莫怪鹵莽。」成公就叫備飯，因說：「足下有如此本領，目今用人之際，正好建功立業，豈可埋沒英雄？」文進道：「一向要投殷將軍圖個事業，只爲老母在堂，不敢遠出。此來又不得相逢，書信只好存在老爺這裏，得便寄去也好。」成公道：「足下何不往軍營去相會，我再修書一封去，必有濟遇。」文進道：「去秋只爲老母病，這封書直遲到如今。現在病體纔好，再三囑咐，不敢在外久羈。今日見過，就要告辭。」成公聽說，知文進是個孝子，更加敬重道：「雖然如此，也須款留數日，再作道理。」自此成公父子殷勤相待，一住五天。文進苦辭起身，成公見款留不住，因問明住址，倘有機會，卽當相聞。當送了白金百兩道：「聊爲令堂甘旨之供。」文進推辭不脫，只得謝了。卽拴束包裹起身。成公着役負送，成公子親送下船，格外又送了十兩盤費，鄭重而別。原來天數已定，人不能知。文進此番回去，頓教「風木生悲」，却使奸徒喪膽，正是：「爲尋知己圖謀去，做出驚人事業來。」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天曹都察院一角文書，是千古奇文，但王公清廉正直，使天假以年，自當爲封疆大臣，秉忠君愛民之心，做驚天動地之事，受享王家福祿，誰曰不宜？不意以上天列宿，僅爲陰府城隍，我思鏡湖當日弼箝時，將王公如此結局，豈不暇細寫故隨便收拾耶？我又思之王公當日不死，必受侯氏之禍，故天之所以賜其後嗣，福祿綿遠，正所以報施善人也。讀者不可不知。至斬倭一段，全從洗夫人「娘子軍」兩事脫胎，只羨夫人設計之妙而不知用事之精，可謂食古而化。

#### 第四十四回 貪美色狹路喪凶徒 重英豪平臺試武士

却說文進自起身往太倉後，他母親舊病復發，文連着急，即請醫調治，都不見效，到九天上，竟作古了。幸得文進尙有存在家中幾兩銀子，文連將來買棺盛殮。及文進回時，已是過了首七。文進哀慟欲絕，將成公所贈從俗禮懺，盡孝盡哀，守靈過了斷七，就在祖墳安葬畢。文進自思志願未遂，老母又亡，如今孤單獨自，一事無成，終不然撐船過世，豈不惹人恥笑？因想知己難逢，不知去投劉家弟兄，圖個機會，總然無濟，習學些武藝，也好。主意已定，家中本無可守，把房屋船隻，交託了哥哥照料，拴束隨身包裹，帶了防身銅錐，卽日就道，星夜奔沂水而來。文進不因母病，必是往太倉到太倉得過殷勇，必不能卽回，嗚呼！所謀不遂，歸值母亡，纔向天涯遠尋知己，途中得救王夫人母女，亦天所使然。侯公子等殺心纔起，而殺身之人已見，天道幽微，鬼神鑒察，可不畏哉！於路無話，不日間到下尙義村，訪至蔣宅，進門遇見一個老人家，從內出來。文進便問：「府上有一位劉姑爺可在麼？」家人道：「劉姑爺如今進京去了。」文進道：「他從幾時進京的？」家人道：「他上年九月內在這裏完了姻，十一月裏就進京去了。」（劉電進京時日，却從家人口中補出。）文進道：「他既然進京，可知他寓在何處？」家人道：「他的哥哥劉老爺在京補官，都在內閣中書岑老爺那邊同寓，如今岑老爺把我老爺同劉姑爺都在

萬歲面前保舉了，十來日前，有部文轉到本縣來，催過我家老爺起身，也進京去了。你若尋他，只到岑中書老爺的寓所去尋，就有下落。」文進聽了，躊躇了半晌，心中想道：「這番又來得不湊巧，欲待回家，實是敗興。幸喜身邊還有盤費，不若進京走遭，看看光景也好。立定主意，與老人家拱手作別，取路竟奔都門。這話暫停。且說王夫人母女自從王公歸天後，省城各衙門并各府州縣，各有差人來弔奠送賻儀的，紛紛不一。惟文登縣潞公是同鄉同年，又同寅好，親來弔慰，并送賻儀五十金。王夫人推辭不得，一一收領。凡是來差，都着家人款待，不在話下。擇定三月初三日起身回籍，先着家人王謹到省城督藩臬憲，并本府道衙門都遞了報明回籍，懇求嚴緝劫盜的狀況。惟督藩兩憲，傳王謹當面吩咐：「拜上你主母，到家即送補繳借項要緊。」王謹稟說：「小的主人正月初就專差回家取銀中繳，想此時已經歸款的了。小的主母，只求大老爺行文嚴緝盜賊。一兩憲都一般吩咐：「你去稟復主母，我這裏獲盜追賊後移文浙省，喚你家主領取。」王謹叩頭謝了，回縣稟復夫人，就雇了三輛大車，十六名長夫，打抬靈柩起身。這日百姓香花燈燭，設祭者何止百十處。男女百姓，執香哭送者，何止數千人。王夫人吩咐家人再三阻謝，內中有送五里，十里，至二三十里者不等。惟書役人等，直送至交界纔回。這話表過不提。

且說王夫人自起身以來，日暖風和，一路無阻。這日是個大站，未交五鼓，即起身行。到了嶧縣所管內轆轤，却是個多見樹木，少見人烟的去處。此時東方未白，只有星光，車上掛着燈籠，正行走間，忽聽樹林中一聲吶喊，殺出五七個強人，用紅土塗面，手中都執着雪亮的鋼刀，大喝道：「留下買路錢，放你過去！沒有時，把個人留做當頭！」那些車夫抬夫，嚇得撒下棺車，四散逃躲。王謹在車上抖戰戰道：「我們是主人死了陪棺木回籍的，並沒有甚麼銀錢當頭。」一個強盜喝道：「問這廝作甚，只問他主人婆在那個車上？」王夫人母女在車中嚇得渾身發抖，作聲不得。那強盜正待往車上來揪住，只聽得平空裏霹靂般一聲喊道：「好大膽的強盜，敢在大路



上打劫！說得遲，來得快，手起一鎚，正打中二個強盜頂門，鎚重力大，却把頭都打到項子裏去。隨即奪過那口刀來，便有兩個強盜舉刀來砍，被那漢左手用鎚逼開刀，右腳飛起，早踢着那賊手腕，把那賊手中這口刀直飛起半空裏去。即待逃奔，被那漢手起處，連肩夾臂，砍翻在地。那幾個都待要逃走，被趕上一個照背心，一銅鎚打倒，用腳踏住問道：「你這賊叫甚麼名字？」那賊口吐鮮血，掙命叫道：「小的不曾劫了物件，只求老爺饒了狗命。」那漢大笑道：「諒你這鼠賊也不值我一刀，但饒了你這賊，恐日後還要做賊，且與你留做記認，即提起耳朵割下一隻。（趣哉此漢妙哉奇文！）那賊忍痛爬起就跑。這邊家人車抬夫等見殺死強盜，都走出來望那漢羅拜在地，願求姓名。那漢道：「我是路見不平，保全了你們，你們可速急離此，免得耽誤行程。我是往京都訪人去了。」王夫人在車上道：「多感義士垂救，愿聞姓氏住居，日後當圖報答。」那漢道：「我便叫文進，你們却是往那裏去的？」王謹道：「主人姓王是寧海縣知縣，在任沒了，如今夫人小姐搬靈柩回湖州原籍去的。」王夫人又道：「拜託義士到京都時，順便與我女婿內閣中書岑秀通個口信，說我們蒙義士搭救，已回家去了。」文進聽說驚喜道：「原來就是王夫人，我去年同劉三相公會到府上，岑老夫人也曾見過我，如今正要到岑老爺那裏去，不必再囑了。」說畢，把手一拱道：「趁此時無人行走，你們快些趕路，我是去了。」轉眼之間，已是去遠。（文進大有劍俠之風）這邊衆人脫却此難，恐天明有人查問，就攔行程，三輛大車，趕起牲口，十六名抬夫，抬起靈柩，如飛而去，也不管脚步高低，也不顧路途險要，如有神助一般，不上半個時辰，却已離轆轤彎三十餘里，東方纔白。且不说王夫人脫離回家，却說這夥強盜，就是賈孫二人結夥所扮，也是他惡貫滿盈，被文進起首打破頭腦的，正是侯公子砍死的，却是孫業，這割去耳朵打得吐血的，便是賈何，那個糾來的見勢頭兇狠，都狼奔鼠竄而逃。一輛車子，還在一里路外幽僻之處，着一個家人看守。這賈何掩着耳朵，跑到那裏，聽得這邊已遠，寂無聲響，因與那家人說知：「公子已經打死孫業，被殺衆人已逃，再過一回，有人行走，盤問出來禍事不小。」這賈

何人急計生，與那家人商量，把車上行李，弄得紛亂，皮箱銅鎖，故意扭落，把車却使到行劫之處，只說是被強盜打劫，與他對敵，致公子被他打死，幸遇大隊客商到來，把強盜驚散，箱內銀兩各取兩包，放在自己包裹內，只說被強盜搶去，有誰查賬？報了官府，憑他去捉拿強盜，再不疑到我們身上，各人算計已定，如法而行。即到前途報了地方鄉保，同往縣中稟報，官知是現任道台公子，事關重大，立刻到該處驗尸，吩咐賈何棺木盛殮公子，并家丁孫業。一面通報各憲，一面出着懸賞，勒限緝拿。這賈何正以為得計，誰知到第三日上，白日裏見侯公子同孫業渾身血污，被鬼卒鎖着來，他同去陰曹對質，便大叫一聲，撲地吐血而死。（嗟！人為惡者，請看榜樣）這纔是笑網恢恢，疏而不漏。侯公子空相思了一場，只落得害人自害。後來侯巡道得了兇信，又聞岑公子特恩超用的信息，一氣一驚，成了大病，即請告休回籍，在半路上白日裏分明見王公金冠紅袍，數責他縱子為盜的許多過惡，今得保全首領，便是你萬幸。侯子傑至此纔知都是兒子所幹的事，大叫一聲，吐血斗餘而死。這是侯巡按結局的話，表過不提，言歸正傳。且說這倭寇連年搔擾沿海郡縣，攻襲城池，殺掠屯鎮，官無寧晷，民不聊生。倘若官軍失利，則兇焰愈熾，少有不和，便潛遁出海，分劫附近島嶼，乘間劫掠，莫奈伊何。且有內地奸線勾通，外應，因此官兵每至失利，這番自去冬及今，倭奴海寇結連，分數十道入寇，震動三省，官軍征勦，互有殺傷。幸有殷勇與夫人這場大捷，倭寇兇鋒略戢。其時三省督撫，俱有飛章申奏，嘉靖皇上震怒，御筆親書了一道詔旨，申飭各省總制督撫調度失宜，大小將弁懦怯不振，以致海隅醜類，屢年肆擾，虛費軍儲，不能殲滅。前謂招募勇壯，三年以來，除官授辭者不少，查建功名者，惟王邦直殷勇兩人而已，其餘湮沒無聞，可見皆循情濫錄，並無真才實學之人，虛冒軍功，毫無實效。將從前投充武勇已授官祿者，嚴加考察，虛冒者盡行裁汰，不得循私，自貽伊戚。古者立賢無方，今不論內外大小文武各官，有能深悉勦賊機宜者，許即盡情條奏，凡有親知灼見之真才實學，無論親疎，許據實保舉，朕當親試錄用，庶草莽英俊，不至埋沒，協力同謀，殲除醜類，以副朕望，咸宜欽此！這道

詔旨下來，旬日間在京雖有幾位朝官條奏，都是泛言大概，不切實用。內外惟中書岑秀，共保六人而已。當着內閣，瞭如指掌。天顏大喜，即日便殿一一試問。岑秀逐條逐款，奏對明晰，大愜聖意。岑秀又面奏：「臣有契厚，武勇膽略出羣者，二十二人，一是山東沂水縣武舉蔣士奇，一是江西吉水縣武生劉電，二人與臣原有瓜葛，深知其能。今蔣士奇尚在原籍，劉電現在臣寓所，臣遵旨不避親疎之嫌，冒昧陳奏，伏乞聖恩召試，以辨優劣。」當蒙溫諭允准。原來這保舉一事，因旨意嚴切，要親加考試，誰敢保舉？因此旬日之間，應詔保舉者只有四人。連岑秀共保六人而已。當着內閣傳旨，所舉在京武士五名，於三月初三日，在平臺御試。其在外省保舉者，限三月二十五日赴兵部具名奏候投驗考試旨意一下，這在京五名就是北直郭紹汾，由西龍輅陳松岩，山東高卓，江西劉電，都准備至期考試。原來劉電是上年十一月進京，相會岑秀與長兄同在一房居住。如今岑秀面奏保舉劉電，在寓尚未得知。及岑秀朝罷回來，纔說保舉一事。劉電道：「雖承賢弟美意，只恐皇上親試，不比尋常，惟恐負累賢弟，有保舉不實之議。」岑秀道：「三哥本領弟深知灼見，何必過謙？如今急須准備本身服色，以便朝見。當下弟兄們即行料理，到了三月三日，平明時分，皇上駕幸平台，各官隨駕五車，都督府并御營都指揮衙門各官，俱全裝貫，甲率領三千御林軍士，明盔亮兵，甲分八隊，旗列五方，擺成陣勢，環繞平台。兵都官傳旨引五名武士到台下，朝見鴻臚寺官逐一唱名，各武士按名答應，跪奏姓名、年歲、鄉貫、履歷畢，皇上龍目展看，果見一個個狀貌不凡，內中只陳松岩係長瘦身材，論年齡只郭紹汾三十有六，餘皆不出三十。惟劉電年齡最小，相貌超羣，皇上暗喜。但不知武勇如何？傳旨各給戎裝，隨挑御營訓練馬匹，先試騎射，所用弓刀重輕，在監箭指揮處報名，領取，射畢陳奏。各人遵旨，自去裝束。旨意一下，馳道上早列出三座綵牌坊，各懸碗口大小綵球一個，射中者鳴鼓一通，各派官員監看。當下軍中奏過三通鼓樂，寂靜無聲。平台前面兩邊站着五軍，右左都督手執令旂，傳旨按名騎射。台上青旂招動，早見對面東隊裏郭紹汾縱馬飛出，拈弓搭箭，正待射時，誰知那馬快劣異常，早飛過第一座

綵坊不及發箭，轉眼到第二坊，覷得親切，一箭正中綵毬，鼓聲未止，馬已縱過第三坊，郭紹汾扭轉身軀，背射一箭，却從綵毬邊經過。皇上在御座看得分明，略點了一點頭。以次便是龍韜陳松岩，各中二箭，高卓只中了一箭，末後却是劉電，飛馬而出，一連三箭，齊齊射在毬中，上面鼓聲連續不絕。皇上大喜道：「好！各官暗暗喝采。騎射畢，傳旨令試步箭，却早在五十步外，列着一坐綵坊，正中間用銅索懸着一個不及一尺大的七層皮鼓子，上下左右四個綠圈，正中一點腓紅，只有杯口大小。郭紹汾等四人都用硬弓，依次較射。惟松岩郭紹汾皆中兩箭，龍韜高卓各中一箭，却都在綠圈左右。末後劉電跪奏：「臣所用係八石鐵胎弓，發箭較遠，伏乞將箭坊更移遠三十步。當下傳旨准移至八十步上，其時隨駕各官都暗道：「這後生中了三條馬箭，便賣弄精神，總然弓力到得八十步上，也難保必中，倘若射不着時，豈不自討沒趣？」有的想道：「他必定有這個本事，纔敢誇口，不然在皇上面前，豈是兒戲的？」各人心上議論不一。（不可無此一番議論，爲劉電神箭點染。）卽皇上意中，亦恐其不能必中，但能拉此硬弓，射得到時，亦是難得。却說劉電難者不慣，慣者不難，拈弓搭箭，使出三尖六靠，四平人穩的肩架，弓開滿月，箭發流星，弦響處，這枝箭正中紅心眼裏，滿營將士無不吐舌。劉電又搭上第二枝箭，拉滿弓，覷得親切，噠的一聲，這箭連第一枝箭一齊透出紅心而去。這第三枝箭，劉電賣個手段，將銅索射斷，掉下鼓子，皇上在御座哈哈大笑道：「真當今之養由基也！」各官絕早跪賀。步騎畢，傳旨令五名武士乘騎，各取平日擅長兵器，仍依次出馬，合各箭將弁軍士，有敢與武士比較武藝者，在軍政司報名出陣，比較優劣，不得傷殘性命。但聞鳴金，卽便住手。旨意一下，五營四哨御營將士盡知，凡有本事者，俱想在皇上面前施逞。只聽得軍中又奏了三通鼓樂，左右都督將令旂一招，郭紹汾頂盔貫甲，早從旂門下橫刀縱馬，而出高叫：「遵旨比較武藝，有能者請出一較。」說聲未絕，早見左軍隊裏一將提刀拍馬來迎，却是御營左哨團練使雷應春，當下兩騎戰馬咆哮，兩口寶刀飛舞，戰到三十回合不分勝敗。早聽鳴金，便放手回陣。（又妙，若使提過馬來，却成何體

面（第四名高卓使一枝方天畫戟，早縱馬出陣，這邊中軍隊裏飛出一將，却是後軍都督左哨護軍使伊政，使雙鐵戟，縱五花馬，飛躍來迎。戰到四十合上，高卓戟法漸亂，早聽鳴金住手。門旂開處，却見劉電金冠抹額，鱗甲錦袍，橫丈八渾鐵蛇矛，按轡而出。早見北陣裏鼓聲響處，一騎潑墨馬，一條渾鐵鎗，如一片烏雲捲地而來，却是後軍都督掠陣使袁立。這人生得鐵面虬髯，綽號賽桓侯，崑精蛇矛，稱營中獨步。其時衆將推他來敵劉電。一好一醜，愈顯熾妍。劉電見來將威猛，欠身道：「新進與前輩比較，幸恕無禮。」（寫劉電從容儒雅之風韻）袁立睜眼道：「你但有本事，只管使來。」說畢，分心就刺。（此人鹵莽可笑）劉電說聲「得罪」，把手中鎗架住。原來這袁立使出梨花鎗法，真如瑞雪紛飄，梨花亂落。劉電識得此路鎗法，暗道：「此人狂率無禮，若遇蔣叔父，必定叫他帶傷，因隨他賣弄，只是遮攔架隔，直待使到分際處，這一鎗名爲透心寒。」劉電纔把手中鎗掣回，用力一擺，蕩起一個車輪大小的花頭，早把袁立的鎗撥離，手有六七丈遠，嚇得袁立幾乎墜馬，伏鞍而回。劉電笑道：「有罪了！」（有得他賣弄）只見各隊軍士，無不縮頸吐舌。皇上看得明白，心中大喜，即將劉電宣上平台，賜錦袍一領，特授御營副指揮使職銜。日後有功，另行陞賞。郭紹汾等四名，各授守備職銜，候旨分發。劉電等謝恩而退。皇上回鑾，各官將士護從，依次而散。

却說劉電回寓，劉雲岑秀早已得知，十分歡喜。都道不日定有恩旨下來，必然有勳倭之舉。當日三人共敘暢談，場中攷試之事，不覺又過一朝。次日平明，皇上登殿，百官朝見畢，即宣中書岑秀上殿面諭：「卿家青年歷練，才識兼優，保舉得人大慰朕望。昨觀卿十二策，足可掃除醜類，以卿公忠，不必回避原籍，今授卿爲江浙兩省巡海副都御史，賜上方劍，便宜行事，自纜兵以下，悉聽調度，務期尅日肅清海宇，以副朕望。」劉電等五名，即帶往軍營，量才委用。中書事務，交卸明白，五日內，即馳驛前往。會同江浙總制巡撫，便宜進勦。岑秀得旨，又奏道：「臣以一介小臣，自慚鄙陋，乃蒙聖恩不次之擢，委以封疆重任，敢不殫心竭力，仰報天恩，指揮劉電，係臣保舉，又屬

瓜葛，若交臣調用，未免涉嫌，仰乞天恩，另賜委用。」當蒙准奏，劉電着卽帶往吳淞，交與王炯差委，當卽賜以勅書寶劍。岑秀跪領，三呼九叩，謝恩而退。皇上回宮，百官朝散。此番有分教：倭氣消滅，海宇清寧。正是：「只憑才藝能超衆，何患聲名不遠揚？」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文進之來，且值侯公子動手之日，虧得「狹路」二字透徹，以見神奸巨惡，必有兇橫之報。平台之考試一篇，花團錦簇，寫得「試武」二字飽滿，以見絕技高才，必無埋沒之理，勸善懲惡之功，豈淺鮮哉？是書推古今演義第一，豈不信然？

#### 第四十五回 重恩義客裏寄雙魚 展雄威御前殺二虎

却說岑中書當日領了勅劍，謝恩出朝，五府六部，誰不與他道喜？只因限期急促，回寓後，去見內閣程公，叩請方略。程公道：「年兄之才幹，老夫盡知，但軍務中須恩威並濟，我看年兄諸凡寬大，固是盛德，但在英年，恐人多易視。唐時郭李二公，一寬一嚴，願年兄兼而有之爲妙。」觀程公數語，則岑秀平日之坦易寬和自見，真可謂善體母訓。倭寇肆擾連年，深勞聖慮，前差趙工部視師，竟毫無實際，此番年兄領茲重任，必當尅日肅清海寇，以報聖恩。老夫當拭目而待。閣中之事，老夫當另委幹員代理，不必掛心。」岑秀道：「太老師之言，當銘諸肺腑，還有一事稟懇，今有原任山西曲沃縣知縣劉雲，丁艱服滿，於上年九月內到部候補，現與門下同寓，今有胞弟劉電，已蒙聖恩，授與副指揮職銜，帶往江南效用，他弟兄俱係寒士，求太老師垂恩囑植，俾得早補地方，感戴不淺。」程公道：「既如此，這月有缺，卽補他便了。」當下岑秀叩謝稟辭回寓，卽與劉雲說知，此月便可准補，但不知缺分如何？劉雲道：「多承賢弟美意，但得早補地方，也就好了。」一面與劉電料理行裝，各官餞送者，一概辭謝，知會電紹汾等四人，初十日率領陸辭，皇上特賜御酒三杯，着內官四員，郊送十里，當卽謝恩起馬，文武官員相

送者夾道，家丁背着勅書寶劍，龍輜高卓與總管王機前路先行，劉電與郭紹汾、陳松岩連騎在後，是日惟劉雲直送出城外三十里而別，且不表岑御史奉命征倭。

却說文進自救了王夫人，便星夜進京。這日到了德州所轄的一個宿站地方，日色將西，只見沿路有許多職事人役，往來不絕。文進就在鎮南梢頭下了一個小店，問那店主人說：「是本州官府，都在這裏伺候迎接欽差的，也就到了。」又問：「不知是姓甚麼欽差？」店主人道：「是個內閣中書，特旨放了巡海御史，賜他上方寶劍，那一個官敢不奉承他？」文進聽說是內閣中書，因問這御史不是岑麼？是那裏人？」店主人道：「姓岑是南隸人，如今還管着本省地方哩。」文進聽了心中暗喜道：「我正要去投他，却好在這裏遇着，不問時，險些兒錯過。但如今他是個欽差大臣，我如何好輕易去見他？又不知劉家兄弟兩位下落。」想了一回，反覺納悶。又想到：「我與他丈母報信，諒也無妨，總然他不理我，也沒我的不是，且好探問劉三爺的下落。」正躊躇間，只聽得碼頭三聲大炮，說是欽差已到。文進便將包裹交與店主人道：「我去那頭看看熱鬧便回。」說畢，就一直走到了鎮梢頭，却見有數處公館門上，都掛着燈綵，中間一座大公館，懸燈結綵，門口人役擁擠不開。文進在外邊站住，觀看了一回，只見內邊本地官員，都稟見了出來，紛紛散去。未後又有四位軍官出來，便有人役接着請入公館去了。文進諒得裏邊事畢，即走入公館門來，便有人役上前攔阻，喝問文進道：「我是來與大老爺報家信的，煩你們轉稟一聲。」內有一個老成些的人役上前問道：「你果真是與大老爺報家信的，便好與你傳稟，倘有虛冒，這所性命相關，不是當兒戲的。」文進笑道：「我並無虛冒，你請放心。」那這人役聽得這話，又問了姓名，纔往側門傳稟。少刻見一位軍官出來，文進看時，正是劉電，便道：「三爺原來也在這裏。」劉電見了文進，大喜道：「你如何到此？」文進因將大概說了一遍，劉電甚喜，向文進低聲道：「此來甚好，省得我差人尋你，但是只岑爺如今是欽命大臣，相見不便爲禮，足下且在此少坐，我先與你道達，然後相見。」文進道：「是。」當下劉電進來與岑

御史道：「適纔來的，正是去年與我保護成公家眷的文進，今特地進京尋我，欲圖些事業，不想在路上又救了令岳母王夫人的急難，因再三託他順寄一封信到來，只是布衣微末，要便進見。」岑御史聽了驚訝道：「前在東督本章上，見岳父在任病故，痛念不已，正要差往登州探問岳母信息，恰恰正在奉命之時，不遑及此。如今他來得正好，不知在路上如何相救，快些請他進來，問個詳細，況且他是有恩義的人，豈可以官禮相向？」因卽着王樸相請岑御史在階前立候。少刻，文進到來，便要叩見，岑御史扶起道：「足下且不爲禮？」因問：「路上如何救得舍親？」文進便將從去秋同劉三爺在府見過太夫人，蒙恩優待後，與劉爺寄書往太倉，不曾見得殷將軍，只見了成老爺，將書交明回來，就到沂水尋劉三爺，欲圖個事業，不想到了蔣府，他家人說蔣爺是大老爺保舉，兩日前已進京去了。因此小人一直趕進京來。這日五更時分，走到轅轡灣地方，遇着一夥強盜打劫客車，一時氣忿，殺死兩盜，拿住一個，恐要送官累住身子，因割下一耳，放他去了，不想却是王老爺靈柩及家眷，因此王夫人叫我寄一個口信與大老爺，他們已是回南去了。那時因天尙昏黑，沒有行人知覺，已催他們趕車速走，免得耽擱。小人也怕有累，星夜前行，不想却在這裏遇着。」岑御史聽了大喜，對劉電道：「若無義士，豈不是一場大禍！只可惜義士行路心切，不然拿住那賊報官，到是一場大功，豈不與殷將軍一般了？」劉電道：「若不遇成公的力薦，和那操江的愛才，也不過請賞而已。」岑御史當下請文進在客堂坐話。文進再三不敢。岑御史道：「足下乃重義之士，不必過拘。」文進只得告罪坐下。岑御史道：「日前閣下已到過湖村，見過老母，今欲寄家書一封，再託足下往湖郡一行，討過回覆，卽轉江南，在行館相會。那時便可隨時立功，以成足下志願如何？」文進大喜道：「將來隨轡執鐙，總在恩庇之下了。」岑御史當就燈下寫了一封備細家書，劉電也寫了一封與岑夫人請安的話，一封通知蔣宅書。岑御史叫王樸取出三十兩銀子，連書遞與文進道：「千金之託，幸祈速去，速來，萬勿耽擱。」文進領了銀書，卽叩辭起身。岑御史送出階前而止。劉電便同出外邊道：「先懇足下順道到蔣宅。」



與了這封書，卽往湖郡討了回書，速速轉來。如今正是立功之秋，不可有誤。文進應諾，卽叩辭，連夜而去。不提。岑御史自文進去後，便把紀念王夫人并家中的心事放下，因與劉電說：「蔣公已先兩日起身，如何不得相會，莫非又往他處，還不會到都？」劉電道：「或者到途中相阻，亦未可知。總在月盡邊自有京報。」自此二人於路，只計議征倭機要，表過不提。

却說蔣公自被本府縣官奉大憲給令催促起身，一路行來，見各尖宿站頭，地方官都備辦公館，說聽是岑中書特旨放了巡海御史，卽於初十日出京。蔣公自思他是欽命大臣，沿途都有官員迎送，相會不便，且恐招謠，有涉嫌疑，因吩咐蔣貴連夜繞小道，悄悄過去，竟往都城，問到岑中書原寓，相會了劉雲，各道別來情況。纔知劉電特授了指揮，同往江南，心下甚喜。次日專往兵部投了本省督院咨文，回寓聽候。原來此番外省保舉，只有山西巡撫保舉武生一名趙杰，直隸提學道保舉武士一名朱寧，連蔣公只有三人到京，投文候旨。皇上見保舉寥寥，聖心不悅。這日傳旨着御前指揮使帶領這三名武士在虎圈考試，是日只有御前帶刀指揮并統領御林軍將弁等隨駕，傳旨先試三人騎射。今於道旁立二三丈高竿，中間用一小橫竿，取西川紅棉戰袍一領，折作數疊，用綵繩懸於橫竿之上。離地約有二丈，如能射斷綵繩，袍落者，取爲一等，卽以此袍賜之。倘有射於橫竿之上者，次之，射中大竿與戰袍者，又次之。令武士御營馴練馬匹，許先於馳道試馳二次，以識馬力。旨意一下，頃刻俱備。蔣士奇等三人俱武巾箭衣，各取弓箭，板鞍上馬，在馳道上馳驟了兩遍，看得竿繩親切，先是蔣士奇從馳道盡頭，彎弓躍馬，加上一鞭，那馬如飛將到竿下，蔣士奇纔搭上箭時，這馬已馳過竿一箭來遠。蔣士奇翻身扭回馬頭，覷得親切，喝聲：「着！」弓弦響處，那箭正中橫竿，連綵繩射斷，落袍於地。這馬已至御台前。蔣士奇兜回馬，復至竿下，取了錦袍，到御台之下叩頭。皇上見蔣士奇狀貌非常，天顏甚喜。隨傳旨另取一袍懸掛如式。趙杰驟馬，先射一箭，却在橫竿之上，末後朱寧馳射一箭，却射中錦袍，那箭貫袍而過。可惜一領錦袍射了幾個窟窿。皇

上見了笑道：「也算合式。」傳旨各賜綠錦袍一領，二人謝恩畢，當又傳旨問三人誰能鬥虎者，即授與御前指揮之職。當下惟蔣士奇答應能鬥。原來這圈中豢養之虎，皇上暇日令武勇之士相鬥取樂，今忽傳旨試問，這趙杰、朱寧俱未曾經過，不敢答應。蔣公自諒一虎之力，尚可制取，因此答應。當此傳旨令御營鬥虎武勇，各執兵器圍繞一者恐防虎逸，二者恐武士不能制取，有傷性命，就便刺死。當下蔣士奇取一枝渾鐵齊眉，殺虎短槍，來迎這虎。原來這虎久困在圈，不能舒展，今放出圈外，把頭搖了一搖，打一個欠伸，把尾一剪，將兩前爪踞地，大吼了一聲，便縱有八九尺高，平空照蔣士奇撲來。蔣士奇不慌不忙，就他撲來之勢，看得親切，把鎗向虎頭下迎着用力一攪，把這虎擦去有丈餘遠。近原來這鎗却從項下直透出頸上，鮮血迸流，已是不動彈了。皇上看見大喜道：「雖然膽勇，可嘉。只是未曾鬥得着，另放一虎與他來鬥一回。」當時遵旨又放出一虎，比前更大。蔣士奇既殺一虎，想來不過如此，便放膽來鬪。這虎一出圈來，把渾身一抖，搖頭剪尾，大吼一聲，把前爪踞伸，欲自往後一縮作勢，往前一躍，離地有丈餘高，直望蔣士奇撲來。蔣士奇將身一閃，早縱在虎後，把鐵鎗在虎後腿上着力一掃，那虎負痛回過身來，又吼了一聲，託地一躍，又撲將過來。蔣士奇却閃在一旁，把鎗桿向虎前爪橫掃過去，却掃着左腿，豁喇一聲，把鎗桿打成兩截。那虎兩撲不着，威勢已滅，且前後腿着了兩下，負痛一吼，却待奔走，被蔣士奇乘勢趕上，兩手抓住花項皮，儘力一按，把虎頭直按在地上，又把左腳踏住虎項，掣出右拳，在虎脅上連打了十數拳。那虎口鼻內早冒出血來，掙扎不動。蔣士奇把手放開，那虎喘息一回，纔得掙扎起來，又被蔣公在軟腰內用一脚跟踉倒地，再不動了。皇上大喜道：「果然神勇。」隨駕將士無不暗暗喝彩。當時宣上台來問道：「卿有此技勇，如何會試不中？」蔣士奇奏道：「臣因老母年高，已三科不曾會試。」皇上道：「若非岑卿保舉，幾至埋沒英雄。今東南倭寇肆擾，若將弁俱得如卿，何愁不能殲滅！今須努力東南，俟海城清寧，即當遂卿孝養之志。」當授御前都指揮之職，銜賜柳葉金甲一付。蔣士奇謝恩下台，趙杰、朱寧又考試了一回武藝，雖不能格鬥猛虎，

本身武藝尙精，俱授與千戶之職，卽着吏兵二部，速查江浙兩省有何將弁缺出。當特遵旨查復，有江南狼山營都使同知六安營中軍守備浙直金衢衛都指揮，現在未補。當卽傳旨蔣士奇以御前都指揮實授金衢衛都指揮使卽隨軍營進勦。三日內起程。趙杰朱寧卽給劄着往閩省交總兵戚繼光軍前委用。有功卽補蔣士奇等同謝恩而退。皇上回宮。次日頒一道旨意，大概說：「……特旨令各官保舉武勇，今內外只寥寥數人，可見從前所募勇壯，俱係徇私濫用，並無真實才勇可知。安望其奏功效力。若能盡如岑秀所舉劉電蔣士奇等人，方皆稱武勇之實。今朕已不次擢用，其從前外省濫充無能者，着該總制督撫操江嚴行裁汰，毋得虛糜廩祿。並着御史岑秀就近查參，毋再徇情，自干罪戾，咸宜欽此。」這一道旨意下來，不待御史下臨，這些武勇自行告退，并裁汰者江浙閩三省共九十餘名。自此行伍盡皆整肅。且說蔣公授職回寓，因掛了御前都指揮的銜，就有許多御林弁兵到來參叩，不在言表。劉雲恭喜道：「此番太親翁纔得少展宏猷。」蔣公道：「雖蒙聖恩，實慚鄙陋。惟恐老母年高，兒子幼小，家間無人照料。浙省雖不甚遠，但軍旅之事，難免兩地掛心。」劉雲道：「太夫人精神矍鑠，祿壽未央，毋須遠念。但愿早清海寇，便好迎養銜所共享太平之福。姻晚已蒙內閣程公見允，此月內諒亦得補，但得同在一方，便是萬幸。」蔣公道：「若得補在浙屬地方，便可仰仗照料。」此時蔣公係是奉特旨進勦之員，欽限不敢遲延，卽日整頓行裝，關會趙朱二千戶至第三日早朝，同在午門謝恩辭闕，且不說趙朱二戶前往閩省建功之事。

却說蔣公辭闕回寓，隨卽起身，御林將弁相送者，紛紛不一。惟劉雲遠送郊外而回。蔣公星夜兼程，到家只耽擱了一天，拜別老母，帶了蔣貴星飛赴浙。其時江浙兩省倭寇方張，各路官軍議守論戰，號令不一，及聞得岑御史十分嚴肅，各營將弁自總鎮以下，莫不悚然。整飭戎行，因此軍威大振，只候調度，進勦立功。且按下不提。却說許俊卿自從那年隨金公到庾縣，一年有餘，因金公不勝繁劇，調了崇仁縣簡缺，其時許公已知般勇做

了太倉遊擊，心中甚喜；又到崇仁後，又接着了劉雲在南昌所寄之書，知女兒未死，現在劉家，又驚又喜，恨不得即時見面。金振玉母子婆媳，也多歡喜道：「天地間果有這樣奇事？」此時金公已告病乞休，上司允准，正在委員交代。許公急欲去見女兒，只得先辭了金公并岳母舅子，雇了一隻小快船，趕到吉水，問至劉宅，正與劉霖會着，道其來意。此時許公已是鬚髮皓然，劉霖知是雪妹的父親，便相邀到中堂坐下，往裏說知，雪姐聽說父親到來，三步做兩步，走出前堂，一見面，五是隔世重逢，父女抱住大哭一場。其時劉老夫人婆媳，都已出來勸住，纔含淚拜見後，雪姐一位位指與父親說知。許公先向劉霖拜謝，然後都相見了一同坐下。敘說數年往事，只因前日劉雲所寄之書，不過言其大概，未曾細說被騙情由。如今一一說來，真有千磨百折，生死的緣由。一日三秋，別離的情況，許公聽了又哭，哭了又聽。後來劉母說道：「姑娘與岑公子已許下婚姻的事，如今女婿是特旨放的中書了。」許公道：「這事在衙門間已看見邸報，却不知女兒有婚姻之訂，也只是當初，何不竟完了姻事？」劉夫人因道起劉公顯靈的話來，因此大家一來信了這話，二來不曾見得親家，况岑夫人又在客邊，大家都不敢作主。前年三小兒送姑娘回江南，因親家不在，只得同了回來，還有岑夫人家的一個老阿姆同姑娘在這裏作伴。如今三小兒已往蔣宅就親，大兒子進京候補，早晚望信回來，便知分曉。」許公道：「小女再生已是親母的女兒，何必問我？」劉老夫人道：「這都是在山東蔣宅的話，連我也是過後方知。如今若果應先夫的話，將來還要蔣公作伐，纔得完姻。親家且寬心在這裏住，看將來自有下落。」許公又對女兒道：「日前害你乾娘的強徒，既有姓名，人家便不難根究。但尋着那曹二府，也就有着落了。况你般家哥哥已承繼與我爲子，兩次寄書與我，如今又娶了媳婦，說他地方臨海，因倭寇未平，不敢接我前去。前日報上又見他陞了松江府城守營參將官，大了。天網恢恢，將來或可報此大仇，也未可知。」雪姐道：「這班兇徒，如今不知死活，須得活捉住他，斬頭瀝血祭奠乾娘，纔出這口惡氣。如今聽得倭奴正在作亂，只恐外婆一家門回去，路上耽心。」許公道：「如今只有蘇松

嘉湖一帶緊要，他們從長江回南直，却無妨事。」雪姐道：「爹爹且在這裏，耐心住下，等兩個哥哥有信回來，便見下落。」當日劉霖備飯，便款待許公。見劉家一門，都以至親相待，心下甚是歡喜。次日又設席接風。許公自此就在鋪中，幫劉霖照料生意帳目，十分相得。時光迅速，過了殘冬，又早是三春暮景。這日本縣差吏員送一本報來道喜，却是內閣中書岑秀奉特旨陞授巡海御史，賜上方劍，巡視江浙，征勦倭寇，保舉武生劉電，特授御營副指揮使職銜，賜錦袍一襲，同往南直交總制差委。許公和劉霖看了，笑逐顏開，滿心歡喜，款待來吏，回帖謝了縣尊，就到裏面與劉老夫人說知，大家俱各歡喜無限。劉老夫人對許公道：「一人有福，帶着蒲屋。如今三小兒，已沾了令婿的光了！」許公道：「親母怎說這話，如今却是親母的令婿，不是我的了！」大家說說笑笑，惟有這兩個嫂子，你一句，我一句，說：「小姑如今是一品夫人，就要戴鳳冠穿霞帔了。」說得雪姐臉上紅了，白了，紅了，又歡喜，又羞澀，做聲不得。劉母笑對許公道：「他姑嫂們沒一日不取笑作耍的，且是十分親熱，一刻也走不開。」許公道：「至親骨肉，原該如此。」自此一門歡樂，不覺到了四月下旬。這日忽聽得門外一片鑼聲響亮，大家吃驚不小，有分教：恩從日下，福自天來。正是：「重生再合人間少，異姓逾親世上難。」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寫文進似俠客一流，今御史相待亦厚，忘却名說是御史，忘却文進是平民，直是胸懷至公，目空四海，方有此會合。御前殺虎，是蔣公一生驚人之事，鏡湖寫來，却是紙上真有一人搏虎，人分虎威，無不酷肖。嘗見耐菴作景陽岡武松打虎一回，聖嘆批爲第一奇文，不謂雪月梅中，又有此段妙筆，與景陽岡打虎一字不犯筆力縱橫，直與耐菴並驅，如滄海日，赤城霞，峨嵋雪，巫峽雲，極天地之大觀，爲千秋之勁敵。

#### 第四十六回 岑御史遣將救吳門 劉副總統兵誅海寇

却說這日一片鑼聲，却是京報報來。報單上寫着：「貴府太爺諱雲，奉旨補授江南松江府奉賢縣正堂。」許公對劉霖道：「却好與小兒同在一處，實是難得。當下款待報子酒飯，賞賜起身。」許公隨與劉母道喜，說道：「奉賢縣是個美缺，只是如今倭寇作亂，那裏正當沿海要地，却好與勇兒同事一方。他們是患難弟兄，自然十分關切。况如今岑郎與三相公都聚在一處，真是天大的喜事。我如今即欲往江南去走一遭，一來會會大相公弟兄，又好訂定女兒完姻之期；二來去看看勇兒，并去探望金家，省得時時掛念。」雪姐道：「爹爹若去，恐三哥與勇大哥正在軍務忙忙之時，多分不在衙門，不如竟到大哥衙門打聽他們消息爲安。」許公道：「你也見得是。」劉霖道：「老伯去走遭也好，恐路上辛苦，須得一個服侍的人纔好。如今奶娘的兒子周旺兒閒着，不如叫他同去，又壯健又老實，放心可託。」許公道：「此去都是水程，却也沒甚辛苦，若得一人作伴，更好放心。」因此商量定了，擇於四月二十八日起身。劉霖寫了一封家書，交許公帶去：「這不盡之言，老伯到那裏面說便了。」許公應諾，此時天氣漸暖，主僕二人，不過一肩行李，雇了一隻小船。至期作別，前往江南進發。事分兩頭。

却說岑御史一路無停，將到南直交界，早有流星馬報倭寇攻打蘇門甚緊。此時南直各部官員，并操江都院程公，俱差官迎接。岑御史一概回帖請安，惟程公處附稟繳帖。因軍務緊急，都及進省拜會。當時馬上即令龍韜高卓二將，各領弓箭一枝，龍韜星飛會同常鎮參將，何其能，高卓會同鎮江衛都使呂岱，各率本部兵，限兩日夜至蘇門救應。又飛調京口兵三千，令郭紹汾領兵一千，由圖山進發。陳松岩領兵一千，從川沙進發。若遇倭寇沿途勦殺，限三日內在吳門取齊，毋得違誤。過期不到，定按軍法不貸。自與劉電率兵一千星夜兼程，救應各路。原來總制黃炯，初聞朝廷以岑中書爲巡海御史，賜上方劍，以爲年少書生，不諳軍旅，只好紙上談兵而已。濟得何事？不料其時倭首趙天王與海寇徐海、汪直等結連，分兵入寇。徐海一枝，攻掠台寧丹山，震動浙閩。汪直一枝，分掠嘉湖海甯等處。趙天王攻掠蘇松崇太，兵分數十屯，互相連絡五百餘里，左擊右應，十分猖獗。吳淞總兵王

嘉禎屢戰失利，現在抱病請休。嘉鎮總兵褚飛熊，與乍浦兵備道雷信協力勦守，只敵住汪直等寇，保護嘉湖海寧一帶。參將殷勇，耿自新，協保松江南匯金山奉賢等要地，相機勦殺，不能遠離。因此趙天王與格子裏混江猷就地滾等，率倭奴萬餘，圍攻蘇門，四晝夜，幸喜蘇門堅固，急切攻打不下。副總陳奇文分兵出戰數陣，只因衆寡不敵，城外村鎮居民，殺掠一空。這日黃總制正欲令遊擊洪弼殺出重圍，調常鎮兵救之，忽見東北兩路，螺聲大起，火炮震天，城下倭奴有驚恐之狀。原來是何其能龍輅呂岱高卓四將，領兵兩路殺來。黃總制見是救兵，即令陳奇文與衆將分兵從葑闔盤胥四門殺出，接應。一時鼓聲雷動，軍威復振。裏外夾攻，羣倭措手不及。趙天王招呼大隊，風馳雲散，且戰且走，奪路奔翁埠廟灣大屯而去。官兵正追趕間，只聽前面炮聲響處，鼓角連天，却是陳松岩領兵由川沙殺來，當頭截住，正遇趙天王挺鎗就刺。趙天王舞雙刀架住，略鬥數合，見各路追兵趕至，無心戀戰，只得閃鎗就走。陳松岩飛馬趕來，却不防就地滾江五在隊裏暗發一箭，正中陳松岩左臂，陳松岩大怒，帶箭挺鎗，直取江五。江五舞刀相迎，鬥到數合，抵敵不住，拍馬落荒而走。陳松岩即拔臂上之箭，回射江五，正中後肩，幾乎落馬。幸趙天王復翻身與混江猷江七敵住，且戰且走。官軍一齊掩殺之間，忽聞四下鑼聲，起却是赤鳳兒郎饗花率大隊殺來，將趙天王等救應而去。其時天色傍晚，官軍鳴金扎住，不追。這一陣計斬倭奴五百餘級，雖解了蘇門之圍，只可憐城外居民，已殺戮無算，房屋盡成灰燼。其時岑御史郭紹汾兩路軍馬都到，黃總制方知是岑御史調定解圍，心下十分感激道：「早是不會輕慢了他。」及至會面，知岑御史年纔二十有二，堂堂一表，望之儼然起威。當時兵馬入城，已是薄暮，觀瞻者夾道，見岑御史年正青春，莫不嘖嘖稱贊。都道：「是聖天上洪福，萬民有幸，出這等少年英傑。」當時岑御史馬上傳令將兵馬分爲五營，駐劄城外，當與黃公同進總制衙門，後堂敘禮畢，黃公再三致謝。因說倭寇近日猖狂更甚，江浙沿海一帶，竟無寧息。今幸旌節按時，便可計日勦滅。岑御史道：「治晚年幼才疎，謬蒙聖恩委任，實不稱職。還求憲公祖指示方略，庶克有濟。」黃公連稱不敢。

道：「都台平倭之策，聖天子賞鑒不凡，定當尅日肅清海宇。不但百萬生靈，俱蒙覆載，卽弟等亦叨庇無涯。」岑御史道：「深蒙過獎，未免增慚。」因說：「這倭奴與海寇結連，並非實心相助，不過藉勢擄掠，名爲互相救應，其實各貪利慾，及聲勢一敗，彼此不顧。此誠烏合之衆，雖多勿慮。且倭奴兇狡而貪，往往爭利，便自相殘殺，並無紀律。此輩總有十萬之衆，亦不足懼。其可慮者，此類忽聚忽散，進退莫測，遁藏島嶼，出沿海口，且善能伏匿林莽，以避鎗炮，異常詭譎。聚則可以計誅，散則不能勝殲。且對陣交鋒，倭奴驅使擄掠平民，當先誘敵，官兵不分皂白，銃箭並施，所殺盡是平民，甚至割首請功，濫邀陞賞。殊堪髮指。真正倭奴，並不會傷損。及官軍銳氣已過，彼方呼嘯雲集，以致官兵屢爲其所敗。大概倭寇所恃者有三：一則勾連內地奸徒，暗通線索，熟悉地境。再則海口兵微，因得肆其出入。三則潛藏近島，恣意劫掠，以爲常計。官兵莫可如何。今治晚見過公祖，明日卽當遍閱各營將士強弱，悉訪倭奴出沒情形，再當請教方略。」一席話說得黃公唯唯稱善。當下盛席款待，飲酒間，岑御史問及「將弁賢否？」黃公道：「首推松郡城守參將殷勇，武勇出身，少年英雄，屢立奇功，且聞其「令政」亦智勇足備。所領「繡旗軍」，賊人不敢輕敵。再有楊舍參將耿自新，副將陳奇文，俱老成歷練之將。惟吳淞鎮王嘉禎，現在告病請代，其餘賢否，諒不能逃都台電察。」岑御史道：「吳淞一鎮，最關緊要，現在軍務倥傯，豈宜懸缺？憲公祖卽當委員交代。今有御史武勇第一，特授御營副指揮使劉電，奉命與治晚同來，交在鈴轅差委，其人才勇俱優，委以偏裨，必不有負憲公祖之任用。」黃公道：「皇上親試合式之人，必然超羣出類，弟明日卽當委用。」少間席罷，岑御史卽辭歸公館，已是更餘。當夜卽作檄通飭各營，大略言將弁各保汛地，固屬分內，若鄰近被圍，卽當迅速救援，豈得以保守本汛爲由，束手坐視？今常鎮兩營，若非本院飛調，竟爾坐視，倘蘇門有失，豈得無罪？今除已往不究，嗣後凡有緊急之處，附近營汛，卽當互相救應，毋得坐視。如果本汛險要有不能分兵之勢，本院自當查察，決不使有屈抑。今本院卽日按視，各營咸宜整肅以待，慎勿怠忽取咎。這檄文凌晨卽發，隨傳令常鎮兩營。



兵馬，仍散回本汛，整飭候調。京口兵二千，內挑選一千，協守吳門，其餘發回本汛。一面先移會浙撫，商略機宜，協同進剿。并密差幹弁，訪查浙直用兵情形。（歷練細密，何異周郎）當日即辭別黃公，起馬往各營巡視。是日劉電參謁總制黃公，一見大喜，即令暫署中軍副總將事務，仍隨御史軍營進剿。陳奇文即委署吳淞總鎮，一面具題不表。却說岑御史先巡閱蘇淞常鎮各營兵將，惟淞江營行伍整肅，因相會殷勇，見其氣概軒昂，果然名下無虛。原來殷勇已早得劉雲由江浦轉寄之信，已知雪妹未死，并與岑公子訂婚之事，後又得成公子所傳劉電口信，并文進轉寄之書，因盡知一切。近日又見京報，知劉電特授指揮職銜，與那岑御史一同到來，心中大喜。滿擬相會，不料劉電又因公他往，及參見岑御史，因是欽差統轄上司，不敢言及私事。到是岑御史說起山東之事，曾與許小姐有婚姻之訂，只不知許丈意中何如？（做了御史而皮使老）殷勇道：「這便是繼父如今尚在江西，承劉氏昆仲相招，當早與小妹相會，婚姻之訂，只恐不能仰報，豈有不允之理？」岑御史亦不提起先娶之事，但笑道：「若得成全，便成了至戚。」殷勇只是唯唯而已。當因軍務紛繁，匆匆言別。閱至太湖營，見水軍守備謝琪年力衰邁，勸令休政，即以龍輜補授此。黃巡祖各營已審知倭奴出沒要道，營汛遠近情形，即日關會黃公，於崇明瀏河孟河廟灣金山等各海口，除舊有戰船十隻，額兵各一百五十名外，再行添設慣水戰兵一百五十名。管領水軍把總一員，以十名駕一船，餘用烏銃鉞鎗，各二十桿。凡遇倭奴潛遁出口，鳴金爲號，遠用烏銃，近用鉞鎗，併力勦殺，得功倍賞。又調水軍將弁，挑選各營壯健水軍，在太湖操演，以備進剿，爲搗巢絕穴之計。這日忽接嘉鎮總兵褚飛熊申文，飛報海寇汪直入寇，平海兩縣賊黨棄碧川入寇海寧，毛海峯攻打湖郡，十分緊急。現在分兵救應，除飛報浙憲外，伏乞憲裁。同日又據吳淞鎮陳奇文報，倭寇入犯金山上海等處甚緊。岑御史得報，即飛檄殷耿二參將，救應金山上海二處，相機勦殺。又令高卓與吳鎮左營守備辛尚忠各領兵五百，前往救應。倘我軍不利，即往助剿。如我軍已勝，倭奴必由廟灣翁坦而去，可即問道繞出，截其歸路。又檄吳淞鎮陳奇文率

大兵兩路救應。却令劉電率精兵二千，往援湖郡（調劉電援湖是公中之私）自率大軍往平海進發。却說文進自領家書，先往蔣宅投遞，後即星夜往碧浪湖來，一路正聽得倭寇大亂，逃難鄉民，沿途絡繹。都說倭寇攻打湖郡甚緊。文進恐湖村有失，飛奔而來。原來正值毛海峯率賊兵數千攻打湖城，圍得水泄不通，手下頭目分掠鄉村，大遭荼毒。這碧浪湖村正當湖口，如何不擾？先虧嚴先生與把總洪福平日操練鄉勇，協同官兵，捨死守禦，近又得嘉湖總鎮褚飛熊知岑御史家屬在此，因調守備一員，添兵二百名防守，因此賊兵幾次到來攻劫，俱被殺退。只是晝夜不得寧貼。此時王夫人已回，官項已繳，少夫人母女相商發倉供餉，（與寧海發倉賑饑相映照）并示殺賊一級，賞銀五兩，因此官兵鄉勇，既圖賞賚，又欲爭功，竭力防禦，十分嚴緊。（寫小梅不但相法神奇，抑且智量宏遠。）凡遇外來之人，細加盤詰。這日文進到來，問知是岑府差人，纔得放進村來。門首也有許多兵丁守護。文進到內，岑忠一見甚喜，問是寄家書到來，隨即稟知兩位老夫人，出廳相見。文進叩畢，將書呈上。兩夫人拆開觀看，甚喜。王夫人知是途中救難之人，十分感謝。岑夫人道：「義士來得正好，如今這裏海賊幾次到來劫掠，官兵鄉勇，竭力保守，恐將來有大隊賊兵到來，便難保守。煩義士不辭勞苦，速往通知御史，調大兵來救湖郡地方要緊。」文進道：「太夫人不須憂慮，此時老爺豈有不知？况各路兵將，俱聽調遣，那有不救此處之理？如今太夫人寫了回書，小人即便前去。」王夫人道：「天色已晚，一路辛苦，且安息一宵，明日起身。」說話之間，只聽得外面聲嚷，岑忠出去看時，却是洪把總來報知，今岑大老爺差制標中軍副總劉電領大軍來了。兩夫人聞報大喜。文進聽說一劉字，未免關心，即出來動問。隊長這領兵的劉爺是那裏人？那隊長道：「就是御史大老爺保舉御試第一特授指揮的劉爺，如今署理制標中軍副總的事務。」文進聽了大喜，即進來對兩夫人道：「原來領兵的就是劉三爺，如今已署了副總兵事務。太夫人速寫回書，小人明日五鼓即趕往軍前，也好出半臂之力。」兩夫人大喜，吩咐岑忠豐盛款待，當晚和少夫人燈下寫了一封回書，書中極道文進之功，封固

交給文進，當卽稟辭。至五鼓卽起身去迎劉電大軍。

却說劉電奉令知碧浪湖要緊，因此統兵星飛而來。正欲先撥大將一員，分兵五百往碧浪湖，不料正迎着文進到來，相見大喜。因知湖村無恙，便一同催軍直抵湖城。

却說這毛海峯正圍攻湖郡，連勝兩陣，悉力攻打，以爲旦夕可破。不想有這枝救兵到來，便在城下列成陣勢，橫刀大砍。在皂旂下看望，早見官軍陣中一將飛出，却是守備方潮大喝：「無知賊寇，大兵到來，尙不下馬受死。」毛海峯也不答話，舉刀便砍。方潮使宣花斧急架相迎。未及數合，方潮招架不住，拍馬敗回陣來。毛海峯哈哈大笑道：「這樣東西，也不值得污我寶刀！」此時劉電在旗門下觀看毛海峯武藝高強，心中暗想：怪不得官兵屢屢失利，原來海賊中却有這等手段。正待出馬，只見文進挺長鎗大吼一聲，步躍出陣，直奔海峯。更不打話，一步一騎，鎗來刀架，迸寒光，鎗去刀迎，飛烈燄，兩個鬥到二十餘合上，劉電看文進步戰終覺費力，惟恐有失，卽縱馬出陣，大喝：「不得無禮！」挺丈八蛇矛，直刺過來。毛海峯舉刀急架，文進却躍數武，看他兩馬相交，刀鎗並舉，鬥至三十合上，海峯力怯，却待奔走，城上參將余元守備韓成功率城守兵，分東西兩門殺出城來，一時金鼓如雷，喊聲動城，賊兵四下亂竄。毛海峯心慌，虛滾一刀，招呼賊兵，拍馬奔走。劉電傳令盡力趕殺，只留西北一路，逼他進入湖濱，以便殲滅。誰知毛海峯深知路徑，却從東南奪路而走。劉電率兵四下趕殺，凡部下之賊沿途殺戮，不計其數。毛海峯回顧手下只有數百餘騎，心胆皆裂。正在危急，忽聽四下螺聲大起，喊殺連天，却是分水牛穿山甲黎格盧龍四屯賊兵殺出救應，與官兵混戰。賊將黎格正遇文進，措手不及，心窩裏早中一箭，從背後透出而死。毛海峯無心戀戰，招呼羣賊奪路奔盤林而去。其時天色昏黑，雷雨又作，官軍鳴金扎住寨柵。這一陣計斬賊一千餘級。自此海寇倭奴不敢再犯湖境。次日劉電與余元各自收軍，劉電亦不及進城相會，各官隨一面往總制處報捷，一面整軍回文進回行轅繳令。

且說岑御史領兵星夜至嘉郡，文武各官郊迎參見，因問：「近日賊勢如何？」總兵褚飛熊道：「連戰數場，互有勝負。前日都司萬士雄軍中獲得賊線一名小張三，拷問賊情，據供賊中有江二江四盧龍，俱係江南人，爲賊中耳目。還有江五江七，現在倭首趙天王處爲頭目，必得除此數賊，倭奴便無主使。」岑御史便問：「這小張三何在？」褚總兵道：「現在囚禁。」岑御史道：「好生看守，我明日還要細細拷問。」又傳諭諸將，凡遇賊目江二江五務須生擒，另有陞賞。因又細問海寇現在屯聚出沒情形，褚飛熊道：「海賊出沒路道，惟海寧柳塘灣沙洲爲要，現今屯聚盤林洲山等處，連絡二百餘里。近日又探得賊中來了一個妖道，叫金鐘道人，有一個金鐘，搖動時便見風沙烈火鬼臉，神頭之兵，平空殺至，十分利害。因此晝夜隄防，未敢輕進，只候大老爺案臨察奪。」岑御史笑道：「從來邪不勝正，此等依章附木之徒，不足爲慮。」因令軍中預備烏鷄黑狗血，凡遇妖法，箭弩噴筒，悉離此血，一齊噴射，更可立破。一面飛檄平海兩營遊擊嚴兵把守，捍海柳塘灣等處要地，勿許一賊出口。凡有海寇奔逃，儘力截殺。一面移文星飛關會浙撫，遣幹將協助海寧進剿。此時劉副總已回行轅，繳令。又見文進斬寇立功，并帶到家書，知老母眷屬無恙，心下大喜。當將碧浪湖守備撤回，令文進以把總前往與洪福協力助守，並作書致候嚴公，深謝其保障之力。一面傳令息軍，二日各營嚴整甲兵，聽候調遣。佇見海寇潛消，官軍踴躍，正是：「勳地甲兵方耀武，連天海水不揚波。」正不知岑御史如何調兵遣將，以破妖氛，且聽下回分解。

寫岑秀出以老成謹慎之筆，觀其調兵遣將，驅策英雄，真胸中具有數萬甲兵者。劉電臨陣，只尋常數語，便寫出自己超羣本領，真可謂善寫少年豪傑者。

#### 第四十七回 現仙容一劍截魔頭 奮神勇單騎擒積寇

却說岑御史休兵兩日，至第三日平明，搥鼓升帳。衆將齊集聽令，當令郭紹汾領馬兵二百名，步兵六百名，暗

截捍海；但遇賊兵敗奔，攔截勦殺，不許放一人出口。都司汪龍，領馬兵二百，步兵六百，暗截柳塘灣，遊擊林中玉，領馬兵二百，步兵六百，暗截川沙，一般截勦。都司萬士雄，領馬兵三百，步兵八百，爲前鋒遊擊。吳瑞領馬兵二百，步兵三百，爲左軍。揮簽連城寶領馬兵二百，步兵三百，爲右軍。總兵褚飛雄領馬步兵二千名，四路救應。又撤兵備道雷信，副使朱有光，嚴兵緊守乍浦海口，勿放一賊逃逸。自與劉電陳松岩爲中軍。三聲大砲，催勦衆軍，殺奔盤林而來。

且說毛海峯自與分水牛穿山甲盧龍等從湖郡奔回，因與汪直商議道：「如今到了一個岑御史，善能用兵，非復前比。趙天王已被殺敗，解了吳城之圍。昨日又遇見一個少年白面將軍，十分猛勇，還有一個黑面長身步將，也十分了得。黎格已被他所殺，如今褚總兵萬都司雷兵備都是勁敵，難以取勝。不若招呼葉碧川出口，與徐海合兵，進取台寧爲上。」正議間，只見那個金鐘道人出來，哈哈大笑道：「你們如此膽怯，幹得甚事？只恐那岑御史不來，若果來時，管教殺得他全軍覆沒，片甲不回！」汪直大喜道：「全仗吾師道術，倘得成功，當與吾師富貴共之。」原來這毛海峯本是飄洋大客，極有膽勇，因遭颶風，壞了船隻，逃得性命，流入賊中，原非本意。今見官軍整肅，將士英雄，因勸汪直不聽，想仗此妖術，斷難成事，當夜扮作鄉民，悄悄遁去，竟不知所之。一走了毛海峯，見得知時，識務原非專心作賊者可比。次日汪直知走了毛海峯，心下大怒，仗着金鐘妖法，正欲起兵進攻嘉郡。不料岑御史大兵忽到，羣奴震驚。金鐘道人令將兵馬在平原曠野擺成長蛇陣勢，兩軍相遇，官軍陣裏炮聲响處，前鋒萬士雄橫刀出馬，大喝：「逆賊知事，及早下馬受縛，免得污我寶刀。」賊陣上盧龍飛馬舞刀來敵，大戰數十合，不分敗勝。右隊連城寶見萬士雄戰不下此賊，卽躍馬橫刀，前來夾攻。賊陣上分水牛揮大斧殺出敵住。正戰間，岑御史軍已到了。劉電在馬上看見盧龍刀法精熟，萬士雄只殺得對手，不能討他半分便宜。使拈弓搭箭，覷得分明，一箭射去，正中盧龍面門，早被萬士雄連肩夾臂，砍於馬下。分水牛江二見盧龍被殺，吃了一

驚回馬便走。岑御史見前軍得勝，把鞭梢一指，四面官軍，大刀闊斧，鳥銃長鎗，併力殺去，直有天崩地塌之勢。汪直與分水牛穿山甲分頭迎敵，那裏抵擋得住，正在危急，只見金鐘道人，大喝一聲，從陣中飛馬而出，右手仗着寶劍，左手執着金鐘，口中念着咒語，把劍一揮，霎時間四下裏黑雲籠罩，正中無限神頭鬼臉，各執兵刃，凌空遍野，殺將過來。岑御史急令各軍中將箭弩噴筒，灌着穢污，望四下裏噴射，果見許多草人紙馬，紛紛落地。那道人見破了鬼兵，心下大怒，急將左手金鐘搖動，頃刻間四下黑風捲起，風中有黃沙烈火，漫天撒地而來。宛似西遊記金獅精鈴中煙火，然非此書本意。鏡湖不過欲娛觀者之目，一以見此書無奇不備，一以見仙姊之神通，前後相應也。官軍急發噴筒箭弩，全無應效。風沙火燄，愈覺猛烈，賊兵喊吶，四下殺來，官軍大亂，各自奔逃。劉電來救應，賊兵方退。當下鳴金收軍，扎住營寨，計點將士，遊擊吳端陣亡，被殺守備一員，牙將二員，步兵三名，其餘帶傷者甚衆。岑御史就平原下寨，傳令各營不得卸甲，恐今夜賊人乘勝劫營，因調撥衆將四下埋伏，飽食以待。岑御史中軍，虛設燈火，令各營但聽中軍炮响，四下殺出。又令萬士雄連城寶二將，各率精兵一千，若遇賊人前來劫寨，便倒殺轉去，攻他巢穴，截其歸路，賊必自亂。然後來攻，可以取勝，但恐彼仍施妖法，却不可戀戰，且放他退去，別作計較。如不來劫寨，便掣回騎來，不可輕進，分撥已定，退入後營。心中焦悶道：「賊兵易勦，妖法難當，如何抵敵，愁思輾轉，無計可施。」待到三更以後，不見動靜，料無劫寨之事。身上乏倦，便伏几而臥。軍中聽更交四鼓，朦朧間，只聽耳邊有人叫道：「岑郎不必憂慮，明日對陣，我當遣白曠神助你破賊成功。且東南殺劫將盡，汝雪姐佳期不遠，吾女賢淑，自能善待，勿須慮也。」岑御史分明聽得，急起身看時，已無影響。心下大奇，回想其言，知是仙岳母指點，可惜不曾拜識一面。又想雪月佳期不遠，心下暗喜。因即望空拜謝。此時覺愁悶全消，精神倍長，不思安寐。待到平明時，即升帳擂鼓，聚集衆將，傳令衆軍嚴裝飽食。各帶三日乾糧進剿，今番務要殲滅此賊。

軍令下來，各營將士，只怕妖法利害，心懷疑忌。岑御史明知軍中心怯，因遍諭各營，本都院已有破妖之策，爾等不必懷疑，只准備協力，勦殺建功，陞賞全在此舉。因此一軍共信，俱各踴躍爭先。聽中軍炮聲一響，仍分五軍，浩浩蕩蕩，殺奔盤林而來，以防逸路。却值賊兵已到，岑御史傳令衆軍，分開陣勢，鳥銃當先，長鎗在後，藤牌滾刀，相繼而進，把馬軍分兩勢，下合圍而來，以防賊逸。只聽中軍鼓聲響處，悉力勦殺。

却說汪直見金鐘道人法術精奇，以爲泰山之靠，因統大隊賊兵，分四路殺來，意在必勝。當令分水牛江二爲先鋒，正與萬士雄相遇，各不打話，刀斧相交，戰至十餘合，官軍陣上連城寶拍馬挺鎗，前來夾攻。分水牛如何抵得二將虛滾一斧，回馬就走。這邊中軍鼓聲雷震，大隊人馬，掩殺過來，鳥鎗箭弩，一齊施發。賊兵抵擋不住，分兩下而走。又被馬兵圍裹將來，喊殺之聲，震動山岳。汪直見官軍勢大，急令金鐘施法，這金鐘道人方洋洋出陣，搖動金鐘，哈哈大笑，果見一霎時黑風驟起，捲着黃沙烈燄，掀天騰地而來。官軍看見驚慌，只望中軍解救。岑御史見妖法已施，却不見仙姥動靜，心下驚疑，欲待奔走，恐衆軍恥笑。這中軍一動，大勢齊散，正危急間，忽聽得半空中一聲雷震，細雨如霧，頃刻間黃沙盡滅，烈燄全消。只見陣中突出一將，渾身如白雪一般，手舞雙劍，如兩道白虹飛繞，直奔金鐘道人馬前。光閃處道人首級墮地，奪取金鐘，殺出西隊，倏然不見。衆軍却望見正西上一片微雲隱隱，見一仙姥，冉冉而沒。官軍見妖法已破，勇氣十倍，大刀闊斧，橫衝直撞，殺得賊兵星散雲馳，七斷八續。汪直見大勢已去，諒難抵敵，招呼賊兵，拚命奪路，奔柳塘灣而去。只聽前面炮聲響處，一彪軍當頭殺來，却是都司汪龍，大喝：「逆賊待往那裏走？」汪直此時已捨死忘生，大喝：「擋吾者死！」揮刀直砍過來。汪龍正舉刀迎敵，不料分水牛暗發一流星鎗，打中汪龍馬首，那馬直立起來，把汪龍掀翻在地。早被汪直一刀砍死，奪路徑走。一面大隊官軍，飛風相似，在後趕來。分水牛穿山甲率領敗兵，保着汪直，且戰且走。天色傍晚，正奔走間，前面喊聲又起，火光燭天，却是郭紹汾從捍海抄小路殺來。汪直等不敢迎敵，只顧奪路奔逃。將及天明，離海寧不遠，指望

葉碧川這枝兵來救應。誰知葉碧川攻打海寧時，蔣士奇已至浙省，胡巡撫先差中軍參將陸淵領兵一千前來救應海寧，隨又接着岑御史移文，即令蔣士奇率精兵二千前來會勦。這葉碧川是個武舉出身，堂堂一表，勇力過人，因官司抱屈殺了仇家，逃命入海，原非有心爲盜之人，被官軍前後夾攻，連敗二陣，又見蔣士奇神勇異常，因就馬前拜服，訴說原由，求免一死，情愿執鞭隨鎗立功贖罪。蔣士奇憐他是武舉出身，准其投降，其所統之兵尚有千餘，都從賊目連夜奔投趙天王而去。從降者，只親隨數十騎。陸淵見海寧已經平靜，即引本部兵回轅，繳令去了。蔣公即令葉碧川爲前鋒，行平海來會勦。却好正遇汪直敗兵奔到，葉碧川大叫汪直及早投降，免得一死。汪直聽了吃了一驚，不敢答話，拍馬往斜刺裏就走。不想正遇蔣公馬到，汪直見四下官軍雲集，無路可奔，只得奮刀劈面砍來，却被蔣公左手把鎗逼住，放他撞入懷來，右手抓住勒甲縊，生擒過馬，擲于地下。軍士上前綁縛，分水牛穿山甲嚇得落荒而走。只見四下裏官兵重重疊疊圍殺上來，料難逃脫，分水牛大吼一聲，力砍數人，自刎而死。衆軍趕上砍如肉泥。穿山甲早被陳松岩撞見，生擒活捉去了。其餘賊兵，如砍瓜切菜，殺戮無算。當時岑御史大軍齊到，與蔣公之兵會合。岑御史見賊首已擒，即下令：「有愿降者免死。」一聲令下，伏地跪降者尚有八百餘人。岑御史就令在平原扎住大營。岑公即令蔣公來相見。岑御史接出營門，笑道：「數年積寇，一旦被老叔大人生擒，此功不小。」因同入中軍帳來。蔣公未及行禮，岑御史先跪拜在地，蔣公連忙參扶道：「朝廷敕爵，豈可以私廢公？」岑御史道：「名分所關，應該如此。」因相讓坐下。劉電亦進帳來拜見蔣公，便坐在下首。蔣公遂叫葉碧川來叩見，因說他投誠來歷。岑御史道：「明日且見了浙撫，再作定奪。」因問：「老叔到浙時，知征勦徐海情形若何？」蔣公道：「我至浙時，知徐海已降，又爲總兵俞大猷襲殺，不知何故？」岑御史笑道：「胡巡撫怕我分功，因此全不關會，未免局量褊淺。」因向靴統內取出一摺，遞與蔣公展看，見上面載明何人得功，何人敗績，如何說降，如何襲殺，一一註明。蔣公道：「賢姪可爲神機莫測。」岑御史因問起三月初旬，文進從江



南到府，知老叔已先兩日進京，如何一路總不得相會？」蔣公笑道：「彼時知賢姪奉命出京，恐於路相會有沙嫌疑，因此繞小道連夜過去，不想到京考試，蒙皇上特恩，授了此職，如今却遂了賢姪昔日之言了。」岑御史道：「既生老叔的神勇，必不肯教埋沒。」蔣公因問：「殷將軍近日如何？」岑御史道：「現爲松江參府，屢立戰功，將來尙要陞轉。最可嘉者，前日報上見劉大兄補了奉賢，他弟兄已聚在一處。」蔣公又問劉電道：「如今那文進怎麼了？」劉電道：「小姪奉令往救湖郡，他隨軍立功，現今已署把總，防守碧浪湖村去了。」蔣公笑道：「你們至親至誼，都相聚一方，惟我遠隔金襴，將來相會甚難。且老母在堂，兩地懸念，每一念及，坐臥不寧。」岑御史道：「如今海寇已定，正好迎養太母。」蔣公道：「迎養甚易，家下無人，亦是難事。將來還望賢姪疏內代爲陳情，乞一就近的地方，便於迎養一家，受庇不淺。」岑御史道：「此事小姪自當留心。」蔣公又問劉電道：「自去秋在南昌寄信，往崇仁縣去後，至今並無消息，報上又見崇仁金公告病休政，或者此時許伯到了家裏，亦未可知。」蔣公道：「何不揣差一人回去，若果許丈在府，便託他送家眷到奉賢，不但令妹可與殷兄相會，且岑賢姪姻事亦可就近完成，豈不一舉兩得？」岑御史笑而不言。劉電道：「老叔丈所見極是。」當下軍中已是傳食，一同用畢。岑御史道：「老叔請先班師回省，小姪發落了各路兵馬，隨後來與胡公相會。」當下蔣公相辭，即帶葉碧川、因車、汪直回省繳令。岑御史隨將投降之八百餘人，內老弱者三百餘人，放歸田里，其餘分發各營約束。凡有滋事者，報明即斬。當令褚飛熊、萬士雄率本部兵馬，各回本汛，連城寶暫署指揮。汪龍事務，郭紹汾暫署揮策事務。陳松岩暫理嘉湖中軍遊擊吳端事務。將穿山甲嚴行監禁，聽候拷問。林中玉在川沙未至，仍撤回本汛。分發各軍訖，因與劉電道：「松郡一帶倭奴未平，三哥卽領本部兵前往相機勦殺，我見過胡公，卽便回江，倘有緊要軍務，卽當馳報。」劉電應諾後，當卽引軍投松郡而去。（此是爲殷勇保金山上海二處之助，亦是公中之私。）岑御史亦卽起馬。

却說這邊徐海投降被殺一節，却與岑御史進勦汪置同時之事。這徐海原是西湖虎跑寺僧人，胆勇絕倫，結交羣盜，事發亡命入海，羣盜推其爲首，招集亡命，衆至二萬餘，屢寇浙閩沿海地方，肆其劫掠，其妻王翠翹原是錢塘船家之女，美慧異常，素懷忠義，後爲徐海所得，納爲正室，言聽計從。此番大掠，台寧海直震動。巡撫胡忠憲訪得至戚，令其暗說翠翹，勸徐海歸降，不失高爵厚祿，因此翠翹一意勸徐海率衆赴軍門投降。胡公分散其兵，令徐海只領親隨兵卒數百人，屯駐東沈莊候旨。此時因趙文華與胡公不合，忌其成功，密令總兵俞大猷率兵夜襲東沈莊，徐海不及隄防，奔走梁莊，俞大猷率兵追逼，徐海料難脫逃，大呼翠翹誤我，即投入海水。俞大猷着善泅者入水牽出，暫首。王翠翹聞變，仗劍大慟道：「徐君因我而死，我何面目偷生耶？」即伏劍而死。餘黨悉平。胡巡撫已飛章具奏此事，後來因趙文華之譖，朝廷只加了胡公太子少保之銜，別無陞獎。直到後來岑公奉命巡視浙閩，纔表題王翠翹功烈，勅贈「義烈恭人」立祠祭祀。這是後話，表過不題。

且說岑御史起馬不及三十里，天色已晚，早有浙撫差官迎接進了公館安歇。次日五鼓，即起馬往會城來，離郭十里，胡公率同城僚屬接着，並轡入城。岑御史不進公館，就往拜胡公，遂一同進巡撫衙門來，讓入後堂，敘禮坐定，其相慰勞。胡公道：「聞賊中妖法利害，想都憲大人必有神明相助。」岑御史笑道：「聖天子洪福，天滅妖人，晚弟何功之有？今老憲台掃清巨寇，蔣都使降伏從黨，生擒賊首，此皆老憲台調度得宜，其功不小。」胡公道：「說降徐海實邀天幸，今汪直若非都憲運籌追勦，安得就擒？如今請教都憲大人，此寇與葉碧川當作何處置？」岑御史道：「此事當聽憑老憲台裁奪。」胡公再三相讓，岑御史道：「據晚弟愚意，當與老憲台聯名具奏會勦情由，將汪直獻俘闕下，葉碧川聲明候旨，不知尊意如何？」胡公道：「都憲所見極是，竟懇如椽主稿。」岑御史相讓不過，只得應允。當時即請上席，席間說起王翠翹一片忠心，可惜埋沒，胡公自覺抱慚，只把別話支吾而已。少間席畢，岑御史辭歸公館，當晚即將本稿草完，次日平明，正欲往見胡公，却是胡公先來拜會。因即將本稿

與胡公一看，見上面歷敘會勳情由。其中褒獎衆將功績，應恤陣亡將士，無不細述。末後又附陳都使蔣士奇母老乞恩，請調近地迎養，以及獻俘請旨等語。簡切詳明，並無絲毫遺漏。胡公看畢，驚喜道：「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信不虛矣。」常即發本房繕寫，隨又面邀午席候教，相辭而去。岑御史送了胡公，隨往拜蔣公，說明已經附疏乞恩的原委，又往拜司道各官畢，胡公已差官接過三次，隨往赴席畢，辭回公館，一宿無話。次日平明，即往巡撫衙門，一同拜發本章，即差文武官各一員，莊兵二十名，沿途更替管押，汪直囚車北上。當日胡公還要相留岑御史，因倭奴未平，堅辭起身。又往別蔣公，遂匆匆起馬。胡公與文武各官，送出郭外十里方回。岑御史見浙省已寧，於路仍檄文進回營聽用。（此是欲文進立功之意）當日行不及三十里，早有流星馬報說：「近海有東沙西沙二島，東沙島倭酋名野叉楊仙蟾，有五把飛刀，能百步取人首級。西沙島倭酋名黑煞神，凌滄虬，能遣妖物，攝人魂魄，向來各據一島，不與趙天王同夥。今趙天王因汪直徐海俱已敗亡，孤立無援，因費金帛子女，前往聘請。約定時日，半夜裏從孟河口，倭奴接應，抄出沙西廟灣之後，將高辛二將前後夾攻。幸虧陳總兵救應，得脫。殷耿二參將敵住趙天王夫婦，連日大戰，不分勝敗。昨日殷參將忽然抱病，因此緊守不敢進剿，只候大老爺定奪。」岑御史道：「正要這些倭奴一齊進來殲滅纔好。」當賞報馬去訖。又接連陳總兵劉副總等申報，大略相同。因此星飛前進。正是：「只見海寇纔駢首，却見倭奴又插標。」不知岑御史此去如何調兵，且聽下回分解。

昔人云：「有一個好題目，必有一篇好文章，只是做不出耳。」如雪月梅一部五十四圖，則回回各極其妙。此回平空撮出兩妖人，請出一仙姊，若使俗筆爲此，縱成封神西遊等類矣。今只淡淡數筆，便寫得異樣靈奇，十分渲染，小說安得同日而語哉？

## 第四十八回

天緣合仙姥指迷途

惡貫盈倭奴逢殺劫

却說岑御史星飛前往軍營而來，離大營三十里餘，陳總兵接着岑御史馬上便問：「倭奴近日情形如何？」陳總兵道：「只因新到二倭，一有飛刀，一有妖法，現今殷參將忽患昏迷，不省人事，軍心惶惶，因此諸將堅守要害，不敢輕動。劉副將從浙回來，於路奉制憲飛檄，委赴楊舍駐紮，當三路要衝，以防再犯。吳會領又奉制憲檄飭各營嚴守，聽候大老爺到來裁奪。」岑御史聽說，心下躊躇，又問：「倭奴現屯何處？」陳總兵道：「現屯青村圖山翁埠等處，連絡二百餘里，這兩日內並無動靜，想殷將軍之病，恐是倭奴試行妖法所害，也不可不知。」岑御史點頭道：「且去一看。」因此不進大營，只帶數騎，投殷勇營來看視。到得營門，見旌旗整肅，隊伍端嚴，鹿角密擺，寨柵堅固，問知皆華氏夫人的調度，十分敬服。因令軍校傳入御史來看，華夫人退入後營，岑御史進到帳中，見殷勇仰臥在地，面如淡金，昏昏沈沈，叫之不答。岑御史道：「此必爲邪術所迷，但邪不勝正，料無妨事。」吩咐軍校奸生看伺。岑御史出了營門，回到大營，即傳諭衆軍，令魔小術自有處治，不必疑懼。當令陳總兵將人馬四面屯守，以防倭奴暗襲。岑御史獨坐帳中，只令親隨數人伺候。待至一更已後，命對着正西方設一香案，點燭焚香，叩頭虔誠，拜伏在地，默禱：「弟子奉命征倭，前沾聖母法力，蒙除妖道，蕩平賊寇，感戴慈恩，涓埃未報。今又遇此妖術，害我大將，并有飛刀肆毒，將士難當，伏乞聖母慈悲，始終救護，不但弟子沾恩，即數萬生靈，咸沾覆庇，成功之日，當奏聞聖上，建祠崇祀，以報慈恩。」拜了又禱，禱了又拜，如此三遍。岑御史所恃惟以誠意格天。纔歸至帳中少歇，因坐在一張竹椅上，凝神定想，惟願聖母慈靈感格，默念之間，驀見一個長髯使者，向前躬身稟道：「仙姥奉請。」岑御史不覺隨出帳來，見那使者控過一駿騎，攙扶岑生上了馬，便覺四蹄騰空而去。耳邊但聞風濤奔激之聲，頃刻間落在一座山岩之下，那使者帶住馬，扶了岑生下馬，並說：「請相公在此少待。」岑生定睛看時，好一座仙山，明月光中，奇花馥郁，瑤草紛披，白鶴銜芝，青猿獻果，正不知是何境界，驚疑之間，只見兩個丫髻仙童到來相請。岑生便隨着轉過碧岩，却顯出一座巍峨甲第，金碧交輝。因問二童子，這是何處？童子道：「這

是玉虛夫人所居。岑生不敢再問，敬懷而入，進得門來，但見碧梧翠竹，古柏喬松，清蔭夾道。行過數箭之地，見一座白玉小橋，橋側千尋峭壁，半空中飛下一道瀑布，噴珠漱玉，直入橋下。行過玉橋，見奇花異卉，不辨名色；仙鳥無名，無分晝夜。又進一層宮門，但見殿宇巍峨，直聳雲漢，望見殿上不明燈燭，當中懸着一顆斗大明珠，光華射照四耀，如同白日。階下列着兩行黃甲力士，殿上兩旁都是綠衣仙女，捧爐執劍侍立。當中兩柄翠羽扇，遮着九龍沈香寶座上那位玉虛夫人，仙冠道服，妙相端嚴。岑生方行到丹墀之下，聞殿上傳請，兩童與扶掖而上。進得殿門，便躬身下拜，兩叩後，仙姥卽命二童扶起，移玉礮賜坐。岑生謙讓至再，纔告坐坐下。隨着仙女賜玉液一杯，岑生雙手接飲，但覺芳香滿口，沁入心脾。飲畢，離坐叩謝。因啓道：「下界小臣奉命征倭，遭妖毒肆害，不能平靜，伏望聖母大發慈悲，救民塗炭，平定之後，當恭疏奏聞，建祠崇祀，以報洪恩。」仙母卽命童子扶起道：「倭寇積年肆擾，亦是生民劫數難逃；今劫數已滿，應待汝平定倭寇。趙氏夫婦與郎氏乃天降劫魔，自當退避，其餘從孽，當替上天好生之德，不可盡殲。妖術害人，彼當自害，惟有飛刀甚毒，凡在劫者，皆不能逃。今賜汝仙散一瓶，非其劫者，食之卽活，敷之卽愈。」因命仙女賜與小金瓶一枚，岑生跪受，藏於袖內。因又啓問：「弟子髮妻何氏，生母不知，可得見否？」玉虛夫人笑道：「卽我便是。當年因遭譴劫，謫落凡世，以了塵緣，劫滿後，仍歸本位。此乃天數使然，我亦不能自主。雪姊、月姊與汝妻皆披香殿伴侶，時至自然相聚；仙凡雖別，總當以忠孝仁恕爲本。汝其勉之。功成之後，若能恬淡修省，則相會不難也。」說畢，仍命二童子相送。岑御史原要再問自身來歷，見二童子請行，不敢再問，只得拜謝出殿。隨二童子仍從原路，出得宮門，見前使控馬相待，岑生謝別二童，這使者便相扶上馬，只聽耳邊風順，頃刻已至營門。使者扶下雕鞍，岑御史心愛此馬，欲懇使者暫留騎坐，忽見此馬騰空一吼，化爲猛虎，使者躍上其背，凌空而去。岑御史忽然驚醒，見自身獨坐帳中椅上，聽軍中更漏正交五鼓，心中十分驚喜，回思所夢，歷歷分明。探視袖中，金瓶尚在。因感仙母慈靈，重向香案，望空拜謝。因向燈下打開瓶蓋，看時丹

散滿瓶，異香撲鼻，敬謹收藏。因想仙母所言，妖術害人，彼當自受。今殷勇現在垂危，不曾求得解救，追悔不已。又記仙母所言，倭劫已滿，待汝平定之言，心中暗喜。且不說岑御史遇仙指示。

却說那倭寇深懼「繡旗軍」的利害，曉得黑煞神有法術攝人魂魄，要試他的靈驗。因請他先害殷勇再害岑御史，便縱橫無敵。因此按兵不動，看他作法。原來這黑煞神凌滄虬，得遇異人，傳授此術，百發百中。當日異人會囑咐他不許妄害無辜，違之有禍。此番不合要賣弄他的本事，因在軍中設壇作法，驅作妖魔，往攝殷勇魂魄。凡五日內將魂魄攝盡，其人即死。此時已將殷勇攝到二魂四魄，裝入葫蘆。趙天王令奸細探知，殷勇果然臥病不起，心下大喜。正欲乘間劫他營寨，却又聞岑御史已到，恐有準備，不敢擅動。且待害死了殷勇二人，然後大舉。却說黑煞神作法到第四天上，令牌響處，見妖魔攝去殷勇一魂二魄，冉冉而來，心中大喜。正待收入葫蘆，猛地裏半空中起一個霹靂，震得遍地火光，光中現出一位金甲神將，手執鋼鞭，照黑煞神頂門上一鞭，倒栽葱撞下壇來，七竅流血而死。（蟲毒魔魁邪術害人者看榜樣）手中葫蘆亦為雷火焚化，壇下衆倭奴俱驚撲在地，半晌方甦。趙天王聞知，心膽俱裂，即請楊仙蟾商議欲收兵潛遁。楊仙蟾道：「不必恐懼，我二人同來，不想他自遭其禍，想是那人命不該絕，以至如此。今喪我伴侶，必洩其恨。且叫他看我飛刀的利害。」趙天王大喜道：「全仗大力。」次日傳令羣倭，嚴裝飽食，令格子領兵二千為前鋒，就地滾領倭兵為左隊，混江鯨領倭兵為右隊，赤鳳兒郎賽花為後隊。趙天王與楊仙蟾為中軍，鑼聲四起，直投奔大營而來。却說岑御史自見仙姥飲了玉液，覺得精神百倍，次早即欲進兵，因為殷勇臥病未見動靜，只得暫止。却先飛檄，飭令常州參將何其能領本部兵，就近埋伏廟灣，又檄都使呂岱領本部兵，就近埋伏翁埠，截住倭奴歸路。此二處兵符，因路遠先發。又令守備龍韜領水兵五百，截住孟河口；遊擊董槐領水兵五百，截住劉河口；遊擊洪弼領本部兵馬，截住金山海口。這三路伏兵，迅即前往。又傳令各營嚴裝貫甲，以防襲劫。又令總兵陳奇文當住楊舍四路衝要，隨便救應。星檄劉電回。

營聽說分遣已定。及到此日辰牌時候，青天白日，忽聽得平空裏一聲霹靂，震得那山岳俱動，正不知是何緣故，却早見殷勇營中報來說：殷參將被雷聲驚醒，出了一身冷汗，已是好了。岑御史聞報大喜，少刻殷勇到營參謝，又見探馬來報：倭寇黑煞神被雷震死。岑御史見仙姥之言已應，滿心歡喜。次日劉電已星飛調回，纔得與殷勇在大營一會。劉電到江兩月，此時纔得與殷勇一會，見得軍務倥傯不及私見。當日岑御史升帳，傳集衆將聽候調遣，先令殷勇耿自新二將各率本部兵，一從左殺入倭奴右隊，一從右殺入倭奴左隊，但聽中軍鼓聲，儘力勦殺。副總劉電領精甲二千，偏將二員爲先鋒，令高卓辛尚忠各領火銃手五百名，聽連珠炮响，從兩脅儘力攻打。岑御史與文進諸將自領中軍，俱令三更造飯，五更進兵。調遣已定，衆將各自整頓，至五鼓聽中軍炮響，四路官兵齊往倭寇殺來。將及平明，恰好與倭寇相遇。兩下吶喊，擺開陣勢，先鋒劉電挺鎗直出，正遇格子里橫刀相迎，更不打話，戰到十餘合上，格子里刀法雖精，却敵不住。劉電神鎗利害，虛滾一刀，回馬就走。劉電急拍馬趕來，倭首趙天王中軍殺到，楊仙蟾見劉電追來，放過格子里，大吼一聲，舞兩口鑊鐵劍，前來敵住。劉電見他背插飛刀，心下隄防，因把手中鎗一緊，逼開他雙劍，右手抽八稜鋼，照頂門打將下來。楊仙蟾急躲閃時，早中左肩，幾乎墜馬，負痛而走。劉電挺鎗追來，楊仙蟾右手急飛起一口刀來，寒光閃處，正向劉電頂門劈下來。劉電躲閃不及，早中右膀，翻身落馬。楊仙蟾格子里兩下一齊飛馬圍來，要害劉電。却得陳奇文殺來敵住，手下偏裨將士已將劉電救回中軍。岑御史見劉電爲飛刀所傷，急取仙散水調令劉電吞下，又解開肩甲敷糝刀口，果然是仙家妙用，頃刻而愈。劉電起來，深恨此倭，復貫甲飛騎殺出，要報此飛刀之仇。這楊仙蟾正與格子里鬥戰，陳奇文不下，正待舉起飛刀，忽見劉電怒目橫眉，重復殺到，不知是人是鬼，吃了一驚，回馬就走。劉電大喝倭賊休走，飛馬趕來，却得趙天王揮雙刀敵住，斲殺。這格子里獨當陳奇文，正力戰間，却值殷勇耿自新兩路兵馬從左右殺入，鼓聲震天，格子里料難抵敵，却待逃走，正遇殷勇一騎飛到，措手不及，被一鋼打得腦漿迸裂而死。趙天王看見

無心戀戰，撇下劉電，拍馬奔回。倭奴大亂，楊仙蟾見官軍勢大，却將五口飛刀，一齊舉起，但見五道寒光，如風驟雪片一般，橫揮直截，忽起忽落，官軍隊裏中刀落馬者紛紛不一。趙天王復率就地滾混江鯨兩隊倭兵，一擁殺來，官兵因懼飛刀，不敢迎敵。望後齊退，倭兵乘勢掩殺，忽聽中軍連珠炮響，高辛二將率火銃兵從倭奴背後打來，聲如雷震。倭兵驚懼，復分兩下散去。此時楊仙蟾將五口飛刀，祭在空中，如轉輪一盤，盤旋起落不定，官軍雖聽中軍鼓聲甚緊，却不敢與火銃兵合圍進戰。倭兵亦恐腹背受敵，不敢前逼，兩下正相持間，忽見陣中突出一個道者，赤足蓬頭，長袍大袖，高叫：「仙蟾不得無禮！」伸手向空中一招，只見那五口飛刀，齊入道人袖內。仙蟾大怒，飛馬仗劍來奪。那道者哈哈大笑，化一道金光，過處，猛然不見。官軍見收去了飛刀，便四下吶喊，如潮水般湧殺過來。趙天王與就地滾混江鯨率倭兵，抵死迎敵。楊仙蟾見勢頭不好，急欲奔逃，恰恰遇見劉電飛馬殺至，抵擋不及，早被一鎗刺中心窩，翻身落馬。劉電即梟了他首級，懸於馬項，復往倭奴大隊殺來。

却說此時岑御史正在中軍擂鼓督軍，忽見一隊倭兵，如飛雲掣電而至，當頭兩員女將，四口雪亮苗刀，直殺奔中軍帥旂下來。此時文進也殺入陣中助戰。岑御史左右，只有幾員牙將隨從，見這兩員女將來得勢猛，一齊上前迎敵。原來這女將正是赤鳳兒郎賽花，好生利害。苗刀起處，連砍二將。岑御史見勢頭兇惡，拍馬便走。赤鳳兒見岑御史紅袍金甲，知是主帥，撇却衆將，與郎賽花飛馬追來。

且說文進殺入陣中，正遇就地滾混江五敵住廝殺，不及數合，却聽中軍鼓聲忽斷，又望不見帥旂，恐中軍有失，不敢戀戰，虛幌一鎗，拍馬奔回。江五隨後趕來，却得耿自新殺出截住。文進奔到中軍，不見岑御史，心下着忙，急問衆軍有的指道：「被兩個倭奴追往東南上去了。」文進大吼一聲，直奔東南上來。此一聲吼，文進有自恨輕去中軍之意。原來岑御史被赤鳳兒郎賽花，追趕將近，正在危急之際，只見斜側裏一將，輪刀躍馬殺出，大喝：「那賊婆娘休得無禮！」岑御史回馬看時，却是陳奇文截住，又見文進飛騎趕來，心下大喜，勒馬觀戰。見四



騎馬如轉輪一般廝殺。這赤鳳兒郎賽花四口刀，直上直下，如電光盤旋，力敵二將，全無懼怯。岑御史此時復整中軍，擂鼓催戰。

却說這中軍旗鼓，乃諸將耳目，那時諸將正在鏖戰間，忽聽中軍鼓歇，又不見帥旂，俱無心戀戰，齊奔中軍來。護衛反被倭奴乘勢掩殺了一陣。其時郎賽花戰文進不下，兜回馬就走。文進趕來，不防一彈花發，連珠鐵彈，打中文進肩窩手腕，文進大驚，急勒馬不追，不防一彈又打中頂上。郎賽花復翻身殺來，文進負痛相敵。此時衆官軍見號旂揮動，鼓聲如雷，知中軍無恙，復一齊奮力殺回。這一場兩邊渾戰，直殺得天昏地慘，日色無光。原來定數難逃，這混江猷江七在亂軍中正遇殷勇馬到，招架不及，被一鐵鋼打斷左膀，翻身落馬。殷勇見是內地奸徒，喝令軍士綁在馬上，回營請功。與林媪下船時，作對鏡湖寫江七必死殷勇之手，一以慰天下孝子之心，一以見惡人之必無漏網也。其時趙天王見楊仙蟾已死，江七被擒，心膽皆碎，料不能敵，招呼赤鳳兒與江五夫妻率領倭兵，併力奪路往瀏河奔走。官軍隨後追趕，陳奇文與文進又從兩脅下趕來，殺得倭奴七續八斷。江五在亂軍中爲飛矢中頰落馬，却被文進捉住。恰好報他老婆前此之仇。倭奴三停約死了停半，有四下逃出者，又被守口兵殺戮殆盡。

且說趙天王與赤鳳兒郎賽花拚命殺出重圍，回顧倭兵不滿千數，又一半帶傷，仰天大嘆。不料今日一敗至此，正奔到瀏河。倭奴以瀏河起仍以瀏河結。只聽前面炮聲響處，一彪人馬當頭截住，却是遊擊董槐大喝：「倭奴還不下馬受死，却待往那裏走？」趙天王不敢答應，飛馬落荒而走。赤鳳兒郎賽花四口刀，緊隨衝殺。及殺至海口，並無倭兵接應，只見數十號戰船，一齊鑼響，船內火軍火銃齊發。趙天王殺得前無去路，後有追兵，慌急之際，却見旁側一座山崖，有路可登，只得一同乘馬爬山而逃。相隨倭兵已只有數百。雖知此山名斷鰲島，是個絕地。趙天王到得山上時，日色已西，打一望時，三面皆是峭壁，下臨大海。同至山下，官兵已是重重疊疊圍如

鐵桶一般。趙天王等抱頭大哭，聲震天地。

却說岑御史見將趙天王逼走上山，因問：「此山何名？可有出路？」遊擊董槐稟道：「小將巡警海口，曾登此山，名斷鰲島，只有這一面可登，那三面皆臨海峭壁，並無出路。因此無兵把守。」岑御史點頭，暗思：「仙母不可盡殲之言，遂傳令天色已晚，不必窮追。諸將俱擇平地屯劄，凡被飛刀所傷的將士，悉把瓶中仙散救之。其中死生各半。不說這邊衆將安營造飯，却說這趙天王赤鳳兒郎養花等，原是天降劫魔，生民該遭其毒。今劫數已滿，自然平定。但羣倭淫毒，原屬性成，唯趙天王不犯此戒，原與赤鳳兒十分恩愛，且又懼他悍妒非常，因此從無二色。今被岑御史困在斷鰲絕地，插翅難逃。只因這數百人命不該絕，自有活路，所謂難中得救，絕處逢生，正是：若非伸出拿雲手，怎救逃來絕地倭。」究竟不知趙天王等如何得生，且聽下回分解。

岑生一夢，乃現前實事，非南柯邯鄲之幻。正在兵戈擾攘之時，忽敍出此一段清涼境界，真是空靈神化之筆。又借仙母所言，一以體天地之好生，一以勸爲人之忠孝，讀者切宜着眼，後幅滿紙如聞刀斧之聲，官軍忽勝忽敗，變幻莫測。黃昏風雨時讀之，未免心驚膽怯。

#### 第四十九回 渡殘喘一劍化金橋 建奇功九重賜蟒玉

却說趙天王等數百人在山頂痛哭，聲徹霄漢。其時却值九天玄女娘娘經過，撥雲觀看，已知就裏。因按落雲頭叫道：「爾等雖由劫數，但殺戮過重，難免一死。今念爾等不犯淫邪，救爾回島，從此洗心識罪，以保殘生。」趙天王等正在垂危之際，忽聽此言，一齊抬頭觀看，知是仙佛降臨，都伏地叩頭，哀告：「若蒙慈悲救命，從此永不敢侵犯天朝。」當下玄女娘娘即取背上寶劍一擲，化成一座金橋，望之無際。娘娘自立橋頭，喝令速走。羣倭歡呼踴躍齊奔上橋，頃刻間已回故島。（造化了一個郎養花）玄女娘娘駕雲已去，羣倭望空頂禮，從此洗心不

取檀離巢穴。郎氏入山修煉，亦得善終。後來此鳥歸屬日本國王，年年朝貢，此是後話。不提。却說岑御史聞羣倭哭聲，心中不忍，因想此番殺戮，雖幸成功，無算彼若乞降，當保其殘喘。及到起更時分，哭聲頓止，凌晨亦無動靜。因令董槐率善走軍士上山探看，回報四望並無踪跡，想必都投海死了。岑御史嘆道：「我本欲放其一線之生，不料他自尋其死。」因傳令班師。此時倭寇悉平，衆將士鞭敲金鼓，同唱凱歌。岑御史回淞郡，文武各官迎接進城，沿途百姓扶老挈幼，焚香瞻看，進了公館，即傳令諸將各收兵回汛，聽候奏聞陞賞。當作家報，着王樸回家報喜。這日惟劉殷二位，後堂敘話。原來劉電自到江以來，軍務匆忙，並無刻暇，直至今日，方得與殷勇暢敘別來情節。殷勇因說起日前成公子道及三哥保全他家眷，合家感激不盡。劉電道：「這是一樁冒險徼倖之事。」因將雪妹還魂，并先嚴冥託蔣公成全婚姻之事，細說一遍。殷勇道：「從前接到大哥與三哥來書，已知其事，如今蔣公雖然不在，三哥料理，也是一般。」劉電道：「不然，先嚴之話，必有定數。如今大哥補授奉賢，不久就要到任，便好接取家眷。蔣公現在命衢，即可前往達知，必有主見。」岑御史笑道：「弟與胡撫台奏章內，已代其陳懇，乞調近地迎養，大約月盡月初，旨意下來，必有陞調。」又對殷勇道：「昨日所擒之賊，恰恰姓江，并前獲之江四，又是弟兄，恐即是殷勇的仇人，已吩咐今晚提來一訊，如果是他，真是一樁快事。」劉電道：「只可惜妹子不在，不能識認此賊。」岑御史道：「這有何難？只消一問，便知其中端的。」此時杯酒，三人敘談親誼，惟殷勇不敢忘分，只唯唯而已。劉電因問：「聞知弟婦脫於患難，真勇略過人。」繡旂軍一賊人畏懼，改日定當請見。」殷勇笑道：「這是理常拜見的。且候伯母到了奉賢，即去拜見。」因說：「弟婦被難之時，逢一何仙母指引，與弟在軍中相會，那時不便收留，隨送回瀏河暫住。後來稟知總憲，即蒙賜婚，頗有膽略，同在軍中甚得機宜。」岑御史道：「前者弟在軍中看視殷兄，見壁壘整齊，隊伍嚴肅，已知尊嫂的智略，將來定當奏聞，必邀恩錫。但不知彼時所遇的仙母，怎知姓何？」殷勇道：「這是賤荆在路問知，那仙母還說祖居山東，有個女兒，嫁在江南岑家，日後定得相會。」

的話。現今訪求不待，只在署中朝夕焚香頂禮。」劉電聽了不禁大笑，對岑御史道：「這必是何家仙母無疑了。」岑御史因又問：「尊嫂家中還有何人？」般勇道：「賤荆並無親族，只有一個堂房姑娘，嫁在浙江王家，已是多年不通音信了。」岑御史又問：「可知尊岳的諱號？」般勇道：「單諱個宜字，原是大倉庠生。」岑御史驚喜道：「真是可喜可賀，如今尊嫂要見那仙母，却難要見仙母的女兒，并他姑娘，却甚容易。」般勇聽說驚喜道：「願聞其詳。」劉電接答道：「賢弟欲知其細，當滿飲三大觥。」般勇笑道：「當得飲。」即滿飲了三大觥。劉電道：「這仙母的女兒，說來好教賢弟驚喜。」因將岑生奉母避仇，投舅氏不遇，寄居蔣宅，後來從蔣宅寄居湖郡，伯母得與內姪女在王宅相會，王公夫婦一力主婚，就與岑賢弟表兄妹先完了姻事的話，從頭說了一遍。如今這位弟婦，即是何仙姥所生，淑婉賢能，善識人賢愚貴賤，真是巾幗丈夫，愚兄已經見過一面，雪妹他也已預知，虛左以待。明日兩位弟婦，自後要相見的了。」（一直照應從前仙母之話）只是弟婦與姑娘相會的話，我却不知。」岑御史道：「三哥不知，弟婦的繼母，便是般嫂的姑娘，因時常想念母家，只有一個姪女，不能尋訪，今所說般嫂，且與某氏里居相對，尚有何疑？」劉電大笑道：「如此，真是天緣會合，又見親上加親了。」般勇聽到此處，亦不禁笑逐顏開道：「明日妹子畢姻，即叫內人恭送，便好拜見姑娘，與姊妹們同相會了。」當下三人暢飲談心，已忘形迹。天將旁晚，家丁來稟：「小張三江四等俱已提到。」岑御史道：「請二兄在穿堂問他口供。」當即便服升堂，先訊小張三供：「爲盜通倭，是實，餘不知情。」及訊江四據供：「與江五江七原是弟兄，已分居多年，爲盜是實。只因那年與兄弟江六在涼山地方劫一官船，不料被一客人將兄弟打死，又捉住了幾個同夥，惟恐牽連，那時就同哥子江二投了海寇，是實。」又問：「可曾謀害婦女？」江四道：「打劫殺人已多，却没有謀害婦女。」岑御史喝令帶過一邊，因訊江五江七，據供：「小的們違條犯法的事，已記不得許多，只求早死。」岑御史道：「我有個相知的曹二府，他當年娶了一妾，甚是得意，說還要重謝那媒人，你們可知道那人麼？」江五一時不

知就裏，只道是好意，卽答應道：「（真所謂就地滾也）這事原是小的作合的。」岑御史笑道：「如今這個女子，在本院這裏，告你在江中謀害了他的乾母，也是真麼？」江五江七聽了，嚇得只是磕頭道：「總是小的該死。」外邊岑御史問出真情，裏邊殷勇咬牙切齒，恨不得卽時剝得他碎尸萬段。岑御史當下吩咐將小張三江四委，松江府刑廳，連晚押出城外梟首示衆。江五江七牢固監禁，另候發落。當時退進後堂，與殷勇道：「幸喜太夫人仇人已得，明日候令妹來時，好一同瀝血祭奠。」殷勇叩謝流淚不已。劉電道：「賢弟大仇已報，老母亦必含笑於地下。」因復呼酒勸慰三人，直敍到起更時，殷勇告辭。岑劉一同送至側門。岑御史執着殷勇的手道：「禮制所拘，幸勿見罪。」殷勇道：「禮當如此。」是夜岑御史與劉電相商，卽於燈下草成聯名奏捷本稿一宗，其中將平倭始末，將諸功勞，備細敍述。又另自一疏，聲敍總制黃炯操江程宏達調遣官軍守禦要害，撫綏難民，籌辦軍需，并松江府知府紀簽，太倉知州成昱，金山知縣尙忠，崇明知縣龍爲霖等，因守城池，辦理軍餉，一切勞績。但今倭寇雖平，尙須查閱江浙沿海各營汛兵馬，應行善後事宜，與制撫籌畫妥協，另疏具奏。并陳寡母年高，現今寄籍浙江湖郡，乞於閱兵之後，告假三月，就近歸省等語。刪改停妥，纔各安寢。次早各官到來稟安，岑御史概行慰免。早飯後，卽起馬回吳門。黃總制已差官在百里外叩接，將到蘇門二十里，黃公率合屬官員接見，滿面堆笑道：「老都憲掃除積寇，不但上感聖心之焦勞，下救生民之塗炭，這兩省官僚，皆受恩不淺。岑御史道：「此皆聖天子洪福，憲公祖蔭庇，治晚何功之有？」當下並轡入城，一路百姓們前俱設香花迎接，一直回到總憲衙門，讓進後堂，施禮畢，因天氣乍熱，卽遜至花廳，寬去公服，敍談。外邊各官俱請回署。黃公道：「屢接都憲捷音，不勝忻忭。此功當垂不朽。」岑御史道：「雖微倖成功，然殺戮不少，殘倭數百，逼入絕地，原欲網開一面，不料其盡自輕生，難免傷好生之德。」黃公道：「也是他惡貫滿盈，自取之耳。」岑御史道：「此番若非憲公祖與操江老師籌辦軍需，轉運糧餉，調度將弁，守禦要害，豈能迅奏膚功？今治晚已草就兩疏，呈請教正。」因向袖中取出，送與黃公觀。

看。黃公觀了一遍，大喜道：「老都憲胸藏韬略，筆走風雲，弟等得附其名，已叨榮不淺。况邀過獎，實自抱慚。」當下即請上席，飲酒中間，敘說幾爲妖法所害。黃公道：「都軍中憲，不但武緯文經，抑且出神入化，古之名將，何以過之？」兩下敘談，款洽。至旁晚席散，岑御史告辭，黃公親送至公館。又面請明日慶賞端陽佳節。當時茶罷，而回。次日各官都到公館叩節。岑御史正要與黃公賀節，却是黃公先到，隨接進後堂道：「治晚正當恭賀，反勞先施。」方敘話間，堂官遞進京報，却是內閣奉旨：「據御史岑秀浙撫胡宗憲具奏，積年巨寇，一旦蕩平，朕心欣慰。岑秀加陞都察院左都御史，賜蟒袍一襲，玉帶一圍，俟平倭之日，再加陞賞。胡宗憲加陞太子太保。蔣士奇生擒巨寇，忠勇可嘉，加陞錦衣衛都指揮銜，仍赴御史岑秀軍營隨征。倭寇蕩平，再行陞賞。劉電、陳松、岩、連、城、寶、郭、紹、汾、龍、韜、文、進、俱准其實授。總兵褚飛熊，兵備道雷信，都司萬士雄，俱軍功加二級。候陞。其餘辦理軍需文武各官，俱加軍功一級。陣亡遊擊吳端、揮同汪龍，各贈副總兵，賞祭銀二百兩。凡陣亡將士，俱從優議卹。汪直梟首傳示江浙，葉碧川免死。編氓餘如議行。」是夜一同看畢，黃公卽爲道喜。御岑史道：「聖上洪恩，實慚蚊負。只是指揮蔣公因爲母老，前已代其陳懇，乞移近地迎養，亦有此意，着其到江隨征。今倭寇已平，事可中止。治晚於自陳本上，尙當爲其聲明，仍乞量移近地，并恭謝聖恩一節。」黃公道：「所見極是，弟且告辭，在署恭候。」說畢起身，岑御史送了黃公，卽擺道答賀司道各官，就往制台衙門來拜賀，當將疏稿添改完妥，與黃公看過，就交本房繕寫。一面移文關會，操江黃公當下卽留住敘談。岑御史因說起劉電軍功，并殷參將復得害世仇人，他二人俱在憲公蔭樾之下，定邀推烏之愛。岑生無處不關切，劉殷予稱其爲天下第一有情人，信不河漢斯言。黃公道：「弟亦深得其指臂之助，只他恐陞遷在卽，不能常聚。」賓主二人款洽暢談，至日西响席散，當日本章俱已繕就，一同閱畢，如式封裝，派下費本人員。岑御史作謝辭回。次日凌晨，卽到衙門，一同拜發，後卽面辭黃公，擬由上江入浙。黃公道：「只是老都憲太爲公事賢勞了！」當時岑御史回到公館，因馬遞早發，文武官僚，俱在伺候。」

來賀喜，二來送行。岑御史因請劉副總進內道：「恐蔣公得旨後，即行來江，三哥便可留住在此，不必回浙。况大  
哥此月必然到任，三哥即可着人回家。若許丈在府，便可相許，搬送寶眷到來。（可謂老婆心切）弟此番巡閱，不  
過月餘，便回。」劉電應諾，即辭了出來。此時各官人役，俱齊集伺候，即放砲起馬。黃公率領各官送至十里塘方  
回。今日按下岑御史巡閱之事。

且說蔣士奇自送岑御史起身後，即要稟辭胡公回金衢任所。胡公因蔣公是皇上特放之員，又是岑御史長  
親，已經代陳乞移近地，迎養，故當作客官，十分優待，就留他在省候旨。到五月初六日，已接到旨意，知他陞了錦  
衣衛都使，進勦倭寇，更加優禮。頒到欽賜岑御史袍帶，即欲命蔣公順便費送江南。次日又接到岑御史咨文，知  
倭寇已平，奏請到浙沿海看兵，并商善後事宜。因此就留蔣公在省等候。此時天氣乍熱，蔣公在省無事，因往西  
湖遊玩。這日從湖上回，遇蔣貴稟道：「劉姑老爺那邊，許大爺到了，着人來問，因老爺不在，他說明日來拜。」蔣  
公聽了，心下大喜道：「你可曾問他寓所？」蔣貴道：「說在『吳山第一峯』暫住。」蔣公即着蔣貴押着一乘  
涼轎，便去請來。又着班役兩名，搬取行李。不及一時，許公已到。原來許俊卿自四月二十四日，在吉水起程，一路  
順風順水，到了吳城鎮地方，沿途聽得客船上紛紛傳說，如今海賊汪直被岑御史追到海寧，又被蔣指揮擒住，  
已囚解進京。浙江一帶已平。是時只有倭寇，尚在江南攪擾，說有妖法利害。金陵、蘇、松等處，道路梗塞。長江一帶，  
都沒人敢走。許公聽得，處處傳聞一般，便留心打聽。蔣指揮正是御前打虎的蔣士奇，心下大喜，遂不走長江，却  
從廣信山過往金衢，嚴來不及到金華，知蔣公在省未回，因連夜往杭省來，訪得蔣公在撫院衙門前作寓，因着  
旺兒前去打探，說到湖上去了。不期夜間蔣公打轎來接，隨即到了公館。蔣公接進敘禮坐定。許公道：「久仰大  
人盛德，老朽自去歲在崇仁接到劉家昆玉來信，曉得小女現在劉府，因此辭了金舍親到吉水，父女重逢，都是  
大人的宏庇。小女在府極承骨肉之愛，因聞劉親家母說小女婚事，必得大人成全，故此特來敬訪，今日却甚不

恭。蔣公大笑道：「老丈來得極好，令愛婚事，雖未受聘，已是訂定無移。今令婿已蕩平倭寇，奉旨巡閱浙江，不過半月內，便可到此。弟亦爲撫憲，留住此間等候。况劉大兄此時亦可到任，三相公已實授了制憲中軍副總，兄現任松江參府，且喜他弟兄們同在一處。前在海寧會晤，令婿并三相公，已說過要託老丈搬送家眷，今依愚見，老丈竟不必空往，請即仍回吉水搬送劉府家眷，并令愛一同到奉賢衙門，一來可與劉氏昆仲并令婿相會，二來弟亦可取便到彼，以完令愛婚事，豈非一舉數便？弟明日即託本縣拿一號快船，限日過山，我着蔣貴跟隨老丈前往，計算往返，不過月餘，可到奉賢。老丈以爲何如？」一席話說得許公滿心歡喜道：「悉依尊命。老朽即常起程。」當晚飲酒敘談往事，許公感激不盡。次日一面款待許公，一面即着蔣貴持帖，託錢塘縣拿了一隻快船，直送常山，料理停妥。至晚與了蔣貴盤費，次日一早，就同許公起程。蔣公送至河岸而別，且不說許公回吉水搬眷之事。

却說岑御史自辭黃公，由上江閱兵入湖，順道往拜操江程公，以及南直各部衙門。其時徐老師已內陞國子監司業，鄭璞已推選了吳郡德清縣教諭，同家眷上任去。岑御史心中甚喜，及巡閱到浙，胡巡撫已差官在金衢遠接，其時金衢嚴副總戚繼光與都督劉顯，在福建勦平倭寇，纔回，已陞了黃岩總兵。這金衢嚴之兵，皆戚繼光所練，爲浙省勁旅。後經岑御史又將戚公保奏，即陞了山海關都督。（此一段蔣公過閩省已平，雖是旁筆，却是正文。）此是後話不提。及岑御史巡閱台寧等處已畢，到得浙省城，是六月中旬。這日胡公出郭接到岑御史隨至衙門，拜敘。胡公盛稱平倭功績，當垂不朽。岑御史因將閱過庫冊，與胡公觀看，上面有衰老病情之員，分別休參地方，有移簡就繁，裁添兵馬之處。沿海有應設砲台巡兵之所，一切善後事宜，請教裁奪。胡公展看了一遍道：「老都台所鑒至公極當，毋庸更易。拜煩若弟得附名，幸甚。」當日盛席款待，席畢，岑御史告辭，胡公親送到察院衙門茶罷而回。次日清晨，胡公即差官送御史袍帶到來，岑御史設香案望闕謝恩，拜受畢，正欲往拜蔣公却



被文武各官來稟安道喜。除司道大員請見外，餘俱不及會晤。當日又答拜各官，整忙了一日。胡公又下了翌日請啓，在湖心亭設席賞荷。是晚蔣公只跟了家人單騎來拜。岑御史迎入道：「小姪今早即欲奉拜老叔，却被各官纏繞住了。」蔣公道：「我亦爲此，因乘晚到來，好敘敘話。」因道：「賢姪此功不小，劉丈所說東南半壁，仰賴之言，今已應矣。昨知倭寇已平，原欲回汛候旨，承撫憲相留在此等候，還望賢姪於疏內代爲聲明。」岑御史道：「不須老叔掛心，前月小姪已經附疏代陳，大約月內必有恩旨。」蔣公道：「深費賢姪清心。」因道：「有一喜事相聞，月初許丈到此相會，就爲他令愛之事，我與他說明姻事已定，竟請他回吉水搬送劉府家眷與許小姐同往奉賢，因此只留住了一天，第二日即着蔣貴相隨去了。未及數日，又接到劉三姪來書，也是差人回家搬眷。諒此時家眷已在途中，賢姪不在此候旨意下來，倘愚得邀恩改任近地，便可同賢姪回江料理完姻之事，豈不甚便？」岑御史道：「此是老叔骨肉之愛，只是小姪先遵母命，與表妹完姻，雪妹姻事，心實抱歉。」蔣公笑道：「劉三姪曾與我說，那何家姪女，却是個女中丈夫，雪姑娘又早知，不宜預占，安心相待，竟不須你作難的了。」岑御史笑道：「全仗老叔鼎言。」當下飲酒敘談平倭之事，直到二鼓纔別。次日胡公一連三請，邀同出城，下了畫舫，只請司道相陪。此時千頃湖光，荷香不斷，各處遊玩，至午在湖心亭坐席，直到傍晚進城。過得一天，又是司道公請，都不在言表。此時海氛已靖，吏治官清，萬民樂業。到得六月下旬，前具兩疏，旨意已下，部文到來，展看上面係「內閣奉聖諭，據都御史岑秀等所奏，倭寇悉平，朕心欣慰。都御史岑秀蕩平積寇，功業偉然，陞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銜，仍賜上方劍，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暫管山東總督印務，准於閱兵後事竣，給假三月，就浙省親制黃炯老誠歷練，屢奏軍功，內陞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操江程宏達才猷練達，即陞江南總制，仍兼操江，察院事務。總兵陳奇文內陞五軍都督，左府副將劉電，即陞吳淞總兵參將，殷勇賜總兵銜，管理制標中軍副將事務。妻華氏封「忠勇夫人。」耿自新陞維揚城守副將，董槐陞松江參將，文進陞湖郡守備，高卓陞平湖遊擊，辛尚

忠陞上海遊擊，嘉郡知府陶怡，陞鹽運使司，金山縣尚忠，陞嘉湖知府。松郡知府紀良內陞太僕寺少卿，崇明縣龍爲霖，陞淞郡知府，湖郡知府陸文山，陞嘉湖兵備道，所遺之缺，查太倉州成昱，雖籍隸浙省，但屢經黃炯程宏達保舉，今又經岑秀奏其公忠幹練，着卽陞湖郡知府，都指揮蔣士奇陞錦衣衛都使銜，管理登萊青處掛印總兵印務，以遂其孝養之情。所奏效力文武各官，俱軍功加一級候陞。陣亡將士，查明造冊，該部照例從優卹。蔣士奇劉電殷勇，俟岑秀假滿之日，一同來京，陞見，以慰朕懷，念功臣至意，欽此。其時通省官員，俱來道喜。岑少保隨修本謝恩，并與胡公將一切善後事宜，聯名具疏拜發後，卽擇於六月二十六日回蘇，又與蔣公修了一道謝恩本，懇恩給假順道回籍省親。俟總督岑秀假滿，一同陞見，恭請聖訓後，卽赴總兵之任。因囑蔣公從容起身，約於七月望前在碧浪湖相會。胡公寓所獨與岑少保公餞之後，又是私餞。至期各官出郭遠送，不在言表。却說蔣公送岑少保起身後，從容料理行裝，製辦了許多綢緞錦繡珍重之物，以備添補玉馨小姐妝奩，并許小姐填箱送禮之用。擇於七月初十日起身，胡公與各官公同盛餞送行，不說蔣公往湖。

且說岑少保至七月初三到蘇，其時黃程二公正在交代，探馬報聞，二公率屬迎着，同到總制衙門相敘，文武官員稟安者，一概謝免。黃程二公俱與岑少保致謝，此時黃公尙是整備盛筵相待，座中三人意氣相投，十分款洽。程公道：「今少保年方三八，位列三公，實所罕有，不知曾恭喜否？」岑少保道：「門生完姻月餘，卽奉命赴京授職，離家三載，如今方得准假歸省。」黃公道：「王事賢勞，竟不遑計及室家之好，將來假滿之日，正好與寶眷一同赴任了。」三人談心暢飲，席罷後，程公辭回察院衙門，岑少保仍回公館。當晚殷劉二總鎮同來相見，岑少保將蔣公在浙相會許公卽託回府搬送寶眷的話，說了一遍。約計此時必有信到來。劉總鎮道：「賢弟起身後，我卽差人回家大哥於八月初二到任後，來稟見各上台，在這裏住了數日纔去。」岑少保道：「弟已約蔣公望前在家相會，這邊只須會稿後便可起身。」殷勇道：「不料旨意着我們相隨陞見，回來時三哥正好領兵接三

嫂到來。」劉電對岑少保道：「賢弟不知，殷賢弟前月已恭喜了一位姪兒，明日却好同去拜見外祖姑。」岑少保道：「可喜可賀，改日補禮。」當下三人敘談，至更餘方別。次日岑少保將巡閱過江省各營參遊將弁，裁添兵馬，并緊要海口，添設戰船，定立巡海章程，并沿海村鎮着地方官設立堡樓，操練鄉勇，一切善後事宜，并聲明於七月十三日告假歸省緣由，起稿與總制操江聯名具奏，不提。

其時黃公已交代清楚，於十一日起程，連日餞行宴會，直至送了黃公起身，十二日程公又與岑少保餞行，只請劉殷二鎮總相陪。席間程公道：「曾記從前相會少保，極道蔣劉二位，今日果然名不虛傳。」岑少保道：「今殷劉兩舍親，俱在老師樾庇之下，諸凡尚祈指教，亦當在弟子之列。」程公笑道：「得此同城賢助，何幸如之？」岑少保因說起前在山東許多情節，程公聽了驚喜道：「天地間奇怪之事，何所不有？總因人見聞不廣，便以為怪。只是蔣公尚未識面，我已差官遠探，想早晚必到。」岑少保道：「蔣舍親遲門生數日起程，諒必順道先到寒舍，他久欽山斗，若到蘇門，必然端誠晉謁，門生今日即稟辭過，明日凌晨起身，不再稟辭了。」程公道：「心照原不在形迹，明日只差官相送罷。待至吉期，再當申賀。」當日筵席至晚，岑少保先拜辭起身，劉殷二總鎮亦辭謝出來，即同到公館。劉電道：「蔣叔諒已到湖去見伯母，賢弟速回料理，愚兄俟家眷一到，即當馳報，端候擇定吉期，當稟過程公親送妹子。」殷勇道：「只是妝奩一時不能齊備，只好與三哥隨後補送。」岑少保笑道：「弟正要與蔣叔相商，其禮事當送在那一邊好？」殷勇道：「姻事當以劉伯母為主，况繼父妹子，現在那邊，應該在三哥處為禮。」劉電道：「到吉期賢弟過來，一同料理便了。」當下商定，殷勇因說起近有一事，外邊紛紛傳說，自從平定以來，江浙沿海各地方被兵之處，夜夜神號鬼哭，行人未晚相戒不前，且有白日為厲，種種怪異，省郭之外，處處皆然，必得有道高僧，方能超度。日前三哥那說的點石禪師，不知可請得來麼？」岑少保接答道：「這都是遭劫平民，陣亡士卒，以及所殺的倭寇，無主可歸，故為此厲。我於平倭之日，即有此意。因公務匆匆，不暇計

及曾記那禪師說日後還有一大勝會，未必非前舉之見。今當與三哥會同蔣叔，聯名敦請，或者這禪師憫此三途之苦，不好推却也未可知。」劉電道：「若得這位禪師到來，何愁冤孽不解。」大家敘話至夜深方別。岑少保恐次日各官送行纏擾，因吩咐不許鳴金響砲，未至五更，即起身揚帆而去。惟兵弁人役守夜站隊，文武各官都不及相送。正是一客裏人歸情繾綣，雪中花放月團圓。」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劍化金橋，奇絕之事，然却是借神道設法，教彰上天好生之德。其中敍蔣劉岑殷四人親誼，俱出於血性。每見今人至親骨肉，多有參商不善者，讀之寧無汗顏。鏡湖有功於名教不少，至所敍諸事，歷歷分明，無絲毫滲漏，直古今有數文字。

## 第五十回 佛菩提慈靈普救度 雪月梅封贈大團圓

却說劉總鎮送岑少保起身後，次日旁午，堂官傳報：老太太官船已到太湖汛了。劉電大喜，忙整冠帶，大開轎門，只帶親隨數騎，先往河岸迎接。一面吩咐擺齊職事，備大轎一乘，小轎四轎，各數乘到碼頭伺候。原來許公自回江西，即搬送老大人與少夫人小姐於六月中旬起身，至七月初十日到了奉賢衙門，只住了數天，老夫人因為小姐婚事，知他弟兄們俱在蘇省，隨吩咐拿了三號大船，老夫人與小姐帶梅嫂僕婦丫頭們，坐了一號，許公帶了蔣貴周旺坐了一號，家人小廝廚司衙役坐了一號，不日到了蘇門，因船上沒有旂號，老夫人吩咐不要聲張，因此直到了太湖汛，守兵方打聽是劉總鎮的老太太，星飛傳報。及劉總鎮迎接出來，官船已在大馬頭停泊。劉電遂下船，叩見老母，兄妹們見過禮，便道：「大哥為何不先差人通知？」老夫人道：「這是我，不叫聲張，我們承許親家送到你哥哥衙門，只住了五六日，為因你娘子婚事，曉得岑郎在此，故迅速趕來。許親家也在那邊船上。」劉電道：「母親却來遲了兩日，可惜岑賢弟昨日起身回湖郡去了。」說畢，就過船來與許公相見。此時般

總鎮因聞附近警汛未回，不及迎接。同城各官俱差人稟安。岸上兵丁戎裝站隊執事整齊，閒人踈遠。劉總鎮吩咐親隨人役伺候許太爺在後起身，自己先扶老母上了大轎。老母吩咐不必垂幃响砲，然後僕婦們圍着小姐上了四轎，衆俱小轎跟隨。劉總鎮親作頂馬職事，前發一路鳴金喝道之聲，鼓吹不絕。沿途觀看之人，挨肩疊背，無不嘆羨。一直到了衙門，鼓樂齊天。劉總鎮轎門下馬，扶轎直入後堂。老母與妹子下了轎，隨復出來迎接許公。讓入東廳，方敘禮畢，外邊報殷總爺到。原來殷勇聞報，飛馬趕回，也不待通報，一直進暖閣來。劉電接着，遂先到東廳拜見繼父，見許鬚髮盡白，不免悲喜交集。父子們一時也說不得許多別來情節，因請先到後堂拜見伯母。劉電遂一同進來，對老母說知，這是殷家賢弟，當下殷勇口稱「伯母」，倒身下拜。劉電一同回拜，老母被雪姐攙住，因只回了常禮。殷勇道：「小姪因公出外，有失遠接。」老母道：「不敢勞動，明日老身還要會會夫。」殷勇道：「姪媳明日即當過來與伯母磕頭。」當時雪姐過來與兩位哥哥見禮畢，又是梅嫂與僕婦們過來磕頭。劉電即叫丫頭扶住梅嫂道：「老人家莫行此禮。」因對殷勇道：「這是從山東那送妹子回家的梅嫂。」殷勇道：「真難爲你老人家了。」當下老母叫：「請坐下，你們兄妹們好說說話。」雪姐因說起那年遇害之事，淚隨言落。殷勇道：「好叫妹子得知，這起兇徒俱已拿住。」雪姐驚問道：「怎得拿住？」殷勇遂將拿獲緣由說了一遍。當時被岑賢弟一審，便招。如今現在監內，正等妹子到來，一同斬首祭奠。」雪姐道：「天網恢恢，我明日要見見這賊，叫他死而無怨。」因問：「乾娘可曾安葬？」殷勇道：「已托叔父在北固山購下塋地，如今遷棺在彼，尙未安葬。」雪姐道：「不知離此多遠，可能一去祭奠？」殷勇道：「爲兄已曾計及，如今岑弟以少保尙書管理山東總督，只待妹子完了姻，三月假滿，我們都奉旨一同進京陛見，那時岑弟少不得要攜了家眷，同往山東路出京口，順道便可與妹子同往一祭，此時是来不及了。」雪姐因問：「取了嫂嫂可曾恭喜？」劉電接口道：「你嫂嫂是個女中英傑，同在軍中征倭殺賊，倭寇見了「繡旂軍」都是害怕的。前月已生了一個姪兒，我們都

吃過喜酒了。」老母笑道：「女將軍自古有之，只不會親眼看見，明日老身却得眼見了。」雪姐因笑對殷勇道：「哥哥幼時便有志做官，如今似這般威勢，却是遂愿了。」劉電笑道：「我們都是承妹夫的保舉，雖然體面，論起官職來，還要受他的節制哩。」說得雪姐面紅羞澀，電劉又說起那何氏弟婦，許多賢德，前日妹子的物件，因道途不便，不曾帶來。老母笑道：「前日見你家書，還有寄與方知道，他先娶了，這許多原故在內，如今可喜你兄弟們同在一處，實是難得。」大家敘了半日話，這般勇方辭到外邊，父子們相敘。殷勇道：「前接到金舅來信，已知父親往江西去了。」許公道：「如此說，他們已是平安到家了。」說話時，蔣貴過來與兩位磕頭，許公道：「一路俱虧他料理，十分周到。」劉電道：「你往返辛苦，且歇息幾天。」蔣貴道：「小的稟過姑爺，明日就要到湖村去回覆老爺。」劉電道：「我正要差人去報信，如此甚好，我明日即差人送你坐船同去。」當日內外筵席，父子兄弟十分歡喜。殷勇要請許公回署，劉電道：「在此總是一般，改日老伯要去走走，適意往返，不必拘此。」許公道：「你三哥這裏也是無人，改日過去也能。」殷勇遵命，到晚方回。劉電遂請許公寫了兩封書，當晚交與蔣貴，費了他二十兩銀子，叫他拜上蔣太爺與岑爺，說我這裏立等回音。蔣貴即謝領了賞函，次日凌晨，即帶伴當如飛而去。這邊劉電代母往各衙門謝步，心細如髮，一筆不漏。華氏夫人即日過來拜見公公與劉老太太，姑娘們相見，都表過不題。却說蔣公在浙起身，猶恐路上驚擾，不用大船，十三日即到湖村，相見岑夫人、婆媳。岑夫人說不盡殷勤致謝，至於少夫人，係自幼相依的，今日見面，且悲且喜，親親之誼，更不必言。蔣公因將已托許公搬眷計日可到，趁我在此，便可完成雪姑娘的姻事。因對少夫人道：「只恐姪女有些介意。」少夫人道：「伯父說那裏的話，如今還有一位姊妹，也要請伯父為媒，便好同日合巹。」蔣公聽了吃驚道：「這是何說？」少夫人因將少受王家姐姐大恩，已訂終身，永聚去年母親回來，我即將兩位姊妹之事，仔細稟明母親，甚是歡喜。今得伯父到此一言，便兩全其美。」蔣公聽了這些原委，不覺鼓掌大笑道：「這件事只怕你心中不悅，如今倒反賴你。」

在從中委曲成全，真是大賢大德！怪不得劉賢姪在我面前，十分敬重於你。今日何不就請你母親出來一見？少夫人點頭，遂進來與母親說知。王老夫人隨一同出來相見。蔣公只行了常禮。蔣公因說起當年與雪姑娘訂姻一事。王夫人道：「此事老身早已悉知，如今那邊姐妹二人十分親愛，可以放心。只不知那位雪姑娘性情何如？」蔣公道：「好叫老夫人得知，那位雪姑娘溫柔賢淑，是岑大爺親見過的，只怕明日老夫人見了，還要更加親愛。若不是閨中淑秀，老人又豈肯一力成全？」王夫人道：「大人所諭，諒必不差。老身無不遵命。」此時岑夫人已喜得心花齊放，便道：「這兩邊月老，都要借重大弟了！」蔣公笑道：「常得當得，只是再得一位雙勸其事纔好。」少夫人道：「這裏有一位嚴先生，齒德並尊，他公子現任保定縣儒學，通家往來，正可拜煩。」蔣公道：「我已久仰他的清高，明日即當往拜。」不說這邊計議，却說岑少保雖然半夜起身，一路營汛，早已傳知地方文武，迎接者沿途絡繹。岑少保大概謝免，惟太守備與洪本汛把總帶兵直接到交界湖郡成公先委縣佐遠接。十五日岑少保到家，先拜見蔣公，然後進內。此時已將東院打開，岑老夫人婆媳居住。岑少保拜見岳母母親，此時娥小姐因已許親，不好出來相見。夫妻見過，略敘別情，隨出來與蔣公敘話。家人等齊磕頭畢，蔣公道：「我已到此三天，不知劉府家眷曾搬到否？」岑少保道：「昨日途中見塘報說，劉老伯母已到三哥衙門。」蔣公道：「如此早晚必有人到，正好同日完姻。」岑少保驚問：「何故？」蔣公因將前事一一說知，今已托嚴公與我作台，昨日選定八月十五吉期，無庸更擇。岑少保聽了，喜得做聲不得，只道得一句：「小姪如何消受得起？」蔣公笑道：「一位少年公子，也必得這三位夫人內助。」正說話間，岑忠引着蔣貴到來叩見。蔣公大喜，即問：「劉府家眷都到了麼？」蔣貴道：「只二爺與二夫人不來。」因向懷中取出兩封書來，大家拆開觀看，俱是催促吉期之話。并說許公與劉老夫人俱作送親。岑少保道：「這邊姻事，劉般二兄雖知無礙，只恐許丈與劉伯母聞知見罪，還求老叔一力周旋。」蔣公笑道：「賢姪不須過慮，我自主意。」當即與劉少保各修書一封，蔣公書

中，就明言與王小姐結姻裏曲，并訂定吉期，即專差同來人前往吳淞，橫街門投遞，限三日往回。這日嚴先生來相會，岑少保就留住午飯。嚴公道：「翩翩公子，三年之間，擢登台鼎，古今罕有。今又得此三位賢內助，人間美事，俱被少保占盡。」岑少保道：「微倖成功，謬蒙聖眷，年輕祿厚，深切悚惶。得時聞長者之教，庶免隕越。今又承老先生執柯，明日當肅誠叩謝。」當下即擺上酒來。敘飲間，蔣公說起近日沿海被兵地方，羣厲爲祟，大不安靜。前日胡撫台欲請天師設醮，我因言及點石禪師，道高德重，一到東省，便當敦請出山，起建水陸，普施超度。胡公正

在望我回音。」岑少保道：「小姪正要稟知，前日在蘇與殷劉二兄計及此事，要與老叔聯名敦請，事不宜遲，即當肅差前往。」嚴公道：「前日小兒書來，也說起此事，曾請僧道追薦，竟無靈驗。」蔣公因說起禪師許多靈異，嚴公道：「必得如此，方能濟救幽沉。」三人敘至飯罷後，嚴公辭去。蔣公道：「賢姪久出纜回，須在裏面敘敘家常，不必陪我。」岑少保方辭進內堂，見兩位老夫人，與少夫人都在房間住。岑少保道：「有一喜時，稟知岳母。」王夫人笑問：「何事？」岑少保因將華氏夫人被難得遇何家仙姆指引，後來得配殷兄，隨軍征勦，十分英勇。日前與殷兄敘及殷嫂家世姓名，却竟是岳母的姪女，因此明日要與劉伯母同來拜認。王夫人聞說，又悲又喜，道：「却不知他竟有如此才勇！」大家驚嘆不止。王夫人又說起在任回家被盜之學，都虧那文義士相救。岑少保道：「岳父生前正直，自然死後爲神。岳母吉人天相，如今那文進我已保陞他做了本郡守備，也不枉他了一。」岑夫人道：「如今岑義的女兒，年已十九，長成得十分端秀，那文守備又未婚娶，何不與他成了這頭姻事，便好當親人往來？」岑少保道：「甚好！明日兒當一力成全，諒他一無推却。」岑老夫人又說：「春間倭寇猖狂，這裏朝不保暮，幸虧嚴公操練鄉勇，你媳婦又諷殺賊一人，賞銀五兩，因此大家捨命相持，趕散了幾次小寇。後調一守備添兵到來把守，人心略定。直到劉三公子大兵來勦，纔得平靜。」敘話間，天已旁晚，王夫人因身體沈重，不能久坐，因說：「姑爺連日辛苦，早些安歇罷。」說罷回房。岑少保又出來與蔣公相商，寫了一封敦請禪師的聯



名請啓，派令蔣貴前往，又撥能事隨役二名，多帶盤費，以爲水陸舟輿之用。於明日一早動身。料理畢，已是更深，方與蔣公道丁安置，回到老母房中。少夫人也在。老母道：「你岳母已有了七個月身孕了！」岑少保道：「岳父陰功浩大，自然天降麟兒。」老母道：「只是如今時日匆促，這新房如何安置？」少夫人笑道：「後邊大樓五間，儘夠得兩處新房。前日與母親說過，只要趁早收拾收拾。」老母因笑道：「家事都虧你媳婦料理，不要做娘的費一點心，就是這兩頭親事，也是他一人力成全，真是你的賢能內助。」岑公子聽了，只是笑。老母道：「夜已深了，你夫妻們也早些歇罷。」當下兩口兒辭了老母回房，說不盡久渴情腸。如魚似水，難以細述。次日一早，岑少保盥洗畢，即到外書房來。蔣公道：「我已打發蔣貴五鼓起身去了。但願請得來，須擇一江浙總匯之地，起建水陸，趁我們在此，還了這樁心事。再兩下過禮之物，也須及早端正。這鳳冠霞帔、蟒玉朝裙，是不少的。其餘在江浙省會，亦易辦理。」因即開單，着岑忠王樸各帶親隨，往江浙兩省分頭製辦不提。到十八日，差役由蘇費到回書拆看，上面但云：「許丈老母，甚是歡喜，無須過慮。」岑少保已是放心。

却說次日，蔣公與岑少保話至夜深，各回房安息。方纔就枕，只見一個侍者到來云：「點石大師在秀水靈鷲山萬迴禪院起建水陸道場，濟拔幽魂，檀越們可同去者。」說畢，就走。蔣公驚醒，却是一夢，十分奇異。到得天明，岑少保亦爲夜來有夢，出來與蔣公說起，却是一般。蔣公道：「若說是心想所至，那得兩夢相同？如今着人往萬迴禪院打聽，便見分曉。」岑少保當令家丁傳知。原來這洪把總，正是秀水人，進來稟道：「這萬迴禪院，是勅建叢寺，就在靈鷲山下，係江浙交界，雖此水程一日夜可到。」岑少保道：「你可即差一人，星飛前去探聽，如有一位山東禪師到來，即速回報。」洪把總答應去了。到了午間，該差回稟，果有一位山東禪師，是十九日到。蔣公與岑少保俱各驚訝道：「當日禪師會說日後還有一大勝會，今日看來，當日即已前知。我們可即速前往料理。」岑少保即吩咐備下船隻，伺候果然一呼百諾，即日齊全。廿一日凌晨，叔姪便服下船，只帶親隨數人，飛棹往靈

驚而來。及嘉松湖郡得知時，早已到了禪院。台院僧人，香花迎接。問知禪師，在方丈跌坐。遂一同前來參見。禪師合掌道：「檀越們大發慈悲，老僧特來完此善果。」蔣公道：「弟子們已專差去拜請，却蒙老禪師飛錫早降，不勝幸甚。今啓禪師，當於何處建立道場？」禪師道：「此山前便好，檀越們速爲齊備，明日劉檀越也待到也。」侍者獻茶畢，兩位辭了出來。各官俱在客堂稟見。岑少保即委嘉松兩郡守，督理其事。擇山前平原大地，搭蓋層台，設立柵廠，所需一切，許在公項報銷。一面即星飛通知浙撫、兩太守遵命，即日分派丞倅將佐，各官連夜督工趕辦。果然風疾雷行，兩日內一切齊備。原來劉電及柳江營員，聞知其事，果於次日趕到。大家相會，共說禪師法術靈異。因同至寺宇中住下。俱斷葷茹素，至二十四日清晨，率各官拈香，啓請禪師，一同禮佛。登台預選二十四衆禪僧禮懺，說不盡旛影搖紛，香雲繚繞。江浙附近各州縣各鄉男女來瞻仰者，人山人海。至第二日，浙撫差官到來拈香，金銀冥錠，堆積如山。每夜焚化不盡。夜聞輕雲薄霧之中，隱隱聞喜笑歡呼之聲不斷。至三十日，道場圓滿。晚間禪師登壇施食，瑜珈餽口。是夜點放數萬盞荷花燈，水陸相接。及至施食焚燒之時，但見漫山遍野，燐火成團，作滾四散而去。各官拜謝禪師，請下法座，已將交五更。禪師道：「今已與檀越宗成勝會，老僧即當歸去了也。」蔣公道：「難得禪師降臨，望卓錫數日，然後送回。」禪師道謝，即歸方丈。各官已是十數夜辛苦，俱各安歇。及到黎明，本院住持來報禪師今已不知去向。蔣公驚起，即令四下訪尋，竟無蹤跡。劉電道：「或者怕我們相留，竟連夜走了。」岑少保道：「不然，此必是禪師廣大神通，日後自然知道。」當下兩太守稟見岑少保，致謝道：「深費清心，所有費用，先動公項，給發本院，即札會大憲，准銷便了。」當日給了本寺香資百兩，嘉鎮裕公與兩郡守要設宴相留。蔣岑二人辭謝，即日回舟。劉電亦因公出日久，又要回署料理妝奩之事，不及再往湖郡。因送蔣岑二位開船後，亦即辭回吳郡去訖。話分兩頭。

却說蔣貴星夜趕到家中，叩見了老太太說：「老爺現在岑爺家中，俟岑爺完了姻事纔得回來。如今特差小

的回來，要請點石禪師。」老太太道：「呵呀，這點石禪師已於本月十九日坐化了。」蔣貴吃了一驚，便恐不的，尙往菴中探問果然，只得稟過老太太，遂卽星夜回南，順道至吳門來稟知劉姑爺，劉電大驚道：「這禪師正是十九日到秀水做了七晝夜水陸道場，圓滿後就不見了。原來是現身羅漢。如今岑爺吉期已近，我前日已在那邊當面商定，也不必寫書，你可作速回去照料。」蔣貴答應卽星飛於八月初六趕回湖村，稟說禪師坐化之事。蔣公與岑少保俱驚嘆不已。自此以後，果然各處平安，並無祟厲。此時兩邊禮物俱已齊備，取了六號大船，綵轎執事，件件鮮明。卽着岑忠蔣貴派親隨十六名，押送禮物，於初九日前往。此番兩省通知其事，自督撫都督總鎮司道送禮者，絡繹不絕。岑少保只收兩位老師禮物之外，餘俱壁謝。郡守成公命姪子過來照料。又委佐貳各官到來督率人役都不細述。

却說劉總鎮那邊諸事齊全，至十一日接了禮，厚賞來使，又添了四號大船，裝載回盤妝奩什物。十三日一早，鼓吹放炮，擺齊全副執事，許公大轎先行，華老太太華氏夫人與彩輿在後，梅嫂們共十數乘小轎。劉般二總鎮親送下船，放砲鳴金而發。要趕十五日子時花燭。且說這邊王夫人處，已於十一日下禮，俱是蔣公與嚴老先生料理。到十三日，鄭老夫人婆媳與成老夫人大公子俱到來賀喜。這是姑娘師母，分外親敬，隨相請嚴老太太婆媳過來會面。到十四日下午，新人船隻已到本汛兵丁戎裝站隊，自碼頭直到大門。這邊着家丁僕婦披紅叩接全部鼓樂執事。先請劉老太太與般夫人大轎到來，岑王兩老夫人與各位夫人俱迎出廳來。廳上紅氈鋪地，燈彩耀目。衆僕婦攙扶簇擁至後堂，一一敘禮。此時也說不盡寒溫禮數，惟般夫人拜見姑娘，既悲且喜。因在當衆不便深敘離情。侍女們獻過了三道茶，劉太太要往新房觀看。此時王小姐已妝得如天仙一般，少夫人指點與劉太太般夫人見禮。劉太太道：「果然好一位姑娘。」因對王夫人道：「兩位令愛，與小姐真是天生成的姐妹。」遂同上樓來，見兩邊新房收拾得花團錦簇，香氣氤氳，都是一般鋪設，心中甚喜。看畢下來，又往東院內看少

夫人房中，諸凡儉樸。因對少夫人道：「久聞姊妹賢德才能，老身今日敬佩。將來姊妹們有不到處，還望包涵指教。」少夫人笑道：「承伯母過獎。」當下請到內堂茶點。華氏夫人因對少夫人說起仙姥救濟之事，果然今日得與妹妹相見，因此分外親熱。此時日已平西，岑老夫人就請鄭嚴兩位少夫人，到船與新人插戴，俱坐大轎，執事人役，喝道而去。其時許公已請至東廳，有蔣嚴二公陪待。這一夜燈球火炮，笙簫鼓樂之聲，盈耳不斷。滿村男婦，疊疊觀看，俱吩咐不許禁止。到得子時將近，鄭嚴兩位夫人，料理新人事畢，先起轎回來。然後喜娘侍女們，簇擁新人上了綵輿，鼓樂執事前導，五色宮燈數十對，并燈球火把，照耀得一路如同白日。綵輿到了大廳，僮相祝詞，叩請三遍，樂奏三番，裏面請嚴老太太與成老夫人出來，啓簾。喜娘們攙扶出轎，立於東首。僮相又如前祝請三次，兩位老夫人又引王小姐出廳，喜僮們攙扶立於西首，都是鳳冠霞披，蟒服玉帶，翠繞珠圍，紅巾蓋首。僮相又祝詞跪請三回，笙簫三奏，兩位成公子執花燭送岑少保出廳，立於正中，真是烏紗襯白面，王公蟒玉掛青年。少保僮相贊禮，先參天地，然後交拜畢，外邊音樂送至後廳，便有一班女樂，鳳管鸞簫，引入洞房，一切坐床撒帳，俱如古禮，不必細述。飲過交杯之後，稟請新人見禮，出廳先拜謝兩位大媒，次拜許公，然後兩位成公子見過平禮，隨退進後廳。先是劉老太太成老夫人嚴太太鄭老夫人王老夫人五位，一同見禮。岑老夫人叫侍女們扶住，各受了兩禮。次是殷夫人嚴夫人鄭夫人一同平拜，後即叩拜老母。却是劉王兩位太太扶住，受了全禮。然後與少夫人一同交拜畢，仍送入新房。新人筵席三杯之後，岑少保即出廳來陪客。文守備與縣佐把總，俱來叩喜。岑少保深謝貴勞，請在東廳筵席。大廳上正中一席是許公成大公子相陪，東席是蔣公成公子相陪，西席是嚴公岑少保一一安席畢，就在西席相陪。這日是成公子來的兩部梨園，一班女樂，外廳許公點了滿床笏全部，東廳唱七子緣全部，內廳四席女樂扮演永團圓全部。（一部大書，以何公子潦草做親起，以岑少保熱鬧做親，作結以何成冥報起，以江七現報作結，以狂鬼欺孤起，以點石禪師普濟作結，俱是此書大關鍵。）筵上山珍海錯，五

割三湯備極豐盛，兩位新人樓上，惟少夫人相陪姊妹三人，一見如故，親愛陪常，不須細述。外邊兵丁人役，俱有羊酒犒勞，花紅賞賜。江南到來家丁僕婦，俱有岑忠弟兄與王朴夫妻們內外陪待。連本村到來觀看的男婦兒童，俱有喜餅喜果分給。當日筵席，直至更餘方散。外客辭去後，許公在內書房設榻，蔣公與兩位成公子在東西書房安歇。成老夫人鄭老夫人俱與岑夫人同房。鄭太夫人就在少夫人房內，當夜新郎內外道了安置，却是少夫人送他上樓，與兩位新人交杯細敘。雪夫人因說起從前仙姥指迷緣由，不想今日果得與姐姐相聚，夫妻四人，原無客氣，說說笑笑，有半個更次。少夫人笑對雪夫人道：「新郎渴念已久，今夜先請姐姐，姐姐別情說得雪姐十分羞澀，只好送他兩個進了東房，却又陪王小姐到西房，笑道：『姐姐如今好放心安寢，不用着急了！』王小姐啐了一聲，又說笑了半晌，纔得轉身。又與王小姐附耳說道：『姐姐不關門，要恐怕新郎還要過來，應應好日哩！』王小姐也不回答，狠狠的在臂上扭了一把。少夫人方下樓來，與鄭太夫人安歇。次夜便在西房，都是少夫人指點的。後來滿了月，是少夫人主見，每夜輪兩姊妹陪伴。兩位婆婆定爲常例。王夫人見雪姐與自己女兒一般溫柔孝敬，不但放心，又甚憐愛。岑夫人的歡喜，更不待言。

且說蔣公過了三朝，新人廟見後，即要起身。岑老夫人婆媳再三留住，這第四日是三位夫人梯已的筵席。五朝是王老夫人的特敬，至二十日，蔣公起身，岑老夫人婆媳俱有送蔣老太太婆媳并蘇小姐的禮物。岑少保另有厚謝大冰禮物，贖儀并厚賞將費。蔣公相訂在家等候，一同進京。岑少保預備了一號大船，親送出湖境方回。這日成老夫人與兩位公子也起身回郡。內外都有回郡禮物。惟劉老太太般夫人與鄭老夫人婆媳俱至滿月後，留不住，因備大船相送。許公因劉般兩弟兄將來都要進京，衙門無人，因一同回吳。岑夫人梯已送了鄭老夫人的許多禮物，王老夫人亦有梯已與姪女兒的東西。外邊又各有公送的禮物。至期都出後牆門，相送下船而別。岑少保又備全副祭禮，合家到王公墳上祭奠，後即往郡城拜謝成公，又一力主持備辦妝奩，命洪把總爲

媒，將端姐許配文進完了姻事。後來也做到三品夫人。岑義的兒子，也是少保扶持，做到通判之職。此是後話，敘過不提。時光荏苒，不覺又至十月初旬。岑少保假期已滿，料理起身之事，與老母商量。初意原要陸見後，到了任，再接家眷。後因老夫人要同兒媳們順道往祭祖墳，雪夫人又要與乾娘上祭，因此就議定家眷一同起身。其時王夫人已是臨盆，月夫人要在家侍奉，不肯同往。梅夫人道：「我早已計定，先請兩位姐姐同往任，所以二人爲期，請一位回家輪流料理家務，況東省道路不遠，往來亦易。此則兩下皆有侍奉之人，家務又不致無人料理，豈不兩全？」兩位老夫人齊笑道：「這個主意甚好，只是太難爲你些。」當下議定，擇於十一日起馬，備四號大船，行裝等料理齊備，特派岑忠與王朴兩個老總管輪流往來。此番却是岑忠夫婦先往，數日前嚴公夫婦，內外錢行至期，成公率合郡文武，俱送至交界。岑少保十五日到了吳門，程公接着，岑少保即先至衙門拜謝。其時許公又送劉老太太前往奉賢去了。衙門無人，殷劉二鎮一同到船，與岑老夫人請安。殷夫人已着家人僕婦到船叩請。馬頭上兵丁排列，趕散閑人。劉殷兄弟候岑老夫人婆媳升了大轎，然後乘騎，前呼後擁，齊至協鎮衙門。大轎直抬進後堂。殷夫人與方氏孀娘接着，更增一番親親之誼。殷勇款待不在話下。岑少保因爲程公留住，至晚方告辭出來。卽至協鎮衙門，弟兄們相會，說不盡許多情誼。大家商定於二十二相同起身。這數日內，辭行餞別，竟無甯刻。至期家眷船隻，凌晨先發。殷夫人因要同往祭奠公婆，就相陪岑太夫人同往山東，又當會親，又好順便陪蘇氏夫人回來。岑少保與劉殷二位隨後起身。程公率屬俱在碼頭送別。其時江五箭瘡發作，早斃獄中。岑少保吩咐將江七沿途押趕北固山下發落。殷總鎮已先差人在墳塋搭廠，準備祭奠。這日船至京口，泊住地方文武俱來請安。這北固山相去不遠，當着家丁備辦豬羊祭品，鼓樂一應齊備。次日一早，岑太夫人原要與媳婦同往，殷勇與夫人再三阻住，因只有姑嫂二人坐轎同往。岑劉二位哭拜罷，雪夫人慟至失聲。然後岑劉兩人一同殷勇與夫人妹子在旁。殷勇阻留不住，一同回禮。岑少保令將江七洗剝，反綁在墳前跪下。雪夫人一眼看見，正

是當年謀害之賊，不覺柳眉直豎，星眼圓睜，上前問道：「你可認得當年坐船的人麼？」江七認得，不敢仰視，只求速死。殷勇仗劍在手，大呼今日與母親報仇也，劍起首落，灑血祭奠。岑少保吩咐將尸首推入千人坑中。當下三獻酒畢，焚化祝帛，將豬羊祭品，分給墳鄰，遂一同回船。岑少保令押船即日放往三鳳山停泊，次早岑少保只坐小轎，跟隨二人往拜鄰里，謝其照料舊居房屋，衆鄰里都到船上來與太夫人請安。還有幾個老婆婆，婦女們，素常往來的，都相約來看望。岑太夫人俱略住款待。起身時，都有所贈。當日家丁們將祭事料理齊全，次早合船眷屬，一同坐轎，都到墳堂大設祭奠。將祭品分散墳鄰，父老們來陪祭者，都有酒席款待。正正忙了一日，次早即開船進發，不日到了東省交界，總督晉公，已內陞部堂，因候交代，未曾離任，與司道俱差官迎接。岑少保俱回來答謝。一面先差人往台莊雇備車輛，人夫騾馬，公平給價，不許騷擾民間。臘月初到了台莊，蔣公已着蔣貴早，在伺候。地方官已將轎馬扛夫齊備。岑少保俱着發給價值。初八日一同起身，至尚義村來，沿途俱有公館伺候。這日蔣公出村二十里，接着，此時比從前母子避仇時，奚箭霄壞合村男婦，如看會一般，十分熱鬧。蔣老太太婆媳與劉夫人迎門接着，歡喜異常。到內廳相見時，惟殷夫人與月夫人姊妹，是初見面的。岑太夫人同雪夫人，說別來記念情懷，真是喜從眉上起，笑逐眼梢來。說不盡千種情腸，萬分親愛。當日內外筵席接風。此時小公子，已是十二歲，聰慧過人，裏外陪侍，十分親熱。席間蔣公因致謝殷勇在吳門深擾，又道及程公十分厚待。回家後，即接到吏兵二部知會文書，已蒙聖恩准假，只候賢姪們到來使好一敘，祝歲已暮，不宜再遲。當即擇定十五日，起身行裝車馬，預爲齊備。岑少保當日吩咐齊辦素供，一席往祭點石禪師，另備豬羊祭禮二付，往祭外祖，并蔣公墳塋。到次日，內眷們先起身往莊上相等，叔姪們先到慈雲菴，同祭了禪師塔院，佈施百兩香資，以供禪師香火。隨即一同往兩處墳塋上來，互相拜奠畢，就在莊上內外備席，快敘了一天。到晚方回，十四日行李整齊，內眷們都在蔣府住下過年，叔姪四位，帶領親隨十餘人，十五日一早起程，衝寒而進。本府縣官，俱在前途預備尖宿。

公館武弁，俱披執送至鄰封交界。一路無話。到得都門，是臘月廿七日了，進城吩咐家丁就近覓下公寓。四人遂一同竟至午門，參請聖安。黃門官傳奏有旨：宣入便殿朝見。四臣三呼九叩畢，御目觀看，殷勇亦在青年，建立大功，天顏甚喜道：「卿等掃蕩寇氛，肅清海宇，功績偉然，岑卿所奏善後事宜，俱依議准行。朕心欣慰。今委卿等封疆，重任，想能不負朕託！」因問：「卿等家中還有何人？何弗陳奏？」岑秀等因一一奏對。當即傳旨着翰林院官撰文誥授母妻，俱一品夫人。惟岑秀髮妻何氏，特加「慧賢孝義」四字。岑秀謝恩畢，又將玉虛夫人顯聖除妖之事，奏聞聖心大悅道：「天地間果有此等奇事！」因改封玉虛夫人爲玉虛慈惠聖母，發帑金立祠江浙。春秋勳帑祭祀。當下蔣士奇又將點石禪師顯靈超度之事，奏聞，當即奉旨勅封點石爲慈靈護顯禪師，發帑改慈雲菴爲護國禪林，即着該地方官督工監造。命光祿寺陪御宴三日，爲四卿解勞。四臣謝恩而退。當日岑少保即往拜相公程公，同成徐老師，并黃兵部陳都督，蔣劉殷三位，各分頭拜客，領了三日御宴，一同謝恩。到元旦隨班朝賀畢，又往各處賀年。至初三日，聖旨下來，加岑秀太子少傅，軍機尚書，總管山東印務，仍賜上方劍，兼江浙巡海都御史，每年巡閱海疆一次。考察官吏將弁，秉公具奏。蔣士奇加前軍都督銜，管理登萊青等處，掛印總兵。劉電加左都督銜，仍管吳淞總兵。殷勇陞嘉湖總兵，褚飛熊內陞右軍都督。萬士雄陞制標中軍副將。着即赴任。四臣同日謝恩。於初四日早朝，陛辭一同出京。因爲家眷，只得星夜兼程回沂水料理。十二日到了蔣家，內外眷屬，同團聚過了元宵佳節。（可謂大團圓）此時總督衙門，頭接官吏，人役已到。夫馬車轎俱整齊伺候，不便遲延。因定於十八日起馬，同家眷往濟南赴任。蔣公先一日又內外戲席餞行。至期岑少保母子夫妻拜別。蔣公太太蔣公夫劉并劉殷夫婦先行起身。蔣公與劉殷二總鎮遠送回來後，兩兄弟亦即料理行裝。於二十一日同拜別旋南。此時惟蘇氏夫人依依不捨，洒淚而別。蔣公送了劉殷眷屬起身後，登州將弁頭接亦到。蔣公亦於二十二日起馬，奉老母家眷赴任。家中一切，交與蔣貴夫婦照料。及四處到任後，俱接到話命，各各具表謝恩。却喜附近四



下地方音問往來不斷。後來岑秀官至少保武英殿大學士。蔣士奇因功加封靖遠侯。小公子年少黃甲，累官至戶部侍郎。劉電殷勇俱陞至五軍都督。劉雲亦官至湖北政布。成公屢陞江南按察使司。兩公子亦俱登仕版。鄴嚴二位，皆得岑少保之力，都做到五馬黃堂。王公子少年科甲，官至光祿寺卿。文進亦官至副總。岑少保在湖郡金陵起造兩邊府第，往來不絕。許公在殷家終老，殷勇次子繼續許氏一脈，娶金振玉孫女爲妻。金家後嗣亦多振作。後來八姓往來，互爲婚姻不斷。各家後嗣俱有出類之才。另做一番事業，以繼雪月梅傳之後云爾。

此回是雪月梅大結局，正是一萬水朝宗，千絲成錦，一人鬼一齋收拾。其中追敘往來到封贈團圓，心細如髮，無一筆滲漏。慘淡經營，至此極矣。吾輩案頭，當各陳一部，題曰「鏡湖才子書」。一方可爲此書知己也。